给我一个借口

钟求是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给我一个借口

钟求是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给我一个借口 / 钟求是著.—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1

(浙江青年作家创作文库)

ISBN 978-7-5339-3095-0

Ⅰ.①给… Ⅱ.①钟… Ⅲ.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3866号

责任编辑 邓东山

装帧设计 田禾工作室 TIANHE★STUDIO

给我一个借口

钟求是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244千字

印张 13.25

插页 1

版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095-0

定价 28.00元

短篇小说

中篇小说

短篇小说

DUAN PIAN XIAO SHUO

给我一个借口

二十八岁的时候，崔小忆没坚持住，让自己嫁了出去。

在此之前，她是个独身主义者，时不时提醒自己别混到婚姻里去。她对自己说，你是经历过的，还失败过的。她所说的经历和失败，其实就是大学毕业不久与别人谈过两个月的恋爱，还没入佳境，那个人撇下她跑到国外打工去了。本来是件不大的事儿，却正好被她用做退守的理由。

这年春节一过，母亲点着她的岁数，真急了。她东串西走，逢人就提女儿的亲事，有点到处撒网的意思。网撒大了，总会捕住想要的东西。一个有阳光的日子，母亲兴冲冲地交给女儿一个名字，说这小伙子不错，是位中学教师，他很快会跟你联系的。不久，那位叫吴起的中学教师给崔小忆手机发来信息，约她晚上在一家咖啡馆见面。崔小忆回了信息，说今天晚上没空。中学教师回复说：那就明天晚上吧。崔小忆想了想，问：明天会是什么天气？对方答：应该是个晴天。崔小忆说：如果明日晴天，我不去了；如果不晴，我就去。对方说：嘿，你真有趣。

第二天起床，天是好的。崔小忆静着心去了公司，一头扎进一套房子的装饰设计中。到了中午，她吃着盒饭，抬头看一眼，发现天空淡了，像要拉下脸的样子。崔小忆想不会吧，现在是春天，没理由变脸的，便不在意。下午，她照常做设计，还与户主在电话里商谈了一番。傍晚下班，她走出电梯，见大门口站着一些人，都

举着头。她呀了一声，睁大眼睛望天空——天空里撒着密密的雨丝。她愣了愣，心里飘过一阵雾。她想原来真有天意这东西呀。

晚上，崔小忆打着伞去了咖啡馆。那位叫吴起的中学教师已等在那里，似乎还选了一张特别小的桌子，这样两个人面对面坐着，便挨得很近。崔小忆不习惯这样，决定待上十分钟，就客气地告辞。不过十分钟里，总要与对方说些话的。崔小忆说，我要自我介绍一下吗？对方摇摇头，说我今天本来上省城听课的，坐车出去几十公里又回来了。崔小忆问，为什么呀？对方说，半路下起了雨。崔小忆说，你可以改期的，给我发个信息就行了。对方说，我也想改到明天，可明天不一定下雨的。崔小忆轻轻笑了，说我那样讲，是不想约这个会。对方说，我听出来了，你的兴致不高。崔小忆说，跟你直说了吧，现在我还不想嫁人。对方说，你好像害怕这种事。崔小忆说，你要这么说，也行。对方说，一年前我也这样，我还差一点看破了红尘。崔小忆心想这话说得俗，就不吱声。对方又说，去年暑假，我去仙岩寺当了一回和尚。崔小忆吃了一惊说，真去当了？对方说，我想试试自己，本来计划一个月的，结果只待了半个月。崔小忆说，你一定是吃不了素斋。对方摇摇头说，半个月的时候，我正在殿里打坐，脑子原本安静的，不知怎么突然乱了，跳出来一个女人，然后我身体……起了。崔小忆想不到他这样说，脸腾地红了。对方说，这时我才明白，自己的尘缘未尽。崔小忆说，第一次见面你就跟我说这个，有意思吗？对方说，我觉得你这人有点意思，才跟你说这些；如果遇上没意思的人，我会一声不吭的。对方这么一说，崔小忆心里动了一下。她瞥一眼手表，早已过了十分钟。她暗自说，你怎么啦，不是说好十分钟的吗？便催促自己起身告退。

第二天，中学教师又发来信息约她，说一起去看电影。崔小忆想已经跟你约一次了，你还得寸进尺，便不搭理。中学教师等不到回音，竟不气馁，隔一会儿就送些文字过来。崔小忆抓过手机，也不看内容，把那些文字一一删去，完了关掉手机。手机一关，崔小忆心里安静了。

傍晚临下班时，崔小忆打开手机，脆亮的叫声蜂拥而至，不一会儿收件箱便爆满了。崔小忆想，此人有些无耻。待出了门走入电梯，她又没来由地想，如果此人不光发信息，还在大门口拦截我，我便随了他去看电影；如果遇不上拦截，我便回家吃饭。这样想着，她心里有了验证似的期待。出了电梯，她边走边睁大眼睛。很快她看见那个中学教师靠在大门外的圆柱上，手里燃着一支香烟。

崔小忆跟着中学教师去了电影院，电影院里人影稀少，冷清得有些暧昧。崔小忆坐在那里，感觉怪怪的。她已经好几年没进电影院了，现在却突然与一个认识才两天的男人坐在了一块儿。灯光暗下来，开始放映一部所谓的爱情片。男女主角长

得挺好看，却活得很无聊，没事了就去地铁，坐在车厢里打发日子。崔小忆不觉得有意思，脑子便有些分神。正恍惚着，突然一愣，原来自己的手被别人的手抓住了。她想，这是一只经常拿粉笔的手，还是经常夹着香烟的手。她挣了一下，没有挣脱。很快，那只手变烫了，似乎还出了微汗。崔小忆想，这是不安分的开始。果然，那只手像一辆地铁列车，慢慢爬过她的手臂，停驻在她的臂膀上。过一会儿，那只手再次启动，绕过她的脖子，一点点探进她的衣领。崔小忆想，这只手要干什么要干什么呢？还没想好，那只手已扑住她的乳房。崔小忆惊得闭上了眼睛。黑暗中她能感觉到自己的乳房一阵阵颤动，接着自己的身子也一阵阵颤动。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很短的时间，她醒转过来，身子一挣，抬手打出去一巴掌，然后起身跑开，坐到最后一排的座位上。

崔小忆先是愤怒着，气喘得很猛。慢慢地，她平息了。她双手抱一抱自己的身子，没有觉得不舒服。她的乳房甚至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像一个无助的孩子被人拥抱了一回。她的手迟疑一下，偷偷滑进裙底，竟摸到一片濡湿。崔小忆愣了一会儿，轻轻地说，我是该找个人嫁了呢。

两个月后，崔小忆嫁给了中学教师吴起。当她把这一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吃了一惊。母亲说，怎么这么急呀？崔小忆说，想嫁就嫁了呗。你们不是怕我嫁不出去吗？母亲说，那也不能太随便了。崔小忆说，再等下去，不是我丢掉他就是他把我给甩了。

崔小忆把结婚的消息带到单位，同事们也挺惊讶。同事们说，前些日子你还在说将单身主义进行到底的。崔小忆说，那是前些日子，现在我改变主意了。同事们又说，结一次婚不容易，你要把婚礼办好了。崔小忆说，这世上的婚礼都差不多的，反正我得弄出幸福的样子来。

婚礼那天，同事们都去了。他们看见崔小忆穿着白色婚纱，脸上果真挺幸福的样子。同事们说，难得的日子，得闹她！宴席吃到一半，新郎新娘开始一桌一桌地敬酒。敬到同事这一桌，被挡住了。同事们说，我们做了阄，你抓一个。说着端出一只碗，里边搁着三只纸团。崔小忆说，这碗里装的全是圈套吧？同事们说，圈套也是幸福的圈套。崔小忆就抓了一只纸团，展开一看，上面写着：新娘往嘴里装一杯白酒，或者咽下去，或者喂给新郎。崔小忆说，你们知道我不会饮酒的。同事们说，那就喂给新郎呀。崔小忆笑了笑，把一杯酒倒进嘴里，然后贴住吴起嘴巴，把酒送了过去。同事们嘻嘻地笑，说两只嘴巴真是紧密，做到了滴水不漏。笑过了，又说，新郎也得抓一只。吴起摆摆手说，我就免了吧。同事们说，你是新郎你凭什么免呀？吴起便也抓了一只，掩在掌心看。同事们说，不用看也知道，这一回是高声朗读。吴起

只好盯着纸条，一字一句念道：亲爱的求求你，为了制造一个漂亮宝宝，别让我喝酒。

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

婚后生活是不一样的。以前崔小忆下班回家，虽然与父母在一起，但随时可以躲进自己房间。现在没法玩孤独了，所有的房间都是两个人的。以前崔小忆一个人待着，喜欢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翻书，有时也靠在窗边发发呆。现在有吴起伴着，得不断地说话，说单位上的事，说饭菜的烧法，说电视剧里的某个人物。到了床上，两只身子碰在一起，更是静不下来。

在这方面，两个人都算是刚出道的新手。开始的时候，他们忙而无序，常常抓不住要领。吴起还学着书上说的，在行动前说些甜言蜜语，欲引得崔小忆高兴。没有多久，崔小忆便明白自己不要听好听的，她要吴起的嘴巴用来动作，吻印自己身上高高低低的地方。又过些时间，崔小忆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口井，整天汪着水，等着吴起来汲取。崔小忆发现，自己竟是贪的。

天气渐渐热了，崔小忆回到家中便摘掉胸罩，让薄薄的粉红背心裹着身子。她的乳房不大，但翘翘的，隐在背心里很撩人。吴起看见了，便放下要干的活儿，腾出双手去捉拿那双乳房。崔小忆就躲闪，身子扭来扭去。两个人进进退退，很快到了床上。

一番厮杀之后，两个人从快活中撤出来。崔小忆松了手脚卧在床上，心里又满足又茫然。吴起则爬起来，裸着身子继续做家务。他走动时，身上的那只物件无力地甩来甩去。崔小忆盯着他，想：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变化真快。

夏天快过去时，他们差不多成了老手。为了避免单调，他们做事的地点时常从床铺移到客厅。客厅的地板比较开阔，适合两只身子的滚动。吴起还学会了粗暴，喜欢把崔小忆的躯段拨弄成各种样子。有时，他会把崔小忆的双腿举在空中，再慢慢弯向对面。这时，崔小忆的嘴里会发出绵长而欢颤的声音。

过着这样的日子，时间就走得快。夏天结束了，来了秋天。秋天结束了，来了冬天。冬天来临时，崔小忆发现了一个问题：辛苦是辛苦了，欢乐也欢乐了，可身上不见一点儿动静。她把疑问说给吴起，吴起也纳闷。按说他们还没做好要小孩的准备，也不愿意失去清闲的心境。如果怀上了，八成会商量着打掉。可现在该来的不来，心里便不服气，隐隐还有点虚。吴起说，是不是咱们不够努力？崔小忆说，你不瞧瞧咱们都努力成什么样子了。吴起说，要么是不凑巧，每回都不赶趟儿？崔小忆说，也许是吧，这种事谁知道呢。

这样说过，各自长了一个心眼。这心眼搁在做爱的过程中，就稍稍有些乏味。好在他们并不真的要赶什么任务，又想想来日方长，便不在意。

随着气温的下降，他们初婚时的热情渐渐淡去，想留也留不住。有时候，他们会坐在客厅地板上，打开空调，让房子热起来，也让自己的身子热起来。等热够了，两个人才慢慢脱掉衣服，相互缠在一起。完事之后，他们裸着身子躺在地上，疲懒得不想说话。因为躺得随意，崔小忆的脸有时会挨着吴起的腿，这样吴起的那物件便摆在崔小忆的眼前。这只物件几分钟前还属于崔小忆，现在已属于吴起了。属于吴起的这只物件眼下耷拉着，无精打采的模样。崔小忆挪挪身子，让脑袋离开吴起的腿，去接近吴起的脸。吴起的脸倦乏着，也是无精打采的模样。崔小忆暗忖，如果他看我，是不是也看到一脸的不景气呢？

又过了一些日子，天气转暖。崔小忆除去臃肿的衣服，换上了春装。身穿春装的崔小忆凹凸有致，依然轻盈。到了单位，有人说她的身段好。过一会儿，又有人说她能守得住形儿。这种话崔小忆做姑娘的时候听过许多遍，觉得挺受用的，现在听在耳里，却有些不一样。她低头瞧着自己扁平的腹部，决定上医院看看。回家跟吴起一说，吴起也同意。吴起还说，没事最好，有啥故障就治它一治。

一天上午，他俩请假一起去了医院。这是一家中西医结合医院，有着一扇琉璃瓦装饰的华丽大门。他们从华丽的大门进去，在里边待了好几个小时。待他们从大门出来，好心情已经丢掉了。一张化验单让吴起的脸变得苍白——他摊上了弱精症，一种挺没意思的病。这种病崔小忆以前在一部电视剧里见过，好像是安排在一个白净的小男人身上。现在，吴起也学起了小男人，一边走一边腿软，嘴里不停地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崔小忆瞧着他，心里挺难过。她说，没事的，有故障就治它一治嘛。

从此吴起与熬药打上了交道。他拎回一大袋中药，堆在冰箱顶上。渐渐用完了，又取回一大袋，冰箱上面再没空闲过。每天上午和晚上，他会准时出现在厨房里，打开药罐，让一大团蒸气腾空而起。屋子里的药味积攒久了，便固定下来，敞开窗户也挥之不去。在用药的同时，他没有放弃床上的功课。与以前不同的是，他现在的每一次肉搏都像在证明药效。掺了这样的心思，做事的感觉便有些变质。崔小忆说，其实你不用想得太多，生不生孩子那么重要吗？吴起急了，说，我就是要生一个瞧瞧！崔小忆不吭声了，心里想：只怕你射出来的不是精子，而是药剂。

过了两三个月，崔小忆陪吴起去医院复诊。复诊的结果不出崔小忆所料，弱的还是弱的，什么也没改变。回家路上，吴起勾着脑袋，一句话不说。经过天桥时，遇上一长队幼儿园的孩子。孩子们相互牵着衣角，嘴里咿咿呀呀唱着什么。吴起黑着脸站在那儿，看着他们一个一个走过。

这天夜里，吴起睡不安生，半夜腾地坐起身，大睁着眼睛。崔小忆被弄醒了，

吃惊地瞧着吴起。吴起说，我做梦了，梦见有一个儿子。崔小忆说，还是儿子呀？吴起点点头说，是儿子。崔小忆说，挺好的事儿，赶紧搂着儿子睡个好觉吧。吴起一把拽起崔小忆，脸对着脸说，我真的想要一个孩子！崔小忆说，你瞎闹什么呀，现在有许多丁克家庭，什么都不要。吴起说，他们不要我要。崔小忆说，你别玩变态，你要我还不要呢。吴起说，我不愉快，凭什么这种事摊在我身上。崔小忆说，你这话跟上帝去说吧。吴起说，上帝是什么呀，上帝是他妈黑哨！

接下来的几天，吴起把自己丢进忧郁里。晚上的好时段，他坐在客厅地板上，不看电视剧或者足球赛，而是听一些伤愁的歌曲。歌曲中他脱净衣服，点上一支烟，一边吐着烟雾一边盯着自己的物件。在他的操纵下，那物件一会儿竖起一会儿又软掉。有一次，他将烟头慢慢伸向物件。崔小忆在旁边瞧着，差点叫出声来。不过他只是把烟灰掸在物件上。

好在这样的情形没有持续太久。一日傍晚，吴起从学校带回一张报纸，高兴地指给崔小忆看——上面写着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成功诞生第三代试管婴儿的消息。崔小忆说，什么意思呀？吴起说，前些天光顾着吃中药，没想到还有试管婴儿这一招。又说，把我的东西放在试管里培育，弱者必不弱也。崔小忆说，看来你不造出个人来不会罢休。吴起说，我是个俗人，想法就有点俗。你不是俗人呀？崔小忆说，我也是俗人。吴起说，那咱们别装高尚，生个孩子吧。崔小忆说，生不生孩子跟高尚有啥关系？吴起说，我觉着你高尚得不想要孩子了。崔小忆说，你这么说，倒像我的不对了。你以为我真怕生孩子呀！吴起说，那就好。我喜欢你的肚子慢慢隆起来，隆起来像只球。崔小忆说，吴起你真是个混球！

过两天，两个人又去了中西医结合医院。这次接待他们的是一位长条脸、鼻子却挺宽的中年医生。宽鼻子医生说，这试管婴儿要是搁在以前，一般需要 50 万至 500 万个精子装到试管里。宽鼻子医生说，现在，我们有了单精子穿刺术，做到了一个精子也能做父亲。宽鼻子医生又说，但这条精子得有力气，得朝气蓬勃，不然即使结合成功，畸形率也会很高。吴起说，医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宽鼻子医生说，你的精子太虚弱，无法在试管里施展才华，所以你们只能选择捐献者的精子。吴起说，我先试试嘛，试管不就让人试验的吗？宽鼻子医生摇摇头说，试管也是强壮者竞争的舞台呀。

从医院出来，吴起又变得沉默不语。崔小忆说，吴起你的样子看上去有点酷。吴起不吭声。崔小忆说，也许那宽鼻子说得不对，凭什么他说了算。吴起还是不吭声。崔小忆说，要不咱们去喝点酒吧。这回吴起点了点头。两人朝一家酒店走去。快到

酒店时，人行道上热闹着一堆人，原来是计划生育宣传活动。一位宣传员见他俩走来，手里递出一小盒东西。崔小忆一扫眼，知道是避孕套，赶紧摆手。宣传员视她的摆手为害羞，将小盒子硬塞进她的挎包。

两人进了酒店，找一张桌子坐下。崔小忆取出小盒子看了看，正要丢掉，被吴起拦下。他把玩几下，收到自己衣兜里。两人点了菜，开始饮酒。崔小忆以为吴起要借酒消愁愁更愁，便等着。但吴起没有，他喝掉一瓶啤酒打住了。两人吃了一顿挺平静的饭便打道回府。到了家里，吴起又坐在客厅地板上听忧伤的歌曲。歌曲给了他灵感，他掏出兜里的小盒子，撕开一只避孕套放在嘴边鼓吹，很快避孕套膨胀开来，成为一只硕大的气球阳具。他手一碰，大阳具便在空中飘来荡去。

从这天起，两个人做爱的欲望渐渐淡了。吴起开始挂心学校的事，有事没事都待在学校里，天黑了才慢腾腾回家。崔小忆在公司里勤奋起来，别人推诿的业务也揽过来，整天在电脑前敲敲打打，把自己弄得很累。晚上回到家，两个人都觉得空闲的时间太多，有时躺在床上，脑子里觉着该干点什么，手脚却懒得动弹。相互望望，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一种虚飘的东西。

周末的时候，他们会睡个懒觉。懒觉睡过了，还觉得时间花不完，两个人就坐在地板上打扑克，谁输了谁喝一杯矿泉水。这是吴起大学时代经常干的傻事，现在推广到了家里。玩了一小时，他们各喝下五六杯水，肚子里开始响起晃荡的声音。然后他们站起身，踱到阳台上看街景。所谓街景不过是一条小马路，上面卧着一些树影，树影上走着一些人。这些人表情平淡，行步平稳，正常得让人生气。

他们只好又走回屋子，坐在地板上。吴起说，咱们还得弄点事儿做，譬如生个孩子。崔小忆说，你又提孩子的事，烦不烦人呀。吴起说，别人的精子就别人的精子，咱们生一个吧。崔小忆说，这话好像不是你说的。吴起说，是我说的。崔小忆说，你什么意思呀，让我肚子装一个孩子，这孩子却不是你的。吴起说，我想开了，我大彻大悟了。崔小忆说，吴起你看看我。吴起把目光递给崔小忆。崔小忆说，在你眼睛里，我看到的是一团迷茫。

过一会儿，崔小忆说，其实你我心里明白，咱们并不真的想要孩子。吴起不言语。崔小忆说，除非咱们找到说服自己的借口。吴起说，那咱们找找吧。崔小忆说，你说说看。吴起说，生一个试管婴儿，总比领养一个孩子好。崔小忆说，可咱们压根儿没打算领养什么孩子。吴起说，周围有许多人盯着你的肚子，你的肚子鼓起来，连他们也踏实了。崔小忆说，你惦记他们干吗呀，我又不是为别人活着。吴起说，家里有个婴儿，慢慢长大了，突然管我叫爸爸，这种感觉一定挺奇妙的。崔小忆说，这有什么奇妙的？吴起说，一个本来跟我没关系的人，却管我叫爸爸，这还不够奇

妙吗？崔小忆说，吴起你找的都是些什么破借口呀！

崔小忆在吴起的陪同下，又去医院找那位宽鼻子医生。宽鼻子医生成了崔小忆的手术负责人。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崔小忆在医院里进进出出。她做了先期检查，用了促排卵药物，然后她的卵子被拿到实验室与一只陌生的精子激情遭遇。差不多两个月后，一个小小的生命才在她的体内安下家。

崔小忆很快发现，怀孕会导致性情的变化。她不喜欢坐在电脑前了，不害怕吃零食添肥了，不愿意在人多的地方挤来挤去了。有时候，她会想象肚子里的东西。她觉得肚子里有一条鱼在游来游去。

晚上没事了，崔小忆躺在地板上打开手脚，很倦懒的样子。吴起坐在旁边，盯着她。他从她的脸上看到了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吴起说，你挺满足的。崔小忆说，我觉得挺有趣的。吴起说，你快做妈妈了。崔小忆说，我肚子里养了一条鱼，一条尾巴摆来摆去的小鱼。吴起把脑袋伏在崔小忆肚皮上，听了一会儿，什么也没听到。吴起说，你说的小鱼其实是精子，精子在你肚子里游动。崔小忆摇摇头说，不是精子，是小鱼。吴起说，那咱们猜一猜，小鱼的 father 是谁？崔小忆说，你愿意猜，我就愿意听。吴起说，也许是一位科学家，外形像葛优、脑门很光滑的科学家。崔小忆说，嗯。吴起说，也许是精力多得无处释放、样子像希特勒的激进分子。崔小忆说，嗯。吴起说，也有可能是一位长条脸上搁着一只宽鼻子的妇科医生。崔小忆说，为什么把他也捎上呀？吴起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崔小忆咯咯笑起来说，吴起你他妈的真损！

以后的日子，崔小忆似乎找到了孕妇应该有的种种感觉。她让吴起陪着散步。她让吴起做好吃的。她还拖着吴起上百货超市，对着一堆婴儿物品挑个不够。肚子里的小鱼让她忽视了身边的变化。

其实吴起的变化是明显的。在课堂上，他时不时讲错嘴，引得学生们发出一阵阵嘻笑。下班途中，他过斑马线会闯红灯，让几辆车子同时在他跟前嘎地停住。在家里，他喜欢在餐桌前拖得很久，一个人慢慢地呷酒，把脸喝得很红。

一天晚餐后，吴起从餐间走到客厅，宣布似的说，我不行了。崔小忆看看他的红脸，有些不明白。吴起说，我叫吴起，可我起不来了。崔小忆明白了，一笑说，你谦虚了。吴起说，我没谦虚，我他妈没有谦虚！崔小忆心里晃了一下，记起两人确实很久没缠绵过了。她突然拿不准他说的是不是赌气的话。崔小忆说，你把衣服脱掉，我马上能让你起来。吴起摇摇头说，天气挺凉的，我不脱衣服。崔小忆说，你为什么为什么呀？吴起说，你使劲想一想，自打你怀上孕，我在你跟前脱过衣服吗？

这天晚上，两个人睡不熟。夜深时，崔小忆侧转身子，用手去亲密吴起的那只物件。

亲了许久，掌握的内容始终没有充盈起来。她撤了手去摸吴起的脑袋，竟摸到一脸的泪水。

第二天起床，吴起脸色有些灰，眼睛下面显着青筋，头发乱得走了形。他走入卫生间刷牙，嘴边形成一圈白色的泡沫。崔小忆跟进卫生间，站到他身旁看镜子。镜子里的吴起神情淡漠，身子像是变小变轻了。崔小忆不知讲什么好，半晌才说，你头发长了，该去修修了。

但吴起没有马上去修发。他甚至举一反三，连胡子也不刮，让胡须和头发一起生长了好几天。他的样子变得有些沧桑，差不多成了半个哲人。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走进理发馆，除去所有头发，打造成一颗圆溜溜的光头。然后，他平静着脸回家，让崔小忆吃了一惊。崔小忆说，你一会儿蓄着长发，一会儿理成光头，有什么根据吗？吴起说，没有根据，我就想让脑袋凉快凉快。崔小忆说，你看上去有点像和尚呢。吴起说，你这是夸奖我还是埋汰我？崔小忆叹口气说，吴起你说话的时候，我觉得你挺远的。吴起往前迈几步，说，我走近了。崔小忆伸出双臂箍住吴起，两只身子紧贴在一起。贴了一会儿，崔小忆的手臂松开。她心里说，你还是挺远的。

周日上午，天气不错。吴起起了兴致，要出去走走。崔小忆问去哪里。吴起说去仙岩吧，去看看那里的溪水。仙岩是个小巧玲珑的风景区，有一只碧绿的水潭。很多年前，朱自清去游玩过，感觉甚妙，写了一篇散文。散文让那只小水潭添了身价。

两人来到车站，登上一辆快客。路程不远，半小时便抵达了。下了车，前行十分钟，又爬坡十分钟，眼前出现了那只水潭。此时正是深秋，潭中的水盈盈的，绿得彻底。阳光打在上面，又让绿更透明。许多年前，朱自清站在这里说：这平铺着，厚积着的绿，着实可爱。又说：我舍不得你；我怎舍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抚摩着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他说得挺好。

看够了潭水，两个人慢慢往回走。下了山坡，吴起说，我带你到一个地方走走。崔小忆以为是另一处景点，跟着走。走了一会儿，穿过一片林子，猛地撞见一个寺院，大门悬匾上写着“仙岩寺”。两个人进了院门，先遇见一个方形放生池，放生池往北坐着大雄宝殿。吴起突然说，几年前我在这儿待过，待了半个月。崔小忆一愣，心想原来今天你是带着我故地重游。

两个人在放生池边的石栏上坐下。吴起摸一下脑袋说，前几天你说我像和尚，现在待在寺院里，是不是更像了。崔小忆说，在这儿待着，反而不像了。吴起一笑，指着大雄宝殿说，当初我在里边学着打坐，心里挺静的，突然那东西就直了。崔小忆说，这个你说过。吴起说，几年过去，身边有了一个女人，我的东西却不行了。崔小忆说，

忆昔论今，你一定想说明什么。吴起说，崔小忆，我们离婚吧。崔小忆没有惊讶得跳起来。她想一想说，是因为肚子里的小鱼吗？这可是你动员我要的。吴起不吭声。崔小忆又说，若是为了这个，我去把小鱼打掉。吴起说，瞧这个水池，是放生鱼儿用的。你的小鱼也得留着，不然是一种罪过。崔小忆说，也许打掉小鱼，你的身体就恢复了。吴起说，你我心里都明白，这两件事其实没什么关系。

两个人沉默一会儿。崔小忆说，在寺院里谈离婚，我觉得挺滑稽的。吴起说，那就谈点别的。崔小忆说，这寺院挺好的，你是不是还想着以后来这儿打坐？吴起摆摆头说，你说得对，我端着光头也不像这里的人，我他妈尘根未净呢！

两天后，两人去了民政局。

办完手续回来，吴起收拾东西走了。崔小忆躺在床上想事情，想了半天把自己想困了，便睡过去。夜深时，她醒了，醒了就接着想事情。她想，我跟吴起没有关系了，可我跟另外一个男人还有关系。崔小忆用手摸摸肚子，肚子依然扁平，小鱼静悄悄的。她又想，小鱼是我的，也是别人的，我干吗要与别的男人联在一起？这样想着，心里便有些乱。

她起身去厨房取来一只碗，又找出一张纸撕成三片，用笔分别写上“科学家”、“激进分子”和“妇科医生”，揉成团儿丢在碗里。她端着碗进了客厅，坐在地板上。她对自己说，我倒要看看，这个不认识的男人是什么人。顿一顿，她又说，我赌一把，如果是科学家和激进分子，就把小鱼生下来；如果是妇科医生，就打掉。

她盯着碗，吸一口气，伸手捡出一只纸团，放在眼前慢慢展开，跳入眼中的是四个字——妇科医生。她愣了愣，脑子里出现一张安着宽鼻子的长条脸。崔小忆突然觉出一种黑色的幽默，有点想笑，停一停，她哭了。

转过一天，崔小忆去医院打了胎。她去的是另一家医院。

雪是最白的纸片

小时候，她走在街上，总会有许多眼睛看过来。开始她还娇羞，觉得无故受了重视，后来才明白，是自己长了一脸活生生的丑。弄懂了这一点，她无法保持平静。她气愤地问妈妈，你为什么把我生成这样？妈妈安慰她说，女大十八变，女孩子随随便便都会变成一朵花的。妈妈的话像是一把布伞，在雨天里给她一块干燥。不仅如此，妈妈早就赐她一个名字叫春子。春子春子，有些清香有些别致，最容易与美丽有关。渐渐她长大了，她看到妈妈的预言也长成了谎言。

春子真正的清醒是在高中时代。这时她周围的女生开始亮丽起来，她们像一群彩蝶在她身边飞来飞去，把她衬托了出来。高二上学期，新来了一位语文老师。他喜欢别具一格，有一次上课布置现场作文，题为《我眼中的同桌》，并要求当堂朗读。一节课后，春子的同桌站了起来。他是个白净小胖，说话幽默，爱把笔杆仿做烟斗插在嘴里，自称马克·吐温的 son 。他有板有眼念起自己的大作：有一位女生，长得比较大胆。远远看去，背有些钩形，脸有些猴样。走近一看，面目黄里透黑，嘴大兼着眼小。眼小可以偷窥外界，嘴大只能多装口粮。虽然多装口粮，却没让身段壮大发展……教室里爆起一阵阵声响，所有人都在大笑。笑声中春子的脸白成一张纸，没有表情，空空荡荡的。

过了几天，赶上中秋节。有同学建议，咱们开个假面舞会吧。假面舞会在这座

南方县城可称前卫之举，对平时的学习生活是一种叛逆。同学们纷纷响应，还有些兴奋。大家自己动手，做了许多纸质面具。中秋之夜，教室引进花花绿绿，全没了课堂的模样。同学们罩上面具，品味着掩瞒真相后的快感，同时看着别人变成狰狞或滑稽的角色。音乐声中，大家群魔乱舞，把场面弄得很热闹。一边热闹，一边还觉得新鲜，为猜不透周围同学的身份而新鲜。本来天天相处的同学，瞧着影子也能验明正身，但昏暗狂乱之时，就全是模糊。有人禁不住伸手扯下别人的面具，求证一下自己的猜想。猜对了就扮个鬼脸，猜错了就哈哈大笑。正是在这个时候，春子的面具被一位男生扯下。一瞬间，她看到对方脸上灿烂的笑意猛地凝固，仿佛被吓住似的，一秒钟后才换上气急败坏的神色。春子不知所措地愣着，然后觉出兴奋的心慢慢摔跌在地上。她默默退到场边，失神地抚摩着手中的小丑面具。她想，这是一只多么难看的小丑。她又想，可它没有像我这样让别人吃惊呀。

春子未等舞会结束，就出了教室回家。走在校园的小径上，教室的喧闹渐渐隐去，她心里十分明白地感到难过。冷洁的月光照在她的脸上，也照在手中的小丑上。突然，她手臂一抡，将面具甩了出去。那面具轻薄，在空中挣扎一下，飘落在不远的草地上。她走过去站在面具跟前，看到的竟是小丑惨淡的神色，这使她感到不安。她想一下，蹲下在草地上扒出一个小坑，将面具放入，再把草土掩上。做完这一切，她站起来，觉出脸上已湿成一片。原来她早哭了。

从此春子改变了自己。她不再扎人堆里嘻嘻哈哈，说一大串没头没脑的话。她的目光不再在同学的脸上撞来撞去，未说话就想表达什么意思。她跟别人交谈时，更愿意看着对方的耳朵或者胸襟。课堂上她不再蠢蠢欲动地要站起来发言，即使发言也是轻描淡写，没了执著的样子。班里一有什么活动，她就编些漏洞百出的理由让自己走开，别人劝也劝不回。她的存在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在同学们眼中，春子是一条沉默的鱼，每天无声息地游进教室，又无声息地游回家里。

在家里，春子也没让自己轻松。她是独生女，本来有权利在父母跟前撒娇，现在她用旁人的眼光打量自己撒娇的样子，那热情便火焰似的一节节矮了下去。她不再在饭桌上颠三倒四地抖搂学校的事情，让父母每天都知道学校发生的甲乙丙丁。以前父母谈论什么事，她挡不住地要加入，现在吃过饭马上躲进自己的房间，不认为屋外的事情很重要了。她的点点滴滴落入妈妈的眼中，慢慢攒成了问题。但妈妈无法解决遇到的问题，她只能对女儿说，你得好好用功，要考上大学。她又说，考上大学，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春子没有再听妈妈的话。她想考上大学一切都会好起来吗？不！有些东西是无法改变的。现在她把更多的兴趣和精力搬到文学书籍上。她开始读诗，也看小说。

她的书包和床头悄悄让出部分空间，进驻许多不是课本的书籍。没有人注意这一点，只有她知道自己在走进一块新的区域。在此区域里，她是自由的，随随便便的。她的眼睛可以闪闪发亮，撞来撞去。她可以随便逮住一位人物，跟他嘻嘻哈哈，说一大串没头没脑的话。当然，她看书没有秩序，有时是夏洛蒂或杜拉斯，有时是汪国真或其他小辈诗人。她看书也不深究，要看出语法不当或主题缺陷什么的。只有语文老师之流才会这样，因为他们从没打算从文字中找到另外一些东西，譬如心情的轻松。这种轻松对春子是重要的援助。有了这援助，她才能坐在教室里面对四周的压力。

春子把这样的日子维持了很久。即使在高考复习阶段，人人活得沉重，整天灰头土脸，春子仍携着小说和诗歌，像坐在一只安全筏上，看着众同学在高考的水面上挣扎拍打，然后一个个沉下去。

春子中学毕业了。春子没有考上大学。

没有考上大学的春子仍然躲在房间里，仍然阅读小说和诗。但解除了学校的压力，她读起小说和诗远不如以前有味道，而且一天中富余的时间那么多，不容易用完。她增加床上睡眠的时间，放慢整理房间的节拍，有时还靠在窗边，往下打量街上形形色色的行人。行人们有的胖，有的瘦，形象不甚鲜明，但人人似乎都暗藏着各自的目的。他们忙碌的样子进一步突出春子日子的单调。春子现在有了新的烦恼。

为了对付眼前的日子，春子开始写诗。她写的都是小诗，命名的题目经常叫《未完成的天空》或者《受伤的面具》或者别的什么。在《受伤的面具》里，她会写上这样的诗句：你的身影遮不住伤感的故事，只好失神地躺进月亮的目光。春子写得不快，有时一天一首，有时两天一首。写好了便誊抄一份，搁在抽屉里。那份草稿则揉成一只球团，从她的右手出发，穿过窗户，划出一个抛物线，落入楼下一只垃圾箱内。垃圾箱洞口不大，如果扔准了，春子心里蹦跳一下，有了快乐；如果扔不准，就盯着那只失意的纸团，禁不住替它惋惜。

诗笺攒到一定数量时，春子想到了投稿。她到图书馆一查，知道现在诗人很多，诗刊甚少。不过这没有吓住她。她挑几首好的，细心用信封装好，到邮局挂号寄出去。寄稿回来，春子对自己有了几分满意。她想自己竟然写诗，还投稿，还有根据地等着回复，多么好呀。自此她对楼下的信箱进行关注。每天一到时候，她就倚在窗边等着邮递员从马路上走来。邮递员一些天走来，一些天不走来。不走来也许是自己看花了眼，所以她坚持每天下楼去掏信箱。有时抓出一张电话缴费单，有时摸到一手灰尘。两个月过去了，期待中的回信没有抵达。春子叹口气，决定不让等待的日

子一下子中断。她拣了几首诗再次寄出。

如此几次，有一回办理挂号时，春子从邮局服务员脸上见到了问号。服务员看看信封，又看看春子，眼中透露出粗鲁的疑惑。这种眼神春子太熟悉了。春子想一定是自己的面目太醒眼，服务员马上记住了自己。记住以后，就觉得这姑娘老是出现，就挺纳闷这张没有诗意的脸怎么老跟诗刊什么的缠在一起。这样一寻思，春子便有些难过。她想我并没有跟诗刊什么的缠在一起，我不一定这样。我就想找一个人读我的诗。找一个人读诗还不行吗?

这天晚上，春子失意地坐在房间里，要设计一个能读她诗的人。她在脑子里把同学老师想了一遍，又把其他认识的人想了一遍。他们学着舞台人物，端着架子一个个走出来，又一个个退下场，没有一个人被允许留下来。这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春子做起来觉得那么困难。春子想得累了，止住自己，一边打开桌上的一本诗集。诗集里有许多首诗，也有许多只名字。这些名字属于与诗有关系的人，但她并不认识他们。她的目光从目录的一只只名字上慢慢走过。走着走着，在一个叫“王国真”的名字上停顿了一下。她想，这个王国真，那个汪国真，只差了三点水，却不是一个人。她继续往下看，看到尽头没看出什么。其实她本来不想看出什么。她看的只是一群诗人热热闹闹在一起的意思。她自下而上让目光再走一遍，路上又卡在“王国真”上。她按页码翻开内页，看到一组小诗和作者简介。简介让人知道作者是济南人氏。春子想，济南，那是一个大城市。

过一段时间，春子又要寄稿时，想起济南和那个叫王国真的人。她把济南地址和王国真写在了信封上。

收到王国真回信是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一家人闲着没事，开始说起春子找工作的事。说着说着，就带出一片阴影，在客厅里飘来飘去。春子便逃离似的下楼去掏信箱。她打开信箱，一只黄皮信封按捺不住地挣脱出来，掉落在她脚边。

春子把信揣在兜里，脚步匆忙地上楼，穿过客厅和父母叹息般的眼光，回到自己房间。她打开信封，抽出一张薄薄的信纸。信纸竟然是淡黄色的，折叠得很小，打开来很大。春子先确定王国真的署名，再去读信的内容：

收到你的信我刚从医院回来。我患了感冒，心情也不好。这时我看见办公桌上突然多出一封奇怪的信。我好长时间没收到这样的信了。你的信使我的心情变得好起来……你的诗我看了，那首《受伤的面具》不错，“你的身影遮不住伤感的故事，只好失神地躺进月亮的目光”是两行好句……遗憾的是你光寄来诗，没附上其他文字。这使我不知道你是谁，想让我干什么……

春子开心地笑起来。她想我没让你干什么，就是读一读我的诗。你读了就读了，为什么要弄清楚我是谁，再说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呀。这样想着，忍不住又把信复读一遍，还端详字迹。字迹虽然潦草，却像是认真的随意。春子根据这些去猜想王国真是怎样一个人。她想他占着一张办公桌，应该有一份固定的工作；身体不是很好，经常去医院；情绪爱起伏，不是天天的快乐，有时会忧郁。他还是个敏感的人，把一封信看得很重要，把潦草的字写得很认真……春子按压不下愉快——我已知道他这么多，他知道我的却那么少。愉快之中，春子这样问自己：这是我的诗第一次被别人阅读吗？

这天春子如法炮制，打点几首诗寄出，也不附言。如果说上次对着一位莫测的男人，不知写什么好。这次却是受了启发，索性将自己的神秘进行下去。十天后，春子收到王国真的第二封信。王国真在信中说：你的沉默姿态使我想到你是一位有趣的女子。你把诗句当做一次发言，还是用为游戏的工具？如果是发言，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却让我使劲地鼓掌，这未免有些不公平。如果是游戏，我亮在明处，你躲在暗处，还可能一边嗑着瓜子一边看我的演出，这不符合游戏规则。王国真说：你如果坚持沉默，那我下次只好不回信了。王国真又说：当然你可以打我的电话。他在信里留下了办公室电话号码。

但春子没有动用电话号码，也不放弃邮寄诗稿。她想他如果不回信也好，我撩拨他几回，够了够了。但过些天王国真还是复信，又说些精致幽默的话。这鼓舞起春子再寄诗稿。春子安慰自己说，这王国真不几天便收到一些诗句，就像是得到一份免费午餐，即使不可口，也应该是快乐的吧。春子不愿承认，对着一位男人，她内心的虚弱妨碍了她在信中说明自己。

以后的日子里，春子定期享用着远方来信。与以前不同的是，现在春子真的一边嗑着瓜子一边阅信，一边阅信还一边设想王国真茫然无措的样子，因为王国真有一次这样写道：我简直像一头无助的野兽，被你惯坏了胃口，隔几天就会抬起脑袋东张西望，等着扔过来的食物。

父母没有让春子继续休闲下去。他们费了心思，替春子找到一份工作，在县城唯一一家百货超市做收银员。现在春子每天都要离开自己房间，准时出现在超市的收银机旁。因为刚开张，超市生意不错，春子就挺忙碌。尽管忙碌，春子始终做得很认真。她将货品倒在柜台上，又一件件捡回篮子。捡完了，收银机上也敲出了收费数目。春子做着的时候，顾客也不闲着，他们先看春子的手，再上移看春子的脸。看了就看了，还诧异，还怜惜，还想到别的一些事情上。于是春子便不自在，两只

手也少了灵活。想想一天中那么多顾客从她跟前走过，他们的目光里又有那么多想法，春子真是有些懊丧。

回到家里，春子并不把烦恼说给父母。她躲进自己房间，似乎把烦恼一点点给消化了。待她出来吃饭时，父母看到的只是女儿一脸的倦意。妈妈说，春子你得早睡早起呀，夜里把灯点得那么晚干吗？爸爸说，上班得学会轻松，别把精神一个劲儿地提着。春子心里说，你们知道什么呀。

一天，春子站在收银机前，远远瞥见一位男子把什么货品塞进裤兜。给那位男子结账时，春子犹豫了一下说，你把裤兜里的东西也掏出来。男子不明白地问，什么东西？春子说，你掏出来才知道的。男子盯着她的脸说，那我就真掏了。说着拉开裆链，把手伸进裤裆。春子赶紧闭上眼睛。男子一阵坏笑，说，别把眼睛闭上，你这样漂亮的姑娘，我怎么敢把这丑家伙亮给你呢？他把裤兜里的货品掏了出来。春子瞪着眼睛说不出话，心中的悲愤像一阵浓烟飘过。

只有到了晚上，春子才会有逃脱出来后的轻松。她经常坐在窗边，看小街的路灯，看路灯照耀中的树枝，边看边想着什么。看够了，想累了，就从济南来信中拣出一封静读。读着读着，她眼里会走出一个悠远而虚幻的故事。同时又恍惚觉得这个故事会慢慢生长壮大起来，然后树枝般地伸进现实，来改变自己。

冬天的一日，又一封济南来信到达春子手中。春子撕开信封，看到跟往常一样的信纸，却读到跟往常不一样的内容。王国真说，前几天又患感冒，微烧不退。挺过几日，到医院一查，竟查出别的毛病，令人非常吃惊的毛病。王国真没有说出具体病情，但春子几乎能看到他一阵沉默之后，脸上浮出苍白沮丧的神色。王国真又说，你一定会感到突然，因为我自己也感到突然。在我身子将要躺下之时，心里挣扎起一个念头——想见你一面。我设想有一天在病床上醒来时，旁边悄然站着一位自称是春子的姑娘。我知道你是位非常冷静的姑娘，我的这个想法对你是一种打扰，但这个想法对我真的很重要。

春子想不到这样。她呆了半晌，把目光放在"令人非常吃惊"的字眼上。她想这样的用词真是诗人的缺点，它让自己遇到了困难。对着这个困难，春子只能对自己说，我得想想，我得想想要不要作出一个决定。

第二天，春子平静地告诉父母她要撇下工作去一趟外地，然后她看见父母的脸上跳起"非常吃惊"的表情。

春子登上开往济南的列车。因为第一次出门，她有些紧张。好在这时是春运前的调节期，车厢里人不多，没有乱糟糟的景象。春子坐在靠窗的座位上，一边看着

窗外滑过的树木，一边想着济南的一些事情。她明白，济南听着那么耳熟，其实是完全陌生的。

傍晚时分，列车停靠在一个车站。车厢里的人和行李下去一些，显得更空疏了。过一会儿，进来一个农民模样的男人，一手拎着旧式挎包，一手牵着一个男孩。他把挎包搁在地上，脑袋探来探去对座号，最后坐在春子的斜对面。其实这会儿到处都是空座儿，坐哪儿都可以。春子想他准跟自己一样，很少出门的吧。

天色渐暗下来，车厢里的灯亮了。春子起了饿意，便买一份盒饭，又从包里掏出一根火腿肠，慢慢吃起来。刚吃几口，隐约觉出有目光投过来。春子就不自在，瞥一眼窗玻璃里的映影。玻璃里那个小男孩正盯着自己看。春子扭头看现实里的男孩，见他睁着大眼，眼睛里有贪婪之光，分明是在看她吃东西。春子松了一口气，再仔细打量小男孩——精瘦的样子，脖子很细，把脑袋比得很大，土头土脑的，但目光里的贪婪是小孩的贪婪，含着虔诚。春子心一动，招招手，男孩走过来。春子掏出一根火腿肠剥掉外皮，递到他手里。他嘴一张扑住火腿肠，手仓促地向嘴里推去，当手抵近嘴边时，火腿肠消失不见。春子吃了一惊，又掏出一根火腿肠给他。这一次他的速度慢了下来，咬一口就把手拿开，亮出上下滚动的喉部。这时父亲模样的男人看见了，忙伸过身子要阻止。春子笑笑说，没关系的。父亲僵了几秒钟，收回身子，不好意思地搓手，说我有干粮哩。

两根火腿肠下肚，男孩安定了些。他挨在春子旁边，很想说话的样子。春子问他，你叫什么名字？男孩说，我叫冬生，今年十岁，上三年级了。春子说，你是放假了跟爸爸出去？男孩摇摇头说，学校还没放假，阿爸跟老师请了假，带我去济南玩呢。春子看那父亲一眼，有些不明白。过一会儿，男孩突然说阿姨……春子说，你叫我姐姐。男孩就说，姐姐你见过雪吗？春子愣一下，说小时候见过，现在都忘了。男孩说，我阿爸说我出生那年也下过雪，以后再也没下了。又说，可惜那时候我还小。春子见他说小的样子，不禁笑了。

天黑以后，男孩躺在坐椅上睡着了。春子起身去卫生间。路过车厢接口的过道时，她看见男孩父亲蹲在地上抽烟，烟头一暗一亮的。春子不在意，用过卫生间出来，却见那个蹲在地上的身子一抽一抽地颤动。春子不相信地凑近，只见男孩父亲木着脸，上面涂满了泪水。春子一下子蒙了。男孩父亲站起身，不知所措地说，没什么没什么，我就是想抽根烟。他的粗糙大手在脸上抹来抹去，似乎想在一个姑娘面前抹掉难为情。其实春子也有失礼后的尴尬，但她的尴尬很快被男孩父亲的解释掩盖了。

男孩父亲简短地犹豫一下，便让春子知道男孩正在患病，一种叫白血症的病。他说，已经两年了，我们没钱好好治病，医生说这是最后一个冬天了。那一天我问

孩子想要啥，他说啥也不要，就想到济南看看雪。这孩子没见过雪，可他刚学过一篇课文《济南的冬天》，就知道了雪。男孩父亲又说，我们住在山里，出一趟山不容易。可我拿定主意，说什么也得让孩子看一回雪。天气预报说济南明天有雪，我们就来了，看过我们就赶紧回去。

男孩父亲说话的时候，眼睛半眯着，仿佛疲乏得张弹不开似的。说完话，他又滑下身子蹲着抽烟。春子走回车厢，坐在熟睡的孩子旁边。车厢里灯光昏暗，照在小孩子身上显得凄淡。春子端详着男孩的脸，真是又瘦又黄。

第二天傍晚，火车抵达济南。春子随着人群往外走。由于不知王国真病情的深浅，她没有通知他来接站。出了出口，一种空旷的陌生感扑面而来，使春子有些惶然。她站在那里，让身后的人群像溪水一样从旁边流过。流完了，春子便一块石头似的凸立出来。这时她看见那农民父子也孤零零地站在那儿。父亲在仰头看天，男孩好奇地东张西望。天气很冷，风挺大，可没有雪。

男孩瞧见春子，高兴地颠跑过来。父亲跟着走过来，边走边不解地说，这天咋还不下雪呢？春子安慰他说，天气预报说下总会下的吧。他们一起顺着马路找旅舍。走了片刻，找到一处，男孩父亲踟蹰着不进去，说你住下吧，反正我们就一宿，在哪儿都能对付。春子看一眼男孩说，那怎么行呢？就攥着男孩的手走进去。春子为自己开一间房，又按男孩父亲的意思开一间最便宜的房。最便宜的房在七楼顶层阁楼里。春子看着父亲拽着男孩疲乏地一级一级往上走，心里泛起不安。她转身到总台替他们付了房费。

春子给王国真办公室打电话。料想中王国真应该不在，但同事会告诉他的去向。铃声响了半晌，没人接。春子看一眼挂钟，早已过了下班的点儿。春子想这样也好，有时间预习一下怎样去见王国真。她躺在床上，把见面的各种场面假设一遍，结果没引来踏实，反而添了些怯意。好在这时已经困乏，睡意盖过怯意，慢慢将身子打入梦乡。

第二天春子起床，怕太早，沉住气耗足时间，才下楼去打电话。这次铃声响一下，就被人抓起。春子说，我找王国真。对方问，你是谁呀？春子有准备地说，我是他的朋友……对方说，你是春子？春子来不及惊讶，听见对方又说，春子我是王国真呀，我琢磨着你会来的，想不到来得这么快。春子突然有些哽咽，说王国真，我已经来了，我是来找你的。王国真说我知道我知道。他问了旅舍地址，说要马上赶来。春子刚要搁下话筒，王国真“呀”了一声，说真糟糕，我忘了今天得开一天的会。春子说，你还能开会吗？王国真说，我怎么不能开会？春子说，可是你病了呀。王国真顿一下，

嘿嘿笑了，说你先休息，下班了我就去接你，到时候向你解释。

春子回到房间，让自己安静下来。但到了傍晚，那安静把守不住，紧张的想法一阵阵撞来。春子想王国真不是预计中的王国真，他还上班还开会还声音嘹亮还跑来跑去，哪有一点生病的样子？又想，原来是打算赶到医院站在他床边，待他醒来了就冲他微笑，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我待在房间里，等着敲门的声音。

春子在房间里想来想去，差不多把自己想乱了方寸。敲门声终于响起，春子慌慌地打开门，一个瘦高男子出现在门口。这是个重要时刻，两个人相互默视几秒钟。春子看见对方老练地撑着微笑，但眼中的光在慢慢熄灭。对方说，我是王国真，你自然是春子。春子突然赌气地说，你自然希望我不是春子。王国真笑了说，你比我想象的要年轻。春子说，你怎么一点儿也看不出生病的样子。王国真轻描淡写地说，我不抛出个说法，能把你牵引到济南来吗？春子说，你这样解释会让我大吃一惊的。王国真说，看不出来，你很镇定。春子眼里慢慢泛起泪花，嘴里却不说话。王国真连忙说，我的谎言是美丽的谎言，济南是个好地方，我会让你感到高兴的。

王国真引着春子下楼，坐上一辆“的士”向前开去。喧闹繁乱的城市景象在春子眼中划过。不一会儿，“的士”在一家豪华酒家前停下，春子亦步亦趋地随着王国真往里走。走到厅堂，王国真瞧一眼春子，脚步慢了下来。春子赶紧说，不要在这里吃饭。王国真不吭声，携春子到一间包厢前，推开门，把春子让了进去。春子亮相般地站在门内，看见包厢里已候着六七个男人。他们见着春子，有预谋地站起来拍掌，拍了几下，忽然冷落下来。有人禁不住笑起来，跟着其他人也纷纷笑起来。笑声中王国真变幻着古怪的神情，好半天才顺了，向春子介绍说，这些都是我的哥们儿，济南的一小撮诗人。春子慌乱地说，我想不到这样……众诗人说来了就好，喝酒喝酒。有人就给春子斟酒。春子说不会不会。那人瞅一眼春子，也不坚持，说那吃菜吃菜。春子就慢慢吃菜，一边看着诗人们松了架子，似无旁人地喝将起来。

过了许久，撤下的酒瓶形成可观的规模。酒桌上开始飘起醉意，话题也摇晃起来。有人捡起腐败问题，没谈几句，被别人拦腰截断。别人说，谈这种事你不嫌口臭，我还怕累着呢。就把话题拐上国际战争。在战火硝烟中逗留片刻，又跳到克林顿莱温斯基，再跳到女人的胖瘦。正兴浓间，有个胖子指着春子对王国真说，这位春子不是你说的春子。这是个新的话题。王国真挺住自己，瞪着胖子说，为什么不是？胖子说，你的春子应该是苗条的莱温斯基，你都说过几遍了。王国真说，难道她不比莱温斯基苗条吗？胖子手一挥说，她是比莱温斯基苗条，但她不是莱温斯基。王国真坚持地说，但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他双手无秩序地忙乱着，最后从一只包中搜出一沓信纸甩在桌上，说，就是这些诗稿，你他妈从来没有领略过。胖子大笑起

来，发出一系列颤声。他说，王国真你领略得好。他说，王国真听说你还写了赞美诗要当众朗诵。他说，王国真你现在朗诵吧朗诵吧。王国真歪着脑袋想一会儿，说我是有赞美诗，可是我现在找不到脑子了，我他妈想不起来了。他把血红的脸凑近春子，说春子，对……对不起，我真的找不到脑子了。春子推开王国真，探身把一沓信纸抓在手里。她看着信纸上自己认真的笔迹，突然想放声大哭，但她终于忍住了。她想我为什么要放声大哭，我应该放声大叫。这样想着，她就尖着嗓子长叫了一声。她的叫声如此锐利，盖住了胖子王国真们的争辩。所有人都停住嘴巴，往春子脸上看。他们看到春子喘着气安静下来，垂了眼收起诗稿，转身走出包厢。

春子走在街上，意识里一片混沌。风挺大，但她不觉得冷。地上的残叶在她脚边蹭来蹭去。橙黄的路灯投放着她的影子，一会儿拉长，一会儿缩短。她在变化的影子里走过喧哗的商店，走过空寂的广场。

不知走了多少时候，春子回到旅馆。她把信纸扔在桌上，把身子扔在床上。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她起身坐到桌旁，开始撕扯信纸。她把信纸撕成小的片状。撕完了一张，再撕另一张。桌面上慢慢长出一堆纸堆，白花花的。她打开窗户，吸一口引进的空气，然后双手捧起纸片，伸出窗外。纸片在风的作用下脱离手掌，滑入空中。尽管是夜晚，春子仍能看见纸片在空中轻盈地飘舞，像雪花一样。她这样看着，心里突然一动——今夜无雪。今天根本没有下雪。她想明天应该去看看那个叫冬生的男孩。

春子正要脱衣睡觉，忽传来敲门声。她心头猛地一撞，知道王国真追来了。她坚持着不开门。敲门声响了一下，又响了一下。春子稳住气，走过去打开房门，那个男孩的父亲站在门口。春子"咦"了一声，让男孩父亲进来。男孩父亲不进来，躬着身说，找你两次你不在，只好这么晚来打搅你。春子问，有什么事情吗？男孩父亲说，我是向你告别的，明天一早我们就回去了。又说，得谢谢你替我们付了房费，心里真过意不去。春子说，可冬生还没见到雪呢。冬生父亲黯然说，这是没办法的事。春子说，你们可以再住一天。冬生父亲摇摇头说，我们已经多住了一天，再说冬生在发着烧。春子呆了一下，说怎么回事，是水土不服吗？冬生父亲说，不是的，这些日子他老是这样，时不时要发烧，发烧了就昏睡。顿了顿又说，可他今晚撑着不睡，他说要等着看下雪哩。春子说，今晚可不会下雪。冬生父亲说，是呀是呀，这天真是的。

春子表示要去看看冬生，冬生父亲就挺高兴，脸上皱纹舒展了开来。春子随冬生父亲上七楼，进了房间，见冬生躺在床上，脸面潮红，眼睛无力地睁着。春子生了怜惜，坐到床边说，冬生你怎么还不睡着？冬生说，我不，我要看下雪。春子说，

你好好睡一觉，明早一张眼没准儿就能见到雪了。冬生睁大了眼睛，说明早真能见到雪吗？春子笑着点头。冬生的脸活了起来，说那我明儿起个大早，我要在雪地里跑上一圈，然后堆一个雪人，我要把雪人堆得高高的，然后装上鼻子眼睛，还有嘴巴……冬生一边说着一边眼睛黯淡了下来。春子鼓励地说，你别怕人小，姐姐会帮你的。冬生摇摇头不说话。春子说你为什么不说话。冬生懊丧地说，我知道明天下不了雪，我明天就回家了，我再也见不到雪了。春子看着冬生，一时说不出话。冬生说，姐姐你小时候见过雪的，你给我讲讲下雪的样子吧。春子说，那我得想想。冬生就安静地等着。过一会儿，春子说，冬生你听好了，姐姐给你念的是一首诗。她轻声念了起来：

雪是最白的纸片，
载着透明的诗句在空中飞舞。
它们逃离天空的翩翩脚步，
正像是孩子们调皮的追逐。
静住气儿用双手摘取几片，
哦，原来雪花永远也捉拿不住。
那就以仰头的姿势静静阅读，
洁白的诗句很快会飘满你周围四处。

春子念着的时候，冬生眼里涂满了想象。他看见了最白的雪花、透明的诗句，还有调皮的追逐……春子说，冬生你听懂了吗？冬生说，我听懂了。春子说，冬生你真的听懂了？冬生说我真的听懂了。春子说，那我再念一遍，你一边听着一边就睡觉了。冬生点点头。春子就再念一遍。她的声音柔柔的，在冬生听来，就像雪花一样飘呀飘呀。冬生把幸福的想象留在脸上，然后慢慢合上了眼睛。

冬生父亲站在一旁，见儿子睡着了，心里安慰了许多。他要说句感激的话，嘴未张口怔住了，他瞧见这位叫春子的姑娘僵着身子，脸上呆呆的，眼里淹满了泪水。

最童话

李约喜欢回忆。李约不喜欢回忆。不管喜欢不喜欢，他现在经常做的一件事是往回点年头。一年两年三年，点到第九年时刹住。是的，在第九年上刹住。对他来说，那是一个很硬的年头，像一堵墙。每回他试着撞上去，都要磕出一脑袋的晕疼。

晕疼跟爱情有关。

九年前，李约还是个身子单薄的小公务员，正泡在一场颇具深度的恋爱里。恋爱的人往往晚上抖擞，白天松懈。一天中午，李约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午休。刚睡一会儿，电话铃声响了。李约挺不高兴这时候被人打搅，待那铃声响了两遍，才懒懒地起身去抓听筒。听筒里是右岚的声音。右岚张嘴就问，李约，左岚呢？李约甩一下脑袋，把自己甩醒了，然后笑着说，左岚晚上归我管，白天归校长管。右岚说，打她学校不在，摁她传呼又不回。李约说，你好像有什么急事？右岚说，急事倒没有，我就是想听听她的声音。说着搁了电话。

右岚的话让人摸不着头脑。李约放下听筒，脸上有些茫然。正要回到沙发，电话又响了。拿起一听，仍是右岚。右岚说，李约，我的心口痛，乱乱的痛。右岚又说，我的感觉很不对，你赶紧找一找左岚吧。

李约有点慌了。当时左岚还没有手机，李约只能呼她 BP 机。呼了一次两次觉得不够，正要呼第三次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昨天晚上。昨天晚上两人在一起时有过

一个商量，决定下个晚上即今天晚上去看一场电影。左岚说过一句，这电影挺火的，明天中午我先去买票。

李约出了办公室，打车去电影院。因为是午后时间，街上比较闲空，出租车跑得挺快。李约闭上眼睛，心里猜算着左岚眼下在哪里在干什么。还没猜算好，车子停住了。睁眼一看，前边塞满了车辆，拥拥挤挤地伸向很远的红灯。那红灯傻傻地亮着，好半天没有变化。司机丢口气，嘟囔了几句，意思是准赶上什么交通事故了，电影院已经不远，还不如走过去呢。李约想想也对，付了钱下车。刚拐上人行道，脑子一闪，飘出一个念头。这个念头让他心慌起来。他紧着身子往前走，脚步越迈越快。到了红灯跟前，见紧紧密密站了一圈人，他们都往马路的中间看。李约拨开人群往前靠去，一眼瞧见斑马线上停着一辆黑色吉普车，车子前面的地上卧着一只女性身子，脸上盖了一块碎花毛巾。再一细看，那身子穿着一件淡蓝连衣裙——一件他熟悉的淡蓝连衣裙。李约双腿一虚失了力气，慢慢蹲在地上。蹲了几秒钟，他跳起来向前扑去。一个警察要挡住他，被他甩开了。另几个在拍照和记录的警察听到动静，停住了工作。

李约跪到静卧的身子跟前，瞧着那遮脸的碎花毛巾，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好。他听见一种奇怪的声音，稳一稳神，原来是自己的喘气声。再稳一稳神，注意到眼前搭着一只软软的手，那手指却紧握着。他捏住那只手，慢慢打开手掌。掌心里有两张电影票。他大了眼睛，伸手猛地甩掉那碎花毛巾。毛巾下竟是一张干干净净的脸，没有血迹，只是白，白得像一张纸。李约的嘴巴张合了好几下，终于发出尖锐的声音：救护车救护车，我要救护车！一位警察凑到他的跟前，说救护车来过，又开走了。李约不明白，说为什么开走为什么开走？警察叹口气，不吭声。李约还不明白，说得送医院，你们他妈的为什么不让送医院？这么说着，他一把捞起静卧的身子，直了腰踉踉跄跄地往前走。他想走向医院。可走了几步，两只身子一歪，一块儿瘫倒在地上。

左岚是从电影院买票回来，走在斑马线上与一辆吉普车相遇的。吉普车把她的肝肺和心脏同时撞裂了，医学上叫内脏联合挤压伤。救护车到达时她已没了生命体征。

右岚那天的不安感觉没有错，她感应到了姐姐灵魂的出走。在平时，她俩就是这样彼此心通的。她们是孪生姐妹，左岚比右岚年长几分钟。

左岚的死太突然了，突然得只能仓促在郊区公墓找一个偏角的位置安放。下葬那天，天下起了小雨。父母伤心得不敢去，右岚则在雨中一直轻轻地哭，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一张脸便老是湿着。墓碑前还站着一些左岚的朋友和同事——左岚是

小学教师，因为学校上着课，同事也只是来了一部分。她们听见右岚一边流泪一边喃喃自语。右岚说的是，既然一块儿生了，怎么就不能同时死呢。

葬礼过后，李约向单位请了一周的假。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没完没了地吃，又没完没了地睡。他多吃是因为心里空得慌，把胃填满，心里似乎也不那么空了。他多睡是怕醒着，醒着了脑子便管不住地四处游走，去搜集左岚的笑声、目光和气味，还有一段一段跟她在一起的柔软时光。这不是轻松的旅行。游走回来，脑子会一突一突地作痛，像是里边塞了一块冷寒的弹片。

这样过了一星期，李约从屋子里出来去单位上班。同事们见了他，赶紧要掏些安慰的话，又怕勾出他的伤心，转口就说他瘦了，得吃些东西补补身子什么的。李约不吱声，心想，我天天吃着呢。又想，我不光老吃着，还老睡着，怎么会瘦了。心里不愿意相信，便找了只小镜子偷偷地照。镜子里的脸不仅瘦了，还浮着一层暗淡，像是一下子旧了许多。李约瞧着自己，慢慢把一口气哈在镜子上。

李约的变化也在街上。每天上午从住处到单位，傍晚从单位回住处，他本应骑车经过左岚出事的十字路口。现在他不想让自己看见那儿的斑马线，便调整了路径，从一条巷子绕过去。巷子因为小，内容就显得杂，有时遇着人多，得下车推着走，李约也不嫌麻烦。

但十字路口能绕过去，心中的伤口绕不过去。有时在街上骑着车，猛地瞧见前边有一只左岚似的背影，明明知道不是，忍不住用劲追上去，偷偷看一眼那陌生的脸。有时打巷子里穿过，突然瞥见半空的阳台上晒着一件左岚的淡蓝连衣裙。他骑过去了又折回来，扶车对着那屋子的门发愣，仿佛过一会儿门会轻轻打开，走出一个亲切的人儿。

又有一次李约在办公室，想打什么电话，不知怎么摁了左岚的传呼号。摁完后回过神来，心里一阵难过。正茫然坐着，回电来了，拿起一听，听筒里有左岚的声音。李约吃了一惊，说左岚左岚。听筒里说，我是右岚。李约明白了，说，怎么是你？右岚说，左岚的BP机我收着呢，刚才知道是你，才回了。李约说，噢，是这样。你的声音跟左岚真像。右岚说，想左岚啦？李约说，嗯。右岚说，我也想，一想忍不住就流泪。李约说，我也让自己流泪，可流不出来。右岚说，那就做一个梦，梦里能见到她。李约说，我也让自己做梦，可老梦不着她。右岚叹口气说，李约，你心里一定比我还堵。李约说，不是堵，是很空，我心里空得难受。右岚说，书上讲，难受的时候得找事做，你多找些事儿做吧。

这次电话不久，单位接了市里的任务，要派两个人参加路线教育工作队，下农村待半年。单位里人人都推，李约报名去了。

在路教队待着其实挺轻松，无非是到村里贴些标语开些会，村民有啥难题就碰在一起谋划谋划。李约跟五六个人一组，住在乡政府的一间大屋子里，刚开始还经常去村里转转，村里没那么多事，很快便少去了。时间多得用不完，大家就开始关在屋子里打扑克。打扑克既智力又热闹，上了手就不舍得放下。于是不光晚上打，白天也打。赢出来的钱票一块儿攒着，到傍晚就派人去采办肉菜和啤酒。乡里的人都说这帮城里人挺能吃还舍得花钱。

因为有了扑克和啤酒,李约的日子忙碌了许多。日子一忙,心情似乎也得了疏通。只是到了周末，路教队的人大多回城里去。人一走，大屋子空静起来。这时李约只好跟剩下的人扯闲话。闲话自然没个准头，远远近近的。李约大多时候在听，听得有趣了，也搭上几句；听得没趣，允许自己打个盹儿。别人见他淡散的样子，问为啥不回去。李约说回去也就是睡个懒觉，再吃一肚子的方便面回来，还不如在这儿自在。

但无论是扑克啤酒，还是周末的淡散，都属于日子里的几道闲菜。时间一到，筵席便散了。半年后，李约回到单位。他的脸有些懒，可气色已好多了。同事们观察几日，知道他缓过来了。有同事就感叹，时间像温水，泡着泡着便舒坦了。也有同事刚好手头存着值得推荐的姑娘，想探探李约的口气，又怕太造次，决定等些时间再跟他说。

李约的日子又塞满了办公桌的气味。办公桌上的内容总是平淡的，公文一份份叠起来,旁边的日历一页页翻过去。某一日,李约记起,过几天便是左岚一周年忌日了。

忌日这天中午，李约没有午睡。他上街买了一包香烟，想一想，又买了一盒巧克力和两只桃子。巧克力和桃子是左岚的喜物。女孩子都爱吃零食的。

李约跨上车，向左岚的十字路口骑去。那是他很不愿意逗留的地方，但今天不得不去。太阳有些大，把路面照得白晃晃的。李约使力蹬着，过几分钟就用手指刮一下额头的汗甩到地上。

到了目的地，李约把车子推到路口的人行道上，眯起眼睛瞧那条斑马线。斑马线挺醒目，隔一会儿拥过一阵脚步，正常得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李约把一支烟搁在嘴上，然后掏出打火机。打火机点着了烟也点着了咳嗽——他不会抽烟，咳了好几声才稳住。烟雾中他目光有些晃，觉出斑马线上出现了一只熟悉的身影。那只身影似幻非幻，很快地向他飘移过来。李约硬住身子，睁大了眼睛。左岚。是左岚。的确是左岚。她穿一件连衣裙，打着一把遮阳花伞，脸上涂着一层东西。那东西叫追思。

当追思的脸站到跟前时，李约猛吸一口烟，再慢慢地吐掉。他已经明白，眼前

站着的是右岚而不是左岚。右岚瞧着李约说，我知道你不会去公墓，宁肯来这儿的。又说，你的脸上有些傻。李约就真的傻笑一下说，刚才我以为你是左岚。右岚说，刚才走在斑马线上，我也想象着自己是左岚，我让左岚顺利过了马路。右岚这么一说，把两个人都说难过了。

两人走到旁边的一棵树下。树挺大，树下围了一圈石坛。两人坐在坛沿上，默着脸不说话。过一会儿，李约想起什么，取了巧克力和桃子摆在坛沿上，又把整包烟掏出，一根一根地全部点上，矗在那儿。沿面上出现了一片烟林，烟雾升起，在两个人之间游走。有路人觉得好奇，边走边扭头看沿面上的众多香烟。右岚叹口气说，时间真快，已经一年了。李约摇摇头说，我觉得慢，像是过了很久，才一年。右岚说，不同的说法，说的其实是一个意思。又说，你和左岚，处了几年？李约说，两年三个月，我们处得不错。右岚说，这个我知道，那些日子她总是很快活。李约说，那时候，我们喜欢看电影，我们喜欢打着伞在雨中瞎逛，我们还喜欢一起放风筝。右岚笑一下说，左岚比我浪漫。李约说，不是浪漫是安静，她心里放着安静。右岚说，讲到风筝，我想起一件事。有一次左岚跟我说，你特地给她做了一只风筝，心的形状，上面写满左岚的名字，然后放到天上去。李约说，那次我故意松了手，让风筝飘远，远得很快看不见了。我告诉左岚，如果有上帝，这只风筝会飘到他的跟前去，上帝会明白这是一个怎样的信号。右岚说，那天左岚给我说这事儿，一边乐着一边流了泪，弄得我好嫉妒。我的那位，喝醉酒也不会想到做一只风筝送我。李约沉默一会儿说，现在左岚到了天上，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得着那只风筝。右岚说，你这话呀，让人想哭。

香烟燃尽，烟雾渐渐收了。李约把一群烟蒂赶在烟盒里，扔进一旁的垃圾箱。右岚站起来说，回去吧。李约点点头，却不动身子，他要看右岚先过斑马线。右岚领会了，撑开伞，走到斑马线前等着。绿灯亮了，她没向前动步子，转过身走了回来。李约说，怎么啦？右岚说，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声。李约说，啥事儿？右岚说，过几天我要结婚了。李约说，噢。右岚说，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李约一笑说，你已经告诉了。右岚说，我怕你……难过。李约说，这是好事儿，我为什么难过？右岚说，婚礼你会来吗？李约说，应该会吧，我为什么不去？右岚说，你来我会高兴的。她想一想又说，生活还得继续，对吧？李约不吱声。右岚说，日子总得往前过，对吧？李约说，你想说什么？右岚说，我想说，你也该找个人了。

右岚结婚那天，李约去了。

去之前，李约跟自己谈了话。他对自己说，今天是右岚的婚礼，右岚是左岚的妹妹，你没有不高兴的道理。他又对自己说，递上一只红包，喝一杯红酒，说一句祝福的话，

这就是你今晚要做的事儿。

可到了婚礼宴厅，李约还是稳不住心情。宴厅里装满了喜气，到处都是彩带、气球和笑脸，一条通往小舞台的走道铺着红地毯。当婚礼进行曲奏起，新郎新娘挽着手从红地毯徐徐走过时，宴厅里的人站起来一拍一拍地鼓掌。新娘今天太漂亮了，一身白色的婚纱，一张洁净的脸——在明亮的灯光中，那脸上淌着水一般的幸福。李约盯着新娘从身边走过，心里慢慢晃动一下，又晃动一下。

新郎新娘站到了小舞台上，旁边一个司仪说着热烈而幽默的话。在司仪的引诱下，新郎新娘先后做了爱情表白。之后两个人有准备似的造出一个奇怪的动作：两只手背在身后，双腿站直，身子前倾，两只嘴巴凑在一起。这是仿学卡通图片上的接吻造型，在此时显得特别有趣。台下响起一阵掌声。掌声中两张嘴巴久久不松开。李约突然想起，这是自己熟悉的一个场景。不是别处看过，而是在脑子里存在过。一年多前，当他和左岚商量婚礼时，左岚设计过该情节。左岚说，这样的吻，不借助拥抱，只突出嘴巴，有天真的感觉，我喜欢。那时候，左岚一说起婚礼，脑子里不时跳跃着新鲜的想法。

李约有点想喝酒了。他把目光从舞台上收回，挪向跟前的杯子，杯子里有大半截红葡萄酒。他端起杯子，先呷一口，再一股脑地倒入口中。同桌坐着的是些不认识的脸，也不需要搭话。李约自己给自己斟满酒，吮了几口，杯子又空了。他的积极动作带动了同桌，大家也努力地吃喝起来。

新郎新娘开始一桌一桌地敬酒，旁边跟着摄像机和照相机。敬到李约这一桌时，他的脸已红得像一面旗帜。但现场的旗帜很多，新郎新娘也不在意，只例行举了举杯。待要走时，被李约拦住了。李约说，就这么简单过关啦？不行！右岚笑了说，那我们专门敬你一杯。李约说，我不要敬酒，我要合影。大家以为他要闹节目，提了兴致看着。李约说，我先跟新郎合影。新郎说好，就跟他站在一起。对面的摄像机和照相机拍了几下。李约说，我再跟新娘合影。右岚说好，也往他旁边靠了靠。李约弯一下腰，顺势将右岚捞起横在胸前。右岚失了重心赶紧用手搭住李约的肩膀。大家没想到他闹的是这种动作，觉得很不好，又似乎不便说什么，一时静住。静了几秒钟，大家以为他会放下新娘，却不见行动。有人提醒说，照相拍过了。李约像是没听见，硬着身子站在那儿。右岚挣了两下想回到地面，竟然没成。李约的胳膊用着劲呢。尴尬中她突然看见李约的眼里跑出了泪水。泪水很汹涌，淌过他酒红的脸颊，淌到右岚白色的婚纱上。

大家愣住了。摄像机和照相机也愣住了。新郎反应过来，一把将新娘揽回自己怀中。新郎很想生气，看看李约的醉态，又想想今天的主题，只好算了。但围观的

人有不少是新郎的亲戚，这时不高兴了。其中一位说，喂，你哭什么哭？李约抽一抽鼻子，说，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哭。亲戚说，你到底醉没醉呀，不知道为什么要哭也敢流眼泪。李约说，我是高兴的吧。亲戚说，他们结婚你敢高兴成这样！李约说，那我一定是伤心了。亲戚说，他们结婚你敢伤心成这样！李约说，我这一年多没流过一滴眼泪，今天好不容易哭了，你们干吗要拦着我？干吗呀？亲戚说，操！这个人一定是醉了。要不是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他妈跟他没完！

一个月后，李约打电话给右岚，问能不能见个面。右岚说有什么事。李约说也没什么事，就是想请你喝个茶。

当天晚上，李约在一家茶室的小包厢里见到了右岚。刚刚度完蜜月的右岚气色不错，脸上显着懒懒的快活。她坐下来便说，嘿嘿李约，你约我来，一定还是揣着什么事。李约说，要说有事，便是为婚礼上本人的失态向你赔个不是，道歉的话放了一个月，总得当面跟你说出来。右岚说，那你说说看。李约说，我不嗜酒，但那天的确喝多了，酒一喝多就不是自己了。右岚说，这不是道歉，倒像是自我辩护。李约说，我不辩护，那样的场景我真不该流泪的，可我没忍住。右岚笑一下说，李约你别太认真，我并没责怪你，我知道你为什么流泪。李约说，可你那位新郎心里准还生着气。右岚说，我点拨他了，我一说他便明白了。李约点点头说，这就好。

李约沉默一会儿，端起茶杯用嘴吹一吹又放下。显然，不是太烫而是忘了喝。右岚说，李约你好像还有什么事？李约说，那天哭过我轻松多了，心里被泪水一洗，不再干干的。李约说，我还开始学会了做梦，做有关左岚的梦，左岚时不时地会在梦中出现。李约又说，可不好的是，在梦里左岚的样子是模糊的，我使劲凑近了也瞧不准她的脸，她在梦中像是跟我捉迷藏。右岚眨一眨眼，说，梦里躲着你，出了梦你醒醒脑袋，就逮住她了。李约说，问题是醒来我也时常逮不住她，有时候就是这样，那么亲近的一张脸，你越去想它越捉不住，突然失忆了似的。右岚说，这种失忆是暂时的，人一轻松记忆又回来了。李约说，我不要这种暂时，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右岚说，怎么解决？李约转身从旁边的包里掏东西。很快掏出来了，是一只照相机。右岚盯着李约，说，你什么意思？李约难为情地一笑，说，我想拍你的照片。右岚说，你想借我的脸，拍你的左岚？李约点点头说，有了照片，梦里梦外都丢不掉她了。右岚说，你笨，你有左岚的老照片呀。李约说，我要眼下的，我要让左岚跟着日子走。右岚说，可日子是停不住的，日子的前边还是日子，你能让左岚老跟着走？李约说，我能！只要你不拒绝，隔些日子我就会把相机举到你的跟前。右岚不吱声了，过了半晌，她幽幽地说，没见过你这样的。又说，李约，你想把自己活

到童话里呢。

那个晚上，右岚坐在茶杯前让李约拍了好几张照片。拍完之后，右岚先走了。李约慢慢喝着茶，又用手支着下巴，默默坐了许久。

过了一个月，李约又打电话邀右岚饮茶。在茶室里，李约对着右岚拍了照片，然后告诉她，他的打算是以后每个月喝一次茶。右岚沉吟一下说，还是不喝茶了，老这么喝着不好，茶室里的光线也不够，你要拍就白天到我单位拍吧。右岚在展览馆做职员，负责几个展厅的业务安排，平时事儿似乎不多。李约一想也对，说好吧。

以后每个月李约去一次右岚的展览馆。右岚若在办公室，便坐在桌子前给拍了。若在展厅，便将她连同一幅书法或一幅油画一块儿摄入镜头。在展览馆这种地方，拿着照相机走来走去很是平常，李约去了几次，没人知道他不是奔着展览来的。

四月的一天，李约在展览馆见到右岚时，发现她身子突然有点变了。当时右岚在办公室跟别人签一份展览合同。合同签好了，那人开门出来李约刚好进去，看见合同纸掉到地上，右岚很别扭地蹲下身子。李约走过去把合同纸捡起，然后瞧见右岚的肚子已拱出来一块儿。李约怔了一下，明白了。他不吭声，刚掏出相机，右岚开口说，今天不拍了。李约说，为什么？右岚说，难看。李约说，不难看，是女人都得经历一回。又说，我会把你的肚子拍得漂亮一些，像一块光荣的阵地。李约的话把右岚逗笑了。

此后李约每见右岚一次，她的肚子就大上一圈。有时候赶上布展，右岚在展厅里迟缓地走来走去，她的肚子也跟着移来移去。四周挂着形形色色的图片，她走在其间，像是一次行为艺术的展示。李约站在那儿，赶紧端起了相机。

但右岚最大的行为艺术是把滚圆的肚子一下子小掉。这年秋天，她生了个儿子。

生下儿子的右岚待在家里养身子。李约曾严肃地向自己指出，此阶段不可以去打扰她。但该指示最终没有执行。他第一次是去吃鸡蛋纱面汤，并且捏着新科爸爸的手表示了祝贺。第二次拎着几包尿片去。第三次拿着的借口则是两听进口奶粉。李约知道，自己的无赖或者说坚持，不仅是为了不让照片中断，也是想从一个女人身上看出另一个女人是如何初试母亲角色的。

右岚用完产假后回单位上班。上班不几天，李约来了。等例行拍过照，右岚说，这几天我攒了一些话想跟你说。李约便等着。右岚说，时间过得快，你看看，我都已经做了半年的孩子他妈了。李约说，是。右岚说，做父母挺辛苦，你看到了，可做父母更有加倍的快活，这你也看到了。李约说，我看到了。右岚说，我以前说过，日子得往前过，这话我还要再说一遍。李约说，我明白你的意思。右岚说，人不能

老活在回忆里，你不能把自己栽培成新世纪最童话的人。李约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右岚的敦促似乎有些管用。下一次碰面时，李约告诉右岚，同事给撮合一姑娘，见了两次面，感觉还可以，就算处上了。右岚问，那姑娘干吗的？李约说，小会计，一家大公司里的小会计。右岚点点头说，会计细心，没什么不好。

过一段时间，李约说，我们的温度在上升，我们在一起吃了好多次饭。右岚说，好。

又过一段时间，李约说，小会计提出结婚，我答应了。小会计正牵头办一个隆重又经济的婚礼。右岚说，好。

再转过一月，李约说，隆重又经济的婚礼办不成了。我们经过商量，掰了。右岚说，李约你怎么回事！右岚又说，问题一定出在你身上。

李约想一想，心里也承认问题出在自己身上。那小会计小嘴巴小脸蛋，心果然也细。开始相处的时候，她偶尔撞见李约在翻看一本影集，上面待着的是同一个女人。小会计问是谁。李约不好回答，又不能不回答，就说这是以前的女友，已经去世。人都已死了，小会计不好说什么。过了许多日子，某一天小会计又瞧见影集。她发现李约在撒谎，因为影集里的女人形象是不断翻新的，照片上打着最近的拍摄时间。李约一时无法解释，也不想解释，只好用沉默来应对。两个人吃了一顿饭，中止了准备中的婚礼。

李约明白，其实事情的要点不是照片，而在于激情。恋爱是需要轻松的，轻松了才能生出饱满的情绪，然后带来缠绵和冲动。可他老是做不到轻松，于是缺少激情。这一点小会计一定能感觉得出来。

经过这一插曲，李约收了心，不让自己再长出别的枝节。他平淡地上班，按着领导的旨意起草材料，或者打一些没趣的联络电话。下了班，他回到自己住屋，做饭洗澡看电视，然后静了心翻一翻影集。

影集一年一本，已经好几本了。影集里到处是他的女人。他的女人穿上了婚纱，他的女人隆起了肚子，他的女人有模有样地做着母亲。有一次，他在一张照片上发现左岚的眼角游出了细的皱纹。他笑了。他想，这就是日子，日子敢拿走所有人的青春，左岚也不能例外。

看过影集，左岚就容易在梦里出现。这时左岚会从照片里走出来，下班似的来到这屋子，做家务改作业，当然也跟他扯些闲话。偶尔梦里也下起雨，此时左岚会走过去闭上窗户，再拉上窗帘。

上午醒来，李约能在屋子里闻到一股气味，一股属于左岚的淡香的气味。气味在人不在，倒像是她起了个早，赶去学校上课了。

日子如此飘忽又扎实地往下走，一月又一月。照片的数量跟着在增加。李约不觉得这样的状况需要改变，直到冬天里的一天，他接到右岚的喝茶邀请。这次不是他约右岚，而是右岚主动约的他。

那天天很冷，嘴巴一喘气跑出的是团团白雾。在南方城市，这样的冷天比较少见。李约到达茶馆时右岚已在。她穿一件黑色毛衣坐在那儿，脸上似乎有些落寞。李约坐下来瞧一眼右岚的脸，心里搁了不安。他想，她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他又想，不会是什么高兴的事。

右岚端起茶壶给他倒了茶，说，这么个冷天约你出来，挺纳闷的吧？不等李约答话，又说，我作了个决定，得赶早告诉你。李约把茶杯捂在手里，笑一笑说，不会是投资买房或者出逃股票什么的吧？右岚慢慢摇一摇头，问，左岚出事几年啦？李约一愣，说，八年半了，跟现在相反，是个大热天。右岚说，那我结婚几年啦？李约说，应该是七年了。右岚说，七年四个月。李约点点头说，有时候觉着时间过得慢，回头一算，又挺快的。右岚说，都说“七年之痒”，说得真准。李约说，怎么啦？跟家里那位闹别扭了？右岚突然轻轻笑了一下，说，比你想象的严重，我定了主意，马上离婚。李约没听懂似的眨一眨眼，待要再问，脑子已经明白了。他问，为什么？右岚说，没大的事件，就是日子太淡了，过着过着心里慢慢没意思了。李约说，可以前我没在你脸上看出什么没意思。右岚说，没意思不在脸上，是一点一点撒在日子里的。为了说明自己的话，她举了一个例子，觉得不够，又举了一个例子。

李约的脑子挪移出去，记起七年前婚礼上的情景。新娘新郎面对面站着，双手背在身后，脑袋往前伸，两只嘴巴焊在一起久久不脱离。那是多么让人心动的造型呀。设计者先是左岚，后是右岚。她们在许多事情上总是灵犀相通。遇着“灵犀相通”一词，李约心里一暗，想了想，心里又一暗。他让目光回到右岚脸上，说，你……能不能改变主意？见右岚没吱声，又说，你能不能不离婚？右岚瞧着李约，明白了，他担心的是左岚，担心她离婚了左岚怎么办。右岚苦笑一下，用目光告诉李约，你现在的左岚是虚拟的，跟我不一样。李约也用目光回应：不，是一样的，她跟你过着一样的日子。右岚端起杯子冲茶水叹口气，说，我的离婚由得了你吗？我这不是轻率的决定。

右岚这么一说，李约一时找不着话了。两人沉默一会儿，右岚示意有事得先走。她放下杯子，拿起旁边的大衣围巾。李约不想一个人留下，也穿上了大衣。两个人走到茶馆门口，右岚拦了一辆出租车。李约突然挡住她，执拗地说，你能不能改变，或者调整自己的主意？右岚说，李约你真傻呀，即使把婚姻拖着，心不在一起，家

还是家吗？李约不吭声了，看着右岚坐进车子渐渐远去。

李约拐到人行道上，缩着脖子往前走。此时气温更低了，街灯似乎也被冻得有些暗淡。走了一会儿，李约猛然想起，自己也该打个车的。

第二天是周末，李约一早醒来，眼睛弹开茫然一会儿，又懒懒地睡去。至九时多又醒转，起来做一份简单的早点，慢慢地吃。吃着的时候，他看一眼窗外。没有太阳，天空一片淡白。

李约突然觉得心里很空。一种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空。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空。他离开餐桌，从书柜里搬出一沓影集搁在茶几上，又一本一本排开，一共八本。他随意捡起一本翻开，是第五个年头，里边的女主人比现在年轻三岁。李约想，那时的她烦了日子，心里开始没意思了吗？他又打开一本，正是眼下的一年。往细里看，女主人脸上除了添些岁月，找不着不快，也找不着疲累。李约想，在这平静的表情后面，却藏着一种决心，一种颠覆日子的决心。李约又想，大白天在单位里或走在街上，周围那一张张看上去很平淡的脸，难道都携带着厌倦的心思吗？难道时间真不是个好东西？李约吸一口气慢慢吐出，同时脑子里跳出一句话：如果这样，让时间回去，我不能让左岚也把日子过烦了。顿一顿，又跳出一句话：我能给左岚添上年龄，也能让左岚变回年轻。

他转身去卫生间拿来脸盆，又在抽屉里找出一只打火机。他取出一张照片放在打火机上点着，火苗蹿上来，差点咬着他的手。他一丢手，火焰掉在脸盆里。然后，他按着时间的倒退把一张张照片搁在火焰之上。很快，时间回去一年，又回去一年。待脸盆盛满蓝色的火焰时，八本影集几乎已是空白。说几乎，是因为还留了一张照片。

这是所有照片中最初的一张，画面里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满脸酒红的他将漂亮的新娘子抱在胸前，眼里泛着泪花。李约让自己盘腿坐在沙发上。他默默看着照片，想：这是一个热闹又单纯的时刻，在这个时间点上，新娘子除了幸福，别的什么想法也不会有。又想：这样的时刻，是他想留住的，肯定也是天上的左岚想留住的。

脸盆里的亮光渐渐熄灭。李约突然起了一个念头：做一只风筝，把照片贴上去。再过两个月待天气一暖和，便把风筝放上天空，飘到左岚那儿去。这个念头一起，他松了口气，仿佛一上午的难过终于得到转折。

李约知道这一天剩下的时间该做什么了。他出门在冷寒里走了十多分钟，找到一家兼售风筝材料的杂货店。店主对他的要求有点诧异，因为现在离放风筝的月份还早着呢。不过店主还是进了里屋，找出绢布、细竹子，再加上丝线和胶水。

李约拿着材料回到家，坐在饭桌前开始做风筝。风筝的制作并不复杂，无非是扎骨架、糊绢布、装尾巴，只要细慢些便好。许多年前，他为左岚做过一只风筝，形状像心，心的上面写满左岚的名字。现在，他也做一只心状的风筝，不同的是上面贴着一张关于他和左岚的照片。

差不多用了一小时，李约做好风筝。他先退后一步打量自己的作品，似乎有些满意，然后拎起风筝在眼前划一圈，走到窗户跟前。他愣一下，因为窗外有了变化——天空不知什么时候已飘起雪花。雪花似乎不大也不急，从高处轻声而下，柔柔地飘动，把整个天空弄活了。李约抬头望着空中，脑袋不动，心里忽然一动：干吗要等两三个月呢？干吗现在不把风筝放到天空里去？

李约被自己的想法逗起了精神。他携着风筝来到街上，想一下，又向不远处一个小公园奔去。进了公园，四下里空旷，树草和地上已沾了一层白。附近似乎有几个男孩在叫嚷着什么。李约站到一块平地中央，把风筝举在手上，边跑边慢慢放线，没跑几步，风筝像要飞高，挣扎几下栽了下来。这时一只足球在空中俯冲过来，停在风筝旁边，随后一个男孩喘着气儿跑来。男孩拾起足球，同时看见了地上的风筝。他怔了一下，马上发出大声的呼唤。五六个男孩应声而出，从树那边的草坪上跑过来。他们瞧着风筝和放风筝的人，一边七嘴八舌。七嘴八舌的意思是奇怪，奇怪下雪天怎么也能放风筝。奇怪完了，大家又开始想主意怎样让风筝飞起来。还没想好，放风筝的人示意他们中的一个拿住风筝在后边跟着。放风筝的人和拿风筝的男孩一起跑起来，跑了十几米，拿风筝的男孩放开手，风筝抖擞一下，迎风升起，并且越飞越高。

欢呼声中，李约使劲举着脑袋。天空里满眼的雪花在飘舞。飘舞的雪花中一只风筝顽强地上升，不停地上升，像是要挣脱什么。李约一松手，绳线从掌中滑过，一下子变没了。那只风筝也越变越小，越变越淡，几乎隐没在天白里。

多么好呀，李约想。天堂其实不远，李约又想。

爷是谁呀

二十六岁的斯韵恨十岁的斯韵。

十岁的斯韵瘦弱娇小，搁在记忆里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丫头。二十六岁的斯韵对着这个小丫头，心里会生出一团悠悠的云。这团云飘来飘去，就飘成一个人的坏天气。

坏天气其实是父母造出来的。现在的斯韵如果试着把十岁的日子一一捡起来，捡到最多的一定是父母的吵嘴声。那时候的父母，心思似乎全在语言的制作上。他们回到家常常顾不上休息，就开始启动嘴上的角斗。两只嘴巴总是从一件小事出发，说到对方过去的错，再说到对方眼下的无聊和无耻，然后给对方下不好的结论。不好的结论自然是粗糙而且多样的，夹着空洞的杀伤力。这种带些滑稽的争吵有点像书本上的课文，随着日子一页页地往后翻。终于有一天，说累了的父亲把一盆冷水浇到母亲脑袋上。吵架结束了，母亲退出了屋子里的战争。

母亲离开后，家里安静了许多。父亲一时不习惯平淡的场面，每天都要花些时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走没意思了，就坐到饭桌前喝几口酒，喝着喝着，会叹一声气儿，再说两句狠话。狠话的意思是没了你，太阳照样升起，老子照样能把女儿带大。父亲是个有些文化的人，但发这种狠话时，喜欢用上“老子”一类的词儿。

斯韵此时才开始被父亲所关注。关注了以后，父亲发现女儿有一些优点，譬如脾气乖、爱学习等等；又发现一些缺点，譬如脸蛋像她妈、左撇子也像她妈等等。

父亲决心改掉女儿的缺点——脸蛋没办法修正，那就先从左撇子入手。决心一下，父亲严肃起来，向女儿点出左撇子的弊端种种。上课做作业胳膊会跟同桌打架。体育课跳绳子容易摔倒。吃宴席筷子会碰着旁边的脸。长大了和别人握手不方便。还有，公共设施是按右手设计的，左手到哪儿都要吃亏。父亲说："很明显，这是个右手社会，你不能跟这个社会拧着来。"

十岁的斯韵听得似懂非懂的，但明白了一个道理，左手很不像话，左手比右手没出息，用课本上的话说，叫"不成大器"。何况把左手变为右手，也就是一秒钟的事，用课本上的话说，叫"举手之劳"。斯韵定了主意，不能再让左手丢丑了。她把左手要做的事统统交给右手，写字儿、捏筷子、甩绳子、石头剪刀布，还有这个那个的。有时左手不长记性，抢走右手的活儿。这时父亲看见了，甩出一声断喝，左手一慌便缩了回去。有一回吃饭，左手见前边有好吃的菜，自作主张拿起了筷子。父亲举起自己的筷子打过去，斯韵的左手一疼，害得嘴巴歪咧了半天。

这样过了一些日子，斯韵把右手用顺溜了。字儿写得有些慢，但跟以前一样端正。筷子也很听使唤，细小的鱼刺儿能挺快地拣出来。左手再也不好意思去抢右手的活儿了。

不过这时斯韵发现了一件事，就是自己说话不利索了。一些词儿从嗓子出来，在嘴巴里挤撞在了一起。挤撞的结果，是一句本来很简单的话儿，断成好几截，中间搁了标点符号。"你好"，变成"你……你好"。"上学去"，变成"上……上学去"。斯韵知道，这叫口吃。

口吃作为新冒出来的缺点，被父亲及时发现了。父亲把眉头拧成一个结，列举口吃的种种不好。口吃了就不能好好说话，不好好说话别人一定烦你。口吃会把一句话拉长，花的时间多，不合算。口吃赶上了要紧事，喊救命都差一拍。男的口吃到处有，可没见过女孩子口吃的。

斯韵定了主意，把说话改回来。她开始留意起自己的嘴巴，每次开口时，先把要讲的话想好，再使劲说出来。奇怪的是，她越想说好，嘴巴越跟不上。明明备好的话，却在嘴里躲来躲去。终于有一次上语文课，老师指着黑板上的两个字"仿佛"让学生做词语解释。老师唤了斯韵的名字。斯韵站起身，脑子明白着，嘴巴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声音就是不肯出去。她的脸一下子红透了，傻傻地木在那里。老师走过来站在她的跟前，说："你的脸仿佛一面旗，星期一操场上的红旗。"教室里响起一阵哗哗哗的笑声。

从此斯韵怕了课堂发言。上课时她常常埋着脑袋，不敢把目光往教台上看，免得招来老师的点名。下了课跟同学在一起，她的话也少了，能不说话就不轻易开口。

她气自己的嘴巴，瞧不起自己的嘴巴，可又找不到自救的办法。有一次她听别人说，下雨天刮嘴巴可以治好口吃。她很想试试。待到一个雨天，她先偷偷躲在小房间里打自己的嘴巴，打几下老下不了重手，只好跑出门求助于父亲。父亲盯着她沉默一会儿，突然一扬手拍在她腮帮上。斯韵没忍住，呜呜哭了。她边哭边说："爸，你……打……打重了！"

又过一些日子，一位女人住进斯韵的家。父亲让斯韵管女人叫妈，斯韵不肯。后来她退了一步，管女人叫阿姨。

父亲有了阿姨，注意力从斯韵身上挪开了。斯韵成了一个不重要的人。除了吃饭、偶尔看看电视，斯韵更愿意待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小房间有一扇窗户，斯韵没事了就趴在窗台上，瞧楼下院子里的几棵树。那些树像是每天都一样，过些日子便有了不一样。绿的树叶黄了。黄的树叶掉了。树上又长出绿叶了。斯韵知道，这就叫时间。

斯韵念完小学上了中学。学校换了，嘴巴的毛病换不掉。为了减少没趣，她的话越来越节约了。中学生刚沾上青春，最喜欢唧唧喳喳，她待在其间就显得有些另类。同学们都知道斯韵是个说话省略的人。现在上课遇到老师提问，她站起来便答："不……不知道。"有一次老师让她读一段课文，她慢慢站起身，仍说了声："不……不知道。"老师就急了，说话竟结巴起来："你……你这是什……么意思？"斯韵说："没什……什么意思。"老师说："那你给……给我站着！"老师叫起另一位同学读课文。朗读声中，斯韵干干地站在那儿，目光搭在自己衣服的纽扣上。

挽救斯韵的是英语。先是在家里背记单词，顺口得很。念读课文，也没遇着卡壳。那些二十六个字母组成的词语像一队青蛙从嘴里蹿出来。斯韵有些不相信，以为是嘴巴私下里的逞能。到了课堂上，她轻着声音跟老师读课文，没啥问题。随后做对话练习，轮到她时，她慌慌地站起来。老师用英语问她："你叫什么名字？"斯韵英语回答："我的名字叫王斯韵。"老师说："你是哪儿人？"斯韵说："我是中国人，我是一个中国女孩。"老师说了声 good，让她坐下。坐下的斯韵愣了半晌，脸慢慢红了。这回的脸红是高兴的。

高兴过后，斯韵脑子里冒出些问号。她想，我是中国人，我是一个中国女孩，说外国话怎么反而顺溜了呢？她又想，同一张嘴巴，却像是两个人的，这里边有啥道理？难道平常说话省着，就是为了让给说英语的吗？这样想着，想不明白，但知道了自己跟英语是有缘的。

她的嘴巴勤奋起来，背单词，练时态，用英语自己跟自己对话。对话的时候，她的声音利索、柔和，稍稍还有些俏皮。有时说着说着，她被自己的声音迷住了，

忍不住又多说一遍。她的这种付出很快有了效果。每回英语考试，她的成绩都比别人高出一截或者半截。同学们举荐她做英语课代表，她想推，没有推掉。大家都知道英语上的难事得去找王斯韵。有一次学校组织春游，在郊外遇到一位高鼻子老外。老外大概迷了路，似乎又挺着急，逮住学生们不停地叽里呱啦。一位同学上去应答，怎么也说不清楚。另一位同学试了一试，很快又败下阵来。大家觉得不能丢这个面子，说快叫王斯韵快叫王斯韵。斯韵从队伍后面急急跑过来，被同学们拥放到老外跟前。斯韵说一些话，又说一些话，一下子把老外说乐了。老外向大家挥一下告别的手，说了一句挺热闹的话。同学们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斯韵说："没……没啥，感……谢呗。"

除了这种偶尔的露脸，大多数的时候斯韵仍是沉默的。下了英语课堂，斯韵的脸就少了神采。她不能用英语跟同学讨论人生设想或数学难题，回到家当然也不能跟父亲或阿姨无故说几句外国话。她能做的，就是没事时翻开英语课本听听自己的声音，以此证明着嘴巴的正常，也强调着自己的一点自信。揣着这不多的自信，斯韵读完了初中，又读完了高中。作为高中的最后一道工序，她参加了高考。填写志愿时，为了躲离家人，她选择了北方一所大学的外语系。

比起中学，大学似乎快乐一些。待在外语系，老师要求多说英语，她嘴巴的压力就小一点儿。大学又不用像中学那样苦读，可以拿出不少时间搞活动或者看闲书。闲书看的是英文小说，既享用了故事，又帮助了专业。活动则有演讲、戏剧、小品什么的，因为用的是英语，斯韵虽然不善于出头抛脸，倒也不怕。

斯韵怕的是别的事，譬如食堂用餐。刚入学时，她和许多女生一样，食欲挺好，打饭至少三两。过些日子饭量便减了，要个二两比较恰当。问题是这"二"不好发音，斯韵每次排着队，嘴里都要练习几遍。等练习好了，突然站到师傅跟前时，她的舌头像是硬了，怎么也吐不出"二"字，最后改成了"三两"。这种情况还表现在选菜上，明明看中这个菜，嘴巴傻了两秒钟，只好唤了另一样菜。之后她坐到饭桌前，看着自己托盘里的饭菜，心里的沮丧好半天都丢不开。

在这种沮丧中，斯韵作出了一个决定：出国去，到买饭也不用讲中文的地方去。主意一定，她开始外语考试的准备。大四上，她拿到了托福和 GRE 的成绩。大四下，她拿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和部分奖学金。这是一所谁都没听说过的三流大学，专业也冷僻，东方妇女史。但对本来就没专业的外语系学生来说，尤其对一心想逃离的斯韵来说，这已经是一种不错的回复了。

斯韵向使馆寄材料预约签证。不知什么原因，预约的时间拖得很久。两个月过

去了，眼看着美国的开学日子已经逼近，使馆的通知才不慌不忙地抵达。斯韵松了口气，匆匆赶到北京签证。这是八月底的一天，一个很不好的日子。天气仍然热，使馆门口排起了长队。等待的时候，天又没道理地下了一阵子雨，把斯韵的头发都浇乱了。好不容易进入签证厅，一位黑人女士接待了她。黑人女士用英语问了几个问题，然后谈到了专业。她说："女人的历史？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斯韵说："这个专业对我来说确实是新的领域，但我会努力增加对此专业的兴趣。"黑人女士说："对东方的女人，也可以在中国研究的。"斯韵说："我不喜欢待在这里。"黑人女士说："你是说你不喜欢中国，将来要留在美国？"斯韵说："是。"话一出口她心里一暗，马上后悔了，因为她看到黑人女士的脸上浮起遗憾的神色。她赶紧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黑人女士耸耸肩膀说："I'm sorry！"

一年多的劳苦和向往，在几分钟内被粉碎了。斯韵走出使馆，茫然地举起脑袋。刚才还下过雨的天空，现在搁着一只晃眼的太阳。斯韵瞪着太阳，脑子木木的，过了半晌，才觉出眼睛被刺痛了。疼痛让她的眼睛溢出了泪水。

黯然中斯韵回到南方的老家城市，开始寻找工作。本来是她最不愿意面对的事情，现在变成了每天奔波的内容。每奔波到一个目标，她便搜集资料参加笔试。笔试一旦通过，得应付面试。面试的前两天，她就开始把可能要说的话一遍一遍演习。演习的辛苦，仍赶不走慢慢汇集的紧张。面试那天，一走进考场，瞧见考官们严肃的脸，她身子马上硬了，然后眼里会飘起些忧伤。这忧伤不是为接下来注定要落败的结果，而是为落败过程中自己的难堪和无奈。

不过付出了难堪和无奈，总会换来一点运气。某一次面试，那主考官有一口蹩脚的英语，很想发挥，与斯韵一聊对上了。几分钟后，他拍板录用了她，让她到销售部门发挥作用去。

这是一家挺大的鞋业公司，产品也销国外，但说英语的机会其实很少。不说英语时，斯韵就得跟客户说中国话。有时客户坐在对面，正准备认真地讨价还价。她一开口，客户往往一愣，脸上已添了好奇，同时把部分注意力转到她的嘴巴上。有时她联系一位客户，电话打过去，一宗清晰的生意却变成语言的挣扎，说着说着自己觉得特没趣。这样勉强待了一段时间，她向公司递上辞职书。辞职书到达分管人事的老总即那位主考官手里，正赶上他心情不错的时候。他给斯韵打了电话，然后决定让她挪个岗位，做产品销售的资料管理。

资料管理要做的事都在电脑上，倒也清闲。清闲的时候，容易往以后的年月上想，想出去一截日子，心里慢慢郁闷起来。她起过再申请去美国读书的念头，但因为上次的阴影太深了，念头刚起便淡了。又突然想到，既然出不了国，那就设法找一个

老外嫁了，这样虽在中国待着，却可以整天说着英语，倒是个不坏的出路。

如此胡乱想着，心里生出些难过，难过中又沾着些自嘲。她对自己说，你这个丫头，原来想男人了呢。

斯韵与约翰是在一家咖啡店认识的。约翰是师范大学的外教，属于到处行走、玩到哪儿工作到哪儿的那类人。

帮着牵线的是晓琳。晓琳是斯韵的中学同学，算是能说得上几句悄悄话的同党，眼下在师范大学外事处打杂。那天晓琳来电话，说学校里来了两个老美，中文一点儿不懂，又闲得发慌，正是个机会。斯韵不明白："什……什么机会？"晓琳说："你不是要找个老外男友吗？"斯韵就笑了："我那是玩……玩笑。"晓琳说："玩笑玩笑就是玩玩笑笑，晚上你过来玩一玩，再笑一笑嘛。"又说："我把圈套设在咖啡店里，你别太淑女，看看能不能钓鱼上钩。"

斯韵去了。也不是真的想去钓鱼，而是嘴巴老闷着，总得找个地方聊上几句。到了咖啡店，先见着晓琳，然后介绍给两位老美，一位黑人胖子，一位眼睛挺蓝、有点鬈发的年轻人。晓琳说："瞧见了吧，我和这位胖子都是灯泡，你和这位约翰才是角儿。"这么一说，有些像相亲的场面了，斯韵差点要不好意思起来。好在那位叫约翰的小伙子并不知情，积极地问这问那，都是些有关中国南方地理或民俗的问题。斯韵的嘴巴得了机会，也精神起来，枝枝叶叶地说，说到有趣处，胖子和约翰一齐笑起来。谈笑了一会儿，约翰起身去洗手间。晓琳说："瞧你这嘴巴，一说上英语像嗑了什么药，我还怕你太淑女呢。"斯韵一笑，也提起身子去了洗手间。洗手间出来，见约翰站在走道旁的书架跟前。书架上摆着两排出售的书，有中文也有英文的。斯韵也停下来看，看了一遍，拣出一本英文小说，说："《炼金术士》，看过吗？"约翰说："听说过，还没看过。"斯韵说："我也是。"两个人带着《炼金术士》回到座位。晓琳用中文说："嗬，去了一趟厕所，有点臭味相投的样子了。"约翰问斯韵："她说的什么？"斯韵说："她说这本书里有气味儿。"约翰拿过书本用鼻子嗅嗅，又打开看了几眼，还给斯韵，说："我找不到任何气味。"晓琳哧哧笑了，说："真有点傻样儿！"约翰扭头又问："她为什么要笑？"斯韵说："她说你真可爱！"说着忍不住也笑了。

第二天晓琳打来电话，说约翰对你印象不坏，看来事情停不下来哩。斯韵说："何……何以见得？"晓琳说："他特地打听你的情况，还要了你的手机号码。"这话说过不久，斯韵的手机铃声响了，拿起一听，真是约翰。约翰说："昨天你买下的那本书应该不错，可以先借我阅读吗？"斯韵心里一乐，原来老外也要玩借书还书的俗套，嘴中赶紧说："没问题，什么时候你来取都可以。"

晚上约翰来到斯韵的住处。斯韵到公司上班后便从家里搬出来，租了一套房子。说是一套房子，其实只有一个小客厅和一间睡屋。约翰进了门，转着身子打量一下小客厅，然后坐到沙发上。斯韵泡一杯茶搁在茶几上，又取了那本《炼金术士》放在茶杯旁边。约翰没动那本书，端起茶杯喝一口又放回去，开始好奇地问一些话，问题涉及墙壁上的挂历、桌台上的盆景等。斯韵知道，虚话之后会出现主题。果然，闲聊了一会儿，约翰说："中国有趣，有许多我不明白的东西。"又说："我想学中国话，你能教我吗？"斯韵吃了一惊，慢慢地说："你是来借书的，怎么又变成了学中国话？"约翰说："书要借，中国话也想学。"斯韵说："我借你书，不教你中国话。"约翰说："为什么？"斯韵说："不做一件事情，不一定需要理由的。"约翰说："我就学几个字，不占你很多时间。"斯韵有些无奈，说："那你问吧。"约翰说："I？"斯韵说："我。"约翰说："love？"斯韵说："爱。"约翰说："you？"斯韵说："你。"约翰说："I love you，我一爱一你？"斯韵说："对的，我一爱一你。"约翰嘿嘿笑了，眼睛盯着斯韵的眼睛，说："我一爱一你！"斯韵说："不错。"约翰说："我是说真的，我是正式表达我的意思。"斯韵愣了一下，明白了，脸上跑过一阵烫。她想这算什么，也太不讲究情绪过渡了吧。她抿一下嘴说："按中国习俗，刚见面不能说我爱你。"约翰说："可我们是第二次见面了。"斯韵说："第二次也不行，太快太随便了。"约翰说："你是说至少第三次见面才能讲我一爱一你？"斯韵不知道怎么解释，只好点点头说："是这个意思。"约翰耸耸肩说："中国有趣，中国有许多东西我不明白。"

约翰没有再拖沓，拿着书告辞走了。说再见的时候，斯韵心里空了一下，隐隐有些失落。也许自己不该跟约翰说什么无中生有的习俗，他的样子像是认真的。关上门，她凑到窗前，想看一眼约翰的背影。这儿是五楼，从楼梯下去，大约需要三分钟的时间。斯韵在窗边待了三分钟，又待了三分钟，未见着约翰的身影。大概他出了楼门沿楼根往那边去了。

斯韵叹口气，坐回沙发看电视。看没意思了，起身去洗漱，然后坐到床上翻阅一本杂志。这是她临睡前的一种习惯。正闲看着，她脑子里不知为什么突然掠过一个念头。这个念头让她身子紧了一下。她的眼睛离开杂志想一想，重新穿上衣裳。她拉开门出去，沿着楼梯往下走。路道上的灯有的打开有的熄着，她的身影也跟着明明暗暗。拐过几个梯角，她看见一楼的灯光亮着，一只身子坐在台阶上静静地看书，正是约翰。

斯韵走到约翰身后，轻轻唤了一声。约翰抬起头，不好意思似的笑了。斯韵说："你在这儿看书，为什么？"约翰拍一下书说："这本书不错。"斯韵说："我是说你为什么不回去？"约翰站起身子瞧着斯韵，说："我不准备马上回去，我要在这里坐一些

时间。”停一停又说：“坐一些时间后，我会上去敲你的门。这次应该是第三次见面了，我可以向你说那个我—爱—你！”

斯韵跟约翰伙在了一起。其实在此之前，斯韵交过两次男友，一次在大学，一次刚毕业不久。因为斯韵的嘴巴，或者说因为斯韵性格的沉闷，两次交往没走多远就搁浅了。他们都没有对着斯韵的面说过“我爱你”。

斯韵现在知道，被一个男人俘获原来是容易的，只要对方的眼睛看着你的眼睛，然后诚实地说一声“我—爱—你”。

不过伙在一起不等于居在一起，两个人各有一个住处并不是坏事。有时约翰来斯韵这儿，更多的时候斯韵去约翰的住处。约翰住在学校的外教公寓里，有一间挺不错的起居室。约翰在地上铺了一块地毯。两个人时常坐在上面聊天，谈谈小说讲讲见闻什么的，有时也看一些美国或欧洲的电影碟片。从口味上说，约翰比较喜欢法国电影而不是好莱坞大片。当然，更让约翰喜欢的是斯韵的身子。碟片没看完，约翰便放弃了安静。他的嘴巴找到斯韵的嘴巴，让两条舌头缠在一起，随后两条身子也缠在了一起。虽然两个人的配合还不够老练，但仗着体力好，仍能制造出不差的效果。斯韵的叫声常常盖过电影里的声音。

做完爱，两个人懒懒地躺在那儿，无主题地说些闲话。一次约翰想起一件事，问斯韵：“上次让你教我说中国话，你看上去很为难，为什么？”斯韵沉默一下，说：“实话告诉你吧，我说中国话会口吃，很严重。”约翰呵呵笑了，说：“你口吃？不！你英语的流利程度超过了许多中国人。”斯韵说：“我说英语没问题，讲中国话就没法流利，这听上去很怪，可事实就是这样。”约翰说：“你口吃的历史多久了？”斯韵说：“很久了，是从小学开始的。”约翰说：“因为这个，你一直不愉快，是吗？”斯韵说：“用‘不愉快’这个词远远不够。在生活中我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因为嘴巴妨碍了我与别人的交往。”约翰说：“我有点明白了，不同的语言会给你带来不同的心情。如果使用英语，你的情绪会变得好起来对吧？”斯韵说：“对呀。你没看出来吗？跟你聊天我一直挺自在的。”约翰说：“包括做爱的时候？”斯韵说：“做爱的时候可不用说话。”约翰说：“可你发出了声音，那声音不口吃。”斯韵生气地笑了：“你这个坏家伙！”

在屋子里待烦了，两个人也出去吃饭或逛街购物。购物不去商厦名店，而愿意在小巷里走。小巷里有女人街和男人街，装着许多特色小屋，比较好玩。两人嚼着口香糖，一路晃过去，从那个店出来，又从这个店进去。

终于有一次斯韵得了不高兴。在一家“扮酷”衣店，约翰看中了一件牛仔衣和配套的皮挎包，穿上一试果然挺酷挺入眼。约翰掏出钱包正准备付款，斯韵说了一

句话，意思是买的是衣服，却搭配更贵的挎包，这在中国话里叫喧宾夺主。约翰想一想，觉得“喧宾夺主”这句中国话讲得对，把掏出的钱包又塞了回去。这时一脸浓妆的女店主不快活了，她听不懂斯韵的英语但听得懂斯韵的劝阻。她扫斯韵一眼，说：“人家老外掏钱买东西，你有啥舍不得的！”斯韵不吭声。女店主又说：“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傍了个洋鬼子吗？”斯韵说：“你……你……你怎么说……说话呢！”女店主说：“我就这么说话！我瞧不上吃着中国的饭喝着中国的水，完了把养滋润的身子喂给外国人！”斯韵说：“你……你混……混蛋！”女店主说：“你才混蛋呢！一张连话都说不利索的嘴，一开口就招人烦，也来搅人家的生意！”

斯韵两分钟内败下阵来。接下来的逛街时间，斯韵一直默着脸不肯说话。回到住所，她对约翰说：“你不是要学中国话吗？我教你几句。”约翰：“OK！”斯韵说：“是驳斥别人的话。”约翰说：“OK！”斯韵用普通话说：“你一不一对！”约翰学着说：“你一不一对！”斯韵说：“你一混一蛋！”约翰说：“你一混一蛋！”斯韵说：“你一不一是一个一东一西！”约翰说：“你一不一是一个一东一西！”斯韵说：“先学这三句。你说熟练了，以后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帮我。”约翰说：“怎么帮你？”斯韵说：“别人不对，我又说不过对方，譬如像今天争执的场合，你就站出来驳斥对方。”约翰说：“我明白了，我想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斯韵说：“是的，对无理的人可以说不。”约翰说：“我还要问一个问题，刚才话里的‘混蛋’是指什么？‘东西’又是指什么？是具体的物件吗？”斯韵想一下说：“在中国话里，这个词只是一个象征，很难直译为英语。”约翰说：“原来只是象征，我明白了。”

约翰的三句中国话很快得到了演习。

这一天，斯韵想起了父亲，决定带约翰回家一趟。平常斯韵很少回家，回家了跟父亲和阿姨也搭不上几句话，可现在让约翰去和父亲见个面总是应该的。她选择傍晚时分，买了些点心，由约翰拎在手里。进了门，父亲和阿姨的脸上堆着一些笑，不过斯韵瞧出来了，那是半生不熟的笑。吃饭的时候，父亲问女儿这美国小伙子懂不懂中国话。斯韵说不懂。父亲又说：“那我要讲话了，我要给你讲讲跟老外交朋友的风险。第一，老外一般很难在中国待久，他走的时候不一定能带上你。第二，老外文化背景跟咱们不一样，有些事不一定合得上拍。第三……”斯韵打断说：“你……你别说了，这……这是我自……自己的事！”父亲不吭声了，丢口气，拿起酒杯与约翰碰杯。碰了几次，把约翰碰兴奋了。他认为这位父亲对自己挺好，理应表达一些友谊的话。说了几句，这位父亲没有听懂，斯韵似乎也懒得翻译，他只好又端起酒杯，用饮酒来表示自己的态度。这样未等晚饭结束，约翰的脸已红得彻底。

饭后从家里出来，约翰仍保持着心情的飘逸。心情一飘逸，脚步就有些晃，仿

佛人行道是建在水上的。正努力走着，额头猛地一痛，脑袋嗡嗡直响。稳住眼睛一看，原来跟前挡着一棵树。约翰用手摸一摸脑袋，又摸一摸脑袋前的树木，显得很不满意。他说："斯韵你在哪里？"斯韵扶住他说："我在这儿呢。"约翰说："按中国的习惯，树木要种在道路中间吗？"斯韵说："这棵树并不在道路中间。"约翰说："斯韵你为什么这么说？你要为这棵树辩护吗？"斯韵只好不吭声了。约翰说："现在我很生气，我要驳斥这棵树了。"他昂一昂头，冲着树干大声说："你—不—对！"又说："你—混—蛋！"又说："你—不—是—个—东—西！"

第二天酒醒，约翰有些不好意思。他说："我酒量不好，我很少这么喝酒，只是你的中国父亲太好客了。"斯韵不愿意谈论父亲，说："昨天你站在街上驳斥一棵树了。"约翰说："我驳斥了吗？"斯韵说："你驳斥了，你的中国话讲得挺有气势。"约翰嘿嘿笑了，说："我希望下次清醒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机会。"

机会仍然与吃喝有关。

这天晚上约翰在屋子里待腻了，想出去吃点东西。此时已过了十点，正是夜宵的时间，斯韵没有反对。两个人从公寓出来，沿小街走十分钟，见到一处半露天的排档。店门前灯火招摇，几张小桌沿人行道边排开。两个人走过去拣一张桌子坐下，要了两个小菜和两碗粉干。约翰挺喜欢这种中国南方城市特有的夜街吃法。

小菜先摆上，接着粉干也端来了。两个人一边吃着一边聊话。约翰说了句什么，斯韵吃吃地笑，笑到一半，脸上突然一冷，脑袋和桌子溅满了水点。斯韵愣了两秒钟，回过神来——不是下雨，是楼上浇的水。她站起身子，冲口而叫："怎……怎么回……回事！"同时抬头去看，一幢十多层的高楼，亮着四五只窗口。斯韵望着窗口们，一时气急得说不出话。旁桌的几位吃客站过来围看。胖子店主闻声跑来，明白了，忙不迭地递纸巾。斯韵接了纸巾擦脸，擦到什么东西，送眼前看，竟是一只鳞片。斯韵鼻子里立时灌满了鱼腥味儿，同时胃里一紧，一股东西差点冲上来。她喘一口气，忍住了恶心，眼睛瞪着胖子店主。胖子店主说："对不起对不起。"又说："不知道是谁不知道是谁。"这时围看的一位吃客说："还能是谁，总是楼上的哪个缺德人家。"另一位吃客说："这是为什么呀？"第一位吃客说："还能为什么，嫌夜里吃声吵，想捣点乱把排档赶走呗。"另一位吃客说："那也不能冲着我们来吃喝的人呀。"第一位吃客说："人家要缺德，管你是谁呀！要我说，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另一位吃客说："要是搞到我头上，我他妈的跟他没完！"

斯韵想，我也他妈的跟他没完。她看向约翰，说："约翰你来吧，你驳斥他。"约翰看看楼上说："他是谁？"斯韵说："管他是谁，反正是上面的一只窗口。"约翰

扭一下身子，脸上搁着犹豫。斯韵说："难道你要搞清楚是谁才能使用驳斥？"约翰说："不，不是为了这个。"斯韵说："那为什么？"约翰说："我知道那三句话不是驳斥，是骂人。"斯韵说："就算是骂人，对这种卑鄙者不可以使用吗？"约翰说："我认为在街上使用这骂人的话，很不好。"斯韵说："可是几天前，你不也在街上用过吗？"约翰耸耸肩，说："那天我喝了酒。"

斯韵扭头对胖子店主说："拿……拿白……酒来！"胖子店主应声去了，很快拿来一瓶白酒和两只小杯子。斯韵往杯子里倒了酒，端起来递给约翰，说："我陪你喝！"约翰说："不，我不喝。"斯韵说："为什么？"约翰说："我们不应该这么做，我们可以寻找别的解决方式，我们甚至可以报警。"斯韵说："在中国，法律还管不到这种事，我们只能采用民间的办法。"约翰摇摇头说："这种民间的办法不好。"斯韵说："约翰，你真不喝吗？"约翰固执地摊一摊手。斯韵把酒杯凑到自己嘴边，一仰头喝了下去。约翰说："斯韵，你不要这样。"斯韵又把另一杯酒抓起，一口甩到嘴里。约翰说："斯韵，我很不理解。"斯韵说："那天我教你三句话时，你答应过用出去的，你为什么做不到？"斯韵又说："我找男友，心中有个条件，就是他必须在嘴巴上帮助我。现在我男友站在我身旁，却不肯站在我的嘴巴一边。"斯韵又说："现在我身上沾着鱼腥味儿，沾着无故的羞辱和别人的目光，但我却发不出一点声音，我不能表达自己的愤怒……"斯韵越说越难过，眼眶里慢慢泛起泪光，一闪一闪的。约翰第一次见着斯韵恼怒的样子，脑子有些蒙，嘴巴张了张，竟说不出话来。斯韵甩一甩头，像是要甩掉模糊的泪水，然后突然一转身，撇下约翰和众多目光，向街边走去。她手一抬，一辆出租车在身边停住。约翰紧随过去，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斯韵说："我要回去，我要一个人待着，你别跟着我。"说着钻进车门，车子一溜烟儿跑走了。约翰一个人傻乎乎地站在那儿。

斯韵在自己的住所睡了一夜。

第二天醒来，脑子倦倦的。她翻个身子，把脸压在枕头上。慢慢地，昨夜的场景回来了。她静一会儿，想到了"或许"一词。或许昨夜只是小事，只是生活里许多意外中的一件；或许昨夜压根儿与约翰无关，更不值得自己调动情绪去生气。既然不值得去生气，就应该让事情过去。

斯韵把身子翻回来，眼睛看向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只眼镜形状的吊灯，像一个躺倒的字母B。斯韵脑子里又跳出一个词"But——但是"。她想，但是为什么非得让事情过去呢？但是为什么就不能为嘴巴找回一点安慰呢？但是为什么不可以为自己的心苦解一下围呢？这么想着，她起了一个念头，晚上再去那个夜市排档。

想法定下，她松了身子。这时手机铃声响了，捡起一看是约翰。斯韵摁掉不接，想一想，发了一条英文短信回去，告诉说心里憋屈，在想办法解决，这几天不准备见他。

斯韵照常上班下班，等到晚上黑透了，才打车找着那家排档。胖子店主以为她又来讨说法，一边赔着笑一边紧张。斯韵啥也没说，择了一张靠边的桌子坐下，要一碗粉干和一杯茶。她慢慢把粉干吃完，尔后静静地坐着，过一会儿，饮一口茶，又过一会儿，再饮一口茶。她有足够的耐心等着，等着上面的某个窗口再泼下一盆水，然后听被浇的人是如何骂街的，能不能把她心里的愤怒讲出来。或者说，她要听一个人替自己骂街。她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

夜色已浓，窗口下一溜儿桌子坐满了吃客，零散的谈话声凑成了热闹。斯韵在那儿久久坐着。一个小时过去，又一个小时过去，她没有等到一股脏水扑到某张桌子上的情景。

下一个晚上斯韵又去，仍要一碗粉干和一杯茶，仍默默地坐着。两个小时过去了，她什么也没等着。

第三天晚上，斯韵不打算去了。她坐在屋子里看电视，看了许久，然后起身打来一盆水，把灯熄掉。她凑到窗口看楼下。楼下有一条不宽的走道，走道上站着淡黄的路灯。有人从左边走过去，又有人从右边走过来。他们经过路灯的时候，身影一会儿缩短一会儿拉长。斯韵瞄准一只身影，让盆中的水跳了出去。

一声惊叫从楼下蹿上来，是男人的声音。

斯韵在窗边的椅子上坐下。静了几秒钟，楼下爆起恼怒的骂声。骂声高亢流利，气势很足，但骂词简单，更多的像是质问。不一会儿，骂人者周围显然聚集了一些看热闹的人。骂人者停顿一下，开始了新一轮的叫骂。这一次不是质问而是攻击了，用词渐渐丰富恶毒，一些意想不到的名词和形容词出现了，接着涉及人的性器官的比喻掏了出来，再接着有关人的进化的想象也加入进来。骂声滔滔不歇，像一场愤怒的演讲。

斯韵坐在暗色中，心中明亮而且痛快。这是她期待的声音。这也是她准备向别人发出的声音。她嘴巴轻轻动着，忍不住一句一句跟学起来：

“爷在这儿走路碍你什么事啦！你他妈瞎了眼、欺负错人了！爷是谁呀，你找副女人胸罩当眼镜戴上看看爷是谁！”

斯韵停一停，又跟着说：

“爷肚子里有的是骂人的话，爷先骂你是个智商停在五岁、浪费氧气、进化不完全、科学家不敢研究、运到动物园不知往哪个笼里搁的东西！爷再骂你……”

斯韵突然发现，自己的骂声是顺畅的，没有一点儿磕绊。

五月的铜像

登锁是个有力气的人。他的手掌大，胳膊壮，全身占满了肉疙瘩。携着这些肉疙瘩，他来到温州城时不气短。他先进了打火机厂，坐在车间里装配小小的零件，零件们在他手指间躲来躲去，很不听使唤。随后他去一家鞋厂管仓库，整日与牛皮们厮守一起。不用说，一张牛皮就是一头牛。每天从他手里要出去许多头牛。这些牛加起来，可以撒遍他家乡村子里的山坡。

正干得欢实，厂子忽然停产了。一打听，原来厂里出口的皮鞋被俄罗斯海关扣下了，说是手续不齐。事情闹得挺大，变成了贸易纠纷，要摆明道理，得国家跟国家去说。登锁只好离开鞋厂，投奔新的去处。说是投奔，其实就是再找活儿干。现在的活儿不好找，找来找去，撞上了一家搬家公司。搬家公司的人说，你看你，长着一身硬肉，不用起来是埋没人才呢。登锁上下打量一眼自己，觉出身上的肉疙瘩一跳一跳的。

从此登锁成了搬家公司的雇工。每天凌晨，他起个大早，随货车到一家住处，咣咣当当地把家什物器弄上车，再前往住宅新区，咣咣当当地把东西搬入新房子。新房子一般挺大，有好几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收拾得特别光亮。有时登锁忍不住要打问房子的价格，一问便惊出一头汗。因为算起来，温州城里的这一套房子能抵得上老家一个村的所有房子。干活儿间隙，登锁不能随便转悠，就好奇地进卫生间，

用一用里边的抽水马桶。那抽水马桶果然了得，不仅白亮得目光都打滑，旁边还装着一排按钮，电视机遥控似的。登锁站在那里，好半天才敢把尿撒出来。

干完上午的活儿，登锁继续待在公司里。如果还有事做，就再流些汗。如果没事做，就早些回家。所谓回家，便是回到出租房。出租房又小又暗，是与郑七筒合租的。郑七筒也在搬家公司里干活儿，人长得精瘦，只是脖子有些歪，被人叫成了七筒。登锁和郑七筒都是有家室的人。登锁家里有一个老婆和一个儿子。郑七筒家里也有一个老婆和一个儿子，再加一个女儿。有老婆孩子的人都想省钱，不能学着乞丐睡在街头，只好拼租一间小屋子。在小屋子里，因为相互间能说个话，日子便少些枯燥。天一擦黑，吃过简单的晚饭，他们就各自斜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话儿，说说老家的事儿，说说老婆孩子。说到老婆的时候，两个人的嘴巴会热烈些，说着说着，脸上便有了异样，跟着身上也有了异样。想想也怪，在家里整天与老婆待在一起，不觉得老婆有啥好，离开了一些日子，记忆里老婆的身子都是香的。

说过家里的粗细，他们也聊城里的事儿。只是城里的事儿比较多，有些有趣，有些让人迷糊。登锁就对卫生间的按钮很不明白。他对郑七筒说，城里的人爱听小歌小曲，那玩意儿是不是播歌曲用的？郑七筒咕咕咕笑起来，然后很有经验地指出，那是洗屁股用的。登锁吃了一惊，说屁股擦过就完了，还值得糟蹋水吗？郑七筒说，城里人跟咱们不一样，他们身上每一处肉都要弄干净的。登锁说，那上面好几只按钮呢。郑七筒说，有一只按钮管垫圈的，冬天坐上去冷，一揿钮儿，垫圈就热了。有一只按钮管着冲屁股的水，能让水柱猛一些或者柔一些。还有一只按钮专门管着冲屁股水的温度。登锁瞪大眼睛说，你怎么知道的？郑七筒说，我先前也不明白，不明白就问，问了就明白了。登锁点点头说，你明白的事比我多。郑七筒说，我不光问了，还寻思了。我寻思那东西主要是给女人用的。登锁心里晃了一下，说为什么呀？郑七筒说，你想啊，男人坐马桶一天也就一回，女人可不能，一天里得坐很多回呢。

以后干活搬东西，登锁比较喜欢抽空去一下卫生间。如果遇上装按钮的抽水马桶，他会低头细看一番，心里冒起一些叹息的气泡。从卫生间出来，他的目光还会去捉拿女主人，捉拿住了，就不客气地瞄上一眼。差不多每一回，女主人的身样总是不错，屁股圆圆的很结实。登锁想，城里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哩。

时间进入农历五月，公司的生意突然淡下来。按照当地习俗，五月多霉天，不宜于搬家迁居，否则是不吉利的。登锁想不到这样，脑子有点蒙。公司的人说，这是没办法的事儿，每年都这样。你们要么回家探探亲，要么自己出去揽点散活儿，

过了这一段再回来。公司的话说得豪爽，却不能安慰人。在公司做活儿是按工付钱的，没了活儿就没了工资。

郑七筒犹豫一天，回江西老家探亲去了。他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即他的儿子全身起了疱疹，得回去看看。登锁犹豫一天，决定出去找些小工做。算起来，家里要花钱的地方太多，儿子学费、房子补修、老婆关节风湿病要用的药，哪一样都逼得紧，哪一样都得靠他。他不能让自己歇下来。

第二天上午，登锁早早来到务工市场门口。那里聚着一大群打短工的人，一看模样便知道是瓦匠、木匠和修理工。谁家的房子需要拆拆补补敲敲打打，就过来物色一个人或两个人带去。登锁没有手艺，心里有些虚。有人喊有没有做泥水的，好几个人呼地围上，登锁不敢凑过去。又有人喊木匠在哪里，一批人应声而出，登锁又不敢凑上去。太阳一点点爬高，变白了，寻工的人渐渐稀少。登锁站在那里，目光软软的，像一个没事瞎晃的人。

下一天登锁买了一把瓦刀，学着其他人拿在手里，胸中鼓一口气撑着。很快有个白胖男人走来，高声说我家要砌个东西。几个声音同时响起，我会我会。登锁也提起声音说，我会我会。白胖男人的眼光走一圈，落在登锁壮实的身上。他说，我要在平台上砌一间狗屋。登锁吓了一跳，嘴唇缩在一起。旁边的声音说，不就是弄个狗窝嘛，我拿手的。登锁赶紧把嘴巴张开，说我也拿手的。白胖男人不再说什么，朝登锁一勾头，示意跟着他走。

到了白胖男人家里，一条长毛小狗迎上来，活蹦乱跳的。白胖男人说，它叫跳跳，跳跳希望有一间好的房子。说着把登锁引到屋外一个挺大的平台上，在平台一角，已备有砖头水泥沙子。登锁蹲下身子拨弄着砖头，脑子一时想不出城里的狗房子应该是啥样子。好在白胖男人已有构想，他把手比画几下，说应该这样这样。登锁就拌了沙子水泥，按主人的说法，一块一块地砌砖头。

活儿干得生，时间就过得快。将近中午，才把屋子搭成形儿。白胖男人从房间里出来验收，一眼便看出小屋子有些斜。用手拍拍墙壁，似不稳实，使力一推，砖头们哗地扑地，塌成一堆。登锁呆在那儿，脸慢慢涨红。白胖男人说，这是豆腐渣工程嘛。想一想又说，害狗之心不可有，跳跳差点遇上人为之灾呀。再想一想，又说，我不能给你一分钱，还要愤怒地吼一声：岂有此理！

登锁离开白胖男人的家走到街上，脸上涂满了沮丧，同时又饥又渴。太阳照下来，把他的影子矮在脚下。他往影子上狠狠跺一下脚，表示对自己的不满。然后他走进一家点心店，要了一碗面条，舔舔嘴唇，又要了一瓶啤酒。他把吃的喝的吞下去，肚子充实了些，心里却生出虚虚的感觉。他知道，自己身上的钱已经不多。前几天

刚寄了一些钱给家里，下个月的房租费过几天又得续交。郑七筒不在，他的一半得先垫上。登锁想，不行呀，我还得赶紧找事儿做。顿一顿，他又对自己说，面条好吃，啤酒也好喝，可你还没到放开吃喝的日子哩。

出了点心店，登锁沿着街道慢慢往前走。街道不宽，两边全是商店。他东张西望，很快看见一家商店门口贴着一张黄纸：招收 18—25 岁、身高 1.60 米以上女服务员 2 名。往前走一段路，又遇到一张招工告示：诚聘熟练厨师 1 名，月薪 2000 元。再往前走，居然又见着一张广告纸：急招电脑打字员，男女不限，工资面议。登锁被这些与自己无关的招工启事牵引着，走过一条街，又走过一条街。当走完第三条街时，他累了。他看看天空，太阳开始西斜；看看附近，有一片花草拥挤的地方。他知道，城里人管这种地方叫街心公园。

他走进街心公园，找了一张椅子坐下。他的脑子木木的，要想点儿什么，又不知想点儿什么好。他的眼睛慢慢粘上，身子一歪，斜在椅子上睡着了。这一觉睡得半生不熟，夹着一些断断续续的梦。待他醒转，天已经黑了。眼前行人不多，偶尔走过来一个，又走过去一个。他的肚子仿佛跳入一只青蛙，开始响起咕咕的声音。他站起身往外走，走了几步，膝盖突然一痛，引得嘴巴直哈气——原来他撞上了一尊塑像。定睛一看，是一只铜人，有真人那么高。他生气地一推铜像，铜像晃一下，像是打了个趔趄。

登锁走到路边，买了一只麦饼，边啃吃边看街景。街上车子很多，都急性子地跑来跑去，其间有一辆人力板车慢慢地走。走近了，原来板车上装着回收的废品。登锁眼睛使劲眨一下，脑子里闪出一道光：刚才那塑像是铜的，似乎还站不稳实。

登锁转身踅回街心公园，凑到那铜像跟前。他再次使力推一下，铜像明显地摆动。蹲下身细看，原来塑像是用四颗螺帽拧在地上的，现在两颗螺帽竟然不见了，另两颗也已松掉。登锁顺势坐在地上，用胳臂绕住塑像的腿，心想这铜人大概是空心的，但也得有两三百斤哩。他张开嘴巴吸足一口气，又呼出来，心里已打定主意。

登锁花了半个小时走回出租房。他先查看那辆笨重的破自行车，自行车是郑七筒掏四十元买回来的，花钱不多，用处不少。登锁不会骑车，却时常搭车去赶公司的活儿。眼下自行车沉默地立在屋角，像一头牛，让人放心。登锁转身在装衣裳的纸箱里翻找，没找到什么，就把眼光斜向床铺。他抖抖褥子，抽出破旧的被单，卷成团儿夹在自行车后座。接着，他的手在杂乱的桌屉里摸掏，找到一只沾着锈斑的扳手。现在，一切都准备妥了。登锁躺在床上，安心等候时间的消逝。

夜慢慢往深里走。登锁估摸差不多了，开门推出自行车，拐过两条小街，上了大街。此时街上行人稀少，显得挺寡淡。他推着车，不能走快，心里有点怨自己没学会骑车。

到了街心公园，他张望几下，没见着人影，就把自行车支住，掏出扳手矮下身子，将铜人脚下的两只螺帽拧开，然后抖开被单蒙住铜人。他吸一口气，拦腰抱住铜人，竟没有提起。铜人比预料的要沉一些。他扎住脚步，再运运气，铜人脱离了地面，横在他怀里。他小心着走几步，把铜人搁在车子后座上。车子一下子吃力起来。

吃力的自行车摇摇晃晃走在大街上。旁边不时有出租车嗖嗖地跑过，但谁也不愿意去注意这个连自行车也不会骑的男人。不过登锁自己心里有些慌张，好几次让车头扭来扭去，差点使铜人滑下来。夜里没有太阳，可他的脑袋沾满了汗珠，一甩头，地上便多出一串水滴。半小时的路，走了一小时还不止。

终于到达出租房，登锁把铜人立在屋子中间，抢过桌上的茶杯，一气把杯中的水喝尽。然后他围着铜人走一圈，心里想，明天得找个人，使劲卖个好价钱。这样一想，心里生出舒坦。有了这种舒坦，他连脸也懒得洗，一头栽到床上，很快呼呼睡去。

上午醒来有些晚。登锁弹开眼睛，看见自己的被单直挺挺竖在那儿，显得有点怪。被单上还破开一个口子，露出深黄的颜色。登锁起来潦草洗了脸，站到铜人跟前，一把扯掉被单。

昨晚与铜人见面相处都在暗色里，没留意是个啥样子。现在看清楚了，是个女人。这个女人长得还挺那个，小脸尖尖的，奶子鼓鼓的；转到背后，那腰肢用劲杀进去，小得像一棵菜，屁股则好看地翘起。虽然穿着连衣裙，身子却起起伏伏的。登锁看得有点愣，心想这女人造得真像个样子。又想，昨晚用破被单捂她一夜，算是委屈她了。他捡起被单，扔到一边，又退后几步，上上下下打量女人一回。

时候显然不早了，登锁简单吃了点东西紧着出门。他知道往哪里走。在这一带，散着好几家废品回收点，有的近些，有的远些。登锁不要近的，他见到一家，走了过去，再见到一家，又走了过去。遇到第三家的时候，登锁才让自己走进去。

在一堆堆废品的包围中，坐着一胖一瘦两个男人。他们看见进来一个人，手里空着，就不准备放在眼里。瘦的男人淡淡地说，有什么卖的吗？登锁说，我有一大块铜。瘦的男人说，一大块是多大？登锁用手比画一下，说这么大。两个男人立即端正了脸。胖的男人说，我很少见过这么大的铜块。登锁说，我有，但要给个好价。胖的男人说，价钱亏不了你，可我还没见着铜的成色。登锁说，铜还有啥成色？胖的男人说，铜有时跟锡混在一起，有时跟铝混在一起，有时跟别的东西混在一起，纯度都不一样的。登锁发了愣，想一想说，那你们过去看看吧。

两个男人凑一下头，由胖的男人跟登锁走。登锁一边走一边要给铜人来路找个搪塞的说法。登锁说，这铜块是别人托我卖的。胖的男人说，嗯。登锁说，说是铜

块其实是铜像。胖的男人说，嗯。登锁说，铜像的模样像个人呢。胖的男人说，嗯。嗯过之后，又笑一笑说，管它是个人还是只狗，扔到炼炉里就是一块铜疙瘩。登锁见他不在意，就不再说话。

两个人默着脸往前走。天气不错，尽管是小街，路上仍走动着许多男人和许多女人。男人不用去留意，女人大多已穿着露胳膊露腿的衣裳。登锁觉得，路上遇见的女人没一个比铜像女人好看，比脸比不上，比腰肢也比不过。他想，那么好看的一个女人，不久就会被丢进火里，把脸烧焦了，把腰肢烧没了，然后变成七曲八扭的一团。登锁的脚步慢下来。胖的男人说，怎么啦？登锁说，我的铜像是个女人。胖的男人一挥手说，男人女人都是一个价。登锁说，能不能不把女人搁到炼炉里。胖的男人说，你傻呀，不把女人放入炼炉，怎么变成其他东西？登锁说，会变成什么东西？胖的男人说，那可说不准，工厂收购了去，爱做什么是什么。登锁止住脚步，难为情地说，铜像我不卖了。胖的男人说，为什么为什么？登锁说，不为什么，我就是不想卖了。胖的男人说，我会给一个让你高兴的价钱。登锁摇摇头说，跟价钱没有关系。胖的男人愣怔着说，你……你这不是耍人吗？登锁让一步说，这样吧，这事容我再想想，想好了要卖，还是去找你。胖的男人本来要生气，一听这话便不能生气了。他看看登锁，一时说不出话，只好转过身悻悻走了。

登锁回到出租房，把自己扔在床上。他不明白自己刚才为啥变了主意，所以也不知道该高兴还是不高兴。他侧过头，细细打量铜像。这女人真的是美呀，那脸蛋、那胸部、那小腰，处处显着一股子味儿。登锁不敢把老婆拿出来，就把村子里所有俊俏的女人在脑子里过一遍，可谁也赶不上眼前这个女人。登锁又把搬运时遇到的女主人想出几个来，还是没法跟她比。登锁想，这样的女人大概只能在电影里找呢。

登锁爬起身，凑到铜像跟前。他的手禁不住伸出去，贴在女人的脸上，贴一会儿，又往下走，经过乳房来到腰肢。然后他绕两步，把自己的手引到女人的屁股上。虽然隔着裙子，但他能感触到手中的屁股翘翘的，一点儿不往下掉。登锁想，怪不得城里人家的抽水马桶要装洗屁股龙头，这样的屁股配得上的。这样想着，他的腹部有了感觉，好像一下子长出了力气。他慌慌地丢了手，重新躺回床上。

说起来，登锁很久没沾女人了。在家里，他是贪的。跑不过几天，就跟老婆打一回交道。有时老婆腿关节发痛，不乐意，登锁就忍，忍不住了，赖着脸儿要，老婆便给了。到了城里，情况不一样了。这儿的女人一个比一个鲜亮，但跟他没有一点点关系。小巷小店里倒有可以打交道的女人，可那是碰也不能碰的。他来城里是为了赚钱，得把心收着，不能有别的念想。有时日子长了，他的身子禁不住要动响。这时他便让自己使劲干活儿，身上的力气用尽了，那东西也就不能撒野了。

现在，登锁却很想让自己撒一回野。他把这个女人弄到自己屋子里，暂时就算是他的人了。守着这样的女人，他好歹要与她打一回交道的。说一句好听的话，他跟这个女人有缘哩。登锁一边想着一边就将手伸进裤子里。他浑身的肉一下子绷紧，鼻子里的气也热了。他侧头瞧着铜像，那脸蛋那奶子那细腰，样样逗着人。他闭上眼睛，同样的脸蛋奶子细腰，都变成了肉色，活了似的。登锁哼哼两声，身子腾空了，像离开了床。

回落到床上后，登锁脑子木了一会儿，想：不卖了不卖了。

第二天，登锁决定让女人待在家里，自己出去找事做。他想了想，还是不能学无头苍蝇，就又去了劳务市场门口，与一大群瓦匠木匠混在一起。不过此时他已不敢摆出气势，怕揽到不在行的活儿。心里一犹豫，手脚便赶不过人家。周围的人少了一些，又少了一些。剩下的人渐渐不安，都大了眼睛不停地东张西望。登锁站在那儿，气愤地想，这城里热热闹闹的，各种事情像田里的秧苗一样多，可怎么就没有耗力气的活儿呢。

终于有人沮丧了，把身子蹲在地上。登锁丢口气儿，也蹲下身子。他瞥见旁边蹲着的人从衣兜里摸出一支烟，叼在嘴里，又从裤兜里抽出一卷报纸，展开了看——原来是《都市早报》。这报纸登锁眼熟，以前掏钱买过几次，上面啥事儿都有，挺抓人的。现在，旁边的人撇开其他文字，直接去看招工信息。他看得很慢，吸一口烟，看几行字。登锁也想知道招的什么工，长了脖子凑过去。旁边的人盯他一眼，从一叠报纸中抽出两张给他，有点打发的意思。登锁把两张报纸前后粗翻一下，再细细地看。他看到一块出门旅游的文字，丢开了；又看到一堆阿拉伯人打仗的文字，也丢开了。突然，一行题目“街心天使被盗，警方介入调查”跳入眼中。登锁的眼睛猛眨两下，往小字里看，上边果然写着跟自己有关的事儿，说美丽天使的消失使街头减少了一道风景，说市民们很生气纷纷表示不满。登锁脑子一下子凝住，愣了几秒钟，跳起身就走。旁边的人不高兴地叫喊，我的报纸我的报纸。登锁扔下报纸，脚步移动得又快又乱。

回到住处，登锁关上门，一屁股坐在床上。他想，我惹祸了，我成盗贼了。停一停，他又想，警察要认识我，在设法找我呢。他抬起头，看一眼铜像，丧气地低下。他对自己说，到底是女人，招惹不得呀。

登锁站起身，不知干点儿什么好。他茫然在屋子里转了一圈，看见桌子上的茶缸。他端起茶缸，是空的，便在水龙头下取了水，咕咚咕咚喝下。凉水使他稍稍清醒。他想城市这么大，警察要找一个不认识的人，并不是容易的。问题是女人老站在家里，

又没法让她躲起来，迟早会被人撞见。唯一的办法是把铜像切开，变成一块块铜料。铜料不是女人，女人不见了，他的担心也不见了。

主意打定，登锁从杂物抽屉里找出一把榔头，对准铜像敲了敲。清脆的声音响起，但响得厚实。铜像虽是空心，却不是榔头能对付得了的。登锁想了想，重新出门，寻到五金商店买下一把钢锯。钢锯有点贵，让他吸了吸嘴，但想想铜料总归可以换钱，又顺了气。回到屋，他把铜像周身看了一遍，觉得可以先从胳膊下手。这胳膊又圆又细，轻轻一握，能含在掌里。

登锁拿茶缸取来水，把锯片打湿，然后叉开双腿，把钢锯架在胳膊上，开始拉动。两种金属咬在一起，发出呜呜的声音。声音响了片刻，登锁凑头一看，仅裂开浅浅的缝隙。看来铜像顽强着呢。不过浅浅的缝隙还是给登锁添了气。他不怕用力气，他的胳膊比这细胳膊要壮粗好几倍，再说他已两天没好好干活了，身上的汗水憋得慌哩。

登锁脱掉衣裳，两条胳膊上的肉疙瘩亮了出来。他一用劲，肉疙瘩便变得硬邦邦的，好像皮肤下藏着拳头。这拳头随着锯片的来回拉动一突一突的。不多一会儿，汗水漫漫渗出，在身上涂了一层油。登锁歇了手，瞧瞧那缝隙，已深进去一大半。他想，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本领，现在该用上榔头了。他取过榔头，攥紧了使力挥去，咣的一声，铜胳膊歪了；又咣的一声，铜胳膊弯向身后。他伸手一拧，胳膊离开女人，到了自己手里。

登锁把铜胳膊掂了掂，又用手掌捋一遍，丢到床上。一条胳膊已费了不少时间，要把一整个铜像变成互不相干的散件，得搭上一大堆时间呢。登锁突然觉得口渴，肚子也提醒似的叫了起来。不知不觉，已到午饭的点儿了。

登锁不愿意自己做饭，就套上衣服，出去到附近的小店买了两个馒头。犹豫一下，又要了一瓶啤酒和一包花生。他边往回走边啃馒头，进到屋里，馒头已经吃完。他坐在床边，一口咬开瓶盖，嘴巴粘着瓶口久久不放。放开时，啤酒下去了一截。他舒口气，抓了几颗花生米扔入嘴里，然后抬眼看了看铜像。此时的铜像不一样了！登锁愣了愣，心里慌了一下。一个好看的女人，一个只在电影里才能找到的女人，突然就失掉一条胳膊了。

整个上午，登锁心急，眼里只有铜像。不知怎的，现在女人又回来了。铜像变成了女人！

眼下这个女人，仍然漂漂的，妙妙的，把全村女人的好眼好鼻拿出来，再加起来，也不一定比得上的。怪不得城里人管她叫天使。天使应当是该有的都有着，该好的都好着。可现在，女人的右边断了臂，自己的目光在那个地方老是扑空。不用

说，这条胳膊对女人很重要。伸出去，能摘花采叶。抬起来，能修理脸面。有的时候，还要柔柔地放在男人胸膛上呢。这样想着，登锁忍不住又看了女人一眼。他看到女人脸上有些哀哀的东西。

登锁心里难受起来。他举起瓶子，把剩下的啤酒慢慢倒进喉咙。他想打个嗝，嘴巴张一下，发出来的却是一句骂：你他妈造孽呀！他站起来，走到女人背后，一把搂住她的身子。他的心里忽然有点酸酸的，又有点暖暖的。

过一会儿，登锁松开女人，拿回床上的那条胳膊，往她右边比画。他想接回胳膊。他琢磨许久，没别的办法，只能用布条包扎。他弯了身开始翻找，很快找到一条红色破背心，噗地撕下一条，然后架好胳膊，使力绑住断裂处。

现在，女人又长出了胳膊，只是有些垂，看上去受了伤的样子，红的布条则像染了血。登锁坐回床沿，不说话。瞧一眼女人，女人也不说话。登锁觉得，女人心里是又高兴又不高兴的。高兴，是明白他心疼她，让她身子变周全了。不高兴，是因为他到底弄伤了她，她身上有了痛处。登锁想，我不该再亏欠她了，我得把她送回去。这个念头一起，他以为自己会吃一惊，但他没有。既然不再伤她，总不能让她老在家里待着。

登锁踏实了，似乎心里飘着的东西有了着落。同时，躲着的困乏趁机泛上来。他往后一仰，眼皮弹几下，迷迷糊糊地睡去。

夜沉到一半时，登锁又用被单裹住铜像，横在自行车后座，推着车把往外走。先经过的两条小街，因灯光暗淡，有人遇面走过的当儿，还看一眼车后座的东西。进到大街上，眼里亮敞了，反而没人去留意他和车子了。登锁想，再用半个钟头，把铜像往原来地方一放，事情就算过去了。这几天耽误的时间，就当做不小心弄丢了，日后使使劲给补回来。

路面上站着一长溜街灯，灯光是橘子色的。橘子色的灯光把登锁和车子和铜像一块儿投在地上。登锁看着影子们一会儿变浓一会儿变淡，一边在心里催自己走快些。走着走着，突然啪的一声响，把登锁吓一跳。低头一看，车胎爆了。登锁定在那里，不知怎么办好。过了几秒钟，他回过神来：这是在街上，不能不走的。他端着车把，使劲往前挣。车轮涩涩的，发出沉闷的声音。走了十多米，车子吃力地一斜，铜像滑在地上。

旁边人行道上走着一对年轻男女。他们手捏着手，心里正甜着，忽然见旁侧有一民工摔了东西，样子恼恼的，忍不住发一声笑。笑过了，本来应接着往前走，那小伙子却发了善心，奔过去要帮民工的忙。姑娘只好跟了上去。

小伙子看看民工，木着身子在发愣。小伙子说，别傻着呀！说着径自搂了地上东西往上提，东西没提起来，自己差点摔一跤。小伙子冲姑娘笑笑，不好意思地说，挺沉的。这时姑娘见地上还搁着一样小东西，就蹲身捡起。她瞧了瞧，稀奇地说，是手臂呢。小伙子吃一惊，凑过去一看，说什么手臂呀，是铜的。姑娘说，铜的也是手臂嘛。小伙子似乎想起什么，弯身去剥被单，剥了几下，露出一颗女人脑袋。小伙子研究着说，这是不是报上说的街心天使？姑娘说，不会吧，天使躺在这里干什么呀？他们疑问地抬起头，看到了一张惊慌的脸。

登锁转身就跑。他一跑，抓贼的叫喊声在后面响起。一辆出租车轻轻滑过，掉个头，拦在他的前面。又一辆出租车跟上来，堵在他的一侧。刚才不搭理他的出租车们，现在约好似的围聚过来。喇叭声一声跟着一声，喧闹成一片，同时雪亮的灯光齐刷刷打在登锁身上，钉住了他。

登锁硬了身子站着，眼睛被晃得无法弹开。他抬起手，乱乱地挡住了脸。

（两天后，《都市早报》在社会版登载了题为“天使变成维纳斯，市民勇擒盗窃犯”的详细报道。为了引人注目，又在头版做了导读提示。提示文字称：自街心天使被盗后，公共场所的治安成了市民们议论的话题。警方从调查全市各废品收购点入手，获得重要线索，基本锁定不法分子的落脚方位。在此情形下，不法分子仓皇出逃，企图转移铜像，不想被警惕的市民发觉，上演了见义勇为的感人一幕。详见 13 版。）

哭　声

娘啊娘，上天堂
那里的水，那里的山
每样东西让人馋

娘啊娘，去西方
这儿的女，这儿的男
扶我一起把你想
——摘自《浙江乡村民谣》

春天的时候，林着陆的混乱生活终于着了陆。他同妻子扯了离婚证，让彼此变成前夫前妻。然后两人卖掉共住了六年的房子，一掰为二，各自取得一份。林着陆以这笔钱为底子，在城东住宅小区买下一套房子，与苏眉搬了进去。

这套房子位于一幢住宅楼的二层，从窗户看出去，正好对着一条瘦弱的马路。说它瘦，是因为道路不宽；说它弱，是因为道路已有些年头，水泥路面上撒着坑坑洼洼。不过屋子内真是不赖，装潢少说有八成新，色彩几乎还是活的。朝南有一个双阳台，劈下一半能从容做成一只狗屋。苏眉看中这套房子，该阳台是重要理由。用苏眉的

话说，咱们怎么样不要紧，可不能亏待了巴特这孩子。巴特是一条松狮狗，长得雄武可人，已随了苏眉两年。这时间差不多是林着陆与苏眉交往史的两倍。

搬家的日子选在周六，天气不错，林着陆、苏眉的心情也不错。虽说搬到一起还不意味着婚礼什么的，但无疑是新生活的开始。两个人在屋子里东挪西移，拾起放下，不知不觉用完了一天时间。天黑下来后，屋子有了整洁鲜亮的模样。尔后他们吃了一顿潦草的晚饭，又痛快洗了个澡，这才觉出忙碌后的轻松。

既然拥着轻松，他们就想再做点儿什么。苏眉在阳台上安顿好巴特，很快进了卧室，林着陆随后跟了进去。他们站在屋子中央，瞧一眼席梦思上柔软的被子，又相互望了望，心里微微有些激动。说起来，他们也不算什么新手了，但先前只能东躲一下西借一下，有些理不直气不壮的意思。那时候，他们要讨取的就是这么一张踏踏实实的床。

苏眉掀开被子，坐在床沿上开始脱衣服。一件衣服脱离她的身子落在地板上。又一件衣服脱离她的身子落在刚才的衣服上。当剩下最后一件贴身内衫时，她不动了。她等着林着陆的帮助。林着陆走前两步，将那件内衫往上轻轻一撩，又拆开一只搭扣，将乳罩也捏在了自己手里。剥离干净的苏眉此刻多么像一只光溜溜的苹果，一骨碌滚入被窝里边。然后她躺在那儿，看着林着陆忙乱地脱衣解裤，又看着他冲动地扑向自己。这个时候，两个人都不怀疑今天会有一个愉快的晚上。

可不好的是，一个声音突然响起——这是一种长长的哀叫，从窗外直愣愣蹿进屋内。两人愣一下，止住了动作。他们缓缓劲，心想不理它不理它，耳朵却一齐被牵引了去。要知道，那声音实在太难听了，不像泣哭，不像哼唱，不像干号，倒像把这三种调儿胡乱捏在了一起。伴着这样的哭声，无论如何是做不好事情的。两个人进退不得，慢慢失去定力，两只身体分了开来。

林着陆起身走到窗户前，掀开窗帘一角探出脑袋。下面马路的灯很淡，路面上一片昏暗。粗略一看，几乎没有移动的行人。再细细地看，依稀能见出路面上伏着一个身影。声音正是那个身影制造出来的。苏眉坐在床上问："怎么回事？"林着陆说："有人摔了一跤。"苏眉说："不就是摔了一跤吗？干吗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林着陆说："他一定摔得不轻。"林着陆这么一说，苏眉不吭声了。她耐着性子，等着那个人疼痛过去。等了一会儿，又等了一会儿，那声音高上去又弱下来，弱下来又高上去，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苏眉说："一个摔坏的人，怎么有这么多的力气？"林着陆说："也许不是摔跤，我看不清楚呢。"苏眉从床上下来，走到窗边帮着林着陆一起看，看了半晌，也没看出什么新意来。苏眉眨眨眼睛说："真他妈的！"

第二天不是上班日子，两人睡了一个很晚的懒觉。正准备起床，门铃声响了。林着陆穿上睡衣，过去打开门，见门口站着一位花白头发的老头儿。老头儿说："刚搬来的吧？"林着陆点点头。老头儿腼腆着脸说："我是咱们这儿的楼长，就住在这对门儿。"林着陆说："原来是对门儿呀。"老头儿说："没什么事儿，就是跟你照个面，下次碰到便认得你了。"林着陆笑笑说："我也认得楼长了。"老头儿说："别把楼长当成什么官儿，往后在楼里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儿，你尽可以找我。"林着陆想起昨晚的事，说："现在我就有一件不明白的事儿。昨天晚上我们听到一种奇怪的哭声，响了一个多小时。"老头儿说："你是说那哭声呀，已经有些日子了，以后天天都会有。"林着陆吃了一惊："怎么会……天天都有？"老头儿说："那是一个傻子！"林着陆说："怪不得哭得那么难听。"老头儿叹口气说："这傻子也不知哪儿人，反正是个乞丐，随着母亲四处讨饭。两个月前一个晚上，母子俩走到这儿遇上一辆车子，母亲死了，儿子还活着。打那以后，儿子就天天来哭娘。"林着陆说："这种哭声听一遍就起腻，听多了不知会咋样？"老头儿说："这傻子说傻也不傻，知道白天去要饭填肚子，晚上带着力气来哭叫。"林着陆说："就没人来管一管吗？"老头儿说："管了，大家都管了。你这屋子原来住的老朱，在群艺馆弄音乐的，他管得最用劲。"林着陆回头看看屋内新鲜的装潢，心里一沉。老头儿说："管得用劲又有什么用！打不得轰不走，更没法跟他说道理。倒是报过两次警，派出所的人来了，带开一段路便撂下不管，不到半个小时他又回来了。后来找民政局，也不管用，在救助站待两三天便放出来，顺便还把他声音养壮实了。"林着陆愣怔着说："这么一堆人，还对付不了一个要饭的？"老头儿说："他是傻子，傻子最有韧劲儿。"

与楼长老头儿说过话，林着陆回身跟苏眉转述一遍。苏眉说："原来那姓朱的卖给咱们一个陷阱，自己搬出来，让咱们跳进去。"林着陆说："没那么严重，不就是几声哭叫吗？"苏眉说："这种哭叫我可不要！"林着陆说："啥事都有尽头，傻子也有歇下来的时候。"苏眉说："那你想办法！你想办法让傻子歇下来！"

晚上，七点半刚过，那难听的哭声再次响起。林着陆走到窗前，见昨天的老地方仍伏着一个人影儿。他转身出门，下楼穿过院子来到马路上。马路暗淡并且冷清。他朝哭声走去，走了数十米，慢下脚步。他眼前出现了一个瘦小的脏人儿——坐在地上，脑袋垂着，双手抓住脚掌，两只鞋躺在旁边。林着陆走近几步，咳了一声。哭声止住了，一张脸抬起来：抬起来的脸显着哭状，嘴巴微张，泪水涂满鼻眼。因为又油又脏，见不出是十四五岁还是十八九岁。

林着陆说："你，叫什么名字？"傻子看看他，不答话。林着陆说："你别哭了，我给你钱。"林着陆从兜里掏出一张钱票，在空气中扬了一下。傻子看着他，还不答话，

林着陆说："你是不是嫌少了？那我给你再加点儿"又掏出一张钱票添上。傻子眼睛一轮，两只手往上一扑，将钱票抓在掌中。林着陆想，果然不傻，也是个见钱眼开的货色。正想高兴，那傻子不理他了，嘴巴一张，又哇哇号叫起来。林着陆蹲下身子，突然吼道："你别叫了！你他妈拿了钱，就不能瞎嚷嚷了！"林着陆的声音让傻子的声音断了一下，但只是停顿两秒钟，又顽强地接上去。

林着陆站起来，变得有些不知所措，他想马上走开，又觉得不甘。正别扭着，马路上出现一对身影。那对身影似乎要拐进院子，犹豫一下，调整方向走过来。走近了，是一对恋爱中的人物。林着陆朝他们点点头，脑子里起了求援的念头。小伙子说："你也住在附近？"林着陆说："刚搬过来的。"小伙子说："你看上去像一个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人。"说着瞧一眼旁边的女孩子，女孩子咯咯咯笑起来。小伙子说："你的智慧比我们两个人加起来还要多。"女孩子又咯咯咯笑起来。小伙子的手向衣兜里伸去，掏出一只皮夹，又从皮夹里取出一张钱票，说："你想办法把这傻子弄走，弄走了我就把这张大票给你！"

林着陆脸上的肉跳了跳，同时瞪大了眼睛。小姑娘拽一下小伙子，两个人笑嘻嘻地掉头，向来的方向走去。林着陆看着他们的背影，心里一阵茫然。他掏出手机，拨了两个一，又拨了一个零。他想，我得试试，再试试。

不一会儿，一辆闪着警灯的车子急驰而来。林着陆举起手臂，示意警车停下。车子里跳出两位警察，看看林着陆，又看看傻子，松了劲儿。一位警察回到车上，另一位警察留下来跟林着陆搭话："是你报的警吗？"林着陆点头称是。警察说："以后报警要把案情说清楚。"林着陆指着傻子说："这事儿你们不管？"警察不吭声了，掏出一支烟点上，猛吸两口才说："跟你们说过好几回了，这种事往后别找我们。"林着陆说："有困难找警察，这可是你们的口号。"警察说："那你说吧，我们该怎么做？"林着陆说："把他带走呀。"警察说："带走了还会马上回来。"林着陆说："那就想点办法，别让他马上回来。"警察呵呵笑了："你是想让他陪着我们过夜吧？我们是人民警察，这傻子也是人民，我们不能随随便便抓他！"

以后几天，林着陆苏眉进入了消极抵抗的日子。每天吃过晚饭，他俩赶紧把手头的杂务做好，并闭上所有的窗户。时间一到，便从卧室或厨间里撤出，坐到客厅沙发里。客厅自然也非净土，可毕竟有电视机。哭叫声响起时，他们便开大电视机的音量，让电视剧里的人物来对付那个傻子。但扫兴的是，这一对策很快被证明并不奏效。有时候，当屏幕上的一对痴情男女脉脉含情地看着对方，远处却传来丑陋的声音作为爱情的配合。又有的时候，他们调出一台演唱会，舞台上聚着一群好嗓子，

那傻子也不甘落后，送来咿咿哎哎的伴声。

一次，苏眉的几位同事来新房做客，同时对他俩的结合说一些道喜的话。苏眉林着陆自然高兴，拿出水果小点款待。一帮人正说得高兴，哭声响起了。客人们开始还不在意，觉得是偶然插曲，马上便会过去。不料过了好一会儿，那声音仍不屈不挠地响着，让人招架不住。一位同事说，咱们今天到苏眉新房，敢情是来欣赏民乐呢。大家嘻嘻笑了，笑过之后便一齐起身告辞。

同事们走后，苏眉一脸的不高兴。她把自己扔在沙发上，说："平常都讲惹不起总躲得起，咱们偏躲不起这破声音。"林着陆见苏眉这样，坐到她身旁安慰说："不管怎样，总是个把小时的事，挺一挺就过去了。"苏眉说："我挺不过去。我耳朵算不上贵族，但也不是用来听这种噪音的。"

苏眉话说得任性，委屈却是真实的。苏眉是个喜欢憧憬的女人，她对搬进新房后的情形有过许多猜想。可她无论怎么猜怎么想，也不会算计到来自窗外的入侵。若没有这种入侵，晚饭后的时间该是一天中最轻松的。这个时候，她会站在客厅里，与巴特聊话逗玩，让巴特在地板上扑来扑去。她还会坐在沙发里，一边看电视，一边把脚搁在林着陆的怀里，顺便说些撒娇的话。可现在，她的这些兴致全丢掉了。

苏眉气恼中按几下遥控，调出一部警匪电视剧。电视里一个歹徒在前边跑，几位警察在后面追，一路响着喘气的声音。苏眉林着陆散着神儿，看得漫不经心。随后歹徒蹿进一个山洞里，伏在黑暗中不动弹。警察对着洞口使劲喊话，喊了几遍不管用。这时一只警犬从警察手里脱离，扑进山洞。一秒钟后，镜头摇晃一下，洞口吐出狼狈的歹徒。苏眉心里一动，扭头瞧林着陆。林着陆回应一眼，从苏眉脸上看到了几丝振奋。林着陆心里明白了，说："这不是个好办法。"苏眉说："试试嘛。"林着陆说："他可不是什么歹徒。"苏眉说："巴特也不是警犬呀。"

他们这么说着，眼睛已去寻找巴特。巴特这时正卧在地板上玩一块塑胶骨头。它把骨头丢在一边，又猛地咬住，脑袋使劲甩几下，鼻子里发出哼哼声。不多几天时间，巴特已经适应了新家，此刻心情不错呢。苏眉起身取了铁梳子，唤一声巴特。巴特撇下骨头跑过来，偎在苏眉脚边。巴特属于短毛松狮，身上的毛并不长，但苏眉坚持每天给它梳一次。苏眉一边梳毛一边说话。苏眉说："巴特，听见窗外的哭声了吧？这声音不好听。"苏眉又说："巴特，明天你去把这声音赶走。"

第二天晚上，傻子的哭声按时响起。林着陆牵着巴特下了楼。巴特很少晚上外出遛步，显得有些兴奋，尾巴活泼地摆来摆去。很快他们走出院子，来到傻子跟前。傻子瞧一眼来人和狗，哀声依旧，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林着陆一拽牵绳，嘴里说句什么，巴特便挣着身子猛吠几声。傻子一激灵站起来，慌慌地看着巴特，嘴里声

音缓下来。林着陆拍拍巴特的脑袋，说别叫了。巴特把声音止住。林着陆冲傻子说：“你也别叫了。”他这样一说，傻子像是得到提醒，反而把哭声升上去。林着陆说：“你他妈的能不能闭上嘴巴！”傻子不理他，一边哭一边直直地盯着巴特。林着陆一松绳子，巴特直着尾巴向前扑去，撞在傻子身上。傻子停下声音，双手在身前挥来挥去，双腿忘记了挪动。混乱中巴特咬住傻子裤腿，一摆头撕下一片烂布。傻子的双腿蹦跳一下，开始了奔逃。他跑了几十米，慢下脚步，回头看巴特。巴特并不追赶，只是睁圆眼睛，嘴里发出威胁的呼呼声。傻子似乎不怕威胁，憨憨地往前蹭两步。巴特一抖身子，向前蹿去。傻子扭转屁股，又逃出几十米。他的身影渐渐变得很小。

林着陆收兵回屋，还没开口报功，苏眉已笑了，说：“我站在窗前瞧着呢。”林着陆说：“好在他没傻透，还懂得害怕逃跑。”苏眉说：“他跑起来的样子真难看。”林着陆说：“今晚上咱们算是安稳了。”苏眉说：“明天他还会来吗？”林着陆想一想说：“他会来的。他是傻子，很快会把害怕忘掉。”苏眉说：“不怕他忘掉，巴特会让他记起来的。”

次日晚上，傻子果然来了。他仍然垂着脑袋坐在地上，高高低低地哭。林着陆刚要下楼，被苏眉止住。她说：“你别去了，咱们在这儿一起看。”她抱起巴特，走到窗前示意一下。巴特明白了，跳下地奔出屋子。两个人欣然站到窗前。苏眉脑袋一歪，倚在林着陆的肩上。

转眼间，巴特出现在马路上，一路飞快地移过去，与傻子缠在一起。哭声止了，傻子从地上爬起来，双手挥舞着，像是拍打衣服上的灰尘。苏眉哧哧笑了，说：“这傻子连打架都不会。”林着陆说：“他昨天的动作也是这样。”苏眉说：“接下来他该跑起来了。”话音刚落，傻子真的乱着脚步跑起来。跑出几十米，他停住了，回身瞧着巴特。巴特扎着狗步，挑逗似的向前一跳。苏眉说：“他又该跑起来了。”傻子仓皇转身，还没迈步，身体一歪摔在地上。巴特追上去，在傻子旁边转来转去，一边兴奋地吠叫着。过一会儿，傻子慢慢坐起，低头看看地上，然后站起身一步一步走了。林着陆说：“他还是走了。”苏眉说：“今天跟昨天有些不一样呢。”

下一天晚上，傻子准时到来。巴特急急去了。但林着陆苏眉看到，巴特冲向傻子时，傻子站起来挥几下手，又坐下去。昨晚的经验使他减少了害怕，他懂得可以不用逃跑的。巴特在他的身前跳跃着，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办。不久，傻子平静下来，又开始了哀叫。他的声音甚至变得放肆，啊啊呀呀的，在空气里扭成一团。林着陆苏眉站在那里，心想今天跟昨天又不一样了。他们互望一下，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懊丧。

接下来的两个晚上，苏眉仍然把巴特放出去。但傻子眼睛里已没了巴特。在夜的暗色中，他定定地坐着，陷入自己的世界里。在那个世界里，他要做的就是把怪

异的号哭一声一声送出。而巴特呢，有时围着他转几圈，有时则干脆坐在他的对面，一动不动地瞧着他。当傻子把哭声提得很高时，巴特也会吠叫几声，像是一种响应。

日子再次让人心烦意乱。心烦意乱的苏眉不知干点什么才好。她把巴特叫到跟前，让它听自己的训话。苏眉说："巴特，我对你很不满意。你第一天表现不错，第二天也还可以，接下来就不行了。你对敌人采取了手下留情的态度。"苏眉说："我知道，你不在乎那傻子的哭声。在你听来，那哭声跟电视里的美声唱法没什么两样。可是对我们来说，那哭声是一股臭味儿。"苏眉又说："看来你对付聪明人有些办法，在一个傻子面前就跟着变傻了。在这件事情上，你不及格，你成了一个无所作为的家伙。"

苏眉骂完巴特，又找林着陆说话。苏眉说："这个屋子，我已经待腻了。"林着陆说："要不这样，每天吃过晚饭咱们出去，我陪你逛逛商店什么的。"苏眉说："我不去。"林着陆说："或者咱们上朋友家去，聊聊话也行，打几圈麻将也可以。"苏眉："我不去。"林着陆："逛商店玩麻将可都是你喜欢的。"苏眉气急地说："让一个傻子逼着做这些事儿，我不乐意！"林着陆望望苏眉，想想傻子，无奈地笑了。苏眉："你还笑！咱们眼下好歹也算是度蜜月吧？可这度的是什么蜜月呀！"

苏眉把不好的情绪带到席梦思上。这天夜里，林着陆睡得正熟，忽然被人推搡两把，弹眼一看，见苏眉已醒着，不仅喘气，还一脸的惶乱。林着陆说："你怎么啦？"苏眉说："我梦见那傻子了，他在我梦里哭。"林着陆醒醒脑子，说："你在梦里不惦记我，倒让那傻子挤进来了。"苏眉说："刚才那哭声老追着我，甩也甩不掉。我跑呀跑呀，跑得不成样子。"林着陆："被一股声音追着跑，我还是头一回听说。那声音没对你动手动脚吧？"苏眉说："林着陆，我不跟你开玩笑！"林着陆见苏眉这样，就拿手去抚摸她的头，被推开了。她要让他知道她的心情。过了半晌，林着陆说："那怎么办呢？咱们刚住进来，总不能又把房子卖出去吧？"苏眉说："咱们不能挪地方，得让那傻子挪地方。"林着陆："这种事警察做过了，而且不止一次。"苏眉说："那是因为挪的地方太近，得让他走远了，远得他走不回来。"林着陆咂咂味儿，说："这不会是你刚想出来的吧？"苏眉说："这想法在我脑子里已搁了好几天。我不说，是觉得这种事应该让别人干去。"林着陆说："你这叫拈轻怕重，把重担子让给别人。"苏眉说："现在我知道咱们不干，只怕是没人干了。"林着陆说："你这叫走投无路，一头扎到困难里。"

第二天下午，林着陆来到货运车场，转了一圈，看中一个小伙子和他的厢式小货车。林着陆把事情一说，小伙子有些犹豫，问："这可以吗？"林着陆说："怎么不可以？他不光是傻子，还是乞丐，这样的人应该打发走的。"小伙子说："打发到哪

儿合适？"林着陆说："越远越好，找一个有人的地方撂下。我付的钱是按路程计算的。"小伙子嘻嘻笑了："你不押车，怎么知道我跑得有多远？"林着陆说："别把我当傻子！你到了卸货地方，就找个电话亭打我的手机。"两个人又就运费拉锯一番，最后说定晚上交货的时间。

当晚林着陆苏眉等在家里。傻子哭声传来后，林着陆携着巴特出门。他装作遛狗的样子，在马路上踱步。候了一些时间，那小伙子驾着小货车来了。林着陆把车子引到傻子旁边，与小伙子商量如何装货。小伙子看看巴特，说："这狗能帮上忙吗？"林着陆摇头说："他现在已经不怕它了。"

林着陆看见小伙子走过去，蹲下身与傻子搭话。傻子收住哭声，听小伙子说话。听过一会儿，他不听了，又把哭声升上去。小伙子猛地拽住傻子衣领，把那瘦小身子抻直，拎着往车子后厢走。傻子大概被弄糊涂了，忘了哀哭，嘴里发出一串咕噜的声音。很快，这声音伴着傻子身子进了车厢，被两扇铁门关住。小伙子拍拍手，走过来冲林着陆一笑。林着陆把钱递给他，晃一晃手。

车子走了，淹没在暗色中。巴特因为不明白，奇怪地叫了两声。林着陆因为明白，重重舒了口气。

约摸过了两小时，小伙子打来电话，称事情已经办好，眼下自己正站在八十公里外的电话亭里。林着陆对着电话号码验证一下，不觉得有错。事情的顺利让他高兴。跟苏眉一说，苏眉也高兴。她故意调低电视机音量，电视剧里的对话变成窃窃细语，但窃窃细语也让人听得真切。她又拉开窗户，让屋子塞满清新的空气。在窗户前，苏眉使劲抽抽鼻子，说："我闻到一股春天的气息。"林着陆见苏眉如此的神情，便跟着说："我也闻到一股味儿。"苏眉："你闻到什么？"林着陆："我闻到一股春的气息。"苏眉说："你学了我。"林着陆说："春天的气息和春的气息不一样。春天气息从窗外进来，春的气息从你身上出来。"苏眉咯咯笑了，说："你骚动了！"林着陆说："外边不喧哗了，我就骚动了。"苏眉说："喧哗与骚动，这好像是一本小说呢。"林着陆说："我不读小说，我只愿意读你的身体。"

两个人一前一后进了卧室。屋子里相继响起脱衣声、嘬嘴声和哼哦声。哼哦声先是轻的，点点滴滴撒着，渐渐就急了，前追后赶地往上走。最后，那声音在高的地方拧成一团。

从兴奋的高处下来，两个人懒着不动。突然，苏眉记起什么，说："咦，怎么不见巴特呢？"林着陆想一想，坐起身子说："我从楼下回来，好像巴特没跟上来。"苏眉说："咱们光顾着高兴，冷落了巴特。"林着陆说："我记得一块儿进了院子，不会

丢的。"说着穿上衣服要出门。苏眉说："我也去。"林着陆说："你别去，我马上回来的。"

林着陆没有马上回来。苏眉时不时地看表，分针转了半圈，林着陆才把一脸的失望带回来。苏眉说："不会找不着吧？"林着陆说："我把附近的角角落落都找了，就是找不着。"苏眉说："怎么回事呀？它以前从不这样的。"苏眉又说："这跟昨晚上我骂它有没有关系？我骂它变傻了，还骂它无所作为。"林着陆说："巴特不会这么娇气，再说你真以为它听得懂呀？"苏眉说："怎么听不懂？巴特聪明着呢。"林着陆脸上浮起一丝笑，说："刚才我在底下寻找的时候，想起你说的一个词。"苏眉说："什么词？"林着陆说："骚动。"苏眉说："你什么意思？"林着陆说："在这美好的春天气息里，你我会骚动，难道巴特就不会？"苏眉一愣："你瞎说什么呀。"林着陆说："不是瞎说。这是人之常情，也是狗之常情。"苏眉想了想，慢慢地说："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这些天老惦记着傻子，把巴特的事丢下了。"林着陆说："如果是这样，它办完事就会回来。"这么说着，两个人心里安定一些。他们把房门拉开，坐在客厅里候着。候了挺长时间，巴特没有回来。

第二天上班，两个人心里挂着事。中途苏眉给林着陆打了电话，说自己有个预感，巴特已经回家，让林着陆回去看看。林着陆抽闲回去一看，哪有巴特的影子。傍晚下班回家，又想象着巴特已蹲在门口。可上了楼梯，门口是空的。晚上坐在沙发上，窗外的哭声已经没有，电视却看不进去。这时，他们又觉得昨晚的分析并不可靠。巴特若是发情，总会有一些异样的迹象，可这几天它似乎挺安分的。

接下来是周末。一连两天，两个人在大街小巷间穿行。他们将目光贴着地面走，而不把人放在眼里。其间他们遇到一条很像巴特的狗，奔过去一看，脸面瘦了一些，鼻子的颜色也不对。还有一次，他们在一巷子里听到几声狗叫，声音简直是巴特的模仿秀，追着声音寻到一家住户，往门缝里一看，小院子里站着一条脑袋颇像拳头的巴哥狗。

周日傍晚，林着陆苏眉无精打采地往回走。快到家时，身后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回头一看，马路远处聚着一团人群，闹哄哄地移过来。两人有些奇怪，缓下脚步等着。人群渐渐近了，大多是小孩，也有一些大人。大家像是团住什么，簇拥着往前走。再走近些，只见人群前头的开叉处走着一条狗——正是巴特。

两人来不及高兴，已瞧出巴特嘴里衔着麻绳头儿，绳子的另一头拖后一丈远，握在一只手里。那是傻子的手。是的，傻子的手。此刻，这瘦小的脏人儿全身披着尘土，嘴巴吃力地张开，眼睛凄凄的，油腻的脸上挂着一条条汗水。他攥紧绳子，一步一步跟着巴特，也带动着好奇的人群。

林着陆嚅动几下嘴巴，发不出声音。扭头看苏眉，看到一脸的诧异。两人木木

地站着，让人群从旁边淌过。人群过处，有“怎么回事”“这狗有点意思”“傻子要干吗呀”一类的杂语飘起。两人醒过神来，紧走几步随在人群里。

人群再往前挪动一会儿，停住了。一大圈人静下来，把目光聚在中间。此时巴特松开绳头，如释重负地昂起头，吠了两声。然后傻子也丢开绳子，慌一慌手脚，一屁股坐在地上——这个他认定的母亲死去的地方。他先是伸长脖子，很猛地叫一声“妈……”，尔后垂下脑袋，发出嘹亮而难听的哭声。差不多同时，他的眼睛渗出两颗泪珠，一前一后砸在地上。

请你过来一下

去年春天，我的生活拐了一个弯。我弃掉原职，投奔到这个城市的一家服装公司，获得一份叫做设计总监助理的工作。让我高兴的是，周围的人们视我为一位人物，经常松了架子向我问这问那。让我不高兴的是，出了工作时间，我立刻变成一个闲人。每天下班用过晚餐，我就回到住所，用无助的方式打发一天中的剩余时间，譬如看电视听音乐看小说什么的。幸好公司替我租定的这套房子位于六楼，我可以不时踱到窗口，让散淡的目光投向城市的天空，投向对面的楼房。不用说，天空没什么可看的，但对面的楼房有许多只窗口，窗口里装着不同的内容。

一天回家途中，有人在人行道上推销望远镜。我心一动，买下一只。回到住所，我跳过洗脸更衣的工序，先将望远镜举到眼前。世界立即在我目光里肥胖起来。我的目光到了哪里，哪里的东西就呼之欲出。对面窗口里的景象不再躲躲闪闪，吃饭饮酒、整理衣物一类的家居行为变得确凿生动，就跟我进了他们家门似的。我的枯燥心情一下子换上了愉快。

以后几天，我维持着窥视别人的兴致。其间，我把不少注意力给了与我房间相同位置的那只窗口。那只窗口有着亮丽的窗帘。窗帘启开，里边是装潢不错的客厅，疑似过了几个年头的婚房。虽然是婚房，却没有男主人，只有女主人。女主人挺新鲜的样子，不像已被人休掉。她总是在傍晚时分拉开窗帘，在电视黄金时间之后闭

上窗帘。在这个时段里，我如果耐心一些，就能看见她穿着睡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干一些简单的家务活儿，或做几个不夸张的健身动作，然后坐到电视机前。她看电视的时候，腿上会多出一只白毛宠狗。这不仅使她的静坐姿势有了动感，也使她看起来有一点贵妇的寂寞。这种寂寞还表现在，有时她会站起来走到窗前，跟往日的我一样，看看对面楼房，看看天空，一边想些什么。

终于有一次，发生了不好的情况。这天下班回家，我照例举起望远镜，掠过一系列窗口，尔后定格在对面的房间。那个年轻女人应时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但她没有在干家务活儿，而是站在离窗稍远的地方，双手往眼眶凑着一样东西——那是望、远、镜。此时天已擦黑，房子里的背景有些暗淡，但在望远镜的作用下，情形仍然分明。应该说，这是个特殊的时刻，因为两个人同时出现在放大了的世界里。我吃了一惊，刚想放下望远镜，却见年轻女人的望远镜已离开眼睛，脸上生出一个诧异的表情。显然她抢先瞧见了我。我垂下望远镜，看见对面的窗口匆匆闭上了窗帘。作为一种回应，我也赶紧拉上了窗帘。

但是第二天傍晚，我又站到窗前。我想我又没做错什么，我无非是借一种器具把眼前的事情看清楚一些。搭一句歌词，就是借一双慧眼把这个世界看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有趣的是，那个年轻女人也及时出现在窗口。我看见她的时候，她差不多也看见了我。她放下望远镜，在我的镜头里冲我一笑，还耸一下肩，表示无所谓的意思，然后装模作样地将镜头望向别处。她的望远镜挺大，几乎遮住了半张脸。

事情没有到此为止。过了两天，我正在电视机前看《新闻联播》，敲门声响了。打开房门，一个小伙子撑着笑容站在门口，手里捧着一只小花篮。小伙子说，我是花店的，有人送你一篮花。我眼睛疑惑地眨几下，一时忘了接花道谢。小伙子平时对这种意外神情看得最多，不以为怪，将花篮塞到我的手里。小伙子走后，我研究一下花篮，找到了一张贺卡。贺卡上有一段示爱的话，很是缠绵，其中一句古诗尤其用得好。我稳住自己，静心再看一遍，看出这段话原来是赠给楼下503室的。我嘟囔着骂一句，拎了花篮走下楼去。走到503室前刚要敲门，手指在空中停住了。我想既然送花工把花错送了我，我为什么就不能把花再错送给别人，譬如对楼的那个年轻女人。这个灵机一动的想法像鞭子一样抽我一下，让我欢快地哼了一声。我转身下楼，走过一段段梯阶，走过一片开阔地，走进了对面的楼门。当然在行走过程中，我没忘了取下贺卡，顺手塞进路过的垃圾箱。

我在603室前驻足，看到门上有一只小小的猫眼。这意味着如果我不被信任，门将不会打开。我挺挺身子，在门上敲了一下，又敲了一下。过一会儿，门迟疑地

启开一半，亮出年轻女人的脸。这张脸比望远镜里的要真实并且光亮。我说，这是603吗？年轻女人奇怪地看我，没有言语。我说，花店送来一篮花，应该是送给你的，却送给了我。送花工不知道我的603不是你的603。年轻女人松了脸，笑笑说，没有弄错吧？我说，你是指送花工还是我？年轻女人不再说什么，把门开大一些，把花篮收进去，把一声谢谢送出来，然后关上了门。我对情景的简单有些失望，但对着一只猫眼，我只能让自己赶紧走开。

之后两天，对面房间的窗帘没有打开，里面也没有灯光。显然女主人没有在家。再之后我赴上海参加了一个国际服装博览会，一路上我的脑子塞满了服装的样式和颜色。出差回来的当晚，我有些疲乏，但还是拿起了望远镜。我看到对面的房间重新开放，年轻女人又在走来走去。不知怎的，在那一刻我突然希望她不要再走来走去。她应该停止无谓的忙碌，把身子移到窗前，把眼睛看过来。我的想法虽然一厢情愿，却很快得到了落实。她真的走到窗前，举起了望远镜。我和她再次在望远镜里相遇。少顷，她放下望远镜，在我的镜头里不见了。但很快她重又出现，手里的望远镜换成了一张白纸。她将白纸对着我的镜头举起来，上面写着几个字：请你过来一下。我怔了怔，下意识地瞧瞧自己的左右。这几个字是亮给我的吗？她找我有什么事？突如其来的邀请没有让我激动，反而稍稍有些不安。

我从自己的603来到对楼的603。进了门，我发现房子比想象的要大些，除了客厅，还有两间卧室及厨房。同时发现女主人比想象的要瘦些，一件宽松的睡衣淹没了身段。女主人摆一下脑袋，把我让进客厅。客厅里已有一杯绿茶和白毛小狗候着。那白毛小狗见生人进来，退了几步，用好奇的目光看我。我坐下来，用问询的目光看女主人。女主人指着白毛小狗说，她叫玛丽，我叫丹妮，你叫什么？我笑起来说，你们的名字真有洋味儿，我的名字俗得不敢说。丹妮说，该不会叫二狗子三嘎子什么的吧。我想一想说，我不叫三嘎子，但我是个三流的服装设计师，你叫我三流设计师好了。丹妮微笑着说，服装设计师？那我在望远镜里就是服装模特儿喽。我说，在我的眼里，许多人都是衣架子。可你不是，你的睡衣有什么看头。丹妮说，那你想看点儿什么呢？我的脸红了一红，说，你把我招来就是问这个？丹妮摇摇头，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说，我今天是特地向你请教送花篮的事，我现在还不明白谁送的花篮。我笑一下说，如果你以为是我花钱买了花篮送你，那你太夸我了。丹妮说，我没有这样夸你。我呀想来想去不能恍然大悟，就请个旁人来提提醒。我说，一只小花篮，送了就送了，值得你这样刻苦用功吗？丹妮说，你说得对，一只小花篮算不了什么，但有时想想，一个女人忽然收到一只来历不明的花篮，怎么说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至少算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环顾客厅，突然说，如果我没猜错，你的先生应该出

门在外。也许你想来想去想得太远，忘了最近的人，而恰恰是这最近的人送了你花篮。丹妮哈哈一笑说，设计师，你的想象力比我预计的要差一些。如果是我先生，我还用得着浪费脑子吗？告诉你吧，我先生去坦桑尼亚已经一年了。坦桑尼亚你知道吗？我压住吃惊说，那的确是个很远的地方。丹妮说，他是医生，一个听话的医生，他说要参加援非医疗队，他说要去两年。丹妮说话的时候，眼睛似乎有些失神。我说，两年太长，那就不去说他。现在设定送花篮的是你的女友。你女友中谁最有嫌疑？丹妮说，女友嘛，我原来倒有两个挺要好，关系跟同性恋似的。后来一个去了巴黎做餐馆老板娘，另一个去年初遭遇汽车，把自己撞成了植物人，现在我隔半年看她一次，再也说不上话。至于其他女友，似乎还不够送花的情分，再说是女友干吗不亮明身份？我说，你的意思一定是一位男士？丹妮微笑着说，我希望如此。我说这真有些难，我建议你先从同学或同事里找起。丹妮说同事不可能，他们只对官位和货币感兴趣。我说不会吧，哪个男子不善钟情。丹妮说还是不提他们的好，如果是他们中的一个我会感到没意思的。我说那就分析分析同学，也许是哪位昔日同窗听了一首旧歌，便重燃旧情。丹妮说同学好是好，就是搜索面太广，一时找不到头绪……

在这个春天的晚上，我和一个女子就这样说着一个对我毫无悬念甚至有点无聊的话题。一个小时过去了，送花的人还没找到。丹妮抬头看一眼挂钟，我起身告辞。

回到自己住所的同时，一个判断也来到我的脑子。我猜想这个叫丹妮的女子不是真的想弄清花篮问题，一只小花篮构不成悬案。没准儿她早已看穿我的伎俩呢。她把话儿绕来绕去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说话。跟一个没有任何纠葛的人说说话儿，这就是她的目的。

我把我的想法带到了床上。我躺在床上这样想：如果我的判断没错的话，她很快还会向我发出邀请。

果然，过了两天，当我拿起望远镜时，丹妮又出现在我的目光里。她向我调皮地眨眨眼，转身找来那张写着“请你过来一下”的白纸举了起来。我生出一声笑，心想她果真掉入我的预想，只是比预想的还要快些。这样想着，便又赶紧去了。到了丹妮的客厅，仍有一杯茶和一只狗候着，但那狗对我少了好奇，径自踱着狗步。我说，这狗小瞧我，第二次见面就不睬我了。丹妮说，是你小瞧了玛丽，她是北京犬，往回多少年，就是皇宫里的宠物。我说，这么说还是有来历的东西。不知芳龄几何？丹妮说，一岁半了，正是妙龄少女。我细瞧玛丽，眼睛水灵，白毛披身，后足修长，尾部高翘，端的好身姿。我笑着说，这玛丽如果弄服装，便是前卫设计师；如果写小说，没准儿是美女作家。可惜做了小狗，最多只能称为新新狗类。丹妮说，我倒愿意她是贵族小姐，得一些不俗气质。为了这我没少调教她，光基础科目就有不行、

不错、坐下、等着、过来，还要培养不随便方便的习惯、不搬运东西的习惯、不随便吠叫的习惯……我打断她说，今天让我来原来是听你的狗课。我可只对狗肉感兴趣，红焖狗肉砂锅狗肉什么的。丹妮瞪着眼说，你说这话就不怕玛丽扑上来一口咬了你。说着她哈哈笑起来。

我和丹妮的这种闲聊延续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差不多达成了某种默契。每隔几天，丹妮就向我亮一次白纸。如果没有要紧的事，我一般会响应了去。去了就随意拣些话题，春夏时装诺贝尔文学奖出租车被劫案，内容跳跃得捉拿不住。最后把内容捉拿住的是时间。时间一到，丹妮便起身送客。我也自觉走人，决不拖泥带水。

我对生活中的这一插曲感到满意。它使我的日子不再显得空空荡荡。

一天晚上聊完天，我站起来告辞。丹妮突然说，好些日子没带玛丽出去溜达，她都快憋出病了，明天你陪我和玛丽出去走走吧。第二天是星期天，我有许多富余时间，便答应了。我感到新鲜的是，此乃我和丹妮第一次把相处的空间发展到室外，虽然是以遛狗的形式。

次日下午，我下楼站在住宅区的大门口等丹妮。这时已是春尾，天气稍热，天空中呆着几朵白云。丹妮伴着玛丽从楼门里出来，今天她穿了一件浅绿薄呢连衣裙，把偏瘦的身段造出玲珑来。待她走近，我问去哪里。她说去附近一个小公园，那里有一块挺好的草坪。我便随了她走。路上玛丽很兴奋的样子，老是脱离行列蹿到前边，不时被丹妮唤回。丹妮说，玛丽出门就高兴，跟在家可不一样。我说，你今天看上去也不一样，你穿得挺漂亮的。丹妮说，你这是夸我呢还是夸我的衣服？我笑着说，我谁也不夸，就是想说明睡衣没劲儿。

一刻钟后，我们到了小公园。里面休憩的人不少。玛丽对这儿似乎挺熟，积极地在前面引路。我们绕公园走了一圈，然后来到一块草坪上。草坪确实平整，看着让人舒服。草坪边上有一溜长椅。我和丹妮拣一张坐下，看玛丽在草坪上跑来跑去。几个小孩趴在地上玩着什么，见了玛丽，站起来追它，追了一会儿追不上，只好气馁地回到原地。玛丽便使劲地抖擞身子，显得挺高兴。我说，这地方你们好像常来。丹妮点点头。我说，谈恋爱的时候也常来？丹妮瞥我一眼，说是。我说，草坪、恋人、小狗，好景致呀。丹妮浅笑一下。

这时一个矮胖男子引着一只黄狗走来，坐在旁边的长椅上。那只黄狗形态魁梧，脸部奇特，见着玛丽，撒着欢儿凑了上去。两只小狗很快玩在一起，在草坪上跑跑停停。丹妮指点说，那是巴儿狗。我说，狗有狗话，它们也在聊天吧？丹妮说，狗呀跟人不一样，不像人那样难以捉摸。我说，你不会是说我吧。丹妮说，我是说我

自己。我说，你这话听着像是发什么感叹。丹妮一笑，不吭声了。我看看远处，远处有若干闲人在优哉游哉。我看看天空，天空上的白云安静稳定。我看看丹妮，丹妮的脸有些失神。我想，她也许从坐着的长椅想到恋爱，从恋爱想到坦桑尼亚，从坦桑尼亚再想到其他什么了。

沉默被一声喊叫打破。有人用激动的声音尖叫，瞧这两只狗瞧这两只狗！我看向草坪，只见玛丽和巴儿狗缠在了一起。巴儿狗的前腿搭在玛丽身上，很亢奋的姿态，臀部一紧一松。我和丹妮同时站起，一时却迈不开步。矮胖男子在一旁嘿嘿笑着。我怒道，你还笑，还不快把它们弄开！矮胖男子说，你有能耐你把它们弄开呀。我看一眼丹妮，丹妮的目光有些硬，脸面变得通红。我奔过去，对着巴儿狗踢出一脚。巴儿狗尖叫一声，却不脱离开来。周围的人纷纷驻步，并保持着莫名其妙的寂静。那几个小孩也屁颠着跑来，但很快被随后赶到的母亲一把拖走。母亲的举止慌乱而且气恼。两只狗还在拖来拖去，合作着动作。丹妮的脸已从通红渡向苍白。我的脚在众多目光中变得很难为情，再也踢不起来。

终于围观者中传出一声喊，这成什么样子，用家伙把它们打开！把它们打开！叫喊声很快得到响应。两个民工模样的人捡来木棍，一边捋着袖子一边拨开人群，追着两只狗一阵乱打。空气中响起棍子划动的噗噗声。狗们凄厉地叫着，顽强地躲跑，使围观的人堆移来移去。几分钟后，两只狗悻悻地分开。分开以后，还瞧着对方。

丹妮跑过去抱起玛丽，同时恼怒地瞪矮胖男子一眼。矮胖男子说，你瞪我干吗？还不知道谁勾引谁呢！围观者中爆起一阵笑。丹妮冷了脸，掉头往外走去。我跟着她走。走了一段路，丹妮将怀里的玛丽丢在地上，玛丽心虚地紧迈脚步，还不时抬头瞧丹妮。它应该能看到女主人黯然的神色。丹妮的态度影响了我，我也不自在起来。我想说句什么，但不知说什么好。两人一狗沉默着走完回家的路。

过了几天，丹妮未向我发出聊天的邀请。再过几天，还是没有。她的窗帘经常关闭着。偶尔打开，也不见她往外观望。在我的望远镜里，她依然身穿睡衣干着家务活儿或看着电视。有几次我都生了主动过去看她的念头，但想来想去觉得不妥，只好作罢。再过一些日子，天气变得炎热，时常让人汗水淋漓。汗水淋漓中我终于冷静地确认，那个叫丹妮的女人再也不会向我举起那张召唤的白纸了。

大合唱

上午还不到十点，一禾被领班的手机唤醒，说是立马去K厅开会。一禾很久没遇到开会这种事了，脑子有些飘。她问旁边床上的小莉，开会是啥意思呀？小莉扭着懒腰说，开会就是Party，没准儿是领班闹生日，招呼咱们去吃一顿呢。

去了上班的地方，立即觉出情况跟猜想的不一样。候台室里，五个领班都到齐了，她们的周围挤坐着属下的姐妹。姐妹们脸上沾了好奇，好奇让屋子安静着。一禾坐下来，悄悄问了自己的领班，这是玩的啥花样嘛？领班说，搁好屁股等着，经理马上来训话了。

不多一会儿，经理来了，来了就问人到齐了没有。一个领班积极地说，该来的都来了。经理便开始训话。他说了一些话，又说了一些话，很快把事情说明白了。原来区里搞新年合唱音乐会，让每个街道拉一支队伍上去。K厅所在的街道花了小半月的时间也抓不齐像样的人手，乱急之中灵机一动，把合唱队的事儿塞给了K厅。经理说，街道讲了，咱们这儿放着一大堆好嗓子，这时候不用啥时候用。经理又说，人家把这活儿派给咱们，算是让咱们长了一回脸。咱们好歹也是娱乐中心，可不能给唱砸了。

屋子里的安静消失了，唧唧喳喳的声音从众多嘴巴里发出。这些声音带着问号也带着兴奋。兴奋是觉得新鲜，每天在包厢里唱惯了的，突然要站到舞台上，想一

想心里直冒好玩的泡泡。问号是给经理的，什么时候演出怎么排练唱什么歌，等等。经理的双手在空中一按，压住了嘈杂的声音。他说，你们都是各位领班推荐来的，据说歌唱得不错,但领班说了不算。谁说了算呢？指挥。街道请的指挥下午就会过来，给你们一个一个试音，试音过了才能上。经理停一停，又说，接下来的半个月，你们每天下午都得排练，合唱不是齐唱，得分声部，跟包厢里的瞎吼不一样，在包厢里你们可以油着嗓子往高处唱，实在够不着了，就丢口气一头栽下来。屋子里响起嘻嘻的笑声。

笑声中一禾凑近小莉的耳朵悄声说，你上吗？小莉说，上呀，挺好玩的。你呢？一禾摇摇头。小莉说，为啥不上？是上台又不是上床。一禾“呸”了一声，扯住小莉的耳朵。小莉咧一下嘴巴说，是因为你爸妈吗？一禾放了手，点点头。小莉说，可领班已推举了你。一禾说，推举了也没用，我没时间。小莉想一下说，你是真的没时间。

一禾说的没时间是指每日的下午。三天前，一禾的母亲伴着生病的父亲从老家来了。老家很远，隔着好几个省。他们先坐汽车，再坐火车，花了许多时间和疲累才见着一禾。一禾接住父母，便赶紧上医院看病。父亲得的是一种咳嗽病，嘴里时不时发出拥挤的声响。医院说，这种病没头没脑的，得住些日子才能观察明白。于是父亲连同母亲一起待在了医院。一禾一下子忙碌起来，晚上得上班，上午要拖觉，剩下的下午就花在了医院和来回的路上。

但现在当着经理还有领班的面，一禾不好说父亲的病，不说父亲的病就拿不出不参加合唱的理由。一禾瞧瞧周围，已有一大群兴奋或者嬉笑的脸。这些脸凑起了热烘烘的气氛。一禾想，我不是不参加，我的嗓子也想赶这个热闹，可我没法子哩。一禾又想，既然嘴巴不好说，下午我让嗓子撒个谎就是了。

从K厅出来，一禾草草吃了一碗面，然后坐车去医院。

到了医院住院部，坐电梯上去。刚跨入走廊，一禾就听到一串熟悉的咳嗽声。她赶紧走进病房，见父亲坐在床上用劲地举着脖子，母亲在拍父亲的后背。一禾紧了气，不安地瞧着父亲。父亲收一下声音说，你……今天来早噢。一禾不说什么，过去替下母亲，自己去拍父亲的后背。拍了一会儿，父亲慢慢歇住声响。一禾松了手，转身去找医生。医生是个矮子，却姓着高。高医生一见一禾，不等她问话，先开口说，片子拍过了，支气管镜也做过了，看不出什么问题。一禾说，嗯。高医生说，不像是肺癌，因为找不到支持的证据。一禾说，嗯。高医生又说，还是做个CT检查吧。一禾说，嗯。

对着医生，一禾现在找不到更多的问话。心里当然放着许多不明白，但这些不明白已经拿出来问过两遍或者三遍了，再问也是白问。一禾想，好吧，那就做个CT吧。

回到病房，父亲和母亲一齐把目光给了她。父亲问，咋说哩？一禾说，不碍事的，医生说找不到大病呢。父亲说，总是这么说，找不到大病咋还咳得狠呢？母亲说，不是大病是啥病，咋不给个说法？一禾就笑了，说你们急也没用，这里是大医院，放着许多办法，一个不行还有另一个呢。

话是这么说，其实一禾心里塞满了难过。父亲的病不是十天半月，也不是三月半年，而是整整两年了。两年前父亲患了一次感冒，过几天感冒好了，咳嗽留了下来。起先不在意，以为咳些日子便会过去，不想越咳越离谱，一个晚上咳出来的痰能有半瓷盆，还伴着血丝。一禾的哥哥便带着父亲跑医院。两年里跑了好几家医院。第一家医院说是肺炎，下一家医院认为是肺气肿，再下一家医院则诊断为慢性气管炎。医院的说法不一样，开出来的药也就不一样。父亲把每样药吃上几个月，老不见好，结果不光把钱吃瘦了，还吃出一脸的皱纹。一禾每次打电话回家，总能听见父亲一声一声辛苦地喷咳。前些天，父亲的病又重了。哥哥在电话里说，爸咳出来的是啥东西？是一口鲜血。哥哥又说，爸咳的时候，手脚抖得厉害，止也止不住。一禾对着电话便哭了。哥哥说，我这边实在没办法了，让爸去你那儿看看医生吧，你那儿有大医院。一禾就说，嗯。

父母真来了，一禾还是有点儿担心。不是怕花钱，也不是怕花时间，她是怕一不留神露了自己的职业。以前家里人都知道自己在一家公司工作，做着推销产品的活儿。因为活儿干得好，收入也跟着好，可以每月往家里寄一笔钱。有着这笔钱，父亲咳嗽吃药时，心里到底不慌。现在父母到了这城市，天天见着面，保不准啥时会嗅出自己身上不好的东西。

正因为这样，一禾要求自己静了心把这段时间过好。让一禾稍稍心安的是，父母是城里的生客，心思又全在病上。他们俩眼下最惦记的是医生快掏出本事，早点赶走讨厌的咳嗽。

过了中午，病房里安静下来，父亲的咳声也暂时收起。一禾看看时间差不多了，离开医院打车回K厅。

K厅最大的一间包厢现在派上了用场。一禾进去时，里边已站满了姐妹。一禾挨到小莉旁边，小莉向她投一眼，似乎是说你不是不来吗？一禾不吱声，眼睛看向前边的一位长发男人。长发男人在说话，他的话劲劲的，显得很用力气。不用说，

这是请来的指挥。因为插进去听半截话，一禾有些摸不着头脑，忍不住捅了捅小莉。小莉轻着声音说，讲选歌曲的事呢。一禾说，什么歌呀？小莉说，要唱两首歌，一首《好日子》，还有一首《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一禾眨一下眼，心里乐了。她想，挺老土的歌嘛。她又想，《好日子》我会，《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我也会。

指挥说完一段，把话止了。他让大家站好队，开始一个一个试音。试音的目的，是把五十多只嗓子分成高音、中音和低音，顺便也把一些不好的嗓子淘掉。包厢里的气氛正经起来。先有一个姐妹迈前一步，呀呀唱了两句，指挥点一下头，说这是高音。那姐妹胜利地站到一边。又有一个姐妹走出来呀呀唱两句，被判定为低音，分到了另一边。第三个姐妹嗓子不错，呀呀两句觉得不够，还想呀下去，被指挥摆手刹住。

轮到一禾了。她往前挪挪步，先咳嗽一声，再涩涩地唱了一句。指挥说，你再唱。一禾又唱了一句。指挥说，你没唱出来，怎么啦？一禾说，我感冒了。指挥说，不像感冒，倒像是你的嗓子生锈了。周围有吃吃的笑声响起。一禾走到旁边。小莉冲她咧嘴一乐，意思是装得挺像的嘛。一禾不笑。她有点生气又有点难过地盯着指挥，心里想：你什么也不懂，我的嗓子没有生锈，我的嗓子亮着呢。

随后几天里，一禾把下午的时间都花在病房里。父亲咳嗽时，她给他拍后背。父亲不咳嗽时，她陪他聊话。聊着聊着，她突然想起什么，转身下了楼。过一会儿，她回来了，手里拎着一大袋水果。母亲说，咋买这么多，花钱哩。一禾吐吐舌扮个鬼脸，然后捡出一只苹果削了皮递给父亲，又捡出一只削了皮递给母亲。

有时空闲了，一禾就给父亲读报纸。报纸上有许多大事和小事，一禾撇开了不管，先找网络笑话。网络笑话放到报纸上照样逗人。一禾读完一个，咯咯笑起来，再读完一个，又咯咯笑起来，然后抬起头看父亲，父亲一脸的不明白。一禾说，爸你怎么不笑呀？父亲瞧着她的样子，就咧开嘴笑了。

病房里有其他病友和家属。他们在旁边见了，便拿出一些话说一禾的好。母亲说，好是好，就怕累着她，又怕耽误她上班做事哩。病友便问一禾在哪儿上班做啥事的。一禾把跟父母讲过的话再讲一遍，说自己在一家公司做产品推销，这些天请了假，把下午的活儿挪到晚上去做。病友有些感慨，说你年纪不大，做事倒有章程。一禾不好意思地一笑，心里想：什么章程，爸妈从老远地方来，又不懂城里的事儿，我不陪着谁陪着呀？

到了晚上，一禾不能陪父母了。她得陪那些不认识或有点认识的客人。客人每个晚上都不一样呢。有的喜欢甩嗓子，她便勤奋地帮他点歌，再伴他唱几首。有的

喜欢喝酒热闹，她就跟他猜骰子，输了嘻嘻一笑，往嘴里倒一杯酒。那杯子不大，喝的又是啤酒，也没觉得太困难。困难的是有的客人喜欢粗鲁，两只手老在她身上摸来摸去。这时候她就躲闪，让自己的手缠住对方的手。实在躲不过去，她只好允许对方的手快活几下。她想，反正身子摸不坏的。她又想，反正男人的手不长记性，一出包厢就忘了摸过的是啥形状了。

把一个晚上过完，得了小费，一禾便与小莉结伴回租屋。租屋不大，摆上两张床，显得挤了。两个人洗漱过了上床，一时睡不着，就东一榔头西一棒地聊话。先聊某个有趣的客人，再聊以后要找的男友，然后话头便会拐到合唱排练上。小莉说，排练这事呀说有意思也有意思，说没意思也没意思。一禾说，怎么个没意思？小莉说，把两首歌颠来倒去地唱，烦不烦嘛。一禾说，那有意思呢？小莉说，你想呀，人一烦，嗓子容易走神儿，这时候指挥就着急。指挥说，你们是有嗓子没耳朵，你们声音没走到一起听不出来吗？过一会儿指挥又说，你们往好日子里搁点儿情绪行不行？咱们得打开家门迎春风知道吗？指挥一急，我们心里就发笑。一禾说，还有呢？小莉说，那首《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倒唱得齐整，为啥呢？因为大家都把远方的客人当做包厢里的客人了。一禾咯咯笑了。笑声中小莉滑稽着声音唱了两句：请你留下来，请你留下来。一禾又咯咯笑了。停一停，小莉说，其实我想了，参加这合唱得不着什么，耽误了下午上班不说，还老站着赚个腿疼，就是有一样好。一禾说，啥？小莉说，在台上演出的时候拍张照片，寄回去让家里人瞧一眼，也算是送他们一个高兴。

父亲的病好了一些。发烧退了，手脚不再抖动，但还是咳得厉害。咳的时候，嗓子里先发出一阵呼呼的喘鸣，然后一声一声地往前赶，那声音吃力地似乎要抓住点什么，终于抓住了，推出一大口痰，痰里仍有血丝。这样咳过一回，总要花掉许多力气。

父亲不满意自己的情况，可也没有办法。有时候他甚至羡慕病房里的病友。他说，你们也咳嗽，可你们咳得明白，不像我连个咳的说法都得不着。病友说，你咳的时候有女儿拍着后背，我们有吗？父亲说，可我还是比你们吃力，你们咳一回，用掉的力气还没有我的一半。

一禾在一旁听了，心里就难过。她又去找那姓高的医生打问。高医生说，你爸不是肺癌也不是支气管炎。一禾说，嗯。心里却不高兴地想，这些你说过的。高医生说，我们又盯上肺结核，可做过结核菌术试验，出来的是阴性。一禾说，那啥时候有个说法呢？高医生想一想说，你爸的病不是大病，可真有些奇怪——这样吧，我们请

几位医生会诊一下。一禾只好说，嗯。

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天，医生们的会诊出来了，是肺气肿。父亲一听就有些泄气。他猛咳了一阵，说，讲这个病讲那个病，转了一圈，又回到肺气肿了。一禾安慰他说，这是大医院，讲得比别的医院准。父亲不相信地摇摇头，说这世上的事雾着呢，把病放到机器里照来照去，还是照乱了。一禾说，不管怎样，你比来的时候好多了。父亲又摇摇头，说才好了小半截呢。

下一天下午，一禾到了医院走进病房，见父母坐在床边凑着脑袋看一张纸。一禾说，看的什么呀？父母不吭声，慢着手把纸递过来。一禾接过一瞧，是缴款通知单，上面写着一个不小的数字。父亲说，咋这么贵呢？母亲说，是呀，咋这么贵呢？父亲说，有点吓人了。母亲说，是呀，有点吓人了。一禾笑一笑说，吓不了人，我去缴就是了。父亲举起手一挡，说，刚才我跟你妈商量了，这儿我们不住了。一禾说，瞎说哩，不住这儿住哪儿？父亲说，我们住够了，我们回去。一禾说，可是医生刚给了说法。父亲说，那说法不新鲜。一禾说，可是……你自己也说才好了小半截。父亲说，剩下的大半截回去慢慢治，我一时半会儿死不了人。一禾说，爸，你咋这么犟呢。我不怕花钱，我有钱！父亲不吭声了，瞧她一眼，突然孔孔孔地咳了起来。

母亲向一禾递了个眼色，走出病房站到走廊上。一禾跟出来，说怎么啦？母亲说，你……还是让我们回去吧。一禾说，爸的病没好呢。母亲说，你挣钱不易，我们不能瞎花钱。一禾研究着母亲的脸说，妈，你话里还有话哩。母亲说，没……没有。一禾说，你有。母亲慌一下脸说，禾呀，我知道他们说得不对。一禾说，他们是谁？说什么啦？母亲说，他们暗地里说……你赚的钱……不干净，是花花钱。一禾说，胡说，真胡说哩！母亲说，你爸也不信这些话儿，可他想回去。一禾说，谁说这些话呀？是病房里的那些人吗？母亲说，你爸说，他反正不能这么猛花你的钱了。母亲眼眶一红，还想说什么，嘴巴动了动收住，低头回了病房。

一禾站在走廊里，脑子变得有些烟。她看看左边，左边是一段走道，没有人。她看看右边，右边也是一段走道，没有人。正没人着，却有一个身影冷不丁从旁边走过去。一禾慢慢丢口气，脑子里的烟散去。她使劲想一想，捉住了一个念头。

一禾走回病房，扫一眼其他病人，然后大声对父亲说，爸，你不能马上回去，你得安心再住几天。她说，过几天我们公司要参加一个合唱音乐会，我也会在台上站着。她又说，到时你要看我的演出！

在病友们的目光中，父亲的脸亮了一下。

一禾找了领班，声称要上合唱。领班说，你抽啥筋呀！不上就不上了，吃什么

回头草，又不是挣小费的活儿。一禾说，我就是要上！领班说，那你直接跟经理嚷嚷去！

一禾又找经理。经理说，脑子拐回来啦？一禾说，嗯。经理说，嗯什么嗯！人家水都快烧开了，还能让你加一碗水？再说了，又不是什么文工团，又不能一唱就唱成个宋祖英。一禾说，你让我试试！让我试试不行吗？经理说，这事儿我还真定不了，要试试你找指挥说去。

一禾就去排练场见指挥。指挥花了好几分钟才把她的话听明白，听明白了就觉得好笑。指挥说，你以为这儿是菜市场，一高兴了就能来？一禾说，前些天我感冒，现在感冒好了。指挥就笑了，说，等你感冒好了，别人已经练十来天了。一禾说，十来天我不怕，这两首歌我本来会唱。指挥又笑，说，合唱不是独唱，要分声部还要讲起伏。一禾说，我能起伏，我的声音跟得上起伏。指挥把笑丢掉，拉下脸说，你这孩子真有点傻！我告诉你吧，现在这儿是一只萝卜一个坑，坑坑站着一萝卜，除非哪只萝卜跟你似的感冒了，嗓子生锈了。这样说过，指挥不搭理一禾了。

第二天下午，指挥来到排练场率领嗓子们演唱时，发现一只嗓子出了问题——那声音有点像干枯的叶子在地上滚动。他闭上眼睛再细听一下，听出了问题嗓子的方位。他走过去把那只嗓子拣出来，一时却想不起对方的名字。他问，你叫什么？那只嗓子说，小莉。指挥说，噢，小莉，你怎么回事？小莉说，我嗓子不舒服。指挥说，为什么不舒服？小莉说，不知道，就是鼻子塞爱打喷嚏。说着转过身向空中伸一伸脖子，打出一声脆亮的喷嚏。旁边有一些脑袋躲开。指挥说，你傻呀，这是感冒。小莉不吭声。指挥说，操！还真有人感冒了。小莉说，我知道我自己感冒，但只是小感冒，我想坚持一下。指挥说，你坚持没关系，可你把喷嚏打到空气里，别人接了去，那这歌还唱不唱呀？小莉看着指挥。指挥说，你别这么瞧我，你用脑子想一想。小莉说，我在想，我已经练了十天啦。指挥耸耸肩说，没办法，总有些事儿会调你的皮，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指挥想一想又说，要不这样，我等你一天，明天你嗓子好起来了就过来，好不起来只好对不住了。

小莉难过着脸从队伍中撤出。出了排练场，她吐一下舌头，想：好你个一禾，你让老子白练了十天！

下一天，一禾出现在合唱队伍中。她的嗓子乐感一般，但有亮度，属于容易混的那种。不过指挥不能掉以轻心，他把她叫到跟前，说了声部的分配和起伏的控制，又说了《好日子》的激情和《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的温情。一禾一边听着，一边想起小莉讲过的把远方客人当做包厢客人的话，心里嘻嘻地要笑，忍住了。

这个下午，一禾开始了新鲜的合唱排练。不多久，她明白了啥叫声部。声部就

是什么时候该唱什么时候不该唱。又不多久，她明白了啥叫起伏。起伏就是把声音一会儿爬上去一会儿又撤下来。撤和爬要看指挥的手势。指挥的胳膊轻轻一压，她就跟着唱：

路边的花儿正在开哟

树上果儿等人摘等人摘

指挥的胳膊豪爽一抬，她便唱：

那个塞洛塞那个唉洛唉

远方的客人那请你留下来

演出的日子终于到了。一禾盯住指挥要到了两张票。

一禾将票送到医院，告诉说唱歌的事就搁在今天晚上。父亲拿着票看了看，交给母亲。母亲拿着票看了看，放到里边衣服的口袋里。两个人的脸上都摆着高兴。一禾又叮嘱说，我下午要走台，走台完了要化妆，到时候没法过来接你们。你们自己打个车过去，我在剧院门口等你们。母亲迟疑一下说，我们自己坐车过去，不认识路哩。一禾说，认路的事儿有司机，你们只要告诉他到哪里就行了。母亲说，可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呢。父亲不满意了。他指指手说，要去的地方在你兜里装着呢。母亲赶紧又把票从里边口袋掏出来，凑在眼前看了又看。

下午一禾随队伍到了剧院。先是等着，等了好半天才轮上走台。走台之后是化妆，化妆完了吃盒饭。吃过盒饭，一禾瞧了两回表，觉得时候差不多了，便跑出去迎父母。她先看一眼座位，空的，然后走到门厅候着。门厅有些淡，不过很快变热闹了。许多身影在她眼前走过。有的身影走过时，没有理她。有的身影走过时，顺便给她一眼。给她一眼是因为她脸上涂了妆。

时间一点点地漏掉，热闹的门厅又变淡了。一禾忍不住走到门口，朝淡暗的台阶上张望。按理说，父母是踏实的人，会掐着时间往前赶的。一禾突然担心起来。她想，是不是父亲咳得厉害，临时变卦不来了。如果这样，她这几天的心思便白花了。她又想，没准儿父母省钱不坐出租车，或者坐上车挨司机的欺负，反正是迷路了。父母对这城市生得很，要是迷了路，不定急成啥样子呢。

这么想着，她自己先有些急了。此时手机铃声响起，仓皇中以为是父母的求援，掏出一听，是一个姐妹打来的，让她回后台候场。她嗯嗯两声摁掉手机，眼睛仍往外边的淡暗中看。这样又等两三分钟，才回了后台。

回到后台的一禾心里不安定。心里一不安定，脸上便显着游移。她的神情被指挥瞧在眼里，以为是紧张的表现。指挥说，你们心里别想杂事儿，得闲下来，心一

闲脸上便稳住了。又说，上了场你们把注意力放在我手势上，我的手势会让你们忘了走神儿。

上一个节目唱完，指挥说一声走。一禾跟着队伍走到舞台中间站好。舞台上亮晃晃的全是灯光，往下面望去，却是一片幽暗，幽暗里摆满了脑袋。一禾第一次这样站在舞台上，心里有些紧，身子也跟着有些硬。好在默静的时间很短，指挥的手一抬，钢琴响起。跟着琴声一开口，一禾身子松开了。

舞台上出现了好听的歌声。歌声被几十条嗓子托住，一段一段往前走。先走进好日子里逗留一会儿，敲了开心的锣鼓，又夸了今天和明天，然后走出来去了美丽的边塞，那里的花儿正在开，那里的果儿等人摘……

唱着唱着，一禾禁不住又惦记起父母。她不知道父母出了啥事，她不知道父母来了没有——台下的那两个座位，是不是还空着？正分着神儿，指挥加大了手的动作。随着他的手势，大家的声音使劲往上爬，爬到高处，又轻轻地滑下来。滑到低的地方，几十只嗓子像是没了声音。就在这时，是的，就在这时，一禾突然听见台下响起一声熟悉的咳嗽。那咳声拼命要憋回去，没有忍住，很快变成一串猛烈而辛苦的声响。

一禾心里忽然塞满了伤感似的东西。她鼻子一酸，眼眶里有了湿热。她用劲忍着，望出去的目光便有些晃，一闪一闪的。

歌曲唱完了，台下幽暗里响起掌声。掌声中一禾和姐妹们鱼贯着往台内走。刚进到台后，指挥叫了一声好。他说，你们唱得比平时好，好很多，你们把自己的情绪勾出来了。他又说，譬如一禾，她唱的时候，眼里有泪水在动——这很不错！

中篇小说

ZHONG PIAN XIAO SHUO

谢雨的大学

一

这一年的春天本来没有乱，该红的红了，该绿的绿了，人人都说好。那时谢雨还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爱把春天看成是自己的季节。但是有一天，谢雨突然被叫到系主任办公室。办公室除了系主任，还有一位军人。谢雨不知道什么事，心里有些跳。军人说，你是谢雨同志？谢雨点点头。军人说，知道南边的战事吗？谢雨又点点头。谢雨知道广西云南在打仗。系主任说，同学们都知道南方在打仗，就是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谢雨心想是没有关系，自己又不是军校学生，又不是医学院学生。军人说，本来没有关系，但现在跟谢雨同志有关系了。谢雨睁圆了眼睛，听见军人又说，你认识一位叫周北极的战士吗？谢雨想了一圈，差点没想起周北极是谁。但后来她想起来了，是老家的邻居男孩。军人说，周北极胸部被打坏了，情况很不好。谢雨一时发了愣，不知说什么好。军人说，周北极想见你一面，见最后一面。谢雨忽然慌了，说他……他为什么要见我？军人说，你是真的不明白还是抹不开脸，要是抹不开脸眼下可不是时候。他这么一说谢雨有点听懂了，脸也跟着红了。她心想这是哪儿跟哪儿呀，嘴里却说不出来。军人说，小谢呀，周北极可是把你当亲人了。谢雨目光慢慢硬了，看一眼系主任，又看向地上，说，我没有谈恋爱，学校也不允许谈恋爱。

谢雨这不仅是辩白，也是向系主任求援。谁知系主任说，这是特殊情况，可以例外。军人说，周北极是英雄，不然再例外我也不能大老远地跑来找你。又说，我没有时间了，只能让你考虑一宿，明天一早咱们就得飞回南宁。

在那个春日里，一件意外的事情就这样闯入谢雨的生活。谢雨的心情当时跌倒在地，半天爬不起来。回到寝室跟同学们一说，大家都乐了。同学们说，好呀谢雨，处了对象也不言语一声，就顾了自己暗地里享受。谢雨说真的没有，那周北极还是个孩子，小了我三四岁，我差不多是看着他长大的。赵玲玲笑了说，孩子会变成大人的，人家现在已经成长为战士，战士能打仗，当然也能谈恋爱。朱古丽判断说，这种恋爱是擦边球，属于单相思。赵玲玲说，单相思怎么了，人家在前方流血流汗，咱们还不能让人家相思一下。巩莉说，再说了，好歹还可以在天上走一趟，上午在北京吃着早饭，中午就在南宁了，就跟女排出去打比赛似的。她们说来说去，差点把谢雨给说忘了。后来一扭头，见谢雨呆呆地坐在旁边，就静了下来。大家这才觉得不是玩笑的事。于是就有人用目光看向女生中的大姐马琴。马琴干过知青，做事扎实些。马琴想一想问谢雨，这事还有没有商量？谢雨摇头说，说是让我考虑，其实是决定了的。马琴说，那你就去。冲着那位周北极垂危时记起你，你就应该给他捎去安慰，这是积德的事。

这天晚上，谢雨躺在床上睡不着，脑子乱糟糟的像散了架。茫然中她竟生出一点诗意，要找一个词给这个别扭的日子做个标题。她想到了“垮掉的一天”，又想到了“黑色幽默”，这些都是新鲜词儿，可她用来用去没一个合适。当然，这个晚上想得最多的是周北极和家乡小镇。家乡小镇是江南水乡，虽然小，也有许多宅院。谢雨和周北极就住在一个宅院里。尽管在一个宅院，因为差着年龄，他们从小没玩到一块儿。她读初中时，他上着小学，她读高中时，他上着初中。她高中毕业了，他也离开了校门。那时候谢雨没事在家待着，周北极老在外晃悠，她很少见到他，或者说对他是很忽略的。周北极在宅院里的存在似乎就是冲澡。他们宅院里有一口水井，许多个傍晚，周北极站在井台边，穿着裤衩，双手举着水桶往身上浇水，一边浇水还一边快活地哼哼。春夏秋冬的井水，就这么被他用在身上，很少停下来。在谢雨的印象里，周北极的身子和肌肉是在白花花的水花里长起来的。谢雨到北京上学的时候，周北极长成了一个精瘦的小伙子。说是小伙子，却爱腼腆，不多说话，让人不容易注意他。如果把宅院里的年轻人点一遍，谁也不会把周北极点进有出息的名单。就这么个人，现在不但把英雄给做了，还把她跟他拽在了一起。

谢雨想来想去，把自己想累了，也没往不答应上想。不是忘了想，是知道想了也没用。不知过了多久，她昏昏睡去。第二天醒来，同学们已起床等在那里。谢雨

坐在床上把双脚挂在空中，看着她们，突然就有了悲伤的感觉。同学们开始帮她收拾东西，完了又伴娘似的拥着她出门。一群女生加上一群声音，在楼道里引出许多脑袋，只是猜不透什么事。到了军人住处，同学们停住声音，一起把眼睛往军人身上瞄，还相互交换眼神。谢雨心里明白，她们不仅送她，还顺便要从军人身上挖掘出周北极的模样。其实这位军人姓白，却长得又黑又壮，哪里有周北极的影子。

谢雨随姓白的军人上路。她是第一次坐飞机，想不到军人也是，两个人的动作都有些陌生。军人告诉谢雨，他是团里的宣传干事，如果不是因为她，既上不了北京，也坐不了飞机。说着他嘿嘿地笑，把撑着的威严笑淡了。飞机上高空后，两个人都抻直了脖子往窗外看。窗外是一片白云，连绵并且稳定，像冬天田野上的一垄垄白雪，看着真让人舒心。但谢雨的舒心并不彻底，心底的忧虑时不时会冒出来提醒自己，使进行着的高兴突然停下来。白干事看出谢雨的情绪，就找话来分她的心。他说了些闲话，说着说着觉得没意思，于是便提起周北极负伤的那场战斗。

那场战斗属于收复仗。周北极那个连打的是一个重要高地。先是我方从北坡攻上去，然后掉个头儿守着南坡。开始大家还高兴，觉得挺简单，坑道都不用挖。不久敌人玩命地反扑，动用整整一个加强连，一次一次地冲锋。每次都快冲上来了，被硬生生地打下去。所以敌人尸体丢得很近，一些未咽气的敌兵爬虫似的在眼前蠕动。后来敌人学聪明了，下撤时一部分人在一块凸地后面躲起来。那块凸地是山坡上的一颗痞子，猫着身不把脑袋探出来，我方打他不着。又离得很近，几十米的距离，时时是个威胁。有位高个子战士耐不住，跳起站在坑道沿上，要利用高度俯射敌人。不想敌人扔出一颗手雷，在他不远处爆炸，弹片横飞着竟切下他的一条胳膊。胳膊摔在坡地上往下滚了好几米。那战士一瞧胳膊没了，红了眼，扑出去要抢回自己的东西，别人拉都拉不住。他跑了几步，眼看要拿住那条胳膊，猛地被敌人一个点射打中了脑袋。

周北极在这时显示了灵性。他让步枪穿上军衣军帽，举起来吸引敌人的子弹，自己悄悄爬出坑道，在坡地上打几个滚，接近一棵橄榄树，猴子似的蹿了上去。这棵橄榄树在凸地的旁侧，敌人没注意到，周北极却注意到了。周北极在树枝上一站，敌人看不见他，他能看见敌人。他朝着敌人猛打，打得敌人堆里冒起一阵阵尘土。敌兵躺下去一片，死得糊里糊涂。活着的敌兵东张西望，好不容易才找到目标。他们端起枪把许多子弹打进树枝丛里，树叶被打得飞溅起来，又纷纷飘落地面。不一会儿，一滴滴血跟着树叶落向地面。周北极被打中了胸部。

白干事说要战斗总会有牺牲，但事先谁也料不到战斗如此惨烈，打了一天一夜，撤下来时一个连仅剩下五十多人，包括周北极这样的重伤员。白干事还说那个阵地

他后来上去过，一个山头都打废了，光秃秃的真难看。白干事的语言比较简单，或者说军人式的简练，但明显吸引了谢雨。这是谢雨第一次在天上听地上的故事，觉得又缥缈又神奇。

下了飞机，他们又坐军用吉普车走了四五个小时，到达一个叫宁明的县城。吉普车把他们直接拉到周北极的连队营房。谢雨在车上看到，营房门口排列着两队士兵，他们的上方是红布横幅：欢迎战友亲人！谢雨觉得全身热了起来，心里怦怦直跳。走下车子，一位军官跑过来向谢雨敬礼，又引着她向前走。两旁的士兵不停地鼓掌，一位士兵递给她一束花。花是新鲜的，还沾着水珠。谢雨不能再垂着眼睛，她抬起头，看见了一张张黑瘦的脸。他们的目光里全是温暖。谢雨鼻子一酸，差点没止住泪水。她觉得自己真的被感动了。这些都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士兵，走过他们，谢雨就像走过了一场战争。

这个时候，谢雨不能再解释自己，说些让大家扫兴的话。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提出要见周北极。那位军官是指导员，他说你别太着急，先歇口气吧。这么说着，他还是马上安排她去医院。路上，指导员怕谢雨见面时受不了，就说些缓冲的话。他说周北极真是好样的，每次昏迷过去，每次都能醒转回来。他又说，这次昏迷时间最长，都三天三夜了。

到了医院，指导员领着谢雨直奔病室。进了门，谢雨看见一个人盖着被子躺在床上，周围摆满了氧气瓶、输液架一类的东西。指导员以为谢雨会冲动，护在她的旁边。谢雨拨开他，走到床前。现在她看清楚了周北极的脸。他的脸因为鼻子插着输液管子而显得变形，不是她原来想象的样子。医生见谢雨还算镇定，便掀开被子，露出绑着厚厚纱布的胸部。这胸部因为飞机上的故事做背景，就有些悲壮。谢雨站在那里，忽然有了恍惚的感觉。她觉得眼下的她和周北极都不真实。真实的她应该在学校的课堂里上课。真实的周北极应该站在家乡的井台上奋力浇水，身上四溅着透明的水珠。这种感觉使谢雨的眼里有了眼花，慢慢地变成泪珠掉了下来。

谢雨悲伤的样子看上去比号啕大哭还让人心动。指导员和医生一人一只握住了她的手，嘴里说不出话。过一会儿，医生见谢雨平静了，才告诉她一些情况。他说周北极的休克是胸腹联合损伤引起的，子弹贯穿了肝肠，导致大量出血，同时还发生胆汁外溢，胆汁流入腹腔引起了严重炎症。医生还说了些别的，他的话谢雨听不太明白。

晚上，谢雨一个人坐在床边，看着周北极的脸。看久了，这张脸不再变形，倒有些稚气。谁能想到这稚气的脸与一个秘密有关，那秘密又与她有关。在高考前那些寂寞的日子里，谢雨常常坐在家里的窗前发呆，一阵风吹过，一只鸟儿叫了，都

会让她动心和伤心。可她却不知道自己被别人暗地里研究了，而且研究她的是一双少年的眼睛。事情错得真大呀。

谢雨轻轻握住了周北极打着点滴的手。他的手在她的手里显得无力，还有些冷。但他的手真大，谢雨的两只手合在一起才能真正握住它。谢雨想我得让周北极醒过来呀。他醒不过来，就不能看我一眼，我也就算白来了。

谢雨把脑袋伏到周北极的耳边，轻轻叫着他的名字。周北极，周北极。叫了两声看看没有反应又接着叫，不知不觉她的声音高了起来，又单调又茫然。一位护士闻声赶过来，她看看谢雨，留下一声叹息，回去了。

谢雨有些难过，但没打算放弃。她想我得找找其他办法。她想了一会儿，想到了生姜。她起身离开病室，出了医院大门，在一家饮食店要到一块生姜，让切成片，握在手里走回病室。谢雨掰开周北极的双唇，看到了一排紧咬着的牙齿，同时也闻到了一股腐臭的气味。谢雨顾不上许多了，开始捏住生姜片往牙齿上擦磨。谢雨记得，小时候听大人说过这样的办法。

一片生姜在谢雨手里慢慢变小。快变没了，又用一片续上。周北极的嘴里涂满了姜汁。谢雨手里有六片生姜，当剩下一片的时候，谢雨想，周北极，我手里只有一片生姜了，你该醒醒了。这样想着，周北极的嘴巴真的动了一下。谢雨以为自己看花了，定住眼睛，周北极的嘴巴又动了一下。谢雨一下子慌了，还没想好怎么办，声音先叫起来，周北极周北极，你醒醒。周北极没有醒。谢雨赶紧用剩下的姜片再擦，擦了两下，周北极的眼皮弹了弹。谢雨喊道，周北极周北极，我是谢雨呀，你为什么不醒醒？周北极的睫毛使劲颤动着，张开了眼睛。他失神半晌，然后盯住了谢雨，像是看她。看了一会儿，无力地合上。谢雨刚要唤叫，周北极眼睛又慢慢睁开，嘴巴跟着张合几下。谢雨把耳朵往近贴了贴，听见周北极说，我在哪里？我死了吗？谢雨说，你没死，你醒过来了。周北极说，你是谢雨？谢雨使劲点头，说我是。周北极涩涩地笑一下，说，我肯定死了，我死了才能见到谢雨。谢雨说，周北极，你睡了三天三夜，你真的醒过来了。谢雨说，周北极，我从北京过来，我是专程来看你的。谢雨说，周北极，你说要见我，我就让你见到了。说着说着，谢雨觉得自己眼睛模糊了，模糊中看见周北极眼角滑出了泪水。

谢雨想起了医生。谢雨对周北极说，你等着，我这就去叫医生。她跳起来跑到值班室，先叫了护士，护士叫了医生。医生护士兴冲冲地随着谢雨走进病室。他们看到周北极一如既往地闭着眼睛。谢雨急忙坐到周北极跟前，摇着他的手，一声声叫唤，周北极周北极周北极。周北极没有反应，嘴巴也不动一下，眼皮也不弹一下。医生不说什么，安慰地轻拍谢雨的肩，然后携着护士走了。谢雨眼泪掉了下来，冲

着医生的背影讷讷地说，他刚才真的醒过来了。

谢雨在病室守了两天，周北极再没有醒转。第三天，部队决定将周北极送南宁治疗，让谢雨先回北京。谢雨说，我要先送周北极。就又待了一天，将周北极的救护车送走。

谢雨临走的时候，白干事和连队干部都来送行。他们挨个儿握了谢雨的手，把谢雨的手都握痛了。

二

谢雨回到学校，也就回到原来的生活。谢雨没有想到，自己很快成为一个故事在校园里流传。流传广了，形成多个版本。版本不同，故事梗概是相同的，即中文系有位女生跟前线战士进行一场生死恋。故事说，中文系的学生就是不一样。

开始谢雨并不在意。有一天她在图书馆自修，正认真着，忽然手臂被人碰了一下。抬头一看，一个男同学举着一支钢笔说，对不起，我的墨水没了，能把你的匀一点给我吗？谢雨把钢笔递给他，看着他的钢笔抽了她的钢笔。过一会儿，又一个男同学碰她的手臂，说借橡皮擦一用。谢雨说我哪里有什么橡皮擦。那男同学就走了。待第三个男同学引她抬头的时候，谢雨的脸上有了警觉。男同学说对不起对不起，认错人了。说着后退转身，谢雨盯着他走回座位，与原先的两位男同学会合一起，轻声说些什么，并制造出零星的笑声。

中午在食堂打饭，谢雨排在长龙的尾部。窗口还未开启，有人等得不耐烦，敲起了饭盒。饭盒声中，龙首部位走出一个胖子男生，大踏步向龙尾走去，在谢雨面前站定了。胖子说，我能帮你打饭吗？谢雨吃惊地瞪着他。胖子说，不行咱俩换一下位。谢雨说，我不认识你，我为什么要跟你换位？胖子说，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你是中文系的谢同学。我要向谢同学表示敬意。谢雨冷了脸不吭声。胖子说，我就想做一点点好事。谢雨说，如果你不想失去我对你的敬意，就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胖子两手一摊，说好吧，又大踏步向龙首走去。

过了几天，班级举行优秀团员评选。这种评选既要民主，又得不到重视，就放在上午第四节课后。下课铃声响起，非团员拿着餐具走了出去，团员们留了下来。留下来的团员们心不在焉，认为应该速战速决。选票发下来，又很快收上去。黑板上出现了团支书的名字，支部委员的名字，接着出现了谢雨的名字。这时，谢雨正埋头看着什么，听到自己的名字，抬头看一眼，知道是有人搞的恶作剧。这个人可能是赵玲玲，也可能是朱古丽或巩莉。谢雨有些后悔刚才没写上她们中的

一个。正想着，她的名字又一次响起，并且不愿歇息似的，一次接着一次。她的名下生出一系列“正”字，看上去浩浩荡荡。如果黑板是块田地，所有的人都认定团支书会破土而出，结果长出来的是谢雨。这样的结局颇似喜剧，有人发一声喊，同学们拥出教室。谢雨坐在那里呆了几秒钟，忽然气急败坏。她跳起来追出教室，截住团支书。谢雨说，这次评选是……无耻的。团支书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谢雨说，不是无耻也是无聊。团支书说，别人都以为我不高兴，想不到你也不高兴。谢雨说我真的不高兴。凭什么选我，我怎么能是优秀团员？团支书笑了说，你为什么不能是优秀团员？你是众望所归呢。谢雨说不要不要不要！

整个下午谢雨都不高兴。傍晚时分，谢雨在寝室里闲聊，敲门走进一男一女两个学生，自称是校广播站的记者，要采访谢雨。房间里的眼睛望向谢雨。谢雨赶紧说，不在不在，谢雨她出去了。记者笑起来说，谢雨在，你就是谢雨。两人就坐在她的对面。谢雨说，你们要问什么？男记者说，你的事迹打动了许许多多的同学，大家都想知道你们的恋爱经过。女记者说，听说你们是青梅竹马，感情是从小时候开始的吗？男记者说，这次你到了前线，心里有什么感想？女记者说，你那位战士伤情如何？什么时候康复？康复了还会上战场吗？谢雨说，你们问完了吗？男记者说，你先说也行。谢雨说，反正我说什么你们也不相信，这样吧，你们在这儿待着，我从这儿出去。女记者说，我可以理解为你谢绝采访吗？谢雨说你的理解完全正确。她站起身走出了寝室。

第二天傍晚，谢雨从图书馆回宿舍的路上，听到了喇叭广播。喇叭里说着采访侧记什么的，声音高亢而浑浊，似乎与自己有关。谢雨为了听明白些，放慢步子。她听清了一个句子，又听清了一个句子，这些句子说着前线、爱情和谢雨的名字。谢雨心里忽悠一下，像飘过一阵雾。她想这是怎么回事呀？一定要说我吗？不说不行吗？她又想这破喇叭多么难听，是不是刚从浑水里捞出来呀。她停住脚步，要找出那只喇叭的所在，但喇叭的声音来自前后左右，像从每个方向涌来，每个方向又似是而非。

谢雨走进楼门时，喇叭里响起配套的苏联歌曲《小路》。歌曲抒情悠远，有着战火里的忧伤。谢雨伴着乐曲走上二楼阶梯，穿过走道，一把推开寝室的门。这时正是饭前时间，同学们都在房间，她们看见谢雨挺着身子站在门口，大声宣布：今晚我要请客！她的态度看上去那么坚决，不像虚晃一枪。大家欢呼起来。

谢雨们来到校对门一家小餐馆。这家小餐馆开张不久，但很快盖过旁边的国营餐馆，餐厅里总是热热闹闹的。谢雨们围住一张快吃完的餐桌，盯住就餐者的筷子伸出伸进。就餐者不为所动，忙完了筷子，拿着牙签剔牙缝，剔舒坦了，才起身离去。

大家坐下来，七嘴八舌讨论菜单，最后说以饺子为主，兼点小菜。这时巩莉问，谢雨你为什么请吃？是因为生日吗？赵玲玲摇摇头。巩莉说，是因为选上优秀团员吗？赵玲玲又摇摇头。巩莉说，赵玲玲又不是你请吃，你摇什么头？赵玲玲说，饭桌上嘴巴是管吃喝，不是用来问话的。大家笑起来，都说是。

饺子端上，大家吃了起来。谢雨说，我可以喝酒吗？几双伸向饺子的筷子停顿一下。赵玲玲说，谢雨今天你做东呀，你想喝啥就喝啥。马琴说，又不是男同学，不喝酒了吧？赵玲玲说，马姐这话不对，酒又不是胡须刀，怎么成了男士专用产品。巩莉说，朱古丽能喝，你就陪谢雨喝一点。朱古丽想一想说，那就来一扎啤酒吧，咱俩分着喝。谢雨说，朱古丽你别替我省钱，咱们一人一扎。

两只装着生啤的大杯搁在朱古丽和谢雨的面前。谢雨端起大杯倒入碗里。碗里升起泡沫，又低了下去。谢雨瞧着碗儿，双手把住一口一口喝完了。她抬起头，看到朱古丽也喝完一碗，同时脸上浮起颜色。谢雨摸摸自己的脸说，朱古丽你脸红了，我脸红了吗？赵玲玲说谢雨你脸没红，想不到你藏着酒量呢。谢雨说，那我再喝一碗，看看能不能红起来。她倒了酒又很快喝下去。大家有些吃惊地看着谢雨。谢雨说你们干吗这么看我？是因为我还不上脸吗？马琴说，谢雨你别喝了，这不好玩。谢雨笑一下说，刚才大家问我为什么请吃，现在你们看出来了吧，我今天晚上就是为了喝酒。

一小时后，女学生们走出餐馆。谢雨左右挽着赵玲玲巩莉，挺亲热的样子。天黑了，马路上的车灯晃来晃去。谢雨要过马路，走了几步被左右同伴拉回去。一辆货车尖叫一声刹住，停在谢雨们的旁边。司机愤怒地探出脑袋，说姐儿们，手挽着手逛王府井哪！

大家继续往前走。进了校门，抄小道过操场。操场空旷，马琴几人走在前头，三人组合被谢雨拖来拖去掉在后面。一阵风吹来，吹得谢雨胃里有些冲动。谢雨说，你们放开我。两位同伴不但不放开，挽得更紧了。谢雨还想说什么，脖子伸了伸打出一个饱嗝。赵玲玲巩莉松了手同时跳开。但谢雨没有呕吐，她只是感到脚太轻，好像不是自己的。又一阵风吹来，把谢雨吹坐在地上。前边的同学闻声返回，一起围住了她。谢雨抬头看见周围竖起一圈人墙，圈口是一块圆圆的天空。天空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但映着淡淡的红。谢雨眼里一阵热，要说什么，嘴巴张了张没说出来。她忘了要说什么。她使劲想了想，原来自己要用"我有一个秘密"这个句子。谢雨就说，我有一个秘密，我恋爱了。好几个声音说，知道了，是周北极。她们的声音在她的上方，像是掉下来似的。谢雨气愤地说不是周北极！你们为什么要说周北极？为什么不说别人？一个声音说，别人是谁？谢雨说，北岛，他的名字叫北岛。谢雨说，你们吃

惊了吧？你们不知所措了吧？谢雨说，你们能让全校的人都跟你们一样吃惊吗？

同学们把失态的谢雨架回寝室。谢雨睡了一夜，酒醒了，身体却发起烧来。到校医院打了一针，回来后仍是昏睡。同学们都上课去了，留下两暖瓶开水。谢雨睡醒了，就喝一杯水，再接着睡。她喝了一杯又一杯，同时也把梦境切割成许多个片断。这些片断充塞着不同的颜色和不同的内容，显得那么地没头绪。

中午同学们回来，见谢雨还是昏睡，起了怜惜。有人要给她打洗脸水，有人要替她买点心。马琴说，你们先别忙乎。还记得昨晚上谢雨说的秘密吗？赵玲玲说，那算什么秘密，那是酒后的傻话。马琴说，傻话有时是真言。赵玲玲说，你的意思是谢雨真的恋上那位叫北岛的诗人？巩莉说，为什么不能？谢雨能被别人恋也就能恋别人。赵玲玲说，两回事呀，人家可以穿着军装捉了谢雨去，咱们上哪儿去找那个北岛？朱古丽突然说，我能找到北岛。就在床头一堆杂志里找，果然找到了北岛。马琴叹口气说，咱们给谢雨念首诗吧。巩莉就捧着杂志念北岛的诗，念了一首，又念了一首。其他人凑过脑袋一起跟着念，一边念着一边看谢雨会不会弹开眼睛。谢雨眼睛不弹开，但嘴巴跟着动起来——她轻声加入了朗读。大家的声音越读越大，隔壁寝室听到动静，要跑过来串门，被堵了出去。

经过这一闹，谢雨心情平静了许多。心情一平静，一些事儿搁在眼里就不算挑衅。同室们知道她的心思，也不随便捡起敏感话题。倒是谢雨自己觉得没意思，周北极都那样了，自己还要讲究泾渭分明，未免太小心眼儿了。这样想了，心里就很空悠。晚上寝室熄了灯，大家不愿意马上睡着，便开卧谈会，说些没头没脑的话儿。以前谢雨也是卧谈高手，积极地说，积极地笑。现在不一样了，多是听别人说，再跟着笑。听过笑过了，思想又很快滑到其他事情上，譬如她想，不管怎么样，我总该惦记周北极的伤势呀。大家都说谢雨卧谈的风格变了。

秋天的时候，一封信忽然来到谢雨的手里。拆开一看，是周北极的。周北极开口便说自己胸部取出一颗子弹，把死神吓走了，现在已经好了许多。谢雨想，好了许多是多少呀？再往下看，原来他刚刚好起来，信还是躺在床上口述的，意思是先递个平安。谢雨高兴之余不免惊讶。先前她也认定周北极不会死，现在真的来了消息，还是觉得突兀。她想周北极又不是保尔·柯察金，怎么说好就好起来了呢？惊讶过了，便赶紧回信。给回信定调子时，谢雨费了心思。这信既要显出高兴，又要节制感情，不能让差错一点点攒起来，所以写起来曲里拐弯的。

过些天，周北极又来信了。这次笔迹不一样，是周北极自己写的。信里的话比前一封透明，似乎带着南方温湿的气味。周北极说，我真的好起来了，一天比一天好。医生护士夸我挺神，其实我知道与你有关。上次你来看我，我想不到，真跟做梦一样。

后来我老做这个梦，做一次身子就挣扎一次，挣扎着要从昏迷中爬出来。周北极还说，战友们都说你是位好姑娘，以后不管你怎样待我，你对我都是很重要的。谢雨看着信，心里一阵热一阵凉。她想我能怎样待你，只要不再来人把我押去见你，送几句好话我还是舍得的。

以后的日子里，周北极一封一封地来信。每来一封信，谢雨就搁置几天，再懒懒地回信，有意把间隔时间拉长，仿佛时间拉长了，也能把周北极的热情拖淡。但周北极太长时间不来信，谢雨又会以为反常，觉得上一封信太淡太硬，怕伤了周北极的自尊心。于是不安，希望早点等到来信。真来信了，看着周北极满纸的热情，她又高兴不起来，又为接下来回信的用词发愁。谢雨就是这样进进退退，找不到分寸感。好在山高水远，躲在信纸里说话总是安全的。直到有一天，周北极的来信装进了他要来北京的消息。

在这封信里，周北极告诉谢雨，大约开春之后，他就要随战斗英雄事迹报告团到全国各地巡回报告，北京自然跑不掉，据说还是第一站。周北极傻乎乎地说，作报告我不会，站在台上说话不如在高地上打仗，但听说能去北京，我心里乐得停不下来。现在我真想马上把自己填进炮膛里，一炮打到你跟前去。

三

新学期过了一个多月，战斗英雄报告团抵达北京。到北京后，先在人民大会堂说了一回，又分成若干分团到有关单位和大学现场报告。周北极所在分团会选择，第一场报告会放在了谢雨学校。这时期，经常有报告团来学校说一些着过色的故事，唤起学生们的掌声。掌声拍多了，学生们对这类报告会不再稀奇。但一些知道底细的同学觉得这次不一样，他们认为该报告团光临学校应该与谢雨有关。

谢雨不这么认为。报告会那天，她和同学们一起坐在礼堂里。报告团来了，顺着坐席走道走来，同学们站起来，谢雨也站起来。两旁的掌声夹住了军人战士。穿过纷乱的脑袋缝隙，谢雨看到了一身戎装的周北极。这是几年来她第一次见到健康本色的周北极，站立着的周北极。站立着的周北极并不高大，在一行人中显小。他走在人群和掌声中间，似乎有些紧张，目光怯怯的，脸上存着稚气。这落在谢雨眼里，仍脱不了邻家男孩的底色。

报告团在主席台上落座。按程序，有三个人报告。周北极是第二个。轮到周北极时，他挺直站起，像一根柱，行一个军礼。台下掌声响起来。掌声中周北极不老练地按住麦克风，不拿稿子，却像讲着稿子。显然他的话事先被规范过。规范过的

话虽然清楚，却不生动。周北极说起了出发前的心情，打死第一个敌人的感觉，子弹在身旁飞来飞去的场面，战友们牺牲的情景。当战友们一个个倒下时，周北极的话悲伤了，不规范了，生动了。他的眼里远远看去闪着亮光。听众席先响起零星掌声，很快扩展为一大片，掩盖了周北极的声音。待静下来，周北极开始讲起自己的受伤。他说子弹打进他胸部时，全身的感觉猛地停住，世界突然变得又寂静又凉爽，像一下子躺进了水里。

谢雨这时起了慌，她怕周北极带出自己。她瞥一下左右，同学们都在认真地听，有的还张开了嘴巴。谢雨想部队真会培养人，像周北极这样都能上讲台，还说得有模有样的。又想，部队准备稿子时千万别学了小说电影掺进爱情故事，在这个场合把爱情故事和她的名字甩出，至少会有一千双眼睛看过来，不把她烤焦，也会把她烤熟。这样想着，谢雨身子就热起来，双手虚出了汗。谢雨乱了心等着，等了许久，终于没听到自己的名字。

报告会接近尾声时，谢雨起身出来，等在礼堂外侧的一棵树下。在这里可以盯着正侧门出口。会散了，人群像水流一样涌出，浪花花的。谢雨的眼睛不够用。水快流尽时，淌出几个军装身影。他们被学生包围着，一边走一边说。谢雨的目光找到人堆中的周北极，她紧了几步，随在人群后面。人堆往前移了一会儿，停下来，周北极周转着脑袋张望，但他没看见谢雨。谢雨这时真想跑进人群，又觉得应付不好场面。送客车子喇叭响了，人堆又往前移，一直移到车门前。人堆稍稍有些激动，把战士们一个个拥入车内，就像往炮膛里填进一颗颗炮弹。然后，车子一溜烟射了出去。

晚上，谢雨在图书馆看不进书。满眼是字，串不成意思。开始她还坚持着，后来就气馁了，允许自己想些课本外的事情。她想着时，手指不经意地在桌面上敲打。很轻很轻，几乎没有声音，但还是干扰了邻座男生。男生伸过脑袋，盯着她的手指一上一下，终于说，你能不能停止这种多余的动作。

谢雨放弃了看书，夹着书本往回走。走到宿舍楼前，远远看见一个人站在昏暗的灯光里，身影又陌生又熟悉。谢雨让自己猜猜那是谁。她猜该不是周北极吧？走近一看，果然是。他穿着蓝色便装，样子有些生，看上去很像大一新生。

周北极没看清她，身子静着，好像不是等人而是站岗。待谢雨走进灯光里，周北极一下子活了，脸上跳起惊喜来。谢雨说，等好一会儿了吧？周北极嘿嘿笑着，不回答。谢雨说，你干吗不上去？周北极说，上去了，没人。谢雨想一想说，咱们现在不上去了，在校园里走一走吧。

校园里除了图书馆和教学楼，到处都是幽暗。两个人在幽暗里走。谢雨听到了

喷着粗气的呼吸声。谢雨心里一沉，赶忙说，下午的报告会还是不错的，那么多同学围着你们。周北极不吭声。谢雨说，可是你一走了之，我想打电话找你，就是不知道往哪儿打。周北极还不说话。谢雨说，周北极你为什么不说话？周北极停一下脚步，说我第一次……这样散步，我有点紧张。谢雨禁不住笑了。

谢雨引周北极到一树荫处，坐在一张长木椅上。周围仍然幽暗，上方的天空仍然淡红。周北极的话慢慢多起来。他说，这几天我准备了一些感激的话，现在见了面，反而说不出了。又说，在你眼里我一定是个傻大兵，做事没有根据的。谢雨说周北极你先别说这些，你看这天，跟家乡真不一样，家乡的天总能找到一些星星。谢雨的话让周北极抬起了头。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激动起来。他说，谢雨你知道吗？几年前，在有星星的晚上，我常常会蹲在树上观察你。谢雨吃一惊，笑着说，我又不是军事目标，你怎么观察我？周北极说，那时候，我爬上院子里的玉兰树，躲在树叶里，透过开着的窗户上格看你。你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复习功课，你坐着，走着，有时也靠在床上。你的一举一动全进了我的眼睛。那时我特别希望你走来走去，多一些动作，可是你很多时间都是坐着看书，很安静。这使我待在树上挺单调。谢雨说，单调了你就下树呀。周北极说，我不，我用东西扔你的窗户。你听到响声，就会站起来听动静，有时也会打开窗户看看外面。这时我就会很兴奋，心头咚咚直跳，就会忘了拍打身上的蚊子。现在心头咚咚直跳的是谢雨。她说，你是说那是夏天？周北极点头说，那一年我从春天一直看到夏天。谢雨的脸在黑暗中渐渐红了。谢雨说，那时候你还小。周北极说，我不小了。我身子已高出你一寸，可在你眼里，我还是小。谢雨说，那时我确实没注意你。周北极说，你没注意我，可是我伴你过了很多个晚上。

周北极说话的时候，脸上布满光亮。他的眼睛仗着夜色的掩护，更直直地看在谢雨的脸上。谢雨的心软一下，又弹直了。她已明白身旁坐着的不再是邻家男孩而是一名军人，他有能力将谈话引向危险地带。

谢雨说，几年前我远远地在屋子里，现在我就坐在你面前，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周北极嘿嘿一笑，说不知道。谢雨说，这时候是真的，那会儿是假的，假的东西是不可靠的。周北极愣一下，老实地说，我不明白。谢雨说，有件事早该告诉你了。开始是不忍，后来听说你来北京，就留着了。周北极盯着谢雨，不说话。谢雨说，我有了。顿一顿，进一步说，我有男朋友了。周北极说，我还是不明白。他说着这话，心里其实已经明白，于是眼里的光泽慢慢淡灭，要与夜色混为一体。他喃喃说句什么，低下了头。过一会儿，他像记起什么似的，抬起头问，他是谁？谢雨说，他是诗人。周北极便沉默了。又过片刻，他再次抬起头说，我恨诗人！

周北极的样子让谢雨的心变成小草，虚虚地卷了起来。但她不吭声。她知道沉

默是此时最好的缓解办法。不管借诗人或其他什么人一用，她拒绝的意思总归要说的。以前写信时一次次地要说，但记起周北极躺在病床上，她预备的决心就会一点点泄掉。现在坐在一起，又躲在夜色里，就容易说了。容易得连她自己都觉得是不是太突兀。但说了，到底是轻松了。

似乎过了很久，谢雨站起来说，时候不早了，咱们回去吧。周北极不动弹。谢雨说，我们女生楼会关门的。周北极说，其实我早该料到的。谢雨又说，我们女生楼会关门的。周北极说，料到了又有什么用？谢雨说，我们女生……周北极说，你先回去吧，我再坐一会儿。谢雨说周北极，你这样我不放心的。周北极脸一动，抬眼看看谢雨，站起了身。

两人往女生楼走。两只影子在地上黑成两团，像被拖着走。到宿舍楼门口，谢雨说，你走吧。周北极不走，站着。谢雨只好先进去。大门已经关了，谢雨叫门，叫了几声，门卫室里响起苍老的嘟囔声，又响起拉动铁栓的哗啦声。谢雨进了大门，轻着身子回到寝室，同室们都睡了。她洗漱一遍，脱衣上床。上床前像是意识到什么，抻长身子，把头伸出窗外。她看见周北极挺直站在原地，孤零零的像一枚钉。

谢雨不敢睡了。她要等十分钟。十分钟后他还不走，她就睡下。谢雨在黑暗中静坐着，静得满耳都是同室们的呼吸声。十分钟过去了，又十分钟过去了，周北极仍钉在那里，不挪动半步。谢雨探出窗外的身子忽然软了，心里出现了慌乱。不仅慌乱，还有些气急败坏。

谢雨溜出寝室，又来到门卫室交涉。门卫老头一把年纪了仍喜欢愤怒。他一遍遍地呵斥谢雨，把谢雨的声音批得很小。这样磨了五分钟，老头儿才把铁栓拉开。谢雨出了楼门，走到周北极跟前。周北极脸上亮了一下，又干干地笑了一下。

谢雨领着周北极回到原来的长椅。四下一望，像是更静了。谢雨坐下，说你也坐呀，站了那么久时间。周北极不坐，仍硬硬地立着。谢雨说，我们能不能不这样？又说，你知道吗你这是在吓我？又说，看来你我真的还不够了解！周北极像是没听见，慢慢解开领口纽扣，双手一扯，露出精瘦的胸膛——胸膛上有一只铜板大小的伤痕。周北极说，你那位诗人有这个伤疤吗？他有吗？谢雨想说什么，眼睛已被那只伤痕挂住。她研究似的看一会儿，站起身，想替他合上衣裳，递出的手却糊涂地伸向伤痕，抚摸了一下。周北极抖一下，一把攥住谢雨的手。谢雨的脸忽然热了，一边要抽回自己的手。她不但没有抽回，还被周北极往里一拉，顺势钳住了腰。谢雨慌了，身子扭动几下，变成弓形往后挣，两只手忙来忙去。但周北极一动不动，神情和力气都像是凝固的。谢雨恨恨地说，我要叫人了。她嘴巴张了张没叫出来，手却扬起来给出一掌。

周北极松了手，谢雨跌在长椅上。但周北极马上又扑上去。一记耳光似乎激发了他的力量。他压在她的身上，脑袋挨着脑袋，呼吸又短又粗。这样僵持一会儿，周北极还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接着他从谢雨眼中读到了愤怒和不屑，这种目光提醒了他。他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他开始解谢雨的衣服。他的手摸到一颗纽扣时，立即遭到谢雨的手的抵挡。两只手绞在一起，抢来抢去，像是在争夺一个制高点。一个制高点拿下，又同时扑向下一个制高点，但每一回总是周北极占得上风。随着纽扣被一个一个解开，谢雨的意志也在走向崩溃。谢雨说，周北极我还是学生！周北极缓一下，没有停手。谢雨又说，周北极我还是学生我还是学生！声音近乎哀求了，同时泪水泛上来，在眼眶里晃来晃去。周北极仍不说话，眼泪却也被引出来了，亮闪几下，一滴一滴溅在谢雨脸上。

在泪水中，周北极解除了谢雨所有的纽扣。他的脸因为激动变得明显地苍白，呼吸更加杂乱无章。他的手经过一番忙乱，爬上了谢雨的乳房，随后又掉头探向她的腹部。谢雨渐渐失了力气，连扭动的力气也失掉了。她的双手倒腾出来了，挂在那里。挂了一会儿，举起来往周北极的脸上打。打了几下，又耷拉下来，挂在那里。泪水盖住了她的视线，使她看不清上面的动作。她的意识都像是累了，找了半天，才找到飘然下陷的感觉。在下陷过程中，她听到自己痛楚地叫了一声。

四

谢雨的变化是从许多细节开始的。先前她挺能吃，四两米饭不在话下。有时怕人说，才打成了三两。别的同学每月能省下粮票去换鸡蛋，她怎么也学不会。现在好了，她的吃饭态度很女孩了，对着一碗饭菜能磨蹭半天。先前她上课并不精神，课间倒挺活跃，会缠住老师问这问那，让老师觉得自己的课引起了反响。有时也跑到教室外的小操场与同学们围成一圈垫排球，垫飞了就咯咯大笑，那笑声都能追着排球跑。现在这些都收了起来。周末的时候，班里兴起学跳舞，慢三快四的。谢雨原是积极分子，大家都说她学得快。但学了半截，再不见她的影子。“五四”那天，教室里开舞会，同学们把生的熟的舞姿都端出来，一屋子的喧闹。谢雨跳了一圈，便坐在一旁看。同学说你怎么不跳呀。谢雨就指了脚腕子说，脚崴了，一跳挺痛。还提起裤管，让别人看贴着的伤湿片。

谢雨的这些变化是点点滴滴匀在日子里的，同学们一时看不出什么。要说不一样，是谢雨比以前用功了，有更多的时间手里拿着书本。

其实谢雨现在看不进课本。她手里拿着的经常是小说什么的。一天下午，谢雨

在教室里看一个悲情故事。故事中一个小姑娘挺着肚子，手挎一只竹篮，忧伤地走在回乡的小道上。她走呀走呀，突然走出了谢雨的视线。原来谢雨的眼睛脱离文字，去想其他一些事情。她从小姑娘想到私生子，再想到自己的“随身朋友”。她把时间算一遍，吓了一跳。再算一遍，又吓一跳。她不相信似的起身直奔厕所，慌慌地自查一遍，什么也没有。然后又不相信似的走回座位，坚持着再掰算一遍。算着算着，她终于散了脑子。她觉得自己太大意了，这些天一味地伤心，却忽视了身子的隐患。一整个下午，她眼前搁着小说，思想却气喘吁吁地跑在 Yes or No 之间。伴着这种来回奔跑，她的身子一会儿扔进火里，一会儿又扔进水里，辛苦极了。同学们一个一个走了，教室里只剩下一只孤单的身影。接着暗色来到教室，把她罩住了。在暗色中她一动不动，都忘了开灯。

她的糟糕心情一直持续到晚上洗脚上床。洗脚的时候，她看见了伤湿片。根据常识，伤湿片会搅乱秩序，而她已经打了好几天了。这个额外的发现让她稍稍心安，不至于躺在床上一头扎进噩梦里。

过几天，谢雨独自在水房里洗水服，洗着洗着胃里起了恶心。她想我怎么啦？我感冒了吗？我吃脏东西了吗？这样想着，心里已经慌了。她双手撑住脸盆，想让自己缓下来，但胃里一股气冲上来，顶得她伸长脖子，发出一串呕叫的声响。这声响在水房里最容易放大，嗡嗡地振动着。谢雨被自己的声音吓住，身子一下子虚了。她愣了半天，忽然提起双手往肚子上拍打。一下两下三下。手上的肥皂沫在拍打中变成众多泡泡，在她身前飞舞。泡泡灭了，她的手也没了劲儿。最后，谢雨在恍惚中觉得要做一件事情。她想一会儿，想起来了。她要让自己大哭一场。

谢雨去了澡堂。水龙哗哗流下，冲到她脸上，冲到她扁平的肚皮上。谢雨闭上眼睛，在水的冲溅中大哭。她哭得没有声音，也没有泪水。不是没有声音，声音只在她胸腔里撞来撞去。也不是没有泪水，泪水一出来即被更大的水流合并了。她哭了一会儿，弹开眼睛，再次看到自己的肚皮。她想象着这肚皮慢慢隆起，变成一只球，然后伴着她走在忧伤的路上，就像小说里的小姑娘那样。谢雨又哭了起来。她哭哭停停，在水流里不知待了多少时间。

这天夜里，谢雨睡不熟。第二天醒来，她决定找一家校外医院做一个化验。为了不引起同学猜疑，她还去上了两节课。临走时，正赶上教室里分发信件，其中有她的一封。她取过信封一看，竟是周北极的。她把信塞进衣兜，心想他怎么还敢来信。一边走一边愤怒，愤怒得脸都红了。因为光顾着生气，出了校门她还没想定去的地方。一辆公交车来了，她无所谓地跳上去，坐到最后一排。她掏出信拆开，见着半张纸。纸上没有称谓，没有署名，只写着一句话：我对不起你，我又上了前线。谢雨恨恨地想，

你上吧，再挨一颗子弹吧，最好把那玩意儿打掉。

到西直门，谢雨下了车。她茫然站了一会儿，想逮一个人问话。但那么多人在跟前来来去去，竟没一个看着合适。说到底她心里有点虚。后来她堵住一位研究人员模样的人问了。那人停住自行车，很量化地给她比画：往前多少米，往右多少米，再往前多少米。谢雨松了口气，原来附近真有医院。她按着指点走了十多分钟，远远见到标有红十字的医院大楼。大楼是灰色的，大门又矮又宽，奇怪得像一张嘴。谢雨顺着这张嘴走进去。

一小时后，谢雨被大楼的嘴吐了出来。她看上去淡淡的，仿佛经过灰色楼一过滤，全身都暗了颜色。她的脚步也是淡淡的，用半个小时才走完刚才十多分钟的路。她站在大街上，慢慢移眼看天空，天空上有一只太阳。太阳晒下来，让人感到有些热。旁边有卖冰棍老太太的声音响起，谢雨听到了，就走过去要了一根。她给的是整票，老太太复杂地清点零票，清点完了找她，见她已经吃完。谢雨塞回一张零票，又要了三根冰棍。她举着三根冰棍，边走边吃。她吃得挺快，走到公共汽车站，已吃掉两根。她上了车，继续吃冰棍。冰棍在她嘴里久久不出来，一出来就小掉很多。如此一次次地小着，直至完全消失。她的手空了出来，无所事事地伸进兜里。伸进兜里的手触到了纸物，取出来，是一张化验单。再伸入取出来，是一封信。她把化验单和信叠在一起，一下一下撕成片，然后伸到窗外放了手。纸片马上在她手里没有了。这时，她听见一个陌生的声音在背后说，女学生，你这样乱扔东西是不文明的。

谢雨开始跑步。每天晚自习回来，她去操场上跑圈。夜跑的人比她想象的要多，在暗色里若隐若现。她跑着的时候，经常有身影超过，跑到前边去。有几个身影她还认得，是校运动会上的人物。同样是夜跑，她知道她跟她们是不一样的。跑累了，跑大汗了，她才停下来，慢慢走回宿舍，然后去水房擦洗身子。这时她多么希望洗着洗着在下身洗到一把血，并惊喜地叫出声。每次这样希望着，每次没能叫出声。于是第二天再去跑圈。

谢雨的夜跑逗起了同室们的兴趣。赵玲玲说谢雨你真跑呀，我还以为闹着玩呢。不是暗练运动会吧？巩莉说，练什么运动会，运动会都开过了。她是练身材！朱古丽说，要说练身材，谢雨还真有效果，不仅瘦了，还苍白了。赵玲玲说，跑步能跑白，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想准是月光给照的。大家都笑。笑声中谢雨不吭声。马琴就说，谢雨锻炼身体有什么可说的。你们早上赖出操，晚上闹失眠，只怕四年下来耗成了黄瓜婆。大家又笑。

过一天，马琴悄悄找谢雨说，你这些天确实不对劲儿，我看出来了。谢雨说，没有呀，我挺好的。马琴说，你看上去总是那么累。谢雨说，可能是跑步太过了吧，

我减下来。马琴叹口气说，要是这样就好，你可别突然扔出个事儿吓我一跳。

这天晚上，谢雨跑步时，天下起细雨。跑步的人四散，操场上更黑更静了。谢雨麻木地坚持着，雨水很快湿了她的脸和身子。在冰凉的感觉中，谢雨向前头的黑色跑去，一段又一段，一圈又一圈，似乎永远也跑不出黑色。这种情形几小时后进入她的梦境。梦中她困难地跑在一条黑洞洞的隧道里，孤单无援。她想找到一个亮点，这个亮点越来越大，最后变成出口。但她跑呀跑呀，却始终看不见这个亮点。

次日醒来，谢雨以为自己会患感冒，结果没有，只是心里慌慌的。上午课间休息，谢雨叫住马琴往外引。到一僻静处，两人站住。谢雨说马姐，我真的有件事要吓你一跳。马琴不言语，等着。谢雨说，我怀孕了。马琴迷茫地盯着谢雨，盯了一会儿，相信了。她说，谁的？谢雨说，周北极的。马琴跺一下脚说，你也太大胆了！你不知道这会挨处分吗？你不知道这会让咱们当不成同学吗？谢雨泪水滑了下来，说我不是愿意的，我是被迫的。又说，马姐马姐，这些天我过的什么日子呀？马琴说，我明白了。你跑步也是为了这个？谢雨点点头。马琴说谢雨你真傻，这不是树果子，摇一摇就能掉下来，你得去医院。谢雨咬着嘴唇说，我害怕。马琴说，害怕也得去。谢雨想一想说，我还是害怕。马琴说，那你留着吧。谢雨不吭声了。

谢雨把隐秘交出来，气有些薄，但心中的痛仿佛被除以二，缓了许多。两天后，马琴悄悄跟谢雨说，我给你找了家医院，在北太平庄。又说，你别太紧张，那里有我一位熟人。谢雨吓一跳说，我不要熟人！马琴说，为什么呀？谢雨说，我有医院，在西直门。马琴说，不论西直门还是北太平庄，都是医院。有个熟人总可以照应。谢雨犹豫着不说话。马琴说，我知道你的担心。北京那么大，你的事是一滴水，落下去就没有了。再说我可以把你讲成农村来的表妹，叫春妮什么的。谢雨笑起来说，我像农村表妹吗？我像叫春妮的吗？马琴也笑了说，那换名儿叫红牡丹或者白玫瑰，刚从三十年代的上海滩过来。

说归说，真做手术，得有一些准备。首先要找一理由，使谢雨事后在寝室安心躺上几天。想来想去，还得借着感冒。又拿了粮票去魏公村换鸡蛋，再买些红糖。马琴还弄了一只“热得快”来。临行前，谢雨把换洗的衣服洗好。

星期六上午，谢雨和马琴一起出门。马琴跟那位熟人说好，请一位最好的医生。熟人说什么最好医生，这种手术你来人就是了。马琴不从。熟人就真找一位资深医生，约定了时间。按该时间，她们计划坐公共汽车去，“打的”回来。

两人挤上公共汽车，人很多。马琴抢得一个座位，让谢雨坐。谢雨不肯，被马琴按下身子。谢雨想我成什么了，还要人家让座。又想着马上来临的手术，心中的慌慢慢放大。马琴见着谢雨的脸色，就拿手去安慰她的肩膀。这时车到一站，下一些人，

上更多人，马琴安慰的手把持不住，随着身子被挤到后面。人多了，车子似乎也吃力了，快一阵慢一阵，中间还夹着喘气式的声音。又过一站，已在郊外，车子忽然抖几下，跟着一个趔趄，停住了。司机一边嘟囔，一边揭开厢盖，一团大的蒸气腾起，散到车厢里，一下升了温度。司机研究片刻，取来工具，把脑袋和手一齐埋下去。售票员把歉意的话重复几遍，说车子马上就会修好。大家就等着。司机不时把脑袋抬起。每次抬起，大家都准备舒一口气。但他只是擦擦汗，又埋下去。有人失了耐心，要求下车。车门一开，仿佛溃了缺口，人跟着人都下去了，在路边站满一片。一些人准备步行到前面一站，想想又不舍。后面的公交车来了，被拦住，一批人挤了上去。又一辆车来了，又挤上一批人。马琴谢雨努力了几次，收获的只是狼狈。有一次马琴都上去了，见谢雨没上来，又奋力挤下来。这样混乱了一阵，原来的车子竟然修好了，余下的人又坐上去。一路上大家的心伴着身体摇晃，生怕车子再发脾气不肯走。

赶到医院，已经迟到。熟人一见面就抬着手表说，说好九点半，现在都几点了？马琴一迭声地解释。熟人不听解释，却拿眼睛瞄谢雨。谢雨目光无处可放，只好看向地面。熟人说，有点儿意思。马琴不高兴地说，你这话什么意思？熟人赶紧笑着说，没什么意思。又说，刚才到点了你们不来，李医生就上了另外一位。你们先等一会儿，做完了那位做你们。两人便在手术室外坐等。她们的对面坐着一个黑胖汉子，有些不安的样子，时不时站起来踱步。有几次踱到她们跟前，有搭话的意思。两人忙勾了头不理。

手术室内安静，偶然有护士进出。有一阵子里面显出忙乱，脚步也繁了。一位护士伸出脑袋招去黑胖汉子，说几句什么。黑胖汉子返回坐着，只是更不安。马琴谢雨正等得着急，熟人出来了。熟人说，一个小手术，又是李医生，那女的竟然出大血了。你们还得再等。谢雨忙看黑胖汉子，见他一动一动，原来是抖着身子。谢雨心一滑，也想抖起身子。马琴忙用手握住了她的手。两人镇定住，再等。过一会儿熟人再次出现，说今天恐怕做不成了，你们下周一再来吧。

五

星期一上午，谢雨被通知去系主任办公室一趟。捎来通知的是一位年轻教师，神色严肃。谢雨以为自己的事露了。她想一想，认为是那医院熟人干的好事，就对马琴说，你那个熟人真不是东西。马琴也愣了，不知说什么好。

到了办公室，见系主任候在那里，脸上干着。谢雨不敢看他，低下了头把十只手指绞在一起。系主任说你坐吧。谢雨坐下。系主任说，你近来好吗？谢雨不知道

怎么回答，就不回答。系主任说，你看上去瘦了。谢雨仍不吭声。系主任说，不跟你绕圈子了，叫你来还是那位军人的事。他叫周北极对吗？谢雨说对。系主任说，你最近跟周北极联系多吗？谢雨说不多。系主任说，他过二十岁了吧？谢雨说老师你到底想说什么？系主任说，部队来电话，让我转告你……他停一下。谢雨淡淡地说，是不是又受伤了，让我去安慰他。系主任说，不是。谢雨说，那他想干什么？系主任说，他牺牲了。顿了顿又说，他死了。谢雨不明白地看系主任，慢慢站起来。看了一会儿，又慢慢坐下来。系主任以为谢雨会放声大哭，便等着，等一会儿没等到，就接着说，部队的意思是你可以过去一趟。谢雨说，我不去。我去干什么？我去干什么？系主任说，谢雨你要冷静。

谢雨回到宿舍，马琴正在等着。马琴考察着谢雨的脸说，那事露了？谢雨摇头。马琴不相信地说，真的没露？谢雨点头。马琴说，你摇头点头什么意思？谢雨说，没露。马琴松了一口气说，那咱们还去医院吗？谢雨说去吧。

马琴携着谢雨出宿舍楼，向校外走去。谢雨走得有些慢，不时让马琴掉头催着。经过操场时，一帮男生在踢足球，一个足球远远冲过来，停在谢雨脚下。谢雨看着足球，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男生们喊，踢过来呀。谢雨醒了似的，捡起足球抛出去。足球在地上弹跳几米，停住了。一个男生气急地跑过来，对准足球狠狠踢出一脚，又回头瞧一眼谢雨说，怎么跟傻子似的？

两人出了校门，在车站等着。马琴看着谢雨说，你的脸真白。谢雨摸一下自己的脸。马琴说，害怕了几天，怎么还没锻炼出来呀。还想说什么，车子来了。马琴拽着谢雨挤上去，占得一前一后两个座位。车子动了，车上的几缕阳光也跟着晃起来。晃动的阳光中有尘埃在活动。这时，马琴觉出站着的乘客里有一双目光看过来，接着又一双目光看过来。马琴怔了一下，明白过来，回头看向身后。她看见谢雨闭着眼睛，两行泪水挂下来。马琴吃了一惊，说谢雨你怎么啦？谢雨不弹开眼睛，泪水却下快了，几乎跳跃着。

车到一站，马琴赶紧拉谢雨下车。马琴说，你不想去医院啦？谢雨仍默默流泪。马琴说，你这样哭着什么意思？也不怕难为情！谢雨说马姐，周北极死了。马琴说，谢雨你这么咒人家不好。谢雨呜呜哭出了声：周北极他真的死了！马琴想说什么猛地刹住，嘴里张着，半天没合拢。她听见谢雨在抽泣中说话。谢雨说，我是不想去医院了。谢雨说，周北极是因为我再上前线的。谢雨说，我想把孩子生下来。

谢雨没去部队。她躺在床上断断续续地睡。睡了两天起床，苍白却固定在了脸上。同学们知道周北极的死，都来说一些安慰的话，说得不着边际。只有马琴盯着事情的重点，催谢雨把要紧的事办了。谢雨说，马姐你以为那天我说着玩的？马琴说，

说归说，做归做，那东西在肚子里装久了可不好。谢雨说，装久了才好呢，现在我倒怕不小心掉了。马琴说，你以为你炮制药材？你装的是一颗种子，会长大结果的。谢雨说，我知道我知道。马琴说，你并不知道后果。我可以举出一百种不良后果，每一种后果都够你受的。谢雨说，我不怕。马琴说，我记得你说过这件事你是被动的、不愿意的。谢雨说马姐，一个人的死都不能改变一些事情吗？

谢雨说的话其实不扎实。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改变了什么，但有一个想法从迷茫中突围而出。她认为一个人死去，是随着风飘去，融入空中就没有了。但周北极不一样，他留下了东西。这是周北极与现存世界唯一的联系。此联系是在对她的侵害中完成的，就更显出冥冥之中的力量。她不能把这联系的绳索一刀斩断。谢雨知道自己的想法幼稚而且愚蠢，还沾着下作的气味，但就是抵挡不住诱惑。

以后的日子，马琴变着路线又说了几次。谢雨主意已定，不为所动。马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谢雨一步一步走向不可收拾的境地。

一个月过去，又一个月过去，新学期到了，谢雨的体形也开始走样。好在秋天已至，可以穿上宽松衣服，但她的动作明显迟缓。过去她是一条鱼，轻轻摆动尾巴，就游进了寝室，又游出了寝室。现在她走路更像一只拖把，拖来拖去的。铺位早已换过，马琴升到上铺，谢雨降至下铺。一回到寝室，她就喜欢把身子扔到床上，拿一本书做掩护，懒懒地不愿动弹。每天吃过早饭，她比别人早几分钟出门，却迟几分钟到达教室。路上，总有几个同学啃着包子一阵风似的刮过，把她甩在后边。上课时，老师在作分析：首先其次再次最后……谢雨的思想便在中间开小差。小差完了，觉得不踏实，又向同桌打问其次再次是什么。课间铃声响起，教室里活了。她坐着，静得像一枚图钉。同学们认为，周北极的死，让谢雨散了精神。

肚子的发展比想象的要快。一日，谢雨买来两条毛巾拼接起来，两头缝上搭扣，紧紧绑住腹部。这样看上去平整多了。不几天，腹部顽强地膨胀，搭扣把守不住，就撤后半寸。腹部大着，搭扣便节节败退着。退撤之前，总要坚持一些时日，所以谢雨腹部始终是受困的，委屈的。有时真难受了，就躲到厕所的隔间里松一会儿绑。这时她瞧着毛巾，比着先前的腰围，禁不住会发呆。发呆过了，又默默地将毛巾重新裹上。等到晚上躺进被窝，她的腹部才真正得到解放。此刻的被窝呀，既松软又安全，是她的自由空间。在这空间里，她的双手抚摸着腹部，蜷着的心会一点点张开，迎进柔柔的暖暖的感觉。这时谢雨就想一些事情，腹内的温度胎儿的姿势什么的。

冬天来了，暖气还没来。这个时间段最冷，同室们也最喜欢串被窝。谁迟了上床，对着自己冰冷的被子，一转身就会钻进别人已焐暖的被窝。别人受到冷惊，便呵斥。呵斥声引来求饶声，笑闹成一团。经常也有人钻谢雨的被窝，总被连推带骂地赶出。

有一天谢雨刚睡着，赵玲玲钻了她的被窝。谢雨一激灵，赵玲玲已抱紧她。谢雨说你滚你滚你滚。赵玲玲正受着温暖，哪里肯滚。推搡几次，谢雨静下来。赵玲玲高兴了，身子动来动去，手碰到谢雨的肚子。她愣了一下，很不明白，又用手去抚摸。这一次她惊叫起来，还腾地坐起身。有人拉亮灯，看见赵玲玲大着眼睛，久久说不出话。

这个夜晚，谢雨把同室们吓住了。她们的惊讶加起来，足以挤满整个房间。回想着这些日子谢雨的种种可疑之举，她们大悟了。大悟之后，就小心翼翼提些问题，其中最想知道的是孩子生下来怎么办。谢雨告诉大家，我会送人，我要找到一个军人家庭。其他再问什么，便不搭腔了。

从此谢雨成了寝室里的特殊者。同室们知道了秘密，又要共同维护秘密，这多少有些让人激动。她们不允许谢雨再干任何力气活。谢雨拿起饭盒，饭盒马上飞到别人手里。谢雨要找脏衣服，脏衣服已变成干净衣服晒在外边。上午去教室，大家陪她一起慢走。到教室时大家一哄而进，觉得如此可以掩护谢雨的身形。下课回寝室，也有同学陪着。谢雨现在上楼梯正像做文章，走几步便要点停顿的逗号。作陪的同学也跟着不停地点逗号。

这个冬天，谢雨一穿上大衣就没有脱下来。她的大衣是军大衣，宽松臃肿，最容易模糊人的体态。她的脸因此被比得又小又瘦。不但又小又瘦，还透着浅浅的白。苍白之中，又隐着蝶斑。蝶斑轻易看不出来，却能感觉得到，好像什么东西没有洗去似的。她的脸和军大衣就这样搭配在一起，一日日地出现在别人眼中。同学们想起以前的她，禁不住替她怜惜。只有谢雨知道，自己心里是多么的安静和清明。

进入期末考试复习阶段，谢雨的肚子达到显著的形状。课不再上，同学们三三两两去了图书馆或留在教室里。谢雨整天待在寝室闭门不出。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挨过考试，但仍然该背的背，该记的记。有时正认真着，肚中的孩子会踢出一脚或打个哈欠什么的，使她的背记不得不停下来。这时谢雨便歪着脑袋听肚子里的动静。她耐心听着，慢慢就听到肚中羊水哗哗流动的声音，婴儿在水中欢快扑动的声音，甚至嫩嫩的呢喃自语的声音。这些声音似有似无，需要一点点地去感应。当她觉得感应到了，便抿嘴一笑，好像拿下了一道难题。她的复习因此变得不再枯燥。

六

谢雨到底没有挨过考试。剩两门课时，她还要坚持，肚里的东西不坚持了。去医院时，同室们纷纷要跟去，被马琴劝住。马琴护着谢雨上了“面的”，向北太平庄而去。到了医院，熟人出来接应，将谢雨搀进分娩室。马琴办过住院手续，在分娩

室外等着。这时她看见了那对夫妇。

这对夫妇跟马琴谢雨见过一次面，是熟人安排的。见过之后，双方都没有意见。男的沾着军人的边儿，是转业军人，在一个小机关上班，似乎还本分。女的高高瘦瘦，眉目清楚，不知道为什么生不出孩子。见面前谢雨对马琴说，我最讨厌唠唠叨叨的女人，只要那女人不唠叨，我就答应了她。见面时，那女人不但不唠叨，还懂情理。她说，男孩女孩都成，是女孩我比对男孩还好。

现在，这对本来毫无关系的夫妇赶过来一起着急。女人说，那小母亲不知吃饱东西了没有？不吃饱就没有力气。过一会儿，女人又凑过来说，那小母亲会不会紧张？这时候紧张特别不好。马琴说，你别小母亲小母亲的，她还是学生。女人哑了口，收回身子继续着急。此时马琴记起大半年前在这里见到的情景。她想，流产都会大出血，生孩子就更玄了。又想，可别生出一个有毛病的孩子，弄得这夫妇掉头就走。她一边骂着自己，一边无根据地瞎想，想得心里发慌。

天色暗下来，那男人起身出去，很快买回几份煎饼。马琴有些饿，就接过来要吃。刚咬一口，忽然听到一护士探出脑袋在叫谢红谢红。谢红是临时给谢雨起的名儿，马琴一时没反应过来。护士又叫，谢红谢红，谢红的家属哪儿去了？马琴悟过来，嘴里叼着东西奔过去。那对夫妇也赶紧跑过去。护士看着他们说，生了。马琴咽下东西，刚要问什么，护士把脑袋缩了回去。马琴松口气，与那对夫妇走回椅子。他们想要高兴，又不很踏实。又等了片刻，熟人出来了。三人起身围住熟人。女人说，都……好吗？熟人说，挺好的。女人说，男孩女孩？熟人说，男孩。一道亮光掠过夫妇俩的脸，又觉得不能太露，就腼腆地高兴。熟人说，不过孩子得跟妈妈待两天，两天过后让你们抱走。夫妇俩忙点头说，应该应该。

两天里，谢雨和孩子待在一起。说是一起，其实每天只有几次喂奶的接触机会，其余时间孩子集中在婴儿室里。每天清晨，婴儿室里推出两辆装着众多婴儿的推车。在此起彼伏的啼哭声中，婴儿们被分送到各个床头。谢雨倚在床上，看着白衣护士抱着婴儿快步走来，心里就生出奇妙的错觉，觉得护士背后照着一缕阳光，阳光伴着护士和婴儿向她走来。在这种新鲜的感觉中，一个新鲜的婴儿轻轻来到她的身旁。这是一个小东西，真正的小东西。他是丑陋的，又是美妙的。他肤色粉红，头发却特别黑。眉毛淡淡的几乎没有，有的是两道深深的双眼皮。眼皮下眼睛闭着，偶然一弹开，便慌慌地合上。他的双手露在包布外边，紧紧地握成拳，静着。静了一会儿，忽然动了，动得肆无忌惮。原来他哭了。他的哭声脆脆的，凄凄的，似乎透着哀求的意思。谢雨抱起婴儿，塞给乳头，哭声立即止了，代之以急迫的吮吸声。他的吮吸无师自通，一下一下，显得霸道。同时他的手不安分地在乳房上划来划去，痒痒

的酥酥的。吃饱之后，小东西进入休闲状态，安心地有依靠地闭着眼睛，鼻翼一动一动，呼出有些甜味的气息。他睡着了。

很快孩子被接走。谢雨意犹未尽。她想，我要给儿子起个名字。一想到“儿子”这个词，谢雨的脸红了一红。她还有些不习惯。一天之前，她仍坐在寝室里看考试习题，脑子里塞满各种答案。一天之后，隆起的肚子一下子没了，身旁多出一个精致的小东西。这个小东西叫儿子，她的儿子。现在，儿子离她很近，考试离她那么远。

谢雨在急切中等来了中午。一缕阳光又伴着护士和婴儿走来。在那一刹那，谢雨有一种久违的感觉，这感觉让她鼻子一酸，差点涌上眼泪。谢雨坐起身子，接过儿子举在眼前。她觉得几个小时不见，孩子有了新的气象。他的四肢活跃地弹动，像是挣扎又像是欢乐。他的胎毛毛茸茸的，发出好看的颜色。尤其他的眼睛，当抵近她脸部时，忽然张开了，闪着亮亮的惊奇的光。作为配合，他还打开嘴巴拨动一下小小的舌头。这个近乎扮鬼脸的动作把谢雨逗笑了。她端详着儿子，轻轻地说，儿子，你是我的每天，我给你起个名字叫“天天”吧。

过一日，同室们集体来看她。大家瞧着她的颜色，放心了。朱古丽说，谢雨你胜利了，过几天回去，你还是以前的你。赵玲玲说，用这样方式向学校的规定叫板，真刺激。我想写进日记里，又怕被人偷看，泄了秘密。巩莉说，你的日记谁偷看？还不是男朋友？赵玲玲说，我哪里有男朋友？巩莉说，谁知道呢？一边说着向学校叫板，一边不敢把人亮出来，二律背反嘛。赵玲玲说，别说我不敢，我是不知道把谁亮出来。你指一位让我高兴高兴。她们还想说远，被谢雨截住了。谢雨说，你们就不想见见我的儿子。大家静了一下，立即欢呼起来，说儿子在哪里在哪里。谢雨说在婴儿室里，你们得等着。大家便坐着，一边七嘴八舌猜想孩子的五官和四肢。谢雨静静听她们说话，心里一句一句纠正着她们，一点差错也不放过。她想她们是多么地没经验呀，不知道儿子的眼睛鼻子，还有紧握的小手。同室们说笑过了，看看时候不早，便说先回去，还有一堆复习题乱着。谢雨就不留大家。同学们出了医院，心里都想，这谢雨，怕是跟以前不一样了。

第三天中午，谢雨等着孩子。护士出现了，抱着孩子一步一步走来。与以往不同的是，她的后面跟着熟人和一男一女。谢雨恍惚一下，明白了。她接过儿子，抱紧在怀里。熟人笑了一下，轻声说，两天了。谢雨不甘心地说，两天了？熟人肯定地说，两天了。谢雨便点点头，侧过身子给孩子喂奶。比起前两天，孩子的吮吸老练多了，不慌不忙，底气十足。这顿奶喂得有点久。喂完了，孩子被移到熟人手里，又很快传到那女人手里。女人抱着孩子，脸上激动得有些怪异，眼睛久久不眨。男人在旁边嘿嘿地笑着。谢雨看着他们，身子慢慢下滑，滑进了被子。她把被子往上

拽了拽，盖住脑袋。周围暗下去，也静下去。谢雨想，帷幕拉上了，一切都结束了。她很快会无牵无挂地回到学校，在寝室的床上度过一个安心的寒假，寒假过完，她的"月子"也坐完了。接着她会收拾收拾自己，准备对付最后一个学期。她将补考两门课，然后写毕业论文，然后开毕业典礼……可是，她突然想，这些都不妨碍她把孩子多留一天的。孩子是她的孩子，她有权利选择两天或者三天。

谢雨重新坐起身。别人以为她会从被子里带出两挂泪水，不想带出的是一句让人吃惊的话。谢雨说，我想把孩子再留一天。熟人脸色暗了暗，说这不合适吧，都说好的。谢雨说，孩子是我的孩子。她这么一说，别人就不太好说了。熟人征询地看夫妇俩。男人说，应该应该。女人说，那就再留一天吧。女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仍不离开孩子。

谢雨的坚持为自己赚得了时间。她把这些时间用作发呆。一整个下午，谢雨拥着被子傻傻地想。傻想最无条理，容易学着时钟上的分针，嗒嗒嗒走完一圈，又嗒嗒嗒走完一圈，最后回到原来的位置。谢雨想累了，合上眼睛慢慢进入睡乡。睡乡是自由的，解放的。她做了一个梦，梦中长出一个决定。决定让谢雨醒来。醒来的谢雨心里悠悠的，仿佛有忧伤一点点渗出。她望向窗户，窗户闭着窗帘，仍有余光透入，白得厉害，仿佛在下雪。她知道，外面很冷。

傍晚，护士按时把孩子送来。谢雨草草给孩子喂过奶，便自己吃饭。吃了两口，撂下了。她开始用毯子包裹孩子，试几次才包严实了。她看了看门口，然后把大衣挂在手臂上，抱起孩子走出病房。没有人注意她。在走廊里遇到一位护士，护士瞥她一眼，走过去了。谢雨出了住院部，来到医院门口。外边的景象吓她一跳。雪是打住了，但地上积着雪，一个白晃晃的世界。谢雨套上大衣，把孩子往怀里紧了紧，一边候着出租车。不一会儿，雪地上出现一辆出租车，驶近停住，下来几个脸色发绿的人。谢雨上了车，告诉要去学校。司机是一个愉快的中年人，一路上总想找个话题铺开。他从天气出发，驶过物价，又拐上知识分子待遇。显然他把谢雨认作年轻的大学教师。谢雨虚应着，不搭腔，司机的话势便渐渐弱了。

车子停在学校门口。谢雨用围巾蒙住脸，下了车。尽管是雪天，校门口依然人来人往，她没有因为怀里多出一个孩子而招来更多的目光。进了校门，跟往常一样抄小路过操场。操场现在变成了一块平整的雪毯，在夜色中泛着亮光，看着特别舒服。几个学生跑来跑去并夸张地扔着雪球，瞧样子就知道是低年级新生。谢雨正踩雪走着，忽然跑来两个男女学生，把她当做隔体相互追逐。两人在她身前身后躲闪着。男生跑向身后，女生就跑向身前。男生跑向身前，女生又跑向身后。这样绕了几圈，女生甩开谢雨向远处奔逃，男生在后面紧追不舍。雪地上留下一溜脚印和一串笑声。

谢雨望着他们跑远，继续往前走。她走进楼门，踏上楼梯，穿过走道，推开寝室的门。没有人以为是她。当她打开围巾时，所有的人大吃一惊。大家把她拥进屋内，不停地问这问那。谢雨把孩子放在床上。孩子立即引走了大家的注意力。她们望着这么小的小人儿，不禁笑了起来。

马琴把谢雨拉到一边，问怎么回事。谢雨说我不想送人了，我想自己养。马琴说你尽胡说，你没发烧吧？谢雨说，我是认真的。马琴说，谢雨你已经让我惊讶了几回，我是越来越弄不懂你了。谢雨把马琴拉到孩子跟前，说马姐你看看孩子吧，看看孩子你就明白了。大家随了马琴再看小孩，这次看得有些静。静了一会儿，响起几声叹息。马琴说，那你接下来怎么办？谢雨垂了眼睛说，我不知道。马琴说，有一点我先让你知道，明天到这儿参观孩子的会有一百人，后天会有三百人，大后天会有五百人，大大后天……马琴没有说完，大家眼里已经出现声势浩大的场面。大家眨了眨眼，把目光投向谢雨。谢雨说，你们别这样看我，反正我不会把孩子送回去。正说着，孩子哭了，哭声响亮绵长，大家有些心慌。赵玲玲说，我有一个主意，可以让大家不再心慌。

一刻钟后，谢雨赵玲玲们出现在学校门口。天色进一步黑暗，但未暗透。谢雨还在犹豫，被赵玲玲从怀里抱走孩子。赵玲玲看一下周围，把孩子搁在旁边无雪的台阶上，然后离远了看着。谢雨望着孩子，觉得凉意从踩着雪的双脚开始，一截一截地往上爬。当爬过胸部时，她按捺不住要扑向孩子，被同伴们一把拽住。好在这时孩子哭了，哭声很快引起注意。一个教师模样的人走了过去，几个学生走了过去。随后谢雨赵玲玲们走了过去。

教师“咦”了一声说，谁把孩子搁在这儿？这么冷的天。他把孩子抱起来看了看，又抬头问，是谁把孩子搁在这儿？他的周围站着那么多学生，但谁也没能回答这个问题。教师打开毯子研究一下，说还是男孩呢，怎么就舍得搁在这儿？这时有一位男生说，老师你的意思是换了女孩便可以搁在这儿？老师说现在不讨论这个问题，现在讨论的是父母问题。男生说，父母问题没什么可讨论的，我建议把孩子送派出所或福利院。围观者中响起吱喳声，吱喳声中又响起啼哭声。老师说，我有办法不送派出所，也不送福利院——我有一个邻居急着抱养孩子，这孩子正是雪中送炭哩。这时谢雨慌乱地说，这不行。老师说，这很行，我现在就去打电话。他把孩子交给凑到跟前的谢雨，挤出人群打电话去了。赵玲玲环顾周围说，不能让孩子在雪地里待着，我们先把孩子抱回去吧。原先的男生说，孩子不是玩具，你们抱回去干吗？赵玲玲说，你以为我们闹着玩儿？我们这是献爱心。男生说，你又不是妈妈，还能养孩子？赵玲玲说，你怎么说话呢！我们献点爱心都不行？男生说，你们是哪

个系的？赵玲玲说，你什么意思？我们可不图表扬什么的。男生说，敢出这种馊主意的，不是外语系就是中文系的。外语系喜欢浪漫，中文系喜欢别具一格。两人正说得投入，有人突然指出，你们俩别抬杠了，孩子已经抱里边去了。

七

谢雨刚回寝室，中文系女生捡回男婴的消息已在宿舍楼里传开了。几个女生半信半疑，打上门来看望。她们看到床上真的睡着一个婴儿。他的手露在外边，手指又小又白，像几条伏着的蚕。女生们没见过这样的小手，禁不住感叹一番。她们刚离开，另一拨女生来了。这一拨女生看过小孩后，要给他起名字。她们建议亮亮强强笑笑或丢丢，说一个评议一个，一时没有结果。谢雨喝住她们，说孩子的名字已成定局，叫天天。她们咂摸一下，说天天也不错，就心满意足地走了。她们走后，寝室同学赶紧制作一张告示贴在门外：谢绝探望，保持安静。

这个晚上，寝室里洋溢着新鲜的气氛。同室们在狭小的房间里转来转去，想为孩子干点什么。谢雨怕耽误她们的复习，将她们一个个赶走。寝室里空了，谢雨坐在床边，心里飘过一阵茫然。没容她多想，孩子哭醒了。她抱起孩子喂奶，喂过了仍是哭。她打开尿布，看到一泡屎。她撤下尿布，擦净小屁股，换上一块尿布。然后去水房洗脏尿布，洗净后不知道晾哪儿合适。她想了想，回到寝室，将尿布铺在暖气片上。这样忙过，肚子里浮起一阵饿意，空空泛泛的。她到公用柜子里翻找一遍，找到两包方便面。她将两包方便面一块泡了，不等泡透，就吃起来。还没吃完，同学们回来了。她们轻着手脚进门，先往床边凑，见孩子醒着，嚷动起来。两个小时不见，像久别重逢似的。很快孩子被抱起，在几双手里传来传去。谁抱得不像，便受到抨击。谁抱得太像，也得到一份讥笑。

闹过了，大家上床睡觉。睡觉前，有人还想抛出话题卧谈，被谢雨嘘的一声止住。寝室暗了静了，像是没了内容。暗静中其实还有内容，那是谢雨的思想。谢雨在想眼下的局面，想明天怎么办，想尿布奶瓶电炉蛋花鸡汤小衣服小鞋……正想得没有头绪，下身传来一阵凉。她知道今天太累，下边出血了。她不敢开灯，黑暗中摸探着把裤子换过，然后躺直身子，一点一点睡去。

半夜，一声啼哭将谢雨唤醒。迷糊中她撩起衣服把孩子揽在怀中。孩子没止住哭声，反而将乳头吐出。谢雨一摸孩子的脸，有些烧。她吃一惊，清醒了，再摸孩子，摸到一手的烫。她拉亮电灯，看见孩子闭着眼睛张着嘴巴奋力地哭，小脸都涨红了。她心颤一下，忙叫马姐马姐。马琴已经醒了，脑袋从上铺探出。谢雨说，孩子发烧了。

马琴也没有经验，只好说多喂点水吧。谢雨忙倒水取勺，给孩子灌水。孩子的嘴太小，灌进去一点，马上被哭推出来，在脸上漫流。试了几次，开水没下去多少，哭声更嘹亮了。全寝室的人都被吵醒，抬起身子看谢雨的忙乱。谢雨突然灰了心，说不行，我得去医院。马琴从上铺下来，说现在只好去校医院，不知能不能看得婴儿的病？赵玲玲说我也去。巩莉朱古丽也说要去。马琴说你们都别去，别把什么事都闹得轰轰烈烈的。

两人抱着孩子往外走，在楼门内遭到门卫老头的阻挡。门卫老头不开灯，只把不满的声音从屋内传出来：都什么时候了，还进来出去的？马琴说大爷，有人病了得去医院。门卫老头说，我怎么听到婴儿的哭声？难道我耳聋听错了吗？马琴说，您没有听错，是小孩的哭声。门卫老头说，我管的楼里怎么多出一个小孩？这是怎么回事？马琴说，这事儿一句两句说不清楚。门卫老头说，说不清楚怎么能出去？别以为我那么好糊弄。马琴说大爷，孩子发着烧呢，孩子很小经不起烧。屋内静了静，铁栓往屋里抽进一截——门可以开了。但门卫老头坚持道，明天得空儿给我说清楚孩子的事儿。

出了门，外边出奇地冷。白天的雪地被踩出路后，在夜间冻成冰道。两人搀扶着走，打滑的脚步跟不上着急的心。平时五分钟的路，这时走了十多分钟。进了校医院，两人赶紧敲值班医生的门。医生在睡梦里被拽出来，本来不高兴，见病人是婴儿，更吃一惊。医生说，这儿不是儿童医院，你们带一个婴儿来算怎么回事？医生说，婴儿又不是学生，怎么能跟着你们享受公费医疗？医生又说，我不是"赤脚医生"，不能够大人小孩还有牲畜都可以治的。医生一边不停说着，一边给小病号注射药水，又开了几样药粉。谢雨马琴一迭声地说谢谢，把医生严肃的脸说缓和了。他把药粉的喂法讲解一遍，然后迷茫地看着两个女生抱着孩子离去。

回到寝室，谢雨给孩子喂药。孩子觉出药水不是奶水，便用哭声来抗议。哭声自然又把同学们吵醒。这次同学们听到的哭声不仅是愤怒的，还带有新的花样：先发一声响，然后停顿片刻，再发出更猛烈的声响。中间像是休息又像是攒劲，把哭声割成一截一截的，让人直揪心。这样折腾了好一会儿，孩子才安静睡去。

第二天上午，同学们起床了，谢雨还在沉睡。这时敲门声响起，响得比较文雅。有同学拉开一道门缝，见是昨晚校门口的老师，忙说等等。把谢雨拽起，穿好衣服，将门打开。老师小心翼翼地进来，后面跟着一个同样小心翼翼的男人。老师看看眼前的同学，又看看床上的小孩，高兴地对身后的男人说，找着了。男人满脸的皱纹蠕动起来，说谢谢谢谢。同学们相互望望，心里明白了。赵玲玲说，谢什么呀，我们又没做什么。男人说，你们做了你们做了。赵玲玲说，我们做什么也是为自己做

的，不是为你做的。男人吃了一惊说，这孩子是张老师先捡到的。老师说，是的是的。男人说，听到消息我立马赶过来，不想被你们暂时收留，急得我呀一夜没睡好。赵玲玲说，不是暂时收留，是长期抚养。老师笑笑说，你们开玩笑吧，这是大学，不是托儿所。赵玲玲说，大学更要做好事献爱心，从中培养我们的高尚情操。大家说是啊是啊，老师你不会反对我们这样做吧。老师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他还想说什么，那个满脸皱纹的男人已凑到孩子跟前，对着孩子咧嘴笑。谢雨一把推开他，说你干什么！男人说，我没干什么，我就想要这孩子。谢雨不说话，生气地站到他面前。其他同学也纷纷站到他面前。大家一齐往前走一步，男人和老师就往后退一步。进一步退一步，又进一步又退一步，男人和老师退到了门边。忽然男人眼眶红了，抖着嘴唇说，学生们你们……你们行行好吧。他未说完，门被砰的一声关上。同学们站在门内，沉默不动。过了半晌，有人吃吃笑起来，说挺像阶级斗争的。

因为这一插曲，谢雨有了警觉，担心节外生枝。不想越怕越有事，午饭时，同室们急急跑进来，让谢雨瞧一眼楼下。谢雨见她们气急的模样，赶忙起床，将身子移到窗边。她看见楼下门口拥着一群人，几个人叫着什么，更多的人挤进挤出地动着。谢雨转过头，眼里闪着不明白。赵玲玲说，她们在给天天募捐，她们打的口号是：伸出你的手，让天天成为我们的天天。谢雨的腿一下子虚了，慢慢坐到床沿上，问，这是什么意思？巩莉说，是昨晚来探望的那拨人搞的，大概见我们先拔头筹，也不甘落后想做点好事吧。朱古丽说，她们说钱跟粮票都行，奶粉鸡蛋也欢迎，挺可笑的。谢雨挣起身子再看楼下，团着的人群已经抻开，变成了长队。在白的雪地里，长队仿佛一条细虫，慢慢地向前爬动，后面则不时添加着尾巴。谢雨觉得滑稽至极，想放声大笑，忍住了，慢慢移动身子走回床上。

这天晚上，孩子还有些烧。谢雨怕惊吵大家，早早喂了药。熄灯后，大家似乎都粘着倦息，懒懒地不说话。不一会儿，房间里响起细细粗粗的鼻息声。谢雨睡不着，睁着眼睛看黑暗。暗色看久了，便显出亮色。眨一下眼，亮色不见了，又恢复暗色。谢雨在暗色和亮色的来回间不知待了多少时间。夜半，孩子不出意料地哭了，哭势很猛。谢雨抱起孩子出了房间，待在走道里。又怕哭声干扰两旁的寝室，便沿着走道慢慢往前走。走到尽头，又慢慢走回来。孩子的哭声那么顽强，没有休息的意思。谢雨不停地晃着孩子，最后把孩子晃进了水房。水房里有回音，孩子的哭声更显悠长。为了控制孩子的哭声，谢雨开始哼曲子。哼着哼着，她发现哼声走样了，中间杂着抽泣声——她哭了。意识到这一点，她不打算制止自己。她任自己的泪水一个浪头一个浪头地涌出，在脸上泛滥。她的脸因此变得水淋淋的。

次日谢雨起得早。大家起床时，见谢雨已坐在床边，脸分明地苍白。正想说什么，

敲门声响了。有同学说别是昨天那个傻男人吧，就警惕地开门。门外站着系里的年轻教师。年轻教师说，系主任有要紧的事找谢雨，让她去一趟。同学说什么事？年轻教师说我也不知道，转身走了。大家担心起来，说准是抱养小孩的事传到系主任耳里了。有人说不对，要是抱养小孩的事应该让我们全体都去。有人想一想说，没准儿又是南方前线的事。这样一说，大家心里紧了一下，拿眼睛看谢雨。谢雨慢慢地说，你们不要猜了，不管什么事，我都不会去。顿一顿又说，今天我得离开学校了。她的话把房间说静了。赵玲玲说，你要去哪里？谢雨说，回家。赵玲玲不相信地说，你带着孩子回家？谢雨说，这是没办法的事。我想过了，待学校里总不是长久之计。赵玲玲说，待学校里至少还有我们帮着。大家说是呀。谢雨摇摇头，不吭声。大家把这几天的情形想一遍，也觉得帮助的话很虚弱。马琴摸摸孩子的额，不烧了，就说，你先回去也好，在这里确实不是办法，弄不好把身子累垮了。回去把月子坐好，下学期开学再回来。大家回味一下，觉得有道理，就高兴起来。高兴了一会儿，又想起谢雨抱着孩子走进家乡小镇的情景，大家又有些心酸，那高兴也慢慢地抽去。

整个上午，大家帮着谢雨收拾东西。又有人上街买了火车票回来。吃过午饭，谢雨让马琴送站，其他人别送。大家执意要送。有人先拿了行李，又有人抱起孩子，拥着谢雨出门。校园里的雪还没化净，一片白一片黄的。大家走在湿漉漉的校道上，有些沉默。有人想说什么，一时找不到话头。这时襁褓里又响起哭声，汹汹涌涌的。有人就说，这孩子真爱哭，一点儿也不像战士的后代。这话一出，大家都觉得不好，因为很久以来，谢雨不再提周北极了。果真谢雨淡了脸说，别提周北极，我恨他。

送走谢雨回来，大家心里都存了一个预感，只是相互不说。考过试，同学们回乡过年。过完年，又纷纷返校。见面时，大家自然一阵欢闹。欢闹过后，同学们点来点去，只少了谢雨。大家心里想，果然果然。同时不甘心，暗中留着一份等待，每次回寝室都觉得会突然多出一个人来。再过些日子，谢雨终于没有回来。

附录：

在那时

——与《读者周报》记者伍中的谈话

伍中（以下简称“伍”）：读过你的《谢雨的大学》，发现你选择了一个不太好写的题材。你为什么要回到二十年前的大学？

钟求是（以下简称“钟”）：大学生活一直是我特别珍惜的一段经历，也是我可以期待的“资源”。这些年我收藏它，不轻易动用它，为的是给它足够的时间。事实正是这样，经过时间的过滤，以前的一些东西开始在我的脑子里闪闪发亮。

伍：你认为闪亮的东西，也可以比喻成穿行时间隧道时看到的出口的亮光。朝着这亮光走出隧道，你看到了什么？你能说得清晰一些吗？

钟：在二十年前的大学校园，我的周围到处都是诗人和理想主义者，大家对许多事情都表现出没有经验的好奇和冲动。一场关于战争和牺牲的演讲会让许多同学流下眼泪，一句“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口号会让许多同学改变思考的方向。在那个英雄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不知不觉中付出了代价。

伍：难道“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提法有错吗？

钟：没错。但无论英雄也好，最可爱的人也好，都应回归到“人”上。不然，所谓的英雄就会被放大变形，成为政治的调味品。而去品尝这种调味品的人，往往会进入迷茫甚至悲剧的通道。

伍：小说中的谢雨有原型吗？

钟：有的，她是我们班的同学，江苏人。她的故事在校园里曾经轰动一时。

伍：我想，把二十年前的事件转化为小说，应该是需要机缘的。

钟：写这篇小说缘起于不久前的一次同学会。这是毕业后我们班第一次完整的聚会，很多同学请了假从全国各地赶到北京。那么长时间没见面，同学们的身份和思想都变得很复杂，但谁都愿意装出很有派头、生活得很滋润的样子，提着劲儿说自己的事。说着说着，有人提到那个女同学的名字。当时大家静了下来，等着别人通报那位女同学的信息，可谁也没有吭声，谁也不了解那位女同学的情况。自打二十年前带着孩子离开学校后，她似乎在人间蒸发掉了。

在这次同学会上，那位女同学意外地成为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说着她，说出了许多感慨。

伍：如果你觉得不方便说出那位女同学的名字，就管她叫“谢雨”好了。

钟：好的。同学会后，我回浙江的途中下了火车，来到“谢雨”的家乡小镇。离这个小镇二十公里的地方是一个叫周庄的镇子，号称“中国第一水乡”，每天都有许多人前去参观。不过“谢雨”的小镇还算安静。我费了些周折，找到“谢雨”居住的宅院——这个宅院在读书时经常被“谢雨”挂在嘴里。但不巧的是，宅院刚被推倒，成了一片待建的废墟。

我站在废墟上，有些不甘心这样离去。后来，一位老伯成了我打听的对象。老伯说，是有一个叫“谢雨”的女人带着一个孩子在这里住过，不过是好些年以前。那时，她把宅院的屋子打开，对着小巷开了一间杂货小店。小店的生意并不好，但“谢雨”愿意整天坐在小店内。有时下雨了，小巷里空无一人，“谢雨”就茫然地仰头，看着雨丝从小巷上空飘下来。

伍：再后来呢？后来“谢雨”去了什么地方？

钟：不知怎的，那会儿我脑子里反复出现“谢雨”仰头看雨的情景，我想她的眼神一定透着长长的忧郁。我突然觉得，再去追究她的去向已经不是十分重要了。

伍：我同意你的这种感觉。截下一个人的一段历史，看上去不够丰富，但往往是最有力量的。只是这对你那位同学来说有些残酷，因为很显然，她希望别人忘掉她。

钟：这正是我想借助这篇访谈的目的所在——我想表达一种歉意。其实作为同学，我仍然很想打听到她的近况。假如她能看到这篇小说，然后突然给我打一个电话，我会很高兴的。

秦手挺瘦

一

秦手不是那种瘦得精致的人。五年前他分到中文系的时候,所有同事都暗吃一惊,觉得走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他脸色苍白,喉核显著,身板薄弱成一本教科书,走路时从来保持着脑袋前倾的习惯。幸而他选择的是教师职业,这使他在校园里踱来踱去时,沾着忧郁的哲学家的派头。不过走出校园拐上街头,他就容易成为一位不合时尚的喏喏夫子。

秦手供职的是一所师范学院,校内常驻着温和的气息。但在这座著名的商业城市里,此只是一种文化点缀。学院的围墙外,涌动着太多的人群和车辆,那些奔来奔去的人车与利润、股票、娱乐有关。秦手没有被墙外的景象动员过去,可他的弟子们明显受了打扰。这些一开始就注定要回乡教书的师范生,走进课堂便酿造失落和懒惰的情绪,仿佛讲台上的骨瘦身影正好为自己的前途做着注解。由此秦手授课时觉得没必要那么上心。讲学之余,就写些散文、随感,借以打发过于丰富的余暇。

秦手的稿子是为晚报文学副刊写的。学生时代他写过一些小说散文,一一寄发出去又原样不动寄还回来,最后自己都觉得制造了一堆文字垃圾。及至分到这个城市,他才知道什么叫文化落差,因为此间报纸副刊的文字比自己的文章还垃圾。某一日,

他忽发兴致，写了一篇小散文寄给晚报。不想这城市没有好作家却有好编辑，鱼目混珠之中没有错眼，很快给发了。过了几天，编辑又来函相邀晤谈。秦手去了报社，两人一见面都乐了。原来那编辑是个大胖子，与秦手形成悬殊对照。胖子编辑称秦手文章写得好，有意境。秦手按以往经验，知道胖人比瘦子讲话多有水分，但好话听着毕竟受用。聊着聊着，秦手提到作家苏童是自己同校同系的隔届同学。胖子闻之，更加添了热情，似乎他的副刊自此与苏童等名家有了维系。以后的日子里，秦手经不住胖子的拉拢，时不时写些东西应账。其间他还特地研摩过梁实秋，颇获心得，文字增彩了不少。唯让他扫兴的是，这些短文不能成为评定职称的依据。

一天，胖子编辑转来两封读者来信。其中一封寄自本院政教系。拆开一看，是一位叫“周斯吉”的写的。内容细腻，虽然也称颂，却蜿蜒得太远，未必领略了他文章的妙处；语气中似乎还将他视为“才高厚积”的中年作者。秦手从文字中见出嫩稚，知道是女学生写的，并不在意。这种信他先前也收到过几封。开始时他颇自得，觉得是宴席末的一道水果拼盘，既免费且可口，只可惜没有同伴特别是女伴来共享，又不好拿到课堂上去宣示。后来他突发奇想，希望从中找到爱情。因为按他的长相和经济收入，爱情流到他身边就容易拐弯，而他又不愿将自己降到可以随便将就的伧夫地位。假若有小姐通过他的文章来放大他的形象，他倒能扬长避短，给自己添些无形资产，即所谓文能穷人，亦能富人。遗憾的是他从未经过恋爱训练，不善于从来信中捕捉有用信号并加以演绎，更遗憾的是读者常常发展他的年龄，将他定位为娓娓讲道的夫子。

秦手将信扔在抽屉里，没打算去政教系找那女生，生出节外事情来，倒是脑子里留下一丝印迹，觉得那女生名字不俗，尤其“斯”字用得好，不知什么出处。过了几日，秦手在教工食堂用餐，忽然听到“斯吉斯吉”的叫唤，又见一年轻女子端着饭菜向召唤处走去。秦手心中一动，起了好奇，就拿着饭菜也挨到那张饭桌上。饭桌上两个女伴一接洽便热烈地讨论。一个说：“你那盒带子又忘了捎还给你。”那个叫“斯吉”的女子问：“听了一遍觉得哪一首好？”女伴说：“自然是《复制快乐》。”“斯吉”不屑地说：“怎么是《复制快乐》，应该是《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女伴笑着说：“果然果然，不同的心态就有不同的口味。”“斯吉”不满地说：“听着这话像是我的心里在飘雪。”说着两人都笑起来。她们一笑，秦手有了打量人的便利，抬眼瞧那“斯吉”，脸部桃圆丰满，眼珠乌亮，皮肤暖暗，姿貌比名字逊色一些；年龄已过了学生特征，分明是教师。秦手想，如果这“斯吉”就是那“斯吉”，对她学生身份的判断只好作废。又想，既然是政教系教师，不谈哲学经济，却私语些寂寞飘雪，倒活得轻巧别致。他这么想着，眼神便涂上思索的呆滞。那“斯吉”奇怪地瞟他一眼，把闲话的声音

低下去。秦手赶紧撤回目光，埋头专心吃饭，饭菜中却添了偷袭别人被识破的不好滋味。他原想搭讪着提起信函的事的，又顾虑这“斯吉”也许是“思姬”或“司吉”，不敢造次。现在目光交往走了调，也就失掉自然搭话的机会，仿佛文章开篇偏了题，便存在写下去的困难。

以后在食堂吃饭，秦手老见那“斯吉”的身影晃来晃去。这使他记起儿时的一个经验，即认识一个生字后，逛街看匾牌就能时常撞见。他好几次坐在她身后的有利位置，一边嚼着饭菜一边盯视着那丰盈弹性的背影。如此持续了一些日子，他忽然起了打探她底细的念头。这样做也不是没有条件的，譬如政教系就有一个校友，毕业时与他一块分来执教，名为刘忠实，实则是个体肥唇薄、油腔饶舌的家伙，从他嘴里掏东西再合适不过了。

第二天上午秦手去找刘忠实。刘忠实正在办公室跷腿看书，见到秦手，嘴巴嚷着，高抬的双腿却不打算落下。两人相互通报些近况，话题就被刘忠实牵引到周易研究上。刘忠实是教哲学的，空而无味，近来独辟蹊径，准备将周易引至哲学上。他钻研《易经》时间不长，兴致盎然，已攒下些体会，逢着熟人就想发挥。他解释说《易经》中有四柱、六壬金口诀、紫微斗数、梅花易数、八卦象数等预测方法。用八卦象数法预测人生最为实用，依据的信息可以是姓名。姓名虽是符号，冥冥中却是有序的，携带了字形、字义、音韵、五行属性以及与八字喜忌的配合等因素，所以包含着个人命运和人生特征的线索。刘忠实讲得津津有味，秦手听得心不在焉，只恨插不得缝把对方的话截住。刘忠实说：“你好像不信？”秦手说：“《易经》是深厚的东西，学得皮毛，容易成江湖骗士，正好偏离了你的名字。”刘忠实笑道：“要打掉你的怀疑，只好用你的名字验证。”他沉吟片刻，装模作样地说：“你的名字笔画数为十、四，除已知的省略外，我的断语是：一、近来你会遭遇车祸，但能逢凶化吉；二、前些年与系领导矛盾，现在有所缓和；三、最近正在恋爱。”秦手呵呵大笑，说：“胡扯胡扯！你倒预测一下我找你干什么来了。”刘忠实摆手说：“这个不好说，要听你自己的。”秦手不想再绕圈，就把读者来信的事说了。刘忠实搁下跷腿，恍然说：“敢情是找她而不是找我的呀！她在对面，我给引见去。”秦手此番目的只是打探，忙说：“你先介绍些情况，没准儿不是她。”刘忠实说：“没错没错！这周斯吉是本系毕业生，原留下来任专职团书记的，干了几年有人接替，就转到系办搞教务了。”教务便是打杂，在大学里不很尊严。秦手稍稍有些失望，又引诱道：“政教系毕业生却着迷文学，你们的教学方法有问题呀。”刘忠实说：“女孩子嘛，总喜欢玩些闲情逸致。再说她搞教务是坐班制，闲散时间太多，就打打电话写写闲信打发日子，有时还见她点着脑袋听音乐什么的。”正说着，对面有女声喊刘忠实的电话。刘忠实说：“这就是周斯吉。”

出门去接电话。秦手有些想走的意思，又舍不得现成的照面机会。踌躇间刘忠实回来了，说："斯吉招呼你过去呢。"秦手欲问什么，周斯吉已出现在门口，嘴里嚷道："是哪位找我？"见了秦手，脸上掠过迷茫，大约食堂里的一幕未进入她的记忆。这使秦手暗自高兴，振奋着说："我是秦手，中文系的。"周斯吉未着意，客气地点头，不等秦手提示，忽然觉悟道："你就是晚报上的秦手？"脸上的平淡顿时消灭，换上灿烂而诧异的微笑。刘忠实佯装气愤道："秦手你的面子真大，我多次给她免费算命，她从来没给我这样美丽的态度。"周斯吉笑着说："刘老师你一边待着去！秦老师保准不像你似的净耍嘴皮子。"说着引秦手去她的办公室。

进了门，秦手马上发现这房间正遥对着对面楼上自己的办公室。走到窗前，这时能看见一个同事在那边造型逼真地打着哈欠。他心中一乐，欲向周斯吉说明，转念一想，放弃了。他坐到椅子里，瞥见周斯吉挂着微笑研究地看自己。他经不起这样的打量，脸控制不住地红了，一边在心里骂自己不老练。周斯吉说："秦老师……"秦手打断说："别称我老师老师的，听着别扭，仿佛我上了年纪。"周斯吉说："我是想不到你这样的年纪，也想不到我们是同校同事。"秦手认真地说："你一定还有第三个想不到，想不到我是如此精瘦。"周斯吉活泼地笑了，说："有特点的人才能写出有特点的文章。"这句话的意义不知是乖巧还是宽容，秦手的心静伏下来，说："收到你的信受宠若惊，免不了想见见你。"周斯吉说："你一定把我想成文学青年什么的，其实我不看小说，我只读散文，譬如梁实秋，譬如余秋雨。"又说："没事了我还听歌儿，主要听词写得好的歌曲，譬如陈小奇写的歌，譬如陈明唱的歌。"秦手说："你比我想象中要活得雅致。"周斯吉无声笑了，说："别说'雅致'这样的词儿。我是没志向的人，但容易得到一份好心情。"秦手说："我也是。我写些闲情散文不是为了摆显，我是在躲离这个商业社会。"顿了顿，又说："别看热热闹闹的，这个城市没文化。"说着这话，秦手一时觉得自己走进了乡村或者森林，心情变得愉快。看周斯吉，静静地不再说话，但他明白她也喜欢这样的谈话。

二

晚上秦手在自己那间单身寝室里一遍遍闪回白天与周斯吉对话的镜头。他似乎做了一回严肃的电影人，为镜头中自己好的表现得意，又为失当之处懊悔，最后的评价是瑕不掩瑜，作为处女作是成功的。一种温馨的气息顿时占据杂乱无章的十二平方米空间，甚至冲淡了稳固存在的霉味。在这个暮春的夜晚里，秦手决意要把交往进行下去。

临睡的时候，秦手忽然又跳出个念头：在积存的作品中挑选出几篇，送周斯吉过目。这个想法一探头，搅得他睡意全无，一晚上的感情总算有了具体的落实处。他翻身起床，拖出床下一只木箱，里头存留着大学时代的杂物。翻检中他先捡到一帧黑白照片，是大一时自己立在天安门前拍的，一脸的纯稚，一脸的意气。他禁不住想，原来自己这样年轻过。再翻阅习作文稿，一篇篇既悠远又熟悉，仿佛能勾引出一幕幕生动的写作情景来。他静心浏览几篇，觉得文笔拙朴简单，情感却是真挚透明的。他挑出三篇，想一想，又添上一篇，一并叠折了，塞进一个信封里。又琢磨着想，明天送稿上门，显得太过殷勤，当面说明文稿还容易矫情，弄不好把刚建立的形象给扭曲了，倒不如投递于她。投递虽然绕道，却有意味，尤其为下次见面交流心得预备了时间。主意打定，上床睡觉。睡眠中像是浇了飘柔护发水，膨发出许多愉快的泡沫来，一夜睡不透熟。

第二天无课，秦手醒来在床上拖沓半晌，把昨夜的情绪续上，然后起床写信。信中对文稿一一作了说明，请周斯吉赐教。写毕，又复阅一遍，自觉满意。这才去洗漱，吃迟到的早餐。用餐时胃口大开，仿佛物质要给精神做基础。之后他踱步去了校收发室，将携带的稿件投入政教系的信箱。回到寝室，取了本《古文观止》来读，只觉得思想游移不定，竟读不下去，又换了本通俗杂志翻阅。下午，天下起了细雨。秦手望着天空飘扬的雨线，心里蠕动着去办公室的念头。他预感到周斯吉会把电话打到办公室去。但很快，他把这念头冻结了。他想，即使打来电话也任它去了。他要周斯吉把稿件捎回家去，在夜雨的包围里挑灯细读。只有这样，她才能读懂他体会他。

翌日，秦手早早来到办公室守候周斯吉的电话。由于同事没来，他获得了观察对面楼房的自由。透过老式的多格玻璃，他能远远看见周斯吉进门，端水抹桌，做例行的办公预备。她今天穿了一件浅红坎肩。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时，就有一片鲜亮的颜色在活泼地游动。后来，她坐了下来，似乎在看书或者看报。这当儿她的手仍不安分，不停地捋着头发。有一次她的手伸向了电话，秦手的呼吸急迫起来。但她把听筒拿起说句什么又放下了。实际上她只是接了一个简短的电话。他收了收心，要求自己坐回桌前看书。看了几页，蠢动的心留守不住，又掉头去看对面楼房。周斯吉仍顽固地保持着静坐的姿势。秦手忽然想，兴许周斯吉想给他打电话，却不知道分机号码。本来这可以查询的，但姑娘有时候就是傻，一门心思等着他的电话。这样一想，便觉得先前的候守全是浪费。他抓起电话，拨号打了过去。听筒里传来清脆的声音，这是他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周斯吉讲话。他的心突然平静下来，听见对方问："喂，你找谁？"秦手说："找的就是你。我是秦手。"周斯吉笑了，说："怎

么想着把电话打过来？”秦手一惊，问："收到我的信了吗？”觉得对方迟疑，忙补充道："我是说我的文稿。”周斯吉“噢”了一声，说："刚刚送来一个大信封，以为是公文，原来是你的大作，我倒要好好拜读。”秦手想不到这样，心里直骂收发员，又省悟时间差最能产生喜剧效果，以后倒可以用在小说构思上。周斯吉又说："是小说还是散文？小说我可不读。”秦手忙道："连散文都算不上，是大学时写的，虽然糙得很，却忍不住想寄给你看。”对方哑笑不语，秦手电话里不会闲话，只好结束说："那就这样，你先看看吧。”正要挂机，脑袋里埋伏已久的一个念头突然跳起，向对方直追过去："喂喂，斯吉！”周斯吉说："又想起了什么？”秦手勇敢地说："我想请你吃晚饭。”对方明显愣了一下，声音中杂有一丝慌乱："我晚上还有事……真的真的。”秦手顿时也局促起来，说："那就算了那就算了。”搁下电话，为最后的唐突懊悔不已。

第二天上午秦手有两节课。上完课回办公室，秦手禁不住又往对面张望。那房间门洞开着，人却不在。秦手有些索然，正假设着不在的原因，周斯吉进来了，后随着一位女教师。两人坐下，嬉笑着说些什么。秦手等了片刻，心里不耐烦，暗催着那女教师快走。那女教师知趣似的站起身，边说边倒着走了。周斯吉回归了原来的坐姿，双手却捧着脑袋，仿佛在凝思什么。秦手隐隐觉得周斯吉现在的状态与自己有关，心里就鼓励她拿起电话。无论如何，看过文稿总该向他说些什么的。这样的判断使他坚持着不把电话打过去。过了半小时，秦手的苦守有了回应，周斯吉拿起电话拨号，同时他的电话铃声响了。秦手冲过去抓起听筒，嘴中口吃地说："斯吉，你好。”周斯吉“咦”了一声，说："我还没开口，你就知道是谁，难道你也学会了八卦预测？”秦手一时无从解答，只“嘿嘿”笑着。周斯吉说："你的大作拜读过了，一句话：正好配合了我的怀旧情绪。”秦手心里被撩拨了一下，听见对方又说："‘失落但并未被踩脏的青春心地’，‘即使藏着一个重洋，流出来也只是两颗泪珠’，这些词句都可以上歌曲了。”秦手说："别在电话里把我说感动了。难道你就舍不得当面说我的好话？”周斯吉笑着说："你是不是又想着请我吃晚饭？”一句话激励了秦手，说："难道今晚你又不肯赏脸？”周斯吉沉吟着说："好吧，再不从命就显得我摆架子了。”秦手的快乐从心底蹿到嘴里，说定了时间地点，又突然说："现在我回答你开始的问题。”周斯吉说："什么意思？”秦手走到窗前说："你直着往对面看，看见一个人举着手臂，那就是我。”他举起了手，同时看见周斯吉往这边张望。“你瞧见了吗？”秦手电话里问。“我瞧见了。”周斯吉停了一下，黯然说："你太投入了，可是不值得。”秦手心里说，怎么不值得可以说值得其所；耳中听见对方挂了电话。

下午秦手洗了澡，又从寝室的衣服堆里挖掘出一件干净衣服穿上。约定时间是六点半，他提前半小时就去了。这是一家名为“废都”的餐馆，离校园不远。秦手

进去在大厅里拣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有侍者过来问："先生，几位？"秦手不言语，手掌撑出两个指头。侍者把两副餐具相对放好。秦手抚弄着手中雪白浆挺的餐布，又打量着对面暂时无主的餐具，觉得请客的感觉真好。他看一眼窗外，正是下班高峰，街上人车杂乱无序；又一低头，瞥见了餐布上的"废都"字样。他想，废都废都，实则是什么"都废"。又忽然想，他和她都还年轻，却有了怀旧情结，这个发现可列做用餐时的话题。正散乱想着，远远看见周斯吉进了餐厅圆门，秦手心中释然，低眼看表，已过了约定时间十分钟。他微笑着想，好哇，第一次约会就姗姗来迟，待会儿正好找她算账。再抬头时，忽见周斯吉身后紧随着一位年轻男士。秦手吃了一惊，脸上的微笑随之褪色。周斯吉走近了，站定，向身后的小伙子说："这位就是秦手，我们中文系的才子。"又向秦手介绍说："他叫巫刚，我的男朋友。"秦手宛如一条活鱼突然被扔进了冰箱，全身速冷并且头脑发蒙。愣怔中巫刚递来一张名片——一家皮件商行副总的头衔。秦手僵撑着说："请坐请坐。"又机械地点菜要酒，预备的绅士风度藏身匿迹。

周斯吉对眼下局面是预知的，极力周旋缓和。她谈起了秦手的作品，说《没有留言的日子》最好，有民谣风味；《挥别青春》行文飘逸，只是伤感重了些；《家散了》是《挥别青春》的孪生品，但只能勉称及格……这番话本来能承托得秦手像浇了肥料的植物，挺拔轩昂，现在听在耳里却全走了味儿。秦手终于说："别埋汰我了，听着让人笑话。"巫刚笑道："斯吉很少当面说人的好话，她说好就是好了。"巫刚身子强健，性格似乎也爽朗，笑起来牙齿白得晃眼。秦手心里酸楚，禁不住道："巫先生好像善于人云亦云，就连名字，也学了人家演员的。"说着想辅以俏皮的笑，却不自然。巫刚道："你还别说，正是这演员名字吸引着斯吉与我初次见面的。"周斯吉说："巫刚是个半拉子商人，今天拉他来，就是让他接受文化人熏陶的。"秦手羞愤填膺，只不好发作，仰面一笑道："现在的社会，文人和商人孰轻孰重，还需要掂量吗？"巫刚安慰地扶持道："文人做得不迂腐，譬如添些商气，就完满了。"秦手说："这我可做不来！"一时无话。周斯吉赶紧引导着聊些别的。秦手因为做东，只好坚持着，不然早就借故愤然而去了。

以后几天，秦手陷在失意中。那感觉仿佛购买福利奖券刮出个大奖，前去领奖时却被告知错了一位对奖数字。检讨这些天的作为，不得虚实而蒙头冒进，全是"自作多情"膨化的结果。周斯吉并未给他可以求爱的信号；她前来赴约，决非让她的商人接受他的教育，而是不点破地制止自己对她的侵扰，这便是行为艺术。可叹自己一个穷书生，下馆子少得连点菜都笨拙，却要撑着做东为一位皮件商斟酒添菜，滑稽得真上档次。秦手把自己扔在床上，睡睡想想，过了一天两夜。第三天因为要

上课，勉强起床。一照镜子，除眼皮浮肿外，其他部位更显消瘦。他想，罢了罢了，春恨秋悲皆自惹，再做书匠寡心人。便夹了教本慢慢踱步去教室。又过一天，得了一个出短差机会，车颠声扰，跑腿费舌，缓解了他的懊丧。再回到学校，心情似乎回复如常了。

但事情并未结束。这天秦手上完课出大楼，迎面遇到刘忠实。刘忠实一见他，脸色涂上了诡秘，拽他到一旁僻静处。秦手诧异着，见刘忠实说："那天我给你做预测，断言你正在恋爱，却没想到你追的是周斯吉。"秦手脑袋"嗡"了一声，怔怔地说不出话。刘忠实又说："周斯吉都在筹备婚事了，要知道你瞅着她，当时我就伸出手臂制止，免得你老兄出以后的洋相。"秦手顿足道："我出什么洋相了？你倒听谁乱嚼舌头？"刘忠实坦白地说："这种事传扬得最快，谁听了都当做典故，恨不能交流出去。"秦手气急地说："大学也这么无聊，再找不到一块清静地方了！"说着撇下刘忠实走了。回到寝室，他把教本甩在桌上，思想开始在泥潭里扑打。按理说，他和周斯吉交往中的求爱和婉拒，恰如气功师之间的进击和防御，只有当事人心照不宣。表面的行为只是递送稿子、打电话、约请吃饭等事实，并无感情进退的影子。这种事周斯吉不说出去，旁人何以知晓。这周斯吉怎么能这样！原来还指望她用有分寸的温和给自己一点安慰，不想把自己当做一只赶走的狗，顺便还踹上一脚。难道她想用未婚夫之外的男人求爱来抬高身价，使自己的爱情简历在结婚时不只一行？如果是这样，扫脸面的只有他。过不了多久，校园里就会流传着一个经过加工改造的求爱故事。

第二天有两节写作课。秦手授课时心不在焉，讲了些文章的主题、切入点和语境后，便布置学生限时写一篇短文或诗歌。这是他上课时松懈自己的惯用方法。趁了这机会，他的脑子也开始构思如何限制那传言蔓延的办法，想来想去，竟是无计可施。不多时，有学生顺利写完作业，并且举手要求宣读。秦手看那男生亢奋蠢动的样子，想必有得意之作，便应允了。那男生站起来高高大大，朗声念读一首题为《致某老师》的诗：

你占有一副造型瘦弱的身躯，
瘦弱的身躯内有丰富的情涛。
在求爱失败的日子里，
不要只把羞愧收藏发酵。
老师，你可以在细雨中呼叫：
爱过一次才最为重要！

满教室的学生停笔倾听，神色冲动。那男生还想念第二段，秦手一声断喝："够了！"才止住了激情表演。这时学生们都看见，他们的老师脸色苍白凄怆，活像一

位流放归来的哲人，禁不住要替他怜惜。

秦手下课往回走的路上，脑中滋长出一个粗鲁的念头：既然流传得连学生都知道了，还有什么限制蔓延可言！可行的办法就是报复，回送她一份羞辱！回到寝室，执笔斟酌，撕扯了三四张纸，写成一封信。

斯吉：

餐馆一别，以为情意已经了结。不想心底的伤痛，一天也不忘提醒我对你的恋思。我觉得情火渐渐地要把我烤坏，我已无法自救了，只有你能把我的火焰浇灭！我不管你什么结婚不结婚，爱是不设前提条件的。我可以在细雨中呼叫：爱过一次才最为重要！今天，走投无路的我第一千次坦白：原来我那么地想见你！我恳请你明天晚上六时半再赴“废都”餐馆老地方见我。别偕那商人来。给我一次机会！

秦手写毕，呆了半晌，觉得情话太容易制造了。又想，情话再浓，只有引了她去，文笔才算达标。携信出门至校收发室，投了信箱。以后的一天半，他多在对周斯吉阅信后态度的猜想中愉快度过。第二天傍晚，先是一阵暴雨，又过渡为微雨，持续不停。秦手待在寝室里起了恐慌，担心这细雨会减弱周斯吉前去赴约的决心，成了一个天掉下来的借口。旋即，又自我否定道，既然他在细雨中呼喊，她怎么能硬着心不从召唤？没准儿她还会从细雨的诗化中领取情意呢。这样一想，笑意爬上了他消瘦的脸庞。按他的导演设计，现在周斯吉应该打伞走在路上；她到了“废都”餐馆，抬头望一眼霓虹店牌，走了进去；她在偌大的餐厅里搜视一遍，未见到他，就在前次靠窗的桌子前坐下；她望着窗外淅沥丝雨，心情变得柔和；她一边回味他的信，一边微笑着准备给他一些慰情，这种心绪随着等候时间的推移变得松散不安，仿佛拧紧的钟弦慢慢松懈；服务小姐在她旁边走来走去，热情换成了猜疑；她忽然意识到他不会来了，自己走进了一个圈套；最后她站起来悻悻走了。该生活片断因为经典从此载入校史。

秦手在房间待到天大黑，才记起还没吃晚饭。此刻他有胜利后的疲乏，觉得应该犒劳自己。他离开房间，打伞出校门走到街上。本来也可以找间邻近小店的，但不知不觉走在了去“废都”的方向。雨仍下着，没有减势的意思，把街灯卷进了朦胧中。望见“废都”餐馆时，他有些发怔，觉得快乐比预想的要虚空。他决定到“废都”对面的夜市排档小饮一番。

他走到路口，站在人行斑马线旁，看着汽车们不让人地来回穿梭。好不容易瞅个空快步过去，至路中，一辆载重货车射着灯柱奔来，气势汹汹地要抢在他前头通

过。他暗骂一声，欲后退一步，不想脚下打滑屁股着地。刹那间，他手里仍攥着雨伞，右脚却伸了出去，恰如一个足球抢堵动作。随之，他看见货车弹跳一下，又听见自己一声失控的惨叫。这声惨叫把他吓坏了，一时觉得自己应该昏过去，但是没有。惊呆中他去想一件应该做的事，等觉悟过来去看货车牌照，那货车已疾驶远去……

三

秦手躺在病床上，看见自己的右踝部没有被打上石膏，心里长出惊惶，觉得是放弃挽救的表现。疼痛没有影响他的判断力，随后进来的医生证明了这一点。医生坦白告诉他，此属踝部旋前外旋型粉碎性骨折，软组织碾挫严重，血管损伤已无法修补，无奈的办法就是截肢。秦手瞪着医生，身上的热气一点点泄漏出去。医生停顿一下说，截裁的部位在胫骨和腓骨的下端。他抬起自己的脚比画一下，去掉了整个踝部。“这叫塞姆氏截肢法。”医生对着一位懦弱的教师，格外耐心地说：“塞姆，S-Y-M-E，Syme。”秦手闭上眼睛，把自己装入黑暗中，想：Syme，杀 me，真不如杀了我吧，全面肢解了我吧。

但与整个生命相比，截掉一个踝部只是局部损失。理智很容易战胜不妥协精神。秦手躺在推车上被推进了手术室，三个小时后又推了出来。他从麻醉状态中苏醒，一弹眼见到了周斯吉的头像。他以为是幻觉，又合上眼，但手掌随即被一只柔软的手握住了。他一使劲甩了那手，同时睁眼看到手的主人周斯吉在望着自己。在她的旁边，还有系主任等诸同事。他们的眼里全是同情。秦手知道他们是慰问来了，慰问一位昨天还趾高气扬、自视才高的同事。秦手的目光黯然飘过他们的脸，落在自己手术后的脚上。在那里，夹板裹着他的小腿，留出了一个可怕的空位，仿佛忽然一个丧权条约，一块土地被割裂了出去。秦手鼻子一酸，泪水盈出眼眶。系主任忙说：“不相信眼泪，不相信眼泪。”也禁不住地想流泪。秦手镇定住自己，说：“我的课是没法上了，得找人代。”系主任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说：“你看看你看看，现在还说这个，现在还说这个。”

系主任一帮人走后，周斯吉留了下来。秦手疲乏得已无余力与她周旋，恨不得撵了她走。周斯吉说：“我知道你现在不乐意见我，可你得有人照料呀。”秦手争气道：“我就是这样了，心里还是烦别人的怜悯。”“你错了，我在怜悯我自己。”周斯吉凄然说：“整整一天，我的脑子乱成一锅粥。我许多想法中的一个就是假如我准时赴约，你会躺在这儿吗？我想出一百个理由试图去否定我的失约和你的车祸之间的联系，可是没有成功。”

秦手心里掠过一阵慌。他明白她想岔了。正如他以为她会欣然赴约一样，她也想象他坐在餐厅里久候不遇，失意中走出“废都”，恍恍惚惚地过马路，汽车撞来时脑子里还驻留着她的形象。秦手长叹一声，内心空悠得仿佛也被切除了一块。周斯吉说：“我知道现在说这些没啥意思，可我忍不住还是说了。”秦手累乏地闭眼说：“谈点别的吧，要么干脆闭口都不说。”周斯吉还是要说：“你告诉你父母了吗？”秦手的父母在外省的一个县城，他们要求儿子每月写一封家书。秦手想一想说：“我一时不告诉他们。我是独生子，见我这样，他们的心会撕成片儿。”周斯吉说：“其实你也没什么，过几个月装上义肢，你照样可以写文章授大课。谁也不会轻视了你。”秦手说：“如果光听你的声音，我会认为是嘲讽。”周斯吉说：“那你张开瞧一眼吧。”秦手真的睁开了眼。他看见她的眼睛里浮闪着泪花。

以后周斯吉每天傍晚来。来后必先到值班医生处询问一番，再返回帮他掖被揉腿、端倒便壶。起始秦手还想守住君子之风，既不让她倒便壶，更不想在她面前用便壶。虽隔着一层被，但便时的丑恶造型一望而知，对他对她都是尴尬。于是憋着，常憋出一身汗，最后被周斯吉看破形势。周斯吉说：“你怎么这样！这时候了还要君子。”取过便壶递上，脸却兀自红了。秦手把便壶塞进被窝安装好，一泻而快，但脸上沾着难受的表情，别了头不忍心与周斯吉照面。如此进行了几次，双方的态度才自如起来。把杂事料理完，周斯吉就坐着与秦手闲话。闲话没有主题。周斯吉说：“你手术前那一刻都想些什么呢？”秦手说：“我在数头顶上的无影灯，数了几遍，才弄清是十二盏。”周斯吉说：“你的数学似乎很差，对数字不敏感。”秦手点头说：“我老记不住电话号码。”周斯吉说：“电话号码无所谓，那辆车牌号没记住真是可惜了。”又有一次，周斯吉认真地说：“你那封邀约信其实让我感动，可我不能去。不然我算什么呀！”秦手想不到她说这个，说：“你不去是对的。”周斯吉问：“你现在是拿这话安慰我还是设身处地替我想了？”秦手无从回答，作默默无言状。周斯吉笑着说：“知道信中哪句话把我感动了吗？”秦手惶然道：“哪句？”周斯吉说：“你说你可以在细雨中呼叫：爱过一次才最为重要！”秦手脸上推出红色，心中却气馁地想，原来打动她的竟是学生的两句，而学生又借了余华的一句。又想，即使感动了她又有何用，如果不是车祸，他设计的场景就是一个失控的舞台，打出主演名字，锣鼓一响，却不会有演员上场。这时的秦手倒忽略了原来的圈套初衷，假戏真唱地为不能吸引周斯吉赴约而抱憾。

下次周斯吉来，带了一束花。花色是粉红的，她的脸却透着惨白。秦手看着她忙这忙那，对惨白的担忧赶超过对花的欢喜，忍不住说：“今天你的脸色不太好看。”周斯吉说是吗，一边从坤包中取出一个小圆镜来看，看了半晌叹气道：“我好像忘了

化妆。”秦手说：“你没有忘了化妆，是你的神情给人惨白之感。”周斯吉一笑：“你观察得真文学。”取了他的换洗衣服去盥洗室。秦手的脑子便闲不住，想这些天周斯吉尽往医院跑，自然撤销了与巫刚的幽会，那皮件商涵养再好，免不了也要吃醋，最后发生冲突。又替周斯吉护惜，想，那巫刚身材高大，心地怎的狭小，就不能认为女友真心帮人一把。一边想着，忽然自觉惭愧，记起这些天允许周斯吉为自己料理，实有骗取之嫌。待周斯吉洗衣回来，秦手追问道：“今天一定发生了些什么！是因为巫刚吗？”周斯吉想了想，坐下说：“跟你讲了吧，本来再过半个月，我们便要举行婚礼。”秦手沉吟一下道：“你是说现在推迟婚期了？就为了我？”周斯吉摇摇头，缓缓说：“不是推迟婚期。我跟巫刚说了，咱们好聚好散。”如果不是残脚妨碍的话，秦手保准直跳起来。他僵紧身子，讷讷地说不出话，心里却挤出一个声音来：把那封信的真相告诉了她，把车祸的原因告诉了她，别让她为美丽的谎言改变自己。但马上另有声音抵抗道：要说早就说了，现在如何解说得清楚；真说清楚了，自己成了什么人。内心的斗争使他外形变态，脸上一阵阵发烧。周斯吉强笑道：“秦手你激动了！你是替我高兴还是难过？”秦手这时真的觉得自己可鄙可贱，哀然说：“我对不住你！”“你别这样。”周斯吉说，“每个人都有再选择的权利，我和巫刚是商量着解决的，两个人都挺平静。”“你不可能平静！”秦手说，“你的心情已经写在脸上了。”周斯吉愣了愣，两眼泪水潮起，控制住不掉下来，又退不回去，只波闪着光亮。秦手不忍看，低了头说：“你这样做接下来想干什么？”周斯吉说：“你知道我要干什么！”秦手抬起头斩截道：“我不需要你的同情，你也不亏欠我什么！”“不！别把我想得太功利。”周斯吉说，“如果不是认识你，我永远不相信眼下的社会还有……还有戴望舒式的感情。”秦手一激灵，眼前飘来一位撑着纸雨伞的人，他静静走着，眼中满装着讥嘲。秦手懊丧地说：“斯吉，我是个俗人。”周斯吉伸手捋一下他的头发，不再吭声。她苍白的脸庞涂上了一层柔情。

打这以后，秦手和周斯吉的关系便如瓷缸溢出来的水流，虽不澎湃，却越淌越远。秦手生活上渐能自理，精神上却越发依赖周斯吉了。一天不见她，便觉得日子被打进一颗子弹，每个小时都是难挨的时刻。两人在一起的时候，虽然都自制着，言语和动作却分明添了亲昵。如果不是警戒着同室病友的窥视，他们保不准会突然扔掉坚持着的尊严。

同室的两位病友都是腿骨折。年纪大些的年轻时业余出演过《白毛女》中的大春，年少的显然是泡“三陪女”的里手，所以他们的话题总在白毛女和“三陪女”间轮回。秦手开始还参与评点，渐渐便烦了。他增加了拄着拐杖散步的时间。尤其在傍晚，他一拐一拐下楼，坐在医院大院小花园的一块假山石上。天已渐热，上空有白

云缓缓飘移，空气中游走着不同于病房的爽朗气息。秦手坐在那儿，一边天南海北地想些什么，一边巴望着周斯吉从大门口走来。有时未等到周斯吉，却看见救护车呼啸着开进，下来血迹斑斑的伤员和慌里慌张的亲友。没有比以安宁心情静观生命的抢救更奇妙的了。晚上，秦手就到住院部的电视室看电视。他喜欢看体育节目和文艺节目，更多的病员则选择冗长庸俗的香港电视剧。病员无贵贱之分，最容易民主，秦手只好在港式国语的发嗲声中拐回病房。

秦手的截肢面愈合得不错。夏天接近尾声的时候，他的伤残部装上了义肢。先在医生指导下练习迈步，后在周斯吉搀扶下慢走。伤口疼痛是难免的，但他的心情正好相反。他觉得自己在一天天走向正常的生活。一天晚上，一弯新月分外地好。秦手随周斯吉在楼下院子里练步。秦手蹒跚着往前走，周斯吉在前面倒退着卫护。月的淡光投在周斯吉的脸上，柔和清澈，静定的神态中有眼波活泼地闪动。秦手有些呆怔，脚一歪，身子前倾差点摔倒。周斯吉一伸手护住了他。他身体慢慢下滑，猛地紧紧抱住她的双腿。周斯吉诧异着，托起他的下颌。她看见一张噙着泪水、充满感动的脸。

秋季开学不久，秦手出现在校园里。以前他的步幅不大，经常踽踽而行的样子。现在他的步幅更小了，显出左右缓缓的摆动。但他脸上很悠然，多了劫后复出的成熟做派。授课时，他站在讲台上，翻开讲本，却从来不看，径自娓娓道来，与以前没有区别。不同的是多了一番学院外的经历，便时不时拈来些鲜活材料插入，譬如白毛女和“三陪女”的点评，惹得学生们笑。后来有学生发现，秦老师之所以神采依旧，并非“身残志不残”的教导支撑着，而是爱情补剂滋润了他。学生拿这发现向别的老师侧问，被得到证实。证实后的爱情故事加剧了学生中的恋爱趋势，成为男生向女生说明求爱理由时要举的现实例子。

冬至前一天，秦手和周斯吉举行了婚礼。婚礼由周斯吉的娘家亲友主控操办，在新郎新娘的要求下，减少了好些繁礼缛节。婚宴之夜，秦手在许多人的簇拥下走来走去，脑子乱糟糟的，只留下一个牢固的概念：新娘的化妆非常出色！因为无新房，他们的婚房暂时安置在秦手那间单身寝室里。这方便了同事们的祝贺。婚后几天，来访道喜的同事三五不断。刘忠实来时，不放过利用这场合向其他老师推销他的预测术。他说：“我测断秦手车祸时能化凶为吉，可不知道什么是凶什么是吉，原来如此。”

四

周斯吉的肚子不可遏制地隆了起来。婚前她很丰满，整个身子膨胀着弹性，现

在则抽条了，仿佛把储存的精力和脂肪都调拨给了腹部。她仍上着班，但做事效率明显降了下来。从前她说电话的声音清脆而快捷，让人联想到放飞的鸽子扑腾着出去，眼下对方只能紧贴话筒凝听她的呢喃了。下班回家的路上，她鼓着肚子，双臂无序地荡来荡去，双脚则卖力地蹭前蹭后，有如一只被人踩了一脚的蟑螂。但这种形体变化的难堪被孕育生命的喜悦掩盖了。周斯吉想象着一个小生命在腹中安适地成长，还时不时调皮地要跟妈妈对话。她把这种感觉告诉秦手，秦手说："对话什么呀，他没事干了就尿你一肚子。"周斯吉笑，又催促丈夫起个名字。秦手制作名字不止十天半月了，既要考虑字义，说得起典故出处，又要顾及音韵，叫起来上口，还不让别人谐音唤成了小丑。想来想去没个结果，又拿了字典乱翻，也拣不出中意的字来，这才知道取名是门学问，不比炮制文章容易。现在受妻子启发，秦手忽然拍手说："名字有了，对话对话，就叫秦话吧。男孩女孩都合适，一般还不跟别人重名。"周斯吉想一想，也觉得挺好。当下两人练习着唤了几遍，更觉顺溜了。以后秦手就经常抚摸着妻子肚子与秦话聊上几句，总的意思是一切准备就绪，邀请儿子或女儿及时出来。

进入农历八月，周斯吉的肚子变得滚圆。中秋之夜，夫妻俩坐在学校草坪上赏月。秦手把圆月比成孕妇的肚子，只有待论证里面有无生命。正说笑着，周斯吉感到腹部一阵由远而近的疼痛，忽然慌了，捧着肚子巴望着丈夫。秦手明白了什么，来不及返回宿舍，一颠一拐跑出校门叫出租车。到医院，周斯吉进产科检查室检查，却不再出来。只出来一位护士说："这么晚才来，羊水都破了，得用产钳。"她的话简洁明了，但不能提示秦手眼下能做点什么。后来护士递上一张产钳使用协议书让他签名，他马上签了。签毕再看内容，上面假设的恶果把他吓得不再安定。他在候产室里坐下站起，想找一件具体的事情来干。这当儿一阵痛叫从产房内隐隐传来，一下子提醒了秦手。他扑到产房区门口要推门进去，被护士挡住了。他说："这是我妻子在叫！"护士说："生孩子总要叫的。"他瞪大眼睛说："她叫得很痛苦！"护士没好气地说："这里的叫都是痛苦的。"秦手不再与她理论，一把推开门闯进去。护士又惊又急，拽住他的手臂，被挡了回来。他气势汹汹，朝发出痛叫的房间走去；走近门边，里面突然甩出一声爆破般的尖叫。他脚一软，身子撞进了门。他看到妻子躺在产台上一边喘着气，一边惊魂未定地瞪着自己。他的心少跳了一秒钟，然后听到一声嘹亮的啼哭，同时瞧见妻子脸庞换上了苍白但胜利的微笑。这时那护士呵斥着追进来，让她发愣的是刚才凶相毕露的男人向她腼腆地憨笑。

一周后，周斯吉出院住到了娘家。娘家房子也小，不能同时接收秦手。秦手就仍然住在学校里，每隔几天去看一回母子。每回去时，总很激情，脑子里布满儿子的喜怒哀乐。而儿子每回总给他新感觉，把他留存的印象一次次淘汰。从出生时的

模糊一团，进化成人的模样，再学会用眼睛瞧人，忽然一天又浮现了笑容……秦手简直觉得自己从头又活了一次。周斯吉还发明了新的哺育手段，即在儿子哭闹时，就给他戴上耳机，让儿子在音乐的聆听中安静下来。每看到这一情景，秦手便有一种奇妙的感觉，觉得儿子将来准很艺术。但周斯吉没有让丈夫盲目地乐观下去，她提醒他应该马上找学校要房子，现有的单房是容纳不下猛增的生活内容包括雇请保姆的。秦手如梦方醒，第二天就找了系主任。系主任是位浪漫主义者，在艺术观上和爱情观上均是如此。他平常最恨生活琐事，认为这是总务处那些艺术盲们要忙的活儿。现在面对房子问题，只好两手一摊说："一、我不是总务处，没有分房的权力。二、总务处好像也没房子。"秦手见系主任这样的态度就想发急，只是碍于他曾在医院替自己流过眼泪，一时抹不下脸。系主任倒不乏想象力，见下属急不成言的样子，替他出主意道："有一次开会听外语系老叶说起，他们系有位青年教师要调出。他就住在单身宿舍，若调成了，我跟总务处说说让他的那间房子归了你。"单身宿舍虽不理想，但宛如情急之中购得一张无座车票，总归是上了路。秦手忙去打听，果然斜对门有一教师要调往外贸公司，单位都联系妥了。从此秦手整日紧张着，恨不能替身帮他跑手续。过些日子，又传来消息说，那老师不调了，原因是和一位大款女儿处了对象，大款女儿看中的恰是大学教师的品牌。之后，消息不断变幻着：那教师与女友吹了；那教师与女友又和好了……逗弄得秦手兴致大减，淡灭了获取的念头。

春季开学，系里催促周斯吉上班。夫妻俩商议再三，决定从娘家撤回，雇一位老保姆。房子太小只好将就，让保姆睡地铺，大不了每天铺展收拢一番。于是到处打听物色，不久就有同事推荐了一位乡下远亲来。周斯吉见她面目慈和，衣着干净，颇为中意。试用几天，才发现老保姆手脚麻利，思想混沌，不是农村常见的那种精明女人。但不精明也有好处，至少容易控制。自此四口人在狭小空间里紧凑生活。开始秦手不习惯，暗叹"床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尤其夜里向妻子勾搭，往往被挡回，勃发的情欲真个走投无路。不久，此类不满被儿子的骚扰所淹没。几乎每天，儿子或尿床，或哭叫，或瞪大眼睛玩耍，把完整的夜搅得支离破碎。秦手忍无可忍，将床上的睡位让给保姆，自己躲到房间一隅的地铺，从此可以睡个囫囵觉。这种生活秩序刚建起，又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一天上午起床，秦手去公共盥洗室漱洗，发现牙刷已濡湿。漱洗过回来对周斯吉说："我看你生了孩子丢了记性，怎么乱用我的牙刷。"周斯吉说："我还没刷呢，怎么乱用？"秦手一惊，攥着牙刷问保姆："你刷的是这支吗？"保姆点点头。秦手忙问："这些天你一直用的这支？"保姆惶然说："是你们要我刷牙的。"秦手怒斥道："不是不让你用，让你用的是灰颜色的那支。"一边想着这些天不知接受了她口中多少的浊物，恶心得直要呕吐。以后观察老保姆，错

误众多，不是将味精使做盐，就是把馊饭拌进鲜饭里，有一次甚至把擦地布当成了抹桌布。秦手对妻子说："不能用她了。别的无所谓，只怕在孩子身上弄错了什么。"周斯吉叹气说："我也不是没想过。我还想最好雇个年轻的，脑子活络些，对儿子教育也有好处。可咱们家的房子不允许这样做呀。"秦手想一想说："就按你想的做，我睡办公室去。"周斯吉慌道："那怎么成！"秦手说："临时的嘛，又不是分居。"于是打发掉老保姆，从保姆介绍所招来位年轻的。

此后秦手每天夜晚去办公室，早上回来。懒觉的爱好从此取消，与妻子造爱也仿佛偷情。每隔几天，等傍晚时分小保姆抱着孩子去校园里转悠，夫妻俩慌忙搂成一团，又计算着保姆要回来，就精简去调情部分，急匆匆直捣主题。结果效率提高了，快感则大打折扣。好在儿子一日日成长，弥补了一切。秦手还特地买来一只相机，隔十天半月就给儿子照上几张。一天晚饭时小保姆念叨说："小秦话长了个儿也长了脾气，不爱搭理人。"秦手心想一定是你招惹了孩子什么，幼儿也有爱憎倾向的。嘴里不说出来。次日秦手下课回家，见儿子趴在床上玩，便唤秦话秦话。儿子不回应他，等他凑到跟前，才兴奋地扑过来。秦手记起昨天保姆的话，心中疑惑，跟周斯吉说了。周斯吉不以为然，但还是撇下活计躲到儿子身后唤了几声，真的没得响应。又提高声音试一次，仍是如此。夫妻俩诧异着，想起以前似乎也有同样的情形，只是忽略掉了。忙问保姆，小孩子是不是都这样。小保姆不以为问得幼稚，坦白说："以前带过一个，不是这样的。我来了就觉得小秦话不一样，只不好说。"夫妻俩的心一并沉下去，脑中却浮起些可怕的猜疑，相互不敢说。是夜，两人都睡不踏实。

第二天夫妇俩携儿子去医院五官科。怕医生查得粗糙，还找熟人索要了字条。轮到门诊时，秦手忙将病历字条一起递上。那医生五十开外，微秃整洁的头发，让人觉得权威。他看过病历字条，一边询问，一边戴上镜灯往秦话耳朵里探视一番，然后吩咐将孩子弄睡。夫妻俩不明就里，赶紧照办。这时小秦话来到新鲜环境，眼珠滴溜溜地乱转，哪里有要睡的样子。周斯吉忙抱去屋外拍打，好不容易才哄睡。睡着的秦话鲜嫩饱满，模样撩人，医生端详一回，叹口气，让放在检台上。他取来一个脸盆一个敲槌，凑近秦话耳边敲打。开始还敲一下，瞧一眼孩子的反应；后来愈敲愈急，声音愈来愈大。小秦话睡得香甜，不为所动。医生忽然止了，转向满脸恐惧的两位大学教师，斟酌着说："这音量至少有 120 分贝，看来你们的孩子是听不到生活中的任何声音了，包括打雷。"秦手保持镇定的想法一下子崩溃了，脸色刷白，脑子一片混乱。同时他看到妻子的牙齿剧烈地碰撞，脸上滑下泪水来。显然她控制不住自己。之后医生按部就班开出单子，让接受纯音测听一类的检查。秦手明

白，这些检查不再是复活的希望，而是给儿子的耳聋罗列科学确凿的数据。回家路上，他翻开病历，上面写道：该患儿听力极度损失，系一级聋，疑为后天器质性耳聋，病因待查。

经过白天的打击，一家人疲软得早早睡了。秦手躺在办公室里桌子拼凑的床上，散乱的思想拼凑不起来。白天一直被惊慌笼罩着，痛苦得模糊，现在静寂下来，那痛苦便虫子似的纷纷从泥土中探出头，一口一口咬嚼他的神经。在今天以前，儿子还是一轮太阳，照耀着一家人的前景。这前景亮丽莫测，给人想象和设计的乐趣。眼下天地忽然变了相，从此让儿子在一个不大明白的世界里生活。而这变故的原因，竟藏在“后天”两个字里。儿子的后天，不过是九个月的历程。这历程太短了，即便是隐蔽的隧道，往里探摸也很浅近。秦手躺在黑暗中，一遍遍翻阅儿子的过去。最后他想到，失误只能发生在两个情节上：产钳或老保姆。秦话出生时，脑袋上凸起一个疙瘩。问医生，答说是产钳使的，自然会消退。过不多久，果然消失，便不在意。现在追想起来，那产钳未免没有其他的隐性恶果，只是这恶果当时连医生也不一定知道。至于老保姆，她的糊涂行为太多了，保不准把什么错误犯在了儿子耳朵上。这一夜，秦手把这些无法证实的失误收拢起，左思右考，一会儿认为确凿，一会儿又觉得有破绽，把自己折腾得辛苦。而这辛苦不仅不能削弱痛苦，反而在痛苦中添加了悔恨和自责。

翌日一早秦手回家，见周斯吉脸面灰暗，想必也是一夜没睡好。几次要向她提及昨夜的想法，总觉得没劲，因为这时对原因的过多探究更显出对结果的无奈。周斯吉的想法现实得多，她打算独自带儿子去上海再诊查一次，明天就启程。秦手说要去一块儿去。其实他明白，自己在市内还可以骑车，出远门则大大不便，反容易成累赘。周斯吉否定说，我一个人能行，还可以省下些钱。她的话不仅是维护丈夫的自尊，也是实言。经过结婚和生产，他们的积蓄所剩无多，不能不抠着用。夫妻俩又商量，辞掉保姆。这小保姆发现了孩子病情却失了业，让人同情，虽然才月中，也给足满月工资。当日周斯吉向系里递了假条。

第二天周斯吉携儿子登上去上海的轮船。秦手暂时恢复了单身身份，却再无单身的快乐。他衣着上不再讲究整洁，头发也走了形；上课时无精打采，内容总欠丰富，常在下课铃响前空出一片无话可说的富余时间。于是惹得一些学生想，莫非婚姻真是围城，看着欢心，走进去才知晓折磨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老师此刻正经历着心灵的旅行。他的讲课和吃饭睡觉都被一丝无望的希冀牵引着，仿佛落榜学生对录取线下降的企望。

五

半月后，即在学校放暑假的当天，周斯吉母子裹着风尘回来了。奇迹没有发生，秦手从妻子的脸上一眼看出复诊结果来。但周斯吉也捎回了医治的决心。在上海返回的轮船上，同舱一位农妇出于同情，述说了村里一个男孩被毒蛇咬聋后又被中药治愈的故事。这故事带有传说色彩，却把周斯吉的心撩拨了一下。她继而想起小学时读过的一篇题为“千年铁树开了花”的记述医治聋哑人的课文。她把这篇课文说给秦手时，他同样记了起来。

在最炎热的日子里，夫妻俩开始了求医的奔波。他们先找到城东的一位名中医。这位名中医认为耳聋与外感六淫即风寒暑湿燥火有关，所以要疏风、祛寒、驱暑、化湿、润燥、泻火，据此开出一副处方来。回到家，周斯吉暗疑名医的解说偏离中心，距耳聋太远；拿处方同先前的感冒处方一对照，竟有五六味相同，当下心中犹豫，觉得个体医生未必妥当。过一日，他们前往市中医院，挂号到一位主任医师名下。这医生显然不俗，等诊的病号很多。好不容易轮到了，只见他态度僵硬，把脉查询过一遍，开出一方，淡淡地说：“这是补阳还五汤，拿去试试吧。”周斯吉再问什么，他便不耐烦地说：“这是气滞血瘀嘛，经络血脉不能畅通嘛。”出了房门，周斯吉信服地说：“话在精不在多，真正的名医态度总不太好。”秦手说：“兴许是医院体制培养的呢。”随即按医嘱抓了十帖药回家。自此，他们的房间每天弥漫着中药气味，即使门窗大开也挥之不去。每回给小秦话喂药，更是一次战役。小家伙对喂药渐渐形成条件反射，一见盛药的木碗就扭头挣扎，嘴巴紧闭。秦手一手搂实儿子手脚，一手紧捏他的鼻子；周斯吉则按开他的嘴巴，用勺儿往里灌药。灌三四勺，就松开让儿子缓气。这时儿子便悲愤地大张小口，把心底的哭泣调动、膨胀，过三五秒钟，才发出爆裂的嚎声。秦手安慰说：“良药苦口良药苦口。”一边求乞地望向妻子。周斯吉呵斥道：“看我干吗？再喝！”又束缚住儿子强行灌输。一番下来，三个人都满头大汗。十天过去，周斯吉又骑车去医院抓回十帖药。有了这些药包的援助，他们可以维持住依稀的希望，总觉得医治的工作在进行着，仿佛当年秦手投稿，未收到退稿信就意味着文章还在编辑部里行走，指望未断。在这样的心境中，夫妻俩都不愿意相信常识和理智，隔几天，就在小秦话背后呼唤几声或拍掌几下。天气还大热着，小秦话躺在床上熟睡，秦手坐在一旁打扇，扇着扇着，就忍不住低头呼叫，暗盼着儿子突然惊醒。似乎是对父母苦心的回报，小秦话长得越发丰润白胖，活泼聪颖。他在房间里上爬下滚，把物具摆放的秩序一一打乱。他与父母游戏时，时而咧嘴大笑，时而幼稚地狡猾，总引得父母投入地笑。晚上看电视，小秦话对活动的图像大为好奇。

每当广告节目，他凝固了手脚动作，瞪大眼睛静看；看到兴趣处，手脚突然运动起来，原来是学仿图像人物。这时夫妻俩不语，心里均伤心地想：要是他能听到电视的解说声音该多好。

一天，周斯吉外出归来兴奋地说："有人给介绍了一位气功师，说是能治儿子这种病。"秦手一听就觉得玄虚，提示说："怕是包装过的圈套吧，现在报刊上可时不时抖搂出伪气功。"周斯吉说："我跑去瞧过了，房间挂满锦旗，还有应邀去日本表演的照片。让这样的人骗一把也值了。"秦手说："那中药还用不用？总不能半途而废。"周斯吉显然已对中药失去兴趣，说："双管齐下嘛。以后你在家熬药，每天上午我驮着儿子去。"由于天热，近日秦手的伤残部位被义肢硌得生痛，所以只好依妻子的安排，说："现在的天气跑来跑去真够呛，要去早点儿去。"周斯吉笑说："你这是心痛我还是心痛儿子？"秦手说："这话还不如变成：如果儿子的病真有起色，是归功于中药还是气功？"一番话说得两人心情舒畅。第二天吃过早饭，周斯吉将儿子搁在自行车坐椅里，戴上遮阳帽，便出发了。秦手在家候着，看时间差不多了，把药熬好。又等片刻，才将妻儿等回。秦手问："怎么这样费时间？"周斯吉疲乏地说："想不到治病的人挺多。气功师一天只做十位，我差点轮不上，好说歹说才给做了，还叮嘱以后早点去。"秦手说："他还挺牛的。不知效果怎么样？"周斯吉说："做一次谈什么效果，就见小秦话在哭。"秦手说："那准是让气功师的动作给吓的，并非感受到什么真气。"周斯吉："我看倒挺像的。他还让我在家里做配合按摩。"说着忍不住要演练，将掌心相对摩擦发热，再按压儿子的耳廓耳屏，弄得小秦话神色大变，嘴一扁作欲哭状。下一天一家人起得更早。周斯吉走后，秦手一看表，恰七时正。不多久周斯吉回来，嘴中说明天还得早。秦手诧异，等着妻子解说。果然周斯吉认真地说："气功师一上午发功十次，功力是逐次递减的。我要让儿子赶上头一功，效果才会好。"秦手惊道："这怎么起得来，又不是一天两天的。"周斯吉说："权当晨练吧。"秦手说："儿子可不要晨练，他要睡觉。"周斯吉叹口气说："把怜爱收一收，让他回来再补觉吧。"以后每天天刚亮，母子俩便惺忪起床。周斯吉怕儿子路上瞌睡，就在座椅绑上布绳。儿子对时间秩序的一再更改不很习惯，就用哭声来表示抗议。于是秦手每天凌晨躺在床上，听着哭声渐去渐远；一小时后，又看着妻儿俩汗涔涔地回来。面对这样的日子，周斯吉的神情不屈不挠，表现出经得起岁月考验的气派。半个多月后，一家人去了趟周斯吉的娘家。周母对小外孙的黯淡面容感到不安，听女儿提起气功师，竟用不屑的语气说："他，我认识，八年前还是一位加油站的杂工。"周斯吉不认为气功师的前身就不能是加油工，但信心明显受到了打击。此后她的早起有些勉强，遇上下雨什么的，即成为滞留不去的借口。

然而周斯吉不准备让自己松懈下来。一天她在报上看到针灸治疗的广告，忽然觉悟道："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千年铁树开了花》讲的就是针灸治聋的事儿。"秦手取过广告来看，还未研读完，周斯吉已穿好衣服出门。一小时后，她带回了用针灸替代气功的决定。她说："那针灸师是位退休老军医呢。"秦手对妻子的执拗已失去劝阻的热情，只是凭经验说："扎针时得认准老军医，别给他的徒弟当了试验品。"自此周斯吉开始新一轮的奔波。他们的日子又充斥着针灸的话题。每次治疗回来，秦手都往儿子耳朵周围查视一番；那区域布满了针灸后的红点，让他心痛不已。周斯吉却不为所动，她的执著劲头甚至让秦手发生错觉，觉得是气急败坏的赌徒态度。所幸生活里不只是针灸。这时暑夏已接近尾声，小秦话的身体也在进展。他跃跃欲试要自行走路。于是吃过晚饭，夫妻俩就携儿子在校园里练步，有时也逛公园。在公园里，小秦话蹒跚学步的样子很逗人，常引得一些游客驻足。有人禁不住念叨这孩子的可爱和父母的幸福。这当儿秦手会看见妻子怔呆着，尔后猛然掉头——她的眼中一定蓄满了泪水。

一日，母子俩照例去做治疗。秦手待在家中忽然想，暑假就要结束，下学期功课却未预备一二，再省略也得找本参考书看过。于是也骑车上街，到新华书店搜览一阵，拣了一本书买下。出了门，念头一跳要去看看儿子，与妻儿会合回家。他把诊所地址从记忆中翻找出，绕道骑去。抵达那条街，还在抬头核对门牌，耳中已迎来熟悉的幼儿哭声。循哭声望去，一眼逮着诊所招牌。他停好车，推门进去，只见儿子被妻子紧搂在怀里，汗水淋漓，满脸红光，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他的脑袋长着众多的银针，其中一根被一个年轻姑娘心不在焉地捻着。秦手的呼吸冻结了几秒钟，尔后加倍地剧烈起来。周斯吉发现了他，说："你怎么来了？"他没搭理，却命令那姑娘："把针拔掉。"未等姑娘反应过来，他又吼道："把针拔掉！"他喷着粗气，样子鲁莽可憎，只可惜限于脚残，不能启用"暴跳如雷"的成语。即便这样，也把周斯吉和那姑娘震住了。姑娘不敢口驳，赶紧把银针拔了。秦手从周斯吉怀里一把抢过儿子，晃着身子往外走去。周斯吉追出，研究着丈夫的脸说："你这是怎么啦？"秦手沉着脸说："你居然把孩子欺负成这样！"周斯吉诧异道："针灸嘛就是这样。"秦手的愤怒从口中喷挤出来："你可以熟视无睹乐在其中，但我心软我一次看着就受不了。"周斯吉不再言语。一家人骑着车往回走。

回到家中，秦手满腔怒言蓄积着，只等与周斯吉对话时倾泻而出。但周斯吉径自拍打孩子入睡，不吭声也不理他，似乎刻意制造冷战状态。秦手沉默中翻开参考书，看过几页，却没看出一句意义来。正郁闷着，背后两条纤臂绕住他的脖子，一缕温润的气息滑过他的脸，秦手的心像被水拍打一下，怨气已泄大半。周斯吉嗫嚅说：

"秦手，我的心好苦好苦。"秦手说："咱们再苦也不能扩展到儿子身上，他还这么小。"周斯吉说："我知道我知道……"秦手又说："咱们不能自己骗自己了。儿子属于一级聋，压根儿没指望。既然没指望了，就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拿事情来折腾他。再苦涩的果子也得咱们自己接着。""秦手秦手，"周斯吉松开手臂说，"我的心苦还不止这些。有件事一直瞒着你，我几乎没勇气说出来。"秦手一愣："什么事？"周斯吉迟缓地说："那次我带儿子去上海复诊，复诊的结果是爆震性耳聋，一种急性声损伤。当时我忽然明白，是我自己种下了恶果。"秦手疑惑地站起，说，"你干吗这么说？你别自责得太过。""不！"周斯吉目光空洞地望着丈夫，说："是我的错。我用录音机并借着音乐破坏了儿子的听力。我清楚记得有一次，我未调好声音就拿耳机给儿子戴上，一戴上他就怪异地爆哭起来。我取过耳机一听，也被大音量吓了一跳。可我当时不在意，我没去想两三个月的生命是很脆弱的。"她讲述时，伤心像一阵雾罩着全身。她没有流泪，但她看上去很纤弱。秦手沉默半晌，说："这听上去很像一个无中生有的故事。""可这是真的！"周斯吉说，"我对自己说，别去理它别去理它。但我做不到，我心里总累着，我得没完没了地为自己的过失抱歉。"秦手茫然中慢慢坐回椅子。周斯吉说："我知道你会怨我恨我，可我还是说了。"秦手摇摇头，想说什么，忽觉身心疲倦，不再做声。

整个下午，房间被沉默控制着。这沉默不是虚无，仿佛空气不是没有内容。小秦话的窜爬捣乱，不仅不能改善气氛，反而为沉默注解着什么。周斯吉因为说了心事，心境宛如被雨水冲刷过，苍白而安静。秦手仍捧着参考书进行书外的思想。他的神色飘忽不定，说明其思考复杂且悠远。晚饭时两人开始搭话，但都存了心不提敏感话题。晚上看过电视，便早早预备睡觉。平日睡前与儿子逗乐一番的程序也跳过不用。熄灯后，小秦话在没有声音的世界里特别容易入睡。听着儿子酣睡的鼻息，两人都知道对方没有睡着。两人都觉得今天会发生点什么。秦手突然说："屋外好像下起了雨。"周斯吉听一回，说："没有呀。"秦手说："我真的觉得在下雨。"周斯吉说："那是你的错觉。"停一会儿，秦手又说："错误在生活中真多。"周斯吉"哦"了一声，说："原来你在设计一种开场白。我劝你别把准备损人的话沾上诗意。"秦手说："我没有诗意。现在我只是庆幸可以躲在黑暗里，不用面对着你。"周斯吉说："其实你无需这样，我这会儿心情很平静。我不怕你的指责，因为你的任何指责都不会超过我的自责。""你错了！"秦手说，"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太残酷，我要你的手搁在我身上。"周斯吉愣了一下，顺从地侧身把手搁在丈夫的胸前。秦手说："你当然记得那封'在细雨中呼叫'的情书，记得让你内疚的'废都'餐馆之约，但你不知道这些全是错误。"秦手缓缓说起了当时恋爱传言带给他的尴尬、为了泄愤而恶意炮制的情书、那个约

会的圈套、他遭遇车祸前的情形……

周斯吉依偎在秦手旁，身子随着错误的展开渐渐变得僵硬。她的手下意识地抚摩着丈夫的胸膛，中间有几次因为吃惊而突然停下。但她没有失态，始终保持着柔情姿势。夜帮助她克制了自己。最后秦手说："我讲完了。如果觉得我卑鄙可恶，你现在就可以推开我。"周斯吉静静地没动。秦手说："你说你活得心累，其实我更是。上午你把心事亮出，敲打了我。既然是夫妻，我为什么要把愧疚埋在心里发霉?！"秦手说完不再吭声。夫妻俩凝滞般躺着。后来周斯吉搁在丈夫身上的手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秦手于是明白，妻子宽宥了他。他心一热，伸臂搂住妻子。这时的秦手周斯吉，都因为对方坦白心迹而感动，又因为卸下内心负荷而轻松。感动和轻松培植了情欲。他们褪掉衣物，身段无规则地纠缠一起；在用肢体语言做过许多铺垫后，形成了入侵防御格局。两人的感觉已许久未这样好过，相互支撑着，一次次渡过河流，走向快乐老家。这时小秦话若无耳疾，妈妈的呻吟声准能吵醒他的。

六

第二天因为不去针灸，一家人睡了懒觉。秦手醒来，记起昨夜，不禁抬头去望周斯吉。只见她将脸埋在床面，仅露出小半张脸。这小半张脸由于挤压，显得有些变形；并且由于舒展不开，隐隐含着惨淡的神色。秦手忍住了出手改变她睡姿的想法，挺身起床。他拿了洁具去盥洗室，洗漱回来，才发现门已被自己随手关上，一摸短裤，哪有兜子。他愣一下，只好抬手敲门。过半晌，门开出一道缝，周斯吉不满意地瞧他一眼，又跳回床上睡觉。秦手没趣地在椅子里坐下，忽想起应该去买早点，复又出门。在路上走着走着，他渐渐明白一夜睡过，今天与昨天已不一样。昨夜两人挨在一起，震惊中最愿意找些慰藉，又借黑夜掩护藏起了难堪，于是有好的感觉。其实这感觉既不稳固也不真实，恰似日本的泡沫经济，有刻意构建的因素。匆忙过后，反刍的只怕不是香甜了。今后面对的，乃是换了心境的周斯吉。这样想着，秦手更觉无趣，行走的残腿也虚不着力。

从此两人都知道对方原来存有隐私，性格不是了解的那样简单，但留了心不提旧事。周斯吉甚至不打算为那次恋爱传言为什么蔓延说点儿什么。同时，先前生活轴心是孩子的病，整天火急火燎的，现在放弃了治疗，日子过得平淡具体起来。新学期开学，秦手的课不多，又无需周斯吉般的坐班制，夫妻俩就决定不请保姆，将儿子托寄人家半天，再由秦手领回自带。秦手原先带孩子只是打打下手，不觉得困难，反而有逗乐的情趣；如今独自领导，虽只几个小时，也颇感不易。他首抓的是改变

儿子乱爬和抓什么吃什么的习惯。一见到儿子往嘴里塞东西，他就往小嘴巴和小手各劲打两下，严惩不贷，弄得儿子从此捡到东西先寻找爸爸。秦手还把儿子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床上，自己坐着椅子守在空当一面，既省心还能看书。但很快他知道这些乃小节而已，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儿子大小便的规律。他指导儿子有便意时要往便盂边凑，否则又是皮肉之苦。儿子似有领会，时不时踉跄着走向便盂，秦手便抢身去帮助主持。但这时父子间常有误解，爸爸让儿子坐在便盂上，半天不见动静，拽起一看，前面湿了一片；有时让儿子站着小便，许久出不来，正纳闷着，突然闻到了刺鼻的臭味儿。不仅如此，秦手觉得自己的方便也颇不方便。楼层的公厕在走廊顶头，秦手走得慢，往返一趟好几分钟，小秦话便趁机大捣其乱，有一次竟搭着书架楼梯般地往上爬，让秦手惊惶不已。以后便备了一条绳子，出门时就先把儿子拴住。

傍晚周斯吉下班回家，秦手也不能闲着。原先因给儿子治病而搁置不理的事情现在得一一解决。譬如电风扇早已不摇头，眼下天气转凉，摇头问题可以拖延到明年再说，但扇架总得擦拭一遍收起。与饭桌配套的凳子久有摇晃现象，用餐时总不踏实，现在也不能再拖了。更可恶的是房间里常有蟑螂出没，而且越发明目张胆。开始儿子挺恐惶，不久便习惯了，还觉得好玩，引以为玩伴儿，使得秦手下决心治理。他买来“神笔”，趴在地上往阴暗处一一画上。因“神笔”太像上课粉笔，他趴地画线时甚感滑稽，觉得是对人民教师的嘲讽。有时晚上看电视正在兴致处，突然停电了。往外张望一下，上下楼层都亮着，知道是本楼层保险丝出了问题，就等着邻居去解决。邻居都是单身汉，绝不比他更着急。最后秦手只得出场，又不懂电工活儿，就在走廊里吆喝一气，引出别人来协助。弄好了回来，秦手就抱怨现在的人自私，爱吃现成饭。周斯吉反驳道：“别说旁人自私，现在你要是单身，准也窝在屋里。”秦手说：“我不是不懂电工嘛，我懂我早就出手了。”周斯吉说：“什么电工！不就是保险丝烧了给接上吗？这样的事视为困难，难怪平日里干活怨三恨四的。”秦手说：“干不好家务活不丢脸，我又不是钟点工，要靠干杂活过日子。”周斯吉说：“你的意思最好请位钟点工来干活儿，你可以跷着腿做一回王孙贵族？”秦手说：“我没这个意思，那是你演绎的。近来你的发挥能力好像有长进。”周斯吉说：“你别夸我的能力。我从来就是个俗人，不像你。”两人越说越远，最后都觉得挺没劲儿。

进入期中，校园里突然贴出一张通知：分配房子。不过这次分房不同以往，称为联建，即自掏腰包按成本价购买。通知上写得明白：这是市场经济下的大趋势。既是趋势，就无可怨言，何况产权归己，一下子成了有产阶级。秦手生活里已好久没听到什么好消息了，当下看过通知，高兴得腿利索多了，回办公室就给周斯吉打电话。周斯吉已经知道，却比他镇定，要他早找系主任打招呼，争取主动。秦手就

去找系主任。系主任说，你们是双职工，有竞争力，放心放心。秦手并不放心，从此踊跃参加系里的政治学习，没课也常往办公室转悠，为的是不漏过分房的有关信息。二十天后，告示栏里终于贴出分房名单。秦手挤在人堆里往上面找自己的名字，结果自己没找到倒找到了周斯吉。原来这次分房宽松些，就讲究男女平等；周斯吉比秦手早一年留校，自然随了她。回到家中，夫妻俩展颜相庆，还环视房间一周，说这单身宿舍也蛮可爱的。高兴过后，就计算购房款项。计算未完，已吓一跳，舒泰之感大打折扣。这是一个让秦手废止吃喝也得干上十余年的数字，尚不计以后的装修款。这太离谱了，往当前世界形势里想，恰似让非洲国家出资去解决东南亚经济危机。这时秦手只恨自己出生太迟或未跳级几年，与无偿分房擦肩而过，把这亏吃大了。夫妻俩冷静下来，把手头不多的存款连同国库券、集资款等全体集合，又把学校允许的房屋贷款按最高额加上，缺口余额比预想的仍要可观。剩下可以寄望的就是父母的援助。周母在娘家掌握经济实权，日前已答应一个数，倒容易兑现。秦手的父母在外省小城靠退休金生活，怕是不能太指望。当然求援信还得写，只是平日里未能赡养行孝，现在涎着脸伸手要钱，提笔时不免有些局促。

半月后秦手父母寄来三千元，还随上一封信，意思是把房子弄大些，以便日后他们探亲落脚。周斯吉看过信没言语，只淡漠地瞧丈夫一眼。秦手心里本来窘迫，见周斯吉这样的态度，忍不住转守为攻道："不用说，这三千元不上你的眼。这些日子老在钱堆里出入，你对钱的眼界自然很高。"周斯吉说："三千元也不错呀，可以买下两平方米，正好搁一张小床。"秦手说："你说这话太没意思了。我父母做了一辈子工，他们可没机会贪污受贿，把自己培养成新兴资产阶级。"周斯吉说："我不怨你父母，你父母是工人阶级我真荣幸。我不屑的是你信中的文字忸忸怩怩，像是给人不寄钱也无妨的信息。"秦手说："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不打算让父母为难。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周斯吉说："原来你是个孝子！你最好打报告再添大面积，多预备些房间让你父母下榻，让他们也过一回贵族生活。钱嘛，只好到野外走走，没准儿天上突然砸下一包裹吓你一跳，拾起一瞧，原来是三公斤的大钞。"秦手说："这话说得生动，黑色幽默的手法。只可惜意境太浅。"周斯吉说："你别把课堂上的点评移到家里来。家里太小，纳不下你的非物质产品。再说了，在家里分析得再好，也不赚工资。"秦手说："我突然有一个发现，在钱的问题上最检验一个人的品性。钱的研究可以引入心理学了。"周斯吉说："说得真好！奇怪的是你这样一个人怎么老提钱呀钱呀，也不怕脏了口？应该说孔方兄阿堵兄才符合身份！"

吵过，两人相互不理，熄灯上床。黑暗中屈指一算，离交款时间只差一周了。两人各自着急，东突西撞地想些筹钱路子。秦手跳跃式地想到炒股、下海，不久又

落到借钱上。他把可以借钱的人一一列出，又一一枪毙掉，弹无虚发。在这个城市，有借钱交情并真能借钱给他的有X位，这个X等于零。这天夜里，秦手做了个梦：他的学生们排着长队往一个捐款箱里塞钱，旁边有一学生吆喝："一千八百的不多，十块八块的不少。"最后学生们将捐款箱抬到讲台上，与激动的他举行交接仪式。翌日醒来，他心里有些虚飘。上午授课时，他面对学生，生出许多感慨。恰好这天他讲解一篇《我爱美元》的争鸣小说，本来准备批驳美元的，说着说着，临时一分为二改变了观点。他说美元是什么，美元就是污染的河流道貌岸然者的脂粉婊子的头衔偷窥者的望远镜菜市场各种臭味的集合，美元又是愉快的伙伴一首抒情诗一个聪明人的传记一套房子的钥匙一座十字路口的天桥。他的述评逗起学生们的掌声，不知是为美元还是为他的情绪。下课回到办公室，他的心情并没因为一番宣泄得到改善。他习惯性地望一眼对面楼层，周斯吉不在。妻子、儿子和房子，这是生活中的主要三因素，他突然想。可是三因素没有一个是抒情诗，他又想。

出教学楼，秦手照例绕道去托寄人家接儿子。儿子不在，说是已被他妈接走。回到家中，果然母子已归。秦手心中奇怪，只因昨日吵架气氛的延续，沉默不问。周斯吉似笑非笑地先开口："你瞧瞧桌上的东西是什么。"秦手往桌面上瞧，有一个方形纸包。打开一看，是几摞崭新的百元大钞。秦手的心弹跳了几下，忘记了芥蒂，高兴地问："这钱哪儿来的？是借的还是真从天上砸下来的？"周斯吉不吭声，径自忙着洗菜做饭。秦手望着她忙碌的背影，心里起了怜爱，走过去扳住她的双肩，嘴巴贴在她的头发上。周斯吉不紧不慢地说："别套我的近乎。我把借钱的人说出来，只怕你的心情又会跌倒。"秦手哈哈一笑："莫非他是高利贷者？""不是高利贷者。"周斯吉淡淡地说："是巫刚。"秦手接触周斯吉的双手顿时僵住，众多念头乱箭般射向他的思想。好在她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可以重新布置态度。他松开手，镇定着说："巫刚怎么啦？他能借钱给咱们就是好事。"周斯吉瞧他一眼说："你说这话时，心里并不轻松。刚才你的手在传达着震惊。"秦手说："不是震惊是奇怪。我奇怪的是你的神情。你像是硬往这事上添加另外的意义。"周斯吉一笑说："如此说来倒是我的不对了。我也纳闷自已干吗那么在乎你的态度。"

两人维持着高兴。周斯吉让秦手把钱藏好。秦手在房间里转了两圈，选择了米桶。他把纸包埋入米的底层，抬起头时，窥见了妻子追忆式的微笑。他的内心突然混乱起来，一位神气轩昂、手拿大哥大的商人开始在他的脑子里散步。午饭时，他忍不住问周斯吉："你近来跟巫刚保持着联系呐。他好吗？"周斯吉怔了一下，说："你希望说他好还是不好？"秦手说："你干吗要迎合我？我就不能真心关心一下别人？"周斯吉说："那好，我告诉你：第一，我与巫刚就联系过一次，不知道他好不好。第

二，他借钱时没有犹豫，说明不勉强。”秦手哈哈一笑：“眼下这样的朋友真是不多，我没法制止住感动。也许可以请位记者撰文宣传一下哩。”周斯吉把筷子往桌上一拍：“我讨厌你这种口气！我就想见你会这个德性！不这样还奇怪了呢。”秦手说：“我怎么啦？我失态了吗？我看你倒是敏感得走调！冲动往往是虚弱的表现。像我，就不会学你。”周斯吉冷笑说：“你的模样十足地可爱！原来我还以为你贫贱不能移，冷眼拒绝这笔钱呢。不想你一边笑纳一边口伐，像小时候看到的越南人的嘴脸。”秦手说：“如此说，我只好宣布：这钱是你错的，房子也是你名下的。在这件事上我是打工仔，低级雇员，没有投票权的候补委员。顺便提醒一句，别把比喻扩展到国际关系上，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周斯吉沉默半晌，突然叹气说：“秦手秦手，你除了耍耍嘴皮子，玩些皮里阳秋的言词，还能干什么呢？”秦手战斗状态的眼睛慢慢暗淡下去，黯然说：“我是不行。我他妈是不行哩！”

七

在南方城市，这年冬天算来得早。空气变得干燥僵冷。一阵风起，树上残余的叶子飘落，与地上的尘埃、废纸滚作一团。街上行走的时髦女郎仍裸展着挺秀大腿，但上身裹了新添的冬装。连着几天，城市的天空都是灰白基调，仿佛忧郁地整理身心以进入冬天。

周日这天，天空意外有了转机。周斯吉起床，发现了晴朗气象，心情随之明媚起来。她问秦手今天什么日子。秦手答不出来。周斯吉又问明天什么日子。秦手悟过来了，明天是冬至日，今天则是结婚纪念日。但他没有硬让自己装出惊喜的样子。这种事已激不起他多大的热情。周斯吉建议中午出去吃饭，因为好久没这样做了。秦手也吃烦了单调的家菜，自然不否决这理直气壮的机会。随后在餐馆的挑择上出现了分歧。周斯吉说就“废都”吧，又近又实惠。秦手不愿意跟着冬天走进灰色记忆，一时不好直说，便迂回提起离“废都”一站之地新开张了一家餐馆，广告打得特响亮，不妨试着让它宰一顿吧。

临近中午时，一家人去了新开的餐馆。餐馆大厅开阔豪华，餐桌众多，因为是周日，就餐者前赴后继，营造出攘攘景象。在这样的氛围中，酝酿温馨、追忆恋情是很困难的。一家人择了桌子三面坐下。秦手点菜，周斯吉饮茶，小秦话坐在儿童专椅里张大眼睛看缤纷的周围。秦手点过菜，没忘记宴餐的意义，抬头望一眼对面的妻子。她今天化了淡妆，比平日妩媚些。秦手正喜欢着，忽然发现周斯吉的耳边长出一颗远景脑袋，仿佛巫刚。他定睛一看，不是巫刚是谁？他正坐在隔邻的餐桌上与几位人物

谈笑风生呢。秦手浑身一紧，失掉反应。周斯吉见秦手出神，笑了问：“你这么看我干吗？难道我脸上写着菜谱？”秦手敛了神，顺水推舟说：“你今天看上去挺漂亮的。”周斯吉见他说得潦草，并不收受，嘴里却说：“这就是你送给我的纪念礼物？”秦手无心发展情话，敷衍一笑，埋了头喝茶，一边在脑中勾勒出一个问号：对巫刚置之不理还是振臂招呼？不理自是最好，但他借钱于他，就是债权人；债务人见到债权人不打招呼，似乎不妥。正确的应对应是避免两人目光相遇，不让他得知自己看见了他。而他最好边吃边谈一宗生意，负责地在利润里深入，心不旁骛，漠视了周围。

菜上来，秦手吃得心不在焉。周斯吉盯着他说：“你怎么啦？好像不高兴。”秦手说：“我没有。”周斯吉说：“可你一副垂头丧气的落魄样儿。”秦手找借口说：“这个破地方太闹！我真后悔了来。”周斯吉说：“我看你是不屑于今天的日子，所以不高兴。”秦手否认说：“干吗不高兴？我还想重叙旧情、噙着泪水呢。”周斯吉冷笑说：“别拣好听的说，我也没把今天当做什么日子。我就想平静地吃顿饭，难道你这点情绪都没有？难道你装模作样的就不嫌活得累？”秦手见周斯吉说得冲动，不禁生气，正想着怎么反驳，忽听到“嘭”一声爆响——小秦话勤奋的手将桌上一瓶啤酒划到了地上。小秦话端坐着无动于衷，但许多人掉头往这边看。秦手吃惊中清醒过来，忙蹲下身捡地上的玻璃残片。可一切都白费心机。他站起身时，看见了端着酒杯的巫刚，同时看见了呈惊喜状的妻子。巫刚伸手摸了摸小秦话的脑袋，一边对秦手说：“几年不见，你还是这么瘦。”秦手镇定着说：“几年不见，你却大大长胖了。”巫刚说：“我胖得有理！快乐的单身汉嘛。”秦手说：“我倒觉得你的胖和我的瘦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即商人和教师的生存状态。”“你原来挺会说话！”巫刚想仰面大笑，止住了，转向周斯吉说：“想不到你先生挺会说话哩。”周斯吉突然一笑说：“他还关心着你呢，老打听你近来好不好。我哪里知道，正好你当面告诉了他。”秦手脸一红，听见巫刚昂然道：“我可不值得别人关心！一未成小家，二未立大业，大不了赚几个散钱，没让人瞧小就是了。”秦手局促中既不能否认打听，又不便批驳钱论，只好就势揭发道：“你成什么家！现在外边有的是‘三陪’‘四陪’，只需揣着票夹子就可以精彩一番。所以你一定活得乐不可支！”巫刚哈哈大笑，说：“这些话在老板圈里不奇怪，从你嘴里说出来让人刮目相看。不知道平日里有没有说给太太听，取得太太的认可？”周斯吉尴尬道：“你们别胡说！见面说这些真没意思！”巫刚说：“那好，咱们喝酒！”秦手撤退道：“我可不会喝酒。”巫刚说：“把整瓶的啤酒往地上扔还不会喝酒？不要太损我的面子哟！”说着去自己的餐桌取了高度“五粮液”来。秦手惊骇道：“白酒我更不会。”巫刚说：“那就三四杯吧。”秦手断然道：“这不可能！”巫刚瞧他一眼，说：“只好两杯，不许再谦虚！”秦手说：“我哪里敢谦虚……”周斯吉说：“他

是真的不会喝。”巫刚似乎恨周斯吉的援助，径自往两只杯子里斟满酒，取过一杯先仰首干了。秦手无奈，端起酒杯抿试一下，一横心大口吞了下去，一缕烈焰反串上来，顿时全身充满了热情。巫刚不言语，又往杯中斟酒。秦手见他态度专制，心里反感又不能皱眉，赌气说：“我已做了五分牺牲，这杯酒再不敢喝了！”巫刚说：“你我难得一遇，你就不能做十分牺牲？”秦手振奋道：“我干吗要做十分牺牲？难道我欠你什么了……”说着猛地哑了口。周斯吉端起酒杯，望着巫刚说：“这杯酒让我代了行不行？”巫刚不再纠缠，平淡着表情说行。他俩举杯碰过，默然互望一下，各自将酒喝了。周斯吉的脸立时潮起一片红晕。

回到家，秦手的郁愤勃发得按捺不住，抓起一张椅子重重蹾下。周斯吉说：“这是干什么？嫌椅子太结实？”秦手说：“我就是看着这椅子不顺溜。我有这个权利！”周斯吉冷笑说：“你自然是看着我不顺溜！那你以后随时通知我一声好了，犯不着指桑骂槐的。”秦手沉着脸说：“我哪里会看你不顺溜！举起酒杯，脉脉含情，不胜娇羞，哪个男人见了不喜欢？”周斯吉从诧异中挣出来，说：“你怎么这样无聊！”秦手说：“我何止是无聊。我还没有钱，没有社会关系，没有粗壮雄武的身体。我他妈的一无所有！怪不得党中央把我这类人归入工人阶级。英明啊！”周斯吉气急说：“如果为了钱什么的，我早嫁给别人了！”秦手说：“嫁给谁？嫁给巫刚？”周斯吉说：“嫁给他也没错！”秦手嘶声而笑：“我就等着你这句话。我知道你会抖搂出这句话。你不说出来我心里还不踏实呢！”周斯吉气愤得语塞，消退了酒晕的脸又滚过一阵愤怒的红潮。这时小秦话在床上孜孜不倦地玩弄一个苹果，他听不见爸妈的激烈对话。但门口有人探了一下脑袋。周斯吉把门关上，仔细打量丈夫的脸，提示说：“今天你发的醋劲太廉价了！别忘了当初我是撇下巫刚投奔你的。”秦手慢悠悠地说：“现在你觉悟了后悔了，只恨过去太幼稚太幻想，同时理解了拜金主义者理解了为什么有些妙龄少女一定要傍上大腹便便的大款。好哇，生活教育了人！”周斯吉微眯眼睛，说：“你说这些只能说明一个货币缺乏者的心理变态。一起生活了两年，我终于明白你对我原来不了解。”秦手不屑地说：“你别装得城府很深的样子。”周斯吉说：“秦手，你是逼我说一些你不爱听的话呀。”秦手说：“不不，你也可以留着不说，逮个机会给知己者说去。”“你真没劲！”周斯吉缓缓地说，“我坦白告诉你，没嫁给巫刚我不后悔，嫁给一个懦弱书生我心甘情愿。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那样的选择，我不选择太物质的生活。恰恰相反，我希望找到一份超物质的原始干净的东西。我以为我找到了，所以幸福着。突然有一天，我被告知那份东西是假的，不是水晶而是一块灰色玻璃。我踩着这块玻璃走进了一个圈套。这两年为了孩子为了家我吃了不少苦。这些我视为应该。可虚假感情我受不了。秦手你把我的理念都抽空了呀！”说着心酸而泣，睫毛沾着晶

晶泪水。

秦手听得有些呆，许多种辩白的语句在脑中挤成一团，一时传递不到口腔；对抗的情绪更不能收势转圜，嘴中便挤出一句："你这是攻之一点，不及其余！"周斯吉瞪着泪眼说："难道你还要为你的那封情书申辩？"秦手强硬地说："我没这个兴致！可笑的是我愚蠢地以为这事已经过去了。"周斯吉说："我也劝自己这样做，可一细想就觉得恶心！"秦手说："既然这样，散伙算了！这些天还忙房子干什么！得了房子，住着同屋异梦的人，你不觉得滑稽至极！"周斯吉激奋地一指儿子："我是为了他！"又幽缓地说："在上海回来的轮船上我就发誓，从今以后再不能委屈了孩子！我心里已有负荷，不想再添上一块。"秦手嘴巴张翕几下，终于无话说出。他盯着周斯吉，却忘了正在看她。他觉得自己的心正榜样着"泰坦尼克号"慢慢沉向冰冷海底，既悲壮又无可奈何。少顷，他回过神来，顺着周斯吉的目光望向床上的儿子。儿子正睁着一双惊恐迷茫的眼睛——他没听见口角的声音，但看见了两人斗争的表情。

争吵以后是平静。周斯吉拥着儿子午睡。但她一定睡不熟——身体没有松弛，鼻息没有均匀。秦手不能参与到床上，就坐在被自己摔打过的椅子里。他欲想些什么，又不知想些什么好。后来他望一眼周斯吉，发现她合着的眼睛在微动。他觉得挺没意思，便出门去办公室。行至教学楼前，远远看见刘忠实拎着旅行包走来，仿佛出远门的样子。秦手站住了，等着刘忠实走近。刘忠实未走近，先举起手臂招呼："Hello，下午好！"秦手抬头看天空，什么时候又蒙上了灰白，就说："好什么呀！这破天气。"刘忠实说："我是指你的心情。"秦手淡笑一下，问："你这是到哪儿去？"刘忠实兴奋着说："自费去湖北参加一个四柱和紫微斗数特训班。"秦手说："你是越陷越深了。"刘忠实笑着说："我也就是想借一双慧眼，把这世界看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秦手说："行呀，等你骗技长进了再找你算一卦。"刘忠实打量着秦手说："现在我就可以送你两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说着撇下发愣的秦手，匆匆去了。

秦手进教学楼，见走廊光线暗淡，阒无一人。他脚步慢下来，想今天原来是周日，坐办公室有啥意思，还不如上街走走。他转身离开教学楼，出校门，上了一辆公交车。买票时售票员问哪儿下车，他一时答不出，竟按远程多收了一块钱。他郁郁坐着，听见邻座一对少男少女在啁啾调情。男的说句什么，女的咯咯脆笑；男的又说句什么，女的就说："讨厌！恨你恨你恨你！"秦手想恋爱中的男女是可以正话反说的，"讨厌"即为"喜欢"，"恨你"则是"爱你"。自己那封情信中涂满恣肆的爱，实则是个圈套，而写信时的恚恨，未必不包含了苦恋的成分。只是这一切再无法论证。生活如缸，圆满中一旦出现罅隙，那裂迹会越爬越远。周斯吉说为了不添心的负荷对付着过下去，但她更应知道勉强中人的心更累。秦手暗叹一声，又记起刘忠实刚才的

赠言，心想我哪里牢骚太盛，只是“未敢翻身已碰头”呀。

车靠一站，售票员叫着晚报的站名。秦手忽被提醒：胖子编辑已许久不见，何不晤他一面。他赶紧起身挤下车。由于跳得急，残肢处痛得他差点叫出声。他定了定神，辨明方向，慢慢向晚报社址走去，一边心里希望着胖子不因周日而旷岗。进编辑部，胖子果然在，见了他放出惊喜的热情。“真是稀客！”胖子说，“我可是给你打了好多次电话的，就是逮不着。”秦手说：“我不像你坐班制，可以飘忽不定。”胖子问近来可好，听说受伤了。秦手说不仅受伤，还结婚，还生产孩子。胖子笑道：“难怪你看上去深沉多了。”又责怪道：“你好久不给我写稿了。”秦手想可不是，不经意间已两年多没写稿，时间过得不知不觉了。胖子又说：“你得写呀，不能揣了英华闷在肚里发酵。”秦手说：“还谈什么英华。生活如此嘈杂，谁还有文章兴致。再说写出来哪位要看呀。”胖子不同意，说：“文章总有人看的。换个角度说，写东西可以整理思想，把心里的感受一点点讲出来。写好了，自然像先前一样有人向你发函求教，没准儿还夹寄炽热的情书呢。”秦手想一想说：“这种情书会把我吓着的。至少我不知道该不该激动。”胖子呵呵笑了，说：“今非昔比，你会处理得恰到好处的。”秦手沉默半晌，调拨了话题说：“说点别的吧。你近来好吗？”胖子明亮的圆脸飘过一阵阴云，说：“马马虎虎吧。”秦手心里一动，追问道：“嫂夫人好吗？”胖子沮丧地说：“她比过去更唠叨了。鸡毛蒜皮，烦不可耐。今天本来轮休，可我还是乐意到单位来。”稍停，又惋惜地补充道：“她过去可是戴望舒笔下丁香一样的姑娘呀。”秦手失声笑了，心想世事如书，总存败笔，仿佛我的残肢。

你的影子无处不在

一

见梅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家里有个傻子弟弟。

见梅常听父亲说："本来只生一个的，后来不知好歹再生了一个。"父亲说："再生一个就生多了，造下大孽，把好日子弄废了。"父亲又说："当时不懂造孽，光惦记着高兴，就起名儿叫喜出……"

父亲说话的时候，喜出便站在一旁傻笑。他看着父亲，撑着嘴，脸上一阵阵欢喜。喜出总是这样，听到自己的名字就快活地咧开嘴巴。一咧开嘴巴，口水便会滑出，一挂一挂地依在胸前，厚成油亮亮的一片。有时他会把食指伸入口中，卧在那里，让口水顺着手臂流入袖管，在弯臂的地方湿成一块儿。

喜出时常湿着的还有裤裆。他八岁了，还做不好小便的事。其实他穿着开衩裤，往院子边一站，比谁都方便。见梅教过他多少回了，就是教不会。有时他懂了似的，很快跨到屋外，却捏拿不住东西，把尿水注在鞋子上。有时他慌乱地出门走到合适地方，站了半天没有动静，原来一路漏过去，已尿净了。

这样，喜出身上成天就臭湿湿的。见梅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便是除下喜出的衣裳去河边清洗。她把衣裳扔在石阶上，举着木槌一下一下捶打。尽管是冷天，

衣裳的味儿还是很重，要捶打许多下才能散去。见梅的力气还不够多，经不起用，捶着捶着就会吃劲。几件衣裳洗下来，她的脸和手便透了红。

原先，洗衣裳是母亲的活儿，后来她患了一种叫类风湿的病，手指关节变得又紫又粗，有些难看。医生说，这样的手碰不得冷水，最好闲着。母亲不信，又去碰河水，很快把指节弄成了算盘珠子。母亲举着算盘珠子的手说："这是报应，因为谁都知道，是我的肚子把喜出造成个人形儿。"她还说："要是早些住在城里就好了，城里人不讲情面，不会让我生下第二个来。"

母亲说的不是全对。见梅小时候，住的地方还是城外的村子，后来县城慢慢变大，一点点逼近村子，最终把村子收并了。见梅家坐在一个院落里，傍在河边，典型的农户群居格局，却算是城里人了。父母也不再下地干活，只在城里的羊毛市场摆摊子。摊子不大，进进出出的却是些大票子。有了票子，日子便扎实起来。那时父母挺庆幸，觉得不费大劲儿，就把城里人给做了。不仅如此，他们因捏着农家户口，还有多生一胎的优势。这优势简直是一只鲜亮的果子，挂在枝头悠来晃去，很是诱人。于是他们就摘了。

他们没想到摘下的是苦果，舒心日子从此掉了个头。他们看过几次医生，很快把心看凉了。心一凉，父亲的好脾气再也没回来。以前，父亲爱逗乐子，经常把见梅说得咯咯地笑。现在，要是瞧着喜出也在旁边傻笑，就不愿意多说话。他不说话，喜出仍在笑，收不住的样子。这时父亲会伸出手，往儿子脸上甩出一记耳光。

冬至这天，喜出又犯了大傻，将一只兔子丢进河里。

喜出自己捉不住兔子，是邻家男孩小武捉住塞给他的。这一日是周末，小武几个男孩吃过汤圆在院子里晒太阳。他们一边晒太阳一边大声朗读课文，朗读声吸引了喜出。他离开屋门，走到他们旁边。他听见他们嘴里念念有词。他们念的是："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听过几遍，喜出听熟了，也要试一试。他嘴巴一张，发出"鹅鹅鹅"的声音。大家一看喜出也在"鹅鹅鹅"，高兴了。小武说："喜出，你知道什么是鹅吗？"喜出不知道，但听到小武叫自己的名字，就嘻嘻地笑。小武又说："喜出，你知道什么是'白毛浮绿水'吗？"喜出紧一下脸，笑得更欢了。一个男孩便说："小武，你别跟喜出说课文，他不会明白的。"另一个男孩说："要让他明白，除非找到一只鹅。"小武点点头说："没有鹅找一只鸭也行。"

他们掉转脑袋，要在周围找到一只鸭。不想没找着鸭，眼睛里倒出现了一只白毛兔子。兔子是邻居瘦爷的，现在没人管，也跑进太阳里暖身子。小武奔过去，见

兔子闪着嘴，被日光晒得懒洋洋的，便抱起走回来。小武说："喜出，这是什么东西？"喜出说："鹅鹅鹅。"大家咯咯笑了。小武说："你能让它'白毛浮绿水'吗？"喜出不会回答，就说一句用熟的话："好好好。"

小武让喜出双臂环在胸前，把兔子放上去，然后引着大家往河边走。河在院子外，穿过一个墙门就站到岸边石阶上。小武说："喜出，鹅喜欢游水，你得让它高兴。"喜出张着嘴，不知道怎么做才对。小武说："你把手松开，鹅就会跳进河里，就会'白毛浮绿水'。"喜出听明白了，把胳膊分开。兔子落下去，在喜出脚背上顿了一下，滚入河中。

小武们"哇"了几声，转身跑掉了，剩下喜出一个人看着一团白毛在河水里翻上翻下，一会儿便找不着了。

晚上，瘦爷来到见梅家门口，将兔子扔在地上。兔子的毛还软着，身上肉已硬了。瘦爷喊道："枪子枪子！"枪子是父亲的小名儿，听起来挺亲切。父亲应声出来，见到的是一张不亲切的脸。瘦爷说："枪子你不会不知道，这兔子跟我一年多了，我待它比孙子还好。孙子常年不来看我，兔子却天天陪我。不光白天陪我，晚上还随我睡觉。"瘦爷说："枪子你不会不知道，这兔子毛长得最厚，它睡在床上，抵得上一床被子，要是算做毛衣，抵得上两件毛衣。有了两件毛衣，我就不用上你那个羊毛市场买毛线了……"父亲说："瘦爷瘦爷，你到底想说什么？"瘦爷说："还用我说吗？你儿子把我兔子扔河里了。"

父亲瞧一眼地上的兔子，转身进屋把喜出揪出来。喜出见到兔子，脸上有了喜色，嘴里说："鹅鹅鹅。"父亲说："瘦爷你看看这傻子，他有能耐把兔子弄到河里吗？"瘦爷说："怎么没有？他的力气比兔子大。"父亲拎起兔子，塞到喜出怀里。喜出高兴地抱住兔子，往河边的墙门走。走到一半，被父亲大步追上，一巴掌打在脸上。喜出全身一松，兔子跌到地上。他看看空着的双手，哇地哭了。哭了一会儿，瘦爷说："枪子，我不难为你，你也别难为喜出了。你找个地方把兔子埋了吧。"

那天晚上，天很冷。父亲在院子里的一棵桑树边，抡着镐子挖一个坑，把兔子埋了。干活的时候，他不说一句话。

第二天，见梅堵住小武几个男孩。见梅是初二学生，小武们是小二学生，她比他们高了一头。见梅说："你们怎么可以欺负喜出！"小武说："我没有。"另几个男孩赶紧说："我们也没有。"见梅说："你们欺负了！"小武说："你说了不算。把喜出叫来，他说欺负才是欺负。"见梅说："你这么小，哪儿学的坏？以后再这样就对你不客气了。"小武说："你会怎样对我不客气？"见梅凶着脸说："我告诉你妈。"小武

摇头说："我不怕。"见梅说："我告诉你爸。"小武又摇头说："我不怕。"见梅想一想说："我告诉你老师。"一听告诉老师，小武不摇头了。他望一眼见梅，心想她长得有点像大人，也许真的能跟老师说上话呢。

见梅走后，小武们把脑袋凑在一起。小武说："咱们干了什么事，见梅真的会向老师告状吗？"几个男孩有的说会，有的说不会。小武说："要是她跟老师说了，老师会怎样罚咱们？"一个男孩说："会不让咱们进教室。"小武说："不对，迟到了才不让进教室。"另一个男孩说："那就抄课文,老师会让咱们抄十遍课文。"小武说："也不对，没完成作业才让抄课文。"又一个男孩说："肯定是罚站，就是站着上课。"小武说："很像瞎话哩。"那个男孩说："别的班级已经这样做了。"小武说："可站着上课会挡住别人。"那个男孩说："是站在黑板跟前，屁股冲着大家。"男孩们嘿嘿笑了。小武说："屁股冲着别人上课，这是第一次听说。"小武又说："我挺想看看，我那么站着会是什么样子。"

过一天见梅下午放学，一进院子便瞧见喜出站在桑树边，像是撒尿，却久久不动。见梅走过去，见喜出捏着小便东西，嘴里咝咝响着。见梅说："喜出，你在干什么？"喜出转过脑袋，快活地说："水水水。"见梅思忖一下，心想他说的是浇水。刚要离开，却瞥见喜出跟前的树干上有字，凑近一看，上面用小刀刻着歪扭的两个字：见梅。字上湿淋淋的，好像被使劲浇过。

见梅生气了，转一圈身子，想在院子里找到小武们。可周围什么人影儿也没有。见梅走回屋里，将书包扔到桌上，身子坐在桌前不愿意动弹。身子不动弹，鼻子却喷着粗气，像刚干过重活似的。

过了半晌，气慢慢小了。她站起来，去厨房取了菜刀，出门走向桑树。喜出还站在那里，见姐姐握着刀子走来，好奇地看着她。见梅把刀子伸向自己的名字，未及动手，先闻到一股尿臊味儿。见梅心里说，我得先洗干净我的名字。于是她又返回屋里取出木桶和水瓢，去河边打了水提到树旁。喜出见着水桶，说："水水水。"见梅不理他，径自用水瓢舀水泼那字痕，泼过几次，便把尿臊味儿杀了下去。然后她拿刀刮字，只三四下，两个字不见了。

见梅抬起身，见喜出双手伸入水桶，费力地去捉水瓢。水瓢在水中蹦来蹦去。见梅叹口气，提起剩下的半桶水，引着喜出走到院墙边，那里种着一溜儿花草。见梅说："喜出，这是菊花，这是山茶，这是冬兰，浇水得往这些花草上浇。"一边说着，一边舀水挨个儿浇过来。喜出在旁边看高兴了，摆着身子，说："水水水。"

晚上父亲回来，见梅将下午的事说了。见梅说："我要找小武算账！我要告诉他这是流氓干的事，我要他爸妈他老师骂他一顿，我要他跟我说声对不起……"父亲说：

“那么小的人儿，你跟他说不清道理。”见梅说：“可他懂得欺负喜出了。”父亲说：“不要把喜出与小武说在一起。喜出跟小武比，喜出是个屁！”见梅说：“爸，你怎么能这样说！”

见梅跟父亲说话，是在饭桌上。母亲把喜出领开了，剩下见梅看着父亲一口一口地抿酒。父亲喜欢晚饭时捏着酒杯，把自己的脸慢慢喝红。现在，父亲的脸准备红了，话也跟着多起来。

父亲说：“我不是胡说，喜出真的连小武的一个脚指头都不如。他生下来就是个让别人糟蹋的东西。你找小武发几句火，算是解了气，可他马上会在喜出身上找回去。”父亲说：“为喜出的事找人家说理，你愿意我可不愿意。也不是不愿意，我他妈是没脸跟别人说话！喜出的事能找出个什么理来，说到底是向别人求情，求别人放过他。可是，这种事能求得尽吗？”父亲说：“我知道，我的苦日子才刚刚起个头呢。往后呀，什么高兴的事搁在我身上就得打折。我不敢高兴，我一高兴喜出就会跟我过不去。往后呀咱们没事做了就等着，等着喜出给你找出事来。”

两天后，父亲的话兑了现。这天天下起细雨，喜出一个人待在家里。他不知道怎么打发那么多的时间，就晃着身子在屋里走来走去。这时他看到床上铺着被子，被面上长着许多花草。这些花草让他开了窍，他明白自己应该干什么了。他走到厨房找着水瓢，取了水运到床边，浇在花草上。花草很口渴，一下子喝了下去。这情形使他高兴。他来回走了几趟，似乎还不尽兴。后来他在另一间屋子里又找到了目标，这床被子上的花草虽然少些，但可以让他的劳动继续下去。

此日下午，喜出是在愉快的忙碌中度过的。

见梅第一个回家。她先看到兴高采烈的喜出，然后看到样子有些夸张的被子——被子下面爬出细细的水流。她“呀”了一声，一把夺下喜出手中的水瓢，将水瓢和喜出一起带到厨房。她瞅着水瓢，心想喜出竟然会使用这东西。接着她想到应该呵斥喜出，怔了片刻，一时找不到可以让他听懂的话语。

正不安着，父母回来了。他们一瞧见梅的脸，就明白有不好的事。他们进了睡屋，半天出不来。后来父亲一人低头走出来，挥挥手，让见梅将喜出领开。然后他一声不吭取了酒瓶，又取了酒杯，也没有下酒菜，就坐到桌前慢慢喝起来。不一会儿，他的脸变得又涩又红。

这天晚上，见梅帮着母亲从仓房搬出待卖的毛线，堆在床铺上。一家人就睡在毛线下面。

二

父亲的脾气越来越坏。他早出晚归，在家的时间除了吃饭，就懒得干其他事情了。晚饭后，他坐着看一会儿电视，然后站起身，很累的样子，一头扎到床上呼呼睡去。有时他又不嫌累，在外头待到很晚才回家。半夜里，见梅躺在床上，能听见外门有力地打开，父亲气壮地踏进来，一阵磕磕碰碰。见梅想，父亲在外边一定喝了很久的酒。

父母在家照面的时间少了，可两个人的争吵多了起来。一件很小的事儿，譬如菜烧咸了，衣裳找不着了，都会成为父亲发火的由头。他发火的时候，声音不高，口气却狠狠的。他会用一些很脏的话，又夹进“一窍不通”“文过饰非”一类的雅词。父亲年轻时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初中生，肚子里藏着一些母亲不太明白的词语。这时母亲便招架不住，一边抖着嘴唇一边使劲搓着发肿的手指。

到了白天，两人又得配合着做事。母亲看着摊子，父亲干些进货送货的活儿。只是生意已有些淡。越过冬，天气渐渐变暖，逛羊毛市场的人就少了。紧接着几场大雨，把街上的路面弄得很湿滑，人们出门购物的心劲也弱了。但父母还是每天去，市场上的摊子总要守着的。

连日的大雨却给喜出添了新鲜。趁着雨的间隙，他摇摆步子走到河边石阶上，一边把手指放在嘴里一边瞪着眼睛。在他眼里，河水不仅变胖了，河水里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他的身旁，有一些人握着竹竿，伸出胳膊去挑河里的杂物。

杂物是从上游一个叫汇水镇的地方漂下来的。据说那个镇子所有的厨房都建在二楼，每年雨季，人们就放弃一楼躲到楼上，一楼来不及收拾的东西便被洪水卷走并顺流而下。这些东西包括木头、淹死的牲畜和一些小家什。有一次有人还捞到一只棺材，里边装着一些不错的衣物。

现在，喜出看到旁边的人忙碌着手脚，接二连三从河水里捞上一些东西。东西一部分留在了岸上，更多的被抛回河里。他们抛东西的时候并不用劲，却能砸出咕咚的声音，还让河面腾起白色的花朵。喜出挺想帮忙的，可插不上手。他们不给他东西，说：“喜出，去去去。”

喜出只好去了。他回到家里，找了一些东西拿在手里，然后高兴地走回河边。他定定神，用力将手中东西扔到河里。可这些东西似乎太轻，既没砸出声音，也没砸起水花。喜出有些失望。

昨天晚上，父亲看过电视后没有马上去睡觉。他想一下，打开衣橱的抽屉，取

出一个纸卷。这纸卷用红绸带系着，解开来，是旧色的毕业照片和毕业证书，再加上几张花花绿绿的奖状。下午，他在摊子前遇到一个女买主，说是他的初中同学，还叫出他的名字。当时他有些高兴，把价格放得很低。临走时她还主动握了他的手，弄得他挺不好意思。事后他想了半天，仍记不起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说的是真是假。

现在，他铺开照片，要在众多的脸蛋中找到那个女同学。他挨个儿看过去，中途在一张脸蛋上停下。他觉得有点像，细比一下，又不很像。后来他撇下这个女同学，让目光在所有脸蛋上走一趟。这些脸蛋有的已经陌生，有的还算熟悉，而每张熟悉的脸蛋都能在他脑子里勾出一两件有关的事情。他想，那时候真小呀，差不多是见梅的年龄。看完照片，父亲又把毕业证书和奖状看一遍。奖状提醒他，他曾经是校级三好学生，有两次是学习积极分子。奖状有些发暗，但四边是金黄的麦穗儿，透着一股久违了的气息。

这天晚上，父亲看看想想，把自己弄得很温情。临睡前，他把那卷东西搁在床柜上，很踏实地进入梦乡。

第二天起床，他忘了那卷东西。傍晚回来，他记起来了，可没有找着。他问母亲："你见到我的毕业证书了吗？"母亲摇摇头说："没有。"他问见梅："你呢？你见到了吗？"见梅也摇摇头："没有。"父亲再次猫下身子，钻进几个可能的角落。有一回他的脑袋碰到了蜘蛛网，抬起身时脸上沾着几条网丝。

后来父亲突然想起什么，一把拽过喜出，问："你有没有见到毕业证书？"喜出不明白地瞧着父亲。父亲取了几张纸，裹成卷儿搁在床柜上，说："有没有见到这个？"喜出双手拿起纸卷儿，高兴地说："河河河。"父亲想问什么'河河河'，喜出已转身向门外走去。父亲跟着出去。不一会儿，院子里响起喜出的哭声，父亲阴着脸回到屋里。见梅想，父亲又生气了。

晚饭时，父亲没有喝酒，扒了几口饭便打住。见梅和母亲都不敢吭声，怕哪句话引起父亲的恼怒。后来父亲站起身，说："我还是出去吧。"见梅知道，父亲是要到外头喝酒。她侧过头，看着父亲打开门，把背影投入外面的暗色中。

当晚上床睡觉，见梅躺了许久不敢睡熟。她想，父亲要消掉气得喝许多酒，酒喝多了脚步就会乱，脚步乱了就走不好回家的路。又想，喜出的身子越长越大，脑子却长不大，日后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呢。一边想着一边撑着倦意。不知过去多少时间，外门砰地甩开，父亲终于回来了。见梅恍惚中醒了一醒，心里一下子松掉，才沉沉睡去。

见梅没有想到，这件事只是刚刚开个头。

第二天下午，见梅放学回来找不到喜出。她找了各个房间，找了院子，找了河边，

不见他的影子。喜出平时睡在仓房隔出的小间里，眼下屋子的门虚掩着，床上斜着被子，没什么不对。见梅想，喜出大了，有力气走远了，可别跑到街上去。又记起，喜出近来爱睡懒觉了，早上自己出门前也没见上他。

不多时，父母收摊回来。见梅说喜出不见了。母亲说："到处找了？"见梅说："找了。"父亲说："他还能跑到哪里去！你去问问小武他们。"见梅就去找小武。小武几个正在院子外面的巷子里玩。见梅说："你们见到喜出没有？"小武摇头说："没有。"小武一摇头，其他男孩也跟着摇头。见梅说："你们没有逗他玩，让他躲起来吧？""让他躲起来？"小武笑嘻嘻地对其他男孩说："她是说我们跟喜出捉迷藏呢。"其他男孩嘿嘿笑了。见梅说："你们别笑！我在问你们呢。"小武说："我们放学回来就没见到他。"见梅想一想说："你们能不能帮着找找？"小武仰起脑袋问："找到了有什么好处？"见梅说："找到了我就把你们上次刻我名字的事忘了。"一听是这个奖赏，小武没兴趣了，说："现在没空，我们正忙着呢。"大家纷纷点头，说现在真的没空。

见梅正要生气，院子里嚷动起来，有人大声说着什么。小武们一阵风似的刮进院子。见梅跟着进去，见宅堂上站着邻居阿三。他在宣布一个消息，说前边西门桥头捞上来一只尸首。宅院里住着八九户人家，这时每家门口都走出人来，见梅父母也走出门来，听阿三说事儿。阿三说："那些捞河的人今天运气不好。他们见上游漂来东西，顾不上高兴，个个抢着伸出竹竿。开始大家以为是只大包裹，一戳不太像，再一戳，那东西翻滚过来，原来是个身子，脸上还睁着眼儿。"阿三说："一见是这种东西，那些竹竿都收了回来，谁也不要了。岸边有人就说，没准儿这身子上揣着钱呢，没有钱总戴着手表吧。这么一说，那些竹竿又赶紧伸过去……"

邻居中马上有人说："那些人真不像话，见了钱连尸体都敢捞。"另一人同意地说："那尸体最好别揣着好东西，让他们除了恶心什么也找不着。"又有一个声音说："咱们这条河真不错，去年有人捞了棺材，现在又捞到尸体，两样东西都齐了。"大家笑了，说去年棺材呀，只怕早被人卖了变成钞票，钞票又换成菜酒被人吃下去了。

大家说了一回，正要散开回屋，忽然见院子门口又扑进一个人，嘴里说喜出喜出喜出……见梅心里惦记着喜出，忙上去截住那个人。那个人也是邻居，现在满脸是汗。满脸是汗的邻居拨开见梅，径直走到见梅父母跟前，说："你们先别着急。"见梅父母硬住身子，说："我们为什么要着急？"满脸是汗的邻居说："知道前边河里捞起一个人了吧？"未等见梅父母开口，大家都说知道知道。满脸是汗的邻居说："许多人说，那个人像你们家喜出哩。"邻居们一下子静了，把目光投向见梅父母脸上。他们在两个人的脸上都看到了慌乱。

见梅随父母往西门桥头跑，跑了几步，脑袋里开始响起嗡嗡嗡的声音。跟着跑

的还有几个邻居和小武们，他们一边跑一边说些严肃的话，见梅一句也没听进去。到了桥头，那里已围着黑压压一大圈人。有人见到他们，喊一声："来了来了！"人群闪开一条道，让他们进了圈子。

圈子中央，躺着一个小人儿。他头部盖着一块毛巾，身子明显地发胀，把衣裳都撑满了。见梅双腿一软，矮在地上，同时听到母亲喉咙里发出了哭声。母亲刚哭一句，被父亲突然止住，卡在了那里。父亲往前凑凑，双手伸向毛巾，僵了一下，猛地揭开——正是喜出的脸，惨白中闭着嘴巴，开着眼睛。母亲的哭声又响了起来。

父亲嘴里嘟囔着什么，一边用手去抹喜出的眼睛，没有抹上。又抹一次，还没抹上。旁边有人说："我们刚才也抹了，就是不肯合上，所以用毛巾盖了。"另一个人说："死了不愿意合眼，这我见过。抹了几次还不合眼，这我没见过。"有人叹着气说："可怜的傻子，死了连合眼都不会。"

见梅心里慌慌的，往前跪几步，不敢看喜出的脸。但她的手伸出去，按住喜出眼睛，半晌不放开。放开时，那眼睛已经合上。人群里响起啧啧声，说："这傻子就是对他姐姐好哩。"见梅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这时有声音说，警察来了警察来了。人圈分开又合上，已多出一胖一瘦两位警察。那胖的警察低头看了看，说："就是这无名尸首吗？怎么这样小？"父亲站起身，说："不是无名尸首。他是我儿子，叫喜出。"胖子警察说："有人打电话报警，说上游冲下来一具尸体。"父亲摇摇头说："我儿子不是从上游冲下来的，他只是喜欢站在河边看上游冲下来的东西。"胖子警察说："看着看着就把自己也看河里了？"父亲难过地说："我们到处找他，我们不知道他掉河里了。"旁边有人说："这孩子是个傻子。"胖子警察"噢"了一声说："傻子也应该小心点儿。"父亲慢慢红了眼睛说："他哪里懂得小心呀，他什么也不知道。他不知道这几天下了雨，河水已经涨了。他不知道河里的东西别人可以捞，自己不能捞……

"有一样东西他知道。"一直站在旁边的小武突然说："你一叫他名字，喜出喜出喜出，他就会咧嘴笑起来。"胖子警察笑着说："这傻子生前挺乐观的。"父亲说："可是现在，他连这个都不会了。"

父亲的悲伤很快过去，但也没有高兴起来。他仍然喜欢晚饭时喝闷酒。喝酒前，他让母亲拿一副碗筷搁在桌上，算是喜出的。可喝着喝着，眼睛慢慢就直了，不愿意去瞧那副碗筷。偶尔撞上了，就会生气起来，说喜出吃饱了，快撤掉吧。

吃过晚饭，他便松了身子，坐到电视机前。先前，他爱对电视节目拣来拣去，碰上不好的，会骂一声。现在，他似乎无所谓了，遇上哪个看哪个。看的时候，他

的脸懒着，目光软软地搭在屏幕上。屏幕上一阵欢腾，又一阵欢腾，他的脸上却一点儿也不闹。他这样坐着，要坐到很晚才回到床上去。母亲对见梅说："你父亲的睡眠坏了。"母亲又说："你父亲心里长草了。"

一天傍晚，父亲正喝着酒，突然鼻子抽了抽，说闻到一股怪味儿。母亲以为是说菜烧煳了。父亲一摆手说："不！是喜出身上的味儿。"母亲愣了愣，说："喜出的东西我清理过了。"父亲慢慢站起身，走到喜出那间小屋子前，推开门。他看到喜出床上整齐地叠着一条毛毯和一摞衣服。父亲说："这是怎么回事？"母亲说："这些东西是新的，可以送人。"父亲不瞧母亲，吼道："恬不知耻！"

这时屋外下着毛毛雨，父亲没有犹豫，将毛毯和衣服抱到门外院子里，又找出一瓶汽油浇上，用火柴点着了。火团先是蹿得挺高，因为细雨的作用，很快萎下去。父亲回屋取了一把布伞，撑在火堆上。火焰慢慢又涨了，有些侵人。父亲退后一步，定在那里。火光映在父亲脸上，一闪一闪的，仿佛做梦一般。

烧过衣物，父亲仍回到桌前喝酒。他喝掉一杯，又喝掉一杯，不仅把脸喝红了，还把眼睛喝疲了。他刚松下眼皮，却感到一双目光看过来。这目光很硬，硬得他暗吃一惊。他弹开眼睛，见女儿直直地盯着自己。父亲说："见梅，你怎么啦？"见梅眼睛望向别处，说："爸，你有事瞒着我们。"父亲说："我没有。"见梅说："喜出不是自己掉河里的。"父亲说："见梅，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见梅说："喜出是怎么死的？"父亲说："见梅，你他妈别瞎说！"见梅说："那天夜里……那天夜里你到底干了些什么？"父亲站起身，扬手甩出一个巴掌。见梅脸上热了一下。

这天夜里，见梅睡不安生。近些天喜出时常进入她的梦中，现在他又来了。他晃着身子在她跟前走来走去，脸上笑嘻嘻的。后来他走累了，躺到床上去。这时一双沾着酒气的手把他拽起，托在空中，慢慢移向门外的暗色里。暗色里喜出的身子仍然清晰，像是浮在空气中的小羊。他睁大眼睛，不停扭动身体，嘴里喊着"河河河"。他的叫喊很快远去，接着响起入水的声音，并溅起一朵大的水花。水花落在见梅脸上，把她惊醒了。见梅摸摸自己的脸，抓到一手的泪水。

以后日子里，父亲背后似乎多了一双眼睛。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市场，他总甩不掉那双眼睛。他转过身，什么也没有。他一返身，那双眼睛又跑了出来，像是跟他玩着捉迷藏。

父亲很少再跟见梅单独在一起。先前喜出在的时候，父亲喜欢支开他，跟见梅多说几句话。现在喜出走了，父亲却不乐意跟见梅待一块儿。即使待在一起，也是无话可说。他宁愿木着脸坐在电视机前，听屏幕上的人说话。

见梅发现，父亲比以前瘦了。

又过几天，到了清明，母亲对父亲说："咱们给喜出上上坟吧。"父亲点点头说："去吧。"于是一家人选在中午，携了一些祭品出门。

喜出的坟卧在一座小山的半腰，同四周的坟墓一比，显得有些小。因为是中午，周围祭墓的人不多。母亲从布袋里取出几样果品，又取出一瓶白酒。依着习俗，给下辈上坟是不用香烛的，只好用白酒替代。父亲说，用白酒替了也好，喜出没尝过酒，给喝一口吧。

母亲摆好果品，将酒瓶递给父亲，父亲将瓶盖咬开，往地上洒了一线。太阳直照下来，晒得人周身起了暖。山坡上草木挺旺，使劲示着绿儿。一只鸟儿在树枝上跳来跳去，一边叫着"咕咕咕"，有点像喜出说话的调子。一家人静在那里，都不愿意吱声。过一会儿，沉默中有了声响，那是母亲的抽泣声。母亲一哭，见梅也哭了。

哭声中父亲的手伸向酒瓶。他把瓶嘴搁在自己嘴上，许久不放开。放开了，瓶子的酒已少下去一截。这样喝过几大口，父亲的脸像是着了火，接着他开始说话了。父亲说："喜出呀，爸对不住你。你是个傻子，做什么都不能算错；我是个明白人，做的就是错事了。这些天我想了一遍又一遍，我错得真大啊。"父亲说："见梅呀，你的眼睛为什么老跟着我？说起来，平时就数我对你最好，你跟我最贴心，眼下你却跟我过不去。要知道，我也是没办法，我是为咱们家谋个前景呀。"父亲说："我坏了喜出一次也就该喜出坏我一次，让我去蹲牢吧，我受不了了……"

三

第二天太阳仍然好，但父亲不好。他真的蹲了牢。

是见梅把他送进去的。这天她上学路上拐了弯，走到公安局找那位胖子警察。她认为胖子警察当时在现场，容易讲得清楚。她在公安局院子里转了一圈，在公告墙上见到胖子警察。胖子警察叫刘国梁，是位小队长，在墙上严肃地抿着嘴。见梅从众多照片中一眼把他拣了出来。

有了名字就有了便利，一打听，有人马上指给他一间办公室。她在门上敲过几次，没有敲开，就在门外候着。走道上有人走过去，又有人走过来，但谁也不跟她搭话。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她心里揣着一个多么大的事情。

见梅在走道上挨过两节课的工夫，等来了胖子警察刘国梁。她一时不知道怎么称呼，就学着电影叫了刘警察。胖子警察刘国梁不认识她，对她有些奇怪。见梅说："我是来报警的，我等你已经等了半个上午。"胖子警察刘国梁说："报警又不用单线联系，你干吗盯着我呀？咱们见过面吗？"见梅说："咱们见过。我弟死的那一天，你来了，

还说了一大堆话。”刘国梁想了想说："我记起来了，你弟是从河里捞上来的。我赶到现场的时候，你们一家子人正哭得热闹。”见梅说："我爸没哭。”刘国梁点点头说："他好像在伤心地说话，没顾得上哭。我还记得你弟是个……傻子。”见梅说："他是傻子，但傻子也不会自己跑到河里的。”刘国梁说："你这话有些深奥，什么意思呀？”见梅说："我弟是我爸弄死的，他把他扔进了河里。”

刘国梁吃了一惊，打开门把见梅让进去，要她坐在自己对面。他说："你等等，让我想想你爸的样子……我的记忆不错，我有点想起来了。你爸的模样应该还算厚道，他为什么把儿子往河里扔呢？”见梅说："我不知道。”刘国梁说："你有什么证据吗？”见梅说："我做过一个梦，梦里我爸趁着夜黑把我弟从床上拽起来，丢进了水里。”刘国梁笑了说："做梦不算，昨晚我还梦见自己中了体育彩票呢。”见梅说："那天你见到我弟，他死了多少时间了？”刘国梁说："这个真不知道，没做尸检我不能瞎说。”见梅说："听老人说，人淹死了会沉到河底，至少过十几个小时才浮起来。我弟是下午捞上来的，按这时间推算应该是在前一天夜里掉入河中，可那时候我弟应该睡在床上，不可能跑到河边玩耍的。我弟是傻子，夜里睡得最香。”刘国梁愣一愣说："你不会是你爸养女什么的吧？”见梅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他是我的亲爸。”刘国梁说："那好，我马上把你爸找来聊聊。”

父亲进去以后，见梅的日子乱了。一个打扮前卫的女记者找到胖子警察刘国梁，说了两小时的话。几天后，五十公里外的市报刊出了一篇醒目的报道，题为“撕裂家庭的温柔”，副题——父杀亲子沉河，女送父亲进牢。又过几天，五百公里外的省报转载了这篇报道。一时间，见梅和父亲、弟弟成了县城里重要的话题。人们在不同地点做着不同的事情，都不会忘了把这件事掏出来说说。说多了，便长出枝枝节节，形成不一样的故事版本。几个故事版本互不示弱，有人为此红了脸。

母亲的羊毛摊子也摆不下去了。没有了父亲，她心里变得虚空，又要应付摊子周围一双双眼睛，不多几天就撑不住了。现在，她把家里当做养神的地方。天气已经暖和，可她愿意整天坐在床上，用被子捂住自己。母亲的委靡气息像尘粒一样浮游在屋里，挤得见梅一阵阵心慌，两个人失去了说话的兴趣。好在见梅每天还可以去学校。

但学校也不是舒心的地方。上午出早操，见梅往场子上一站，四周会响起些碎语，同时有眼光看过来，看她冲拳，看她踢腿，看她跳跃。一些同学看不清楚，就在课间溜达到见梅教室门口，说是找人，其实是趁机打量她一眼。班里的同学跟她待在一起，也不再嘻嘻哈哈，而是正了脸与她说话。她们说了远的，又说近的，就是不

提最想提的事儿。她们的躲闪态度让见梅直想喘气。见梅现在多么想找一个人说说贴心话儿。这时班主任把她叫去了。班主任坐在备课桌前，安慰地看着见梅。班主任说："你要不怕困难。"班主任说："我认为你做得正确。"班主任说："以前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份气概。"见梅闭着嘴，鼻子像是嗅到了一股馊味儿。她在心里说："你他妈不要乱用'气概'这种词儿。"

见梅去看守所看过父亲，父亲不见她。过了几天，她又去看他，他仍然不见。他捎出话儿说，都是要死的人了，还见什么面呀。

父亲的预感没有夸张。在一个小小的县城，消化这样的事件需要一些时间。在该时间段里，各种声音说来说去，会碰撞出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可唤作民愤。"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又过些日子，父亲被判处死刑。

见梅想不到这样。回想一下，她的起意是让父亲认错儿。再后来，她以为父亲只是蹲几年牢，毕竟喜出是个傻子，毕竟他老惹父亲生气，毕竟父亲心里也是苦的。

国庆节前一天，父亲在人民广场公判。在县城里，好久没开过这种露天审判大会了。据说政府正准备"严打"，又要给节日添些声势，就把父亲和几个贩毒犯并在一起示众正法。

这一夜见梅没睡好，早上起来，身子有点轻，脑袋却重着。她推开母亲屋子的门，见母亲把身体缩得很小，在被子里一动不动。见梅明白母亲不打算起床，便不吱声，转身去厨房草草洗漱过，弄些早餐吃了。

正是出门的时间，屋外响着邻居们说话和脚步的嘈杂声。见梅不愿意见到他们，便让自己等着。等了片刻，外面的声音弱下去，见梅起身出门。她低着头走过院子，走过小巷，走过一条石板路，来到街上。街上的人比平时要多一些，也忙碌一些。许多条腿向着一个方向移动过去。

见梅走进一家杂货商店，用准备好的钱买了一瓶白酒。这白酒瓶盖是红的，商标纸也是红的，看上去有些喜气。但见梅顾不上这些了，她用报纸将酒瓶包好，捧在手里向人民广场走去。走到广场入口不远的地方，她停住了。按见梅的想法，她要待在这里，等押送卡车一过来，她就凑上去跟父亲照个面，说几句话。

不久，周围的人多了起来。见梅站在那里，像扔在溪水里的一块石头，人流从身边汩汩淌过。天阴着，可见梅周身起了热。她走向路旁一家小店，买了一瓶矿泉水，拧开瓶盖，边喝边看店内放着的电视。电视里是一台晚会节目，一群比她大不了几岁的姑娘在跳舞蹈，她们跃起来，在空中甩着手脚。伴着她们动作的是一支快活的

曲子。

见梅走回原来站着的地方。她不知道还要等多久，禁不住要想些事情，但马上被自己止住了。她对自己说，你什么也不能想，你点数吧。她从一数到一百，又从一百数回一。

正数着，远处嚷动起来。有人喊来了来了。人们往两旁闪开，站成队伍，眼睛朝着一个方向看。很快，开路的十多辆摩托车出现了。它们闪着警灯，造出了杀气。随后是两辆卡车，车厢里站着武警士兵和犯人。犯人一齐刮了光头，靠外站着，胸前挂着牌子。他们都收紧下巴，让脑袋贴住脖子。只有一个脑袋例外，不但举着，还茫然傻笑着。

人们被那举着的脑袋吸引了去。见梅跟着看一眼，赶紧去找父亲。她没准备父亲也变成光头，而现在那一颗颗光头看上去多么相像，见梅还没把父亲找出来，车队已驶过去。等见梅回过神来，两旁的人群已经混合，尾随车子涌进广场。

见梅进了广场，见场子上全是人。后面还宽松些，靠近高台的地方，人粘着人，差不多挤成了疙瘩。这时犯人被押上台子一字排开，大会开始了。台下一大片说话声刹住，台上喇叭声响起。

见梅吸一口气，捧紧酒瓶向人堆里扎去。起先还好，越往前挤，就越难进展。她个子那么小，但可以过去的缝隙更小。没有多久，她就觉得自己的力气不够用。她停在那里，像陷在一个坑里，四周竖着的全是脑袋。她使劲伸直脖子，也看不见前方的台子，只有耳朵能听见嗡嗡嗡的喇叭声。在嗡嗡声中，她突然听到父亲的名字，接着听到一长串生硬的法律词语。这些词语说着一个与她有关的案件。见梅心里一阵难过，难过使她身上长出力气。她护着酒瓶，猫着腰拼命往前拱。她钻过一条人缝，又钻过一条人缝。在那一刻，她恍惚觉得自己在钻一条隧洞，隧洞又长又暗，空气不能畅快。

不知钻了多久，见梅忽地瞧见隧洞出口的亮点。她抬起头，没看见自己脸上爬着的条条汗水，但看见了自己已站在一大堆人的前边。她的跟前，是一排叉腿站立的警察。

见梅捅了捅前面的警察，说："能不能让我过去？"那警察扭一下头说："不许乱动！"见梅说："我要过去。"警察说："严肃点儿！"见梅说："我要见我爸。"警察说："你爸是谁？"见梅把目光往台上走一遍，在一张脸上停住。这张脸变得又白又瘦，且配着光头，简直不是父亲的脸。见梅声音一颤说："那就是我爸。"警察说："你是说那个杀人犯？"见梅说："他是我爸。"警察说："他是你爸又怎么样？你想干吗？"见梅把包着酒瓶的报纸剥开，说："我想给我爸一瓶酒。他爱喝酒，他已经好多天没

喝酒了。”见梅说：“我知道我爸心里很苦，喝了酒就会好一些，待会儿去刑场也不害怕了。”见梅说：“我很久没见到我爸了，我不知道他的脸变得这样苍白。让他喝些酒，他的脸会红起来的。”见梅说：“……”

见梅还想说下去，喇叭里声音忽然收住，大会结束了。人群轰地松开，前面一排警察绷紧了身子。见梅正要挤过去，被刚才那警察一把拽住衣领，拎回身后。她定定神，台上的犯人不见了，他们重新被押上卡车。警笛响起来，车队徐徐开动。

车子一动，警察撤了警戒。见梅奔过去，随在车队后面。差不多同时，一拨大大小小的男孩与她跑在了一起。车子起先走得慢，渐渐挤开人群，驶到街上，便快了起来。见梅捧着酒瓶，跟着车子跑过十字街口，跑过百货商场，跑过西门石桥。街道两旁的路人都抬着头去看卡车上的犯人，看过犯人又看卡车后面的追随者。追随者包括骑摩托车的中年人，骑自行车的小伙子，边跑边喷着粗气的孩子们。孩子们中有一女孩，奇怪地捧着一只酒瓶，样子不屈不挠。街旁的人禁不住乐了。

过了西门石桥，见梅已经落后。再跑过大榕树，跑过红龙殿，车队的影子也不见了。好在一路上撒着零星的孩子，不至迷了方向。不知过去多久，见梅终于跑到一个叫沙岗的地方。她看见卡车们卧在山脚下。

见梅不等歇脚的念头钻出来，便已沿着石阶小路往上爬。爬一会儿，遇到一个亭子，她没有犹豫，快步走了过去。又爬一会儿，遇到一条溪水，她犹豫一下，咂咂嘴，也快步走了过去。汗珠贴满她的全身，也粘住了她的眼睛。她用手指勾一下眼睛，甩出几颗汗瓣。这时她看见上方山坡上竖着许多人，脑袋冲着一个方位，声音却是静的。

静的山坡上有声响冒起，那是枪的声音。枪声砰地响一下，又砰砰响了两下。见梅没撑住身子，一屁股坐在地上。她的脑子像是突然被扔进冰箱，凝住了。恍惚间，一股由人群、担架、声音汇成的杂流从她身旁淌过去。她听见了一些说话声。他们说：“真准呀，一枪一个，每枪都跑进了心脏里。”他们说：“不一定是心脏，心脏还要派上用场呢。你没看见那些等着的医生吗？”他们说：“人死了，心脏还活着，这挺好的。”

见梅挣一下身子，醒过神来。她继续往上爬。她很快爬到山坡上，而且看见了那块执刑的小平地。平地上还站着几个意犹未尽的人，对着脚下指指点点。见梅走过去，在平地的中间跪下。她知道身旁的几双眼睛看着自己，但她不理他们。她打开酒瓶盖子，在眼前洒了一个来回。她以为洒完了，翻过瓶子，还残留着一小截。她想了想，决定陪着父亲喝一点儿，就举起酒瓶喝了一口，又喝了一口。

这是她第一次喝酒。她感到一股热气在身上蹿来蹿去，同时感到脑袋舒服了一些。接着，她听到身旁有人说话了。他们说：“这是谁呀？是那个让她爸挨了一枪的女儿

吗？看样子她悔了呢。”他们说：“其实她不用悔。她废了一条命，没准儿又救了一条命呢。”他们说：“这话她听不懂。她没看见她爸被医生拉走，现在正推进解剖室，划开肚子，卸下一样东西，又卸下一样东西……”

见梅找到胖子警察刘国梁，说：“你们把我爸怎么啦？”胖子警察刘国梁说：“他死了。”见梅说：“我是问他死了以后你们把他怎么啦？”胖子警察刘国梁说：“人死了还能怎么样？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见梅说：“不对，人死了还有心脏、肝肾、眼角膜……”刘国梁说：“你是说这个。这个我不知道，法院的人才知道。”见梅说：“法院的人怎么敢这样！”刘国梁说：“你是个孩子，有些事你就别问了。”见梅说：“不，你要帮我打听。”刘国梁说：“你想干什么？”见梅说：“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知道我爸的东西到了谁的身上。”

过了两天，见梅再去找刘国梁。刘国梁说：“我想了，这事我不能去打听。”见梅说：“你一定要去打听！是你抓走了我爸，是你把我爸送到了法院，是你……”刘国梁说：“你怎么能这样说！”见梅说：“我说错了你把我抓起来吧。”刘国梁叹口气说：“见梅，这事不好打听。”见梅说：“我不信！那么多罪犯你都能找到，还打听不到这件事！”

两日之后，见梅又出现在刘国梁面前。刘国梁说：“你这孩子真犟！整天惦记这事儿，也不怕耽误学习。”见梅说：“我不上学了。我……不想上学了。”刘国梁说：“你怎么能不上学？不上学你能干什么？”见梅说：“这个你别管。你要管的是另一件事。”刘国梁说：“我打听到了，三个死犯就用了一只心脏，当天就送到省城。你知道省城吗？那是个很远的地方。”见梅说：“三个人一只心脏，那是我爸的吗？”刘国梁说：“也许是，也许不是。我不能什么都知道。”见梅说：“一定是我爸的！其他两个人贩毒又吸毒，器官都坏了，只有我爸是好的。”见梅又说：“我知道省城，我知道那是个很远的地方。”

四

见梅提着一只背包上了长途汽车。汽车走了两个小时，在终点站刹住。见梅又爬上一辆火车，咣当咣当向北驶去。她坐在那里，看见窗外的树木一棵一棵向后退去，同时也看见时间一点一点向后移去。天快暗下来的时候，列车尖叫一声，又松一口气，停住了。

见梅随着人流走出车站，来到街上。虽然已是初冬，但周围仍闹腾腾的，到处是人，到处是汽车，到处是人和汽车发出的声音。见梅想，省城的傍晚跟镇子上的傍晚是多么地不一样。这会儿的镇子，已经有些静了，人也没那么多。这里有那么多人，

可是我一个也不认识。这样想着，见梅心里有了茫然，眼前像飘过一阵雾。一阵雾过去之后，见梅记起两件要紧的事：一是投宿，二是找份事儿做。

见梅找到一个小旅馆，熟睡了一觉。第二天起来，脸上和身上跑出新鲜的感觉。她开始上街寻找工作。她找着一家职介所，在一块木牌前站了半晌。木牌上写着招聘信息，有钳工、助理会计、房屋推销员、保安、厨师、打字员等。见梅在心里掂来掂去，不知道把自己放在哪个位置上。她犹豫着走到一台电脑前，守着电脑的是一个短头发的女人。短头发女人抬头看她一眼，说："找工作的？"见梅点点头。短头发女人说："你多大了？"见梅说："十七。"她给自己加了两岁。短头发女人不相信地看着她，说："怎么长这么小！你会干些什么？"见梅轻着声音说："干什么都行。"短头发女人说："你会钳工吗？"见梅摇摇头。短头发女人说："你懂会计吗？"见梅摇摇头。短头发女人说："你干得了保安、厨师还有房屋推销员吗？"见梅又摇摇头。短头发女人说："你看看，你什么都不会，还说干什么都行。"见梅想一想说："我可以学打字。"短头发女人说："学打字应该去电脑培训部什么的。我们这儿要的是熟练打字员，一分钟啪啪啪至少得敲出一百五十个字。"

见梅出了门，走一会儿，找到另一家职介所。这次接待她的是一个红头发的女人，嘴里戳着一支香烟。红头发女人看一眼见梅，说："找工作的？"见梅点点头。红头发女人说："你多大了？"见梅说："十七。"红头发女人说："长得有点小了。你会干些什么呀？"见梅说："我可以在羊毛市场里当售货员，我还可以在幼儿园里当老师。"红头发女人从嘴里拔下香烟，说："你说的这两份工作我们这儿都没有。"见梅说："我也可以干些别的。"红头发女人说："其实你干保姆挺合适的。"见梅说："保姆……平常都干些什么？"红头发女人说："就是抱抱孩子洗洗碗，或者照顾照顾老人什么的。"见梅眨眨眼，眼前出现一个不认识的婴儿和一个病恹恹的老人。见梅说："这个我不想做。"红头发女人喷出一口烟雾，笑了说："你想做也不一定有人要。你没瞧见自己这一身瘦？要把你喂大，主人得花多少钱呀。"

见梅又走在街上，心里慢慢起了慌。这个城市不是猜想的那个样子，一时半会儿弄不明白哩。她一边紧抿住嘴一边盲目地走。她走过一个电脑市场，走过几家花店，走过一座图书馆。过了图书馆她放慢脚步。她觉得自己记起了什么。她使劲想了想，原来自己记起了胖子警察刘国梁的话。刘国梁对她说过，你要找到你爸的心脏得先找到报纸，换心脏是个大手术，记者最喜欢盯着这种事，然后弄成文字搁在报纸上。见梅想，刘国梁是个警察，警察想的就是比别人有用一些。见梅又想，我先不找工作了，我赶紧把那天的报纸找出来。

见梅往回走几步，进了图书馆。图书馆挺大，她找了好一会儿找到报刊阅览室。

阅览室摆满报纸，一一看过去，都是近些天的。见梅迟疑一下，走向旁边的桌台。桌台后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女人。见梅说："我要借报纸，两个月前的报纸。"戴眼镜的女人说："别把借书证揣兜里呀。"见梅说："我没有借书证。"戴眼镜的女人说："没有借书证可不行。"见梅说："没有借书证，眼下的报纸可以看，以前的怎么就不能看？"戴眼镜的女人说："眼下的叫方便群众，以前的叫查阅资料，这不一样哩。"见梅说："我就是看一会儿。"戴眼镜的女人说："有了借书证你看多久都行。"见梅掀起一件衣襟，又掀起一件衣襟，从里面口袋里掏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放在桌台上。戴眼镜的女人吓了一跳，说："你这是干什么？"见梅说："我把钱押在这里。等我把报纸看完了，你再把钱还给我。"戴眼镜的女人说："这里不是菜市场，不可以把钱拿来拿去的。"戴眼镜的女人说："我收了你的钱，把两个月前的报纸给你，保不准就会有人来借两年前的，借了两年前又会借二十年前的。"戴眼镜的女人说："这样就容易破了规矩，破了规矩就容易出事……"

见梅懊丧地走出图书馆，站在门口。太阳又白又亮，照得她直晃眼。她用劲甩甩头，把眼前的金星甩掉。然后她让自己想一想，接下来往哪边走。她想了一下想不好，就拐进旁边的小巷。小巷内人不多，声音也淡了，有点像镇子上的街道。见梅脚步闲了许多，目光也活起来。她一路走过去，看见卖棉花糖的小摊，看见两个小孩在路上拍着皮球，接着看见了一家废品回收店。回收店不大，堆满了瓶子、铁皮、纸箱子，还有几大摞报纸。见梅心里像是有一只皮球弹跳了一下。

见梅走进店内，见一张旧藤椅上坐着一个似乎几天没洗脸的老头，脑袋搁在肩膀上，像是睡着了。见梅想叫醒他，又怕惹他生气，就静着身子不动，眼光却在那堆报纸上溜来溜去。正有些着急，那老头儿眼睛弹了弹，嘴里吐出话来："干……干啥呢？"见梅缩一下身子说："找张报纸。"老头儿嘿嘿笑了，说："是想找张擦屁股纸吧？"见梅觉得脸上热了起来，说："不是的，我想找一张两个月前的报纸。"老头儿说："两个月前的报纸在哪里？"见梅指着报纸堆说："我想在这里找找。"老头儿说："在废品站里找报纸，我这是头一回碰到，我不知道该不该答应你。"见梅说："爷爷，你答应了吧。"老头儿说："你管我叫爷爷了？"见梅点点头。老头儿说："不少人说我是个善人，你觉得他们说得对吗？"见梅又点点头。老头儿高兴了，挥挥手说："找吧找吧，但不能让我帮忙，我不认识字呢。"

见梅把一捆报纸搬到地上，一张一张翻过去。过一会儿，又站起身把另一捆报纸搬到地上，一张一张翻过去。老头儿坐在那里，看着见梅忙碌的样子，就问自己：这孩子到底要找些什么字儿？他想了半晌，想不出什么，又歪头瞌睡过去。

半小时后，见梅找到所需要的报纸。在这张日期为十月一日的报纸上，有一则

题为“惊心动魄换心术”的报道，报道里写着一个叫何廷业的病人名字，还写着一家叫光大的医院。

下午，见梅找到光大医院。她站在院子里，看见周围有许多人走来走去。她不知道他们中的哪个人可以帮助自己。后来，她拦住了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医生说：“你有什么事？”见梅说：“我找何廷业。”医生说：“何廷业是谁呀？”见梅说：“他是病人，做了心脏手术。”医生指指手说：“你去住院部的六楼看看，那儿是心胸外科。”

见梅来到住院部的六楼，走进一间值班室模样的房间。房间里有一个姑娘，大约是护士。护士说：“什么事呀？”见梅说：“我找人。”护士说：“找谁？”见梅说：“何廷业。”护士说：“何廷业我知道，他早出院了。”见梅说：“出院了我也找他。”护士说：“那你得到他家里找他。”见梅说：“我不知道他家住哪里。”护士说：“你是他什么人？”见梅想一想说：“我是他亲戚。”护士说：“亲戚怎么不知道他住哪里呀？”见梅说：“我从很远的地方来，我以为他住在医院里。”护士说：“医院能住一辈子吗？住一辈子医院的是植物人。”见梅不吭声了。护士说：“你去找找李医生吧，他是何廷业的主刀，手里有病人的资料。”

见梅在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里找着李医生。这是个精瘦的厚头发的中年男人，此刻正伏在桌子上写着什么。见梅盯着他握笔的手，心想就是这只手，把我父亲的心脏摘下来，装在何廷业的胸腔里。这样想着，见梅咬住了嘴唇。李医生抬起头，看见一个女孩失神地瞧着自己的手，有些奇怪。他说：“你有何贵干？”见梅不吭声。李医生说：“就是你有啥事的意思。”见梅还不说话。李医生说：“你听不懂普通话吗？”见梅说：“我听得懂普通话。我是来找何廷业的，就是被你割去心脏又装上心脏的何廷业。”见梅说：“我从很远的一个地方来，来这里就是为了找到何廷业，可是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见梅说：“我找到何廷业不是为了别的，我是为了伺候他。他做了手术，一定需要人照顾的。”李医生呵呵笑起来：“原来你挺能说话的。”

第二天上午，见梅按李医生说的地址找到一处住宅小区。小区看上去已有些年头，楼房不高，一幢幢相隔挺近。见梅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找准楼号，一步步走上三楼，在一个门口停住。此前见梅一遍遍虚设过何廷业的样子。她一会儿把他定型为胖的，一会儿又定型为瘦的，跳来跳去没个头绪。现在她可以验证自己的猜想了。她吸一口气，抬手在门上敲了一下，又敲了一下。门打开，亮相的不是何廷业，而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严肃的女人。严肃的女人上下打量一下见梅，脸上有些不明白。见梅轻声说：“这是何廷业家吗？”严肃的女人说：“你有什么事？”见梅说：“我是来做保姆的。

我听医院说你们家有人动了手术,动了手术一定得有人帮着照料。"严肃的女人说:"医院怎么可以这样!前几天介绍了一个记者来做什么追踪报道,现在又推荐了保姆来。"见梅说:"我不要很多的工钱。"严肃的女人说:"对不起,我们家不需要保姆。"见梅说:"我会尽心做事的,我什么都可以干。"严肃的女人说:"你到别处找找看吧,我们家没这个打算。"说着关上了门。

见梅站在门外,静着身子,不愿意离开。这时正是上班时间,楼上不停地有人下来,疑惑地盯她一眼,从她身旁走过。见梅不自在起来,慢慢下了楼,站到院子里,远远望着楼门,不一会儿,她目光里出现了一些不相干的人,然后,那个严肃的女人也出现了。她穿戴整齐,背着一只黑包,匆匆往外走去。她没注意到自己被人注意了。她的身影在见梅眼里很快变小,尔后一拐,移向院子的出口。

见梅不知道自己怎么办好。她很想再上楼去敲门,但那严肃的女人肯定是何廷业的妻子,她会把刚才的敲门看成是一种打扰,说给何廷业。另外,没准儿现在何廷业正躺在床上养着,起床开门对他还是劳身的事儿。

见梅转一下身,在旁边一张石椅上坐下。天有些冷,空气中有寒风窜动,好在阳光很浓,晒久了,身上慢慢起了暖,像盖了一条被子。在暖意中,见梅让自己想点儿什么。她想起教室,想起同学,又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和父亲。后来,她迷糊着睡过去,还做了一个梦。梦里她是个小孩,晃着身子朝一座山走去。走近了,那座山变成父亲。父亲伸出双手,把住她的腰举向空中,于是她的身子比山顶还高。她咯咯笑起来,她的笑声跟着云朵在空中飘来飘去。

不知过了多久,见梅醒过来。她觉得肚子有点饿,就起身向一家小卖店走去。她买了一包饼干,又回到石椅上,慢慢吃着。这时大约已近中午,回家的人多起来。一些人从她跟前走过,消失在另一幢楼里。另一些人在她前边拐个弯,走向她盯着的那个楼门。他们当中没有那个严肃的女人。见梅想,她怎么回事?她不回家做饭,何廷业在家里吃些什么?

中午过去,半个下午过去,见梅还坐在那里。其间过来一个保安模样的人,问她老坐着干吗。见梅说在等人。保安说我注意你半天了,你没什么想不开的事吧。见梅说没有,我就是等人。保安说你这么小,脸上看上去怎么有些复杂。见梅说我不知道,我看不见自己的脸。保安说那你等着吧,我也不问你等谁了。见梅就继续等着。她不抬头,但能感觉到太阳一点点变黄,又一点点向西移去。有一次她伸出手臂,手臂的影子已撇向一边。

太阳快收起来时,回家的人又多了。见梅终于看到,那个严肃的女人背着黑包走过来,手里还多出一只塑料袋。见梅盯着她,等她走近时,突然站起来。这个动

作吸引了严肃的女人，她扫见梅一眼，脚步慢下来。她说："是你……你还没找到合适的人家？"见梅说："我没找别人，我一直等着你。"严肃的女人说："一整天你就待在这儿？"见梅点点头。严肃的女人说："我知道眼下找工作难，但没见过你这样死心眼的。"见梅说："阿姨，我不怕吃苦，我会让你们满意的。"严肃的女人摇摇头，不再想说什么，径直往前走，走了几步停住，回身说："你在外边待一天了，要不你上楼坐坐吧。"见梅赶紧跑几步，随在她身后。严肃的女人边走边问："你叫什么名字？"见梅说："我叫见梅。"严肃的女人问："多大了？"见梅说："十七。"严肃的女人说："你不像十七岁，你像我们班里的学生。"见梅说："阿姨你是老师？"严肃的女人点点头："嗯。"

两人上楼。严肃的女人打开门，进屋说一句什么，转头招呼见梅进去。见梅咬一下嘴唇，踏进门去。她看见一个又白又胖的男人坐在凳子上，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冲自己笑了一下。严肃的女人说："这就是你说的病人。"见梅想，他一点儿也不像我的父亲，一点儿也不像！严肃的女人说："看见了吧，他现在挺好的，不仅能自理，还可以干家务。"那个叫何廷业的男人站起身说："她说的家务就是焖饭，炒菜什么的可不算。"严肃的女人说："其实我们刚打发走一个保姆，我们觉得已经不需要了。我们不能送走一个又接纳一个。"

严肃的女人让见梅坐，自己从塑料袋里取出一些肉菜，去了厨房。见梅跟着进去，捋了袖子要帮着洗。严肃的女人说："你还是坐着吧，喝口水就回去。"见梅不吭声。严肃的女人放下肉菜，将见梅引回客厅，说："老何，给倒杯水呀。"何廷业泡一杯茶，递到见梅手里。见梅不接，却双膝一松，跪在地板上。夫妻俩吓了一跳，严肃的女人说："你这是干什么！"何廷业也说："你这是干什么！"见梅把两汪泪水盈在眼里，闪着亮花，却不流下来。何廷业说："一份工作能把人难成这样！"严肃的女人犹豫一下说："我真没见过你这样的，要不你留下来试试。"何廷业点头说："留下来试试。"见梅泪水一下子滑了出来。

五

见梅的工作是从学习称谓开始的。严肃的女人叫夏冰，见梅管她叫夏阿姨。夏冰是初中数学老师，教着毕业班的课，每天早出晚归，一副忙碌又单调的样子。

见梅管何廷业叫何叔。第一天里，何廷业像一个导游，领着见梅在各个房间转悠，这是客厅，这是我们的卧室，这是你的小房间。但他没有介绍儿子或女儿什么的。见梅很快明白，他们家没有孩子。见梅想，原来我碰上了跟别人不一样的家，原来

我伺候的是一个没有孩子的男人。

见梅还不知道，没有孩子这件事，曾打扰过何廷业的生活。生病以前，他是一家国营五交化公司的党支部书记。公司嘛主要是做生意，弄一个支部书记基本上属于摆设，无非开个闲会学习报纸，或者组织一些集体活动什么的。但何廷业不甘淡泊，经常端着架子找人谈话，有时还对科室的业务工作敲敲打打。大家暗地里说，何廷业爱在单位里端架子，是因为在家里端不起架子。

何廷业和夏冰结婚时，在床上也是喜欢意气风发的。他说夏冰夏冰，你让我凉快，我让你化掉。不想意气风发了几年，不仅没把夏冰化掉，还不见劳动成果。开始夏冰有些心乱，暗自到医院检查一回，舒了一口气。回家把检验单往桌子一拍，何廷业的意气顿时散去大半。以后何廷业也吃过一些药，做过一些努力，终归没有把意气找回来。日子一久，夏冰失去了想法。一个女人失去做母亲的想法，脸上一定会慢慢淡漠起来。这种淡漠在家里积攒着，让何廷业感到心闷。

有一天何廷业到医院检查心闷，结果查出了扩张性心肌病。何廷业开始自认为是倒霉蛋，后来则暗暗庆幸。他庆幸自己病生得晚，这病要是搁在二十年前，他只能听着丧钟一下一下敲响。这时公司也像患上了病，很不景气，一个支部书记的心疾已引不起大的关注。好在他的公费医疗已转为社保，做一个大手术只需贴少部分钱。何廷业先是漫长地等候，然后是手术，然后是回家休养。夏冰召了一位老保姆照料他。照料了一段时间，他身体感觉好起来，就与夏冰商议，把老保姆辞掉。他说，这样可以省一笔钱。他还说，我在家里没事，干干家务也算锻炼身体。夏冰就说，好吧。

老保姆走了没几天，不想见梅来了。见梅一来，何廷业手脚就闲了。见梅虽然身子单薄，可洗衣裳、焖饭、刷碗什么的，一出手便有些像，就是烧菜得边干边学。何廷业没了家务，就用踱步来活动身体。他从客厅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快碰壁了，一转身又走回来。如此走一会儿，见梅看见了，就说："何叔，你这样走来走去会累身子的。"何廷业说："不怕，累了我就洗脚。"他又说："洗脚真是去疲劳的好方法。在单位我时常打一盆热水搁在办公桌下面，一边泡脚一边跟人谈话。别人见我脸上舒坦，还以为我爱听他的话呢。"

何廷业踱完步，刚坐下来，脚下多出一盆热水。见梅说："何叔，你泡脚吧。"何廷业点点头，把脚伸进盆里。泡一会儿，刚要起身，见梅走过来说："何叔，你把脚抬起来。"何廷业就把脚抬起，看着见梅添进热水，重把脚放下。这样泡了两回，舒坦透了，他才把脚擦干。然后他看着脚趾说："见梅，你把剪刀拿来。"见梅取了剪刀给他，他弯身修起脚指甲。因为胖，他卷起身子的样子有些难看，也有些吃力。见梅说："何叔，我给你剪。"她把何廷业的脚搁在凳子上，自己蹲下，握住脚指头

挨个儿修过去。其实见梅不喜欢胖，既不喜欢胖的身子，也不喜欢胖的脚掌，但她不允许自己心里生出厌恶的想法。若有一个不好的念头跳出来，她会在心里恶狠狠地骂自己一声，把念头压下去。

第二天，何廷业踱完步，泡过脚，还是觉得不舒服，原来头上起了痒痒。医生说过，要谨防感冒，所以他就少洗澡。少洗澡不等于少洗头，因为身子是躲在衣内，脑袋却露在外头的，不挡脏。他刚一说，见梅便说："何叔，我帮你洗。"何廷业就叮嘱见梅，洗头虽简单，也有四道工序：一是用香皂打底，去掉污垢；二是用洗头露养发，轻揉五分钟；三是用清水冲去泡沫；四是用清水完全洗净。见梅记住了，进卫生间试了水的冷热，又怕何廷业弯腰吃力，取了凳子让何廷业坐下。何廷业以前一直站着洗头，像是鞠躬，现在坐在洗盆前，正面又有一块镜子，差一点以为自己进了洗头店。见梅按何廷业说的，先洗一遍香皂，又倒上洗发露，轻轻按揉。何廷业脑袋上冒起一堆泡沫。在泡沫里边，何廷业能感觉到一双细手在爬来爬去，很惬意。

洗好脑袋，吹干头发，何廷业还想掏耳朵。他找出一根耳掏，看一眼见梅。见梅说："何叔，想让我帮你掏吗？"何廷业说："这事儿我自己还真做不了。"见梅走到何廷业跟前，踮起脚尖，看不清耳洞，就坐下来，让他的脑袋摆在自己腿上。她从来没有与一颗男人的脑袋挨得这么近过，而且这颗脑袋这么胖，搁在腿上明显的重。但见梅不怕重。她掏了一边，又翻过脑袋掏另一边。

翻过脑袋，何廷业看见了见梅很细的腰。他闭上眼睛，呼出的热气扑在见梅身上。何廷业忽然有些明白。他想自己先前打发走老保姆，八成不是要省钱什么的，而是觉得与一个老妇人整天待在一起，容易败坏心情。

接下来的日子，何廷业再也遇不上花力气的事。他要取吊橱里的东西，刚把椅子搬来，见梅已抢先跳上去，踮着脚尖，使劲把手伸向橱子。他要找溜进桌子底下的丢物，还没弯下腰，见梅已把眼睛贴向地面，手里还多出一根扒拉东西的棍子。有一次墙上爬着一只蟑螂，被何廷业盯上了。他拿着拖鞋追打，扑一下没拍住，再扑一下又没拍住，还想扑第三下，被见梅拦下。见梅夺过拖鞋，朝墙上扔去。拖鞋和蟑螂一齐掉了下来。何廷业说："见梅，你把大小事都做了，我派什么用场呀。"见梅说："何叔你找些好玩的事。"何廷业说："我哪有什么好玩的事。以前赶上周末，还可以出去钓钓鱼什么的。现在每天都是周末，我却闲得发霉了。"

过一天，见梅去菜市场买回两条活鱼，搁在水桶里，然后让何廷业取出渔竿。何廷业不明白，问干什么。见梅说在家里也可以钓鱼的。何廷业说："见梅你真有意思，我也就是那么一说。"见梅说："你钓你钓。"何廷业就拿来渔竿，站在客厅里，把钓线伸进厨间。不一会儿，钓线被鱼咬直。何廷业一抬手，一条鲫鱼从水桶里出来，

在空中弹来弹去，溅了见梅一脸的水。两个人都乐了。

见梅也让夏冰满意。毕竟是女孩子，做事嫩一些，可学得快，出手还清爽。现在夏冰回到家，身子正累着，一见桌上已摆好饭菜，心里会轻松许多。见梅又不是粗俗孩子，三个人一起吃饭，似乎比原先两个人的情景要好一些。

饭桌的气氛也影响了何廷业，他有了喝酒的欲念。手术前他每个晚餐都要喝一点儿，现在又想恢复。他取来白酒，喝了一杯，感觉不错，又喝了一杯。两杯过后，他的胖脸渐渐渗出红色。何廷业说："怪了，原来我不上脸的，现在喝掉两杯，脸就起色了。"见梅听着，就想起父亲，心里怦怦直跳。夏冰说："何廷业，你还得警惕身体，别以为这就算过去了。"夏冰又说："你现在是闲着了，闲着更不能弄出点儿毛病，让大家跟着忙乎。"

夏冰说的是有道理的。过一天，何廷业打开窗户，多吸了几口清冷空气，鼻子马上有些不舒服，跟着嗓子也起了痒痒。半夜里见梅起来小解，听到了何廷业的咳嗽声。他很猛地咳两声，歇住了，忽然又咳两声。见梅不安起来，站在客厅里不愿意离去。她想他咳嗽了，他竟然咳嗽了。这样等了半晌，等不到声音，她才回屋。刚一上床，耳边又传来咳嗽声。见梅缩缩身子，再也收不拢睡意。她支着耳朵，顽强地等着那声音。那声音是如此地不可捉摸，仿佛学着蚱蜢，伏着久久不动，不经意间蹦跳而起。声音响起时，见梅眼前便出现一只鲜红的心脏，伴着咳嗽声抽搐一下，又抽搐一下。这一夜，见梅没有睡熟。

第二天起床，见梅对何廷业说："何叔，你昨夜咳嗽了，咳得厉害。"何廷业说："没有呀，我就咳了几声。"夏冰说："咳几声也不行，得赶紧吃药。"说着找出一些感冒止咳药，叮嘱何廷业按时服下。吃过早饭，见梅掐着时间端上开水，说："何叔，已经饭后半小时，你该吃药了。"吃过午饭，何廷业进了卧室准备休息，见梅拿着水杯跟进去，说："何叔，你还没吃药呢。"何廷业笑了说："见梅，你这保姆当得好，都快成保健护士了。"见梅说："吃了药病好得快。"何廷业将药服下，说："我没事儿。其实我现在就是闲得慌，在单位我可以找很多人谈话，在家里就没人说得上话。"见梅说："不对，白天我可以跟你说话，晚上你跟夏姨说话。"何廷业说："晚上我跟你夏姨说不上几句话。她要改作业本，还要备课，每天弄得很晚，我只好睡自己的。"他拍拍床铺说："你看见了吧，我们是两个被窝，她睡她的，我睡我的。"见梅脸上一红，赶紧转移话题说："何叔，我挺想知道你手术的事。"何廷业说："好，我跟你说说手术的事。为这手术呀，我等了好几个月，主要是等供心，就是合适的心脏。"见梅睁大眼睛，听见何廷业又说："手术是上午开始的，他们先给我做全身麻醉，让我暂时

死去，然后打开胸腔，取出我的心脏。一般人的心脏只有自己拳头那么大，可我的心脏比我的拳头大了三分之一。这样的心脏只好拿走。这时医生又从冰箱里取出一颗心脏，是暗紫色的，看上去很有劲。医生把这颗健康心脏接在我原来的部位，把左右心房、动脉什么的一一缝合。到了中午，我又活过来了。”见梅说：“可是你做了麻醉，你什么也不知道了。”何廷业说：“这些是后来知道的。”见梅说：“那你知道那颗好心脏是谁的吗？”何廷业说：“我当然不知道，我只知道是一个死刑犯的。据说为了保这颗心脏，没把那犯人当场打死，取心脏时他还没死透呢。”见梅嘴唇颤几下，眼眶里有热的东西在波动。何廷业说：“见梅，你怎么啦？你害怕了吗？”见梅不吭声，低了头走出卧室。

过一会儿，没等何廷业躺下，见梅又走回来说：“何叔，听着你手术的事，不知怎么我的心口也痛了，一抽一抽的。”何廷业笑了说：“看来我一咳嗽，你的嗓子也会跟着痒痒的。”见梅说：“这不一样，我的心口是真痛。”何廷业说：“怎么会是真痛？你只是一种感觉！”见梅说：“遇上这种感觉，我该怎么办呀？”何廷业：“想点别的事，就绕过去了。”见梅说：“我绕不过去，现在我脑子里全是那颗取下来的心脏。”何廷业说：“女孩子呀就是胆小。”见梅说：“我不是胆小，我这也是一种病呢。”见梅想一想又说：“这种病会跟我一辈子的。”何廷业忍不住又笑了，说：“你这样的年纪，一说话也敢滑出去那么远。”

下一天，见梅又跟何廷业说话。见梅说：“何叔，那颗很有劲的心脏到了你身上，是不是还有劲？”何廷业说：“你又提心脏的事。”见梅说：“我问你呢，是不是还有劲？”何廷业说：“还是有劲。”见梅说：“你……你有什么感觉？”何廷业说：“你应该看得出来，我现在能吃饭、肯活动，还喜欢喝一点酒。”见梅说：“还有别的吗？”何廷业说：“有些事儿不能跟你说。”见梅说：“你可以跟我说。”何廷业说：“我能说吗？”见梅说：“你能说。”何廷业瞥一眼见梅，慢慢地说：“晚上睡在床上呀，我很想把两个被窝合为一个被窝。”何廷业说：“说实话，我好久没这么有劲了。”何廷业说：“可是夏冰不让。她说是担心我的身体，其实是为她自己呢。”见梅说：“何叔，你不能跟我说这些。”

何廷业的咳嗽很快好了，但他的脸上仍挂着什么事儿。晚上，大家一起在客厅看一会儿电视，然后夫妻俩进了卧室。卧室里灯长时间亮着，却没有声音。见梅想，八成是夏姨在改作业本，何叔在床上休息呢。又想，两个人在一起不爱说话可不好，到时候一搭话就容易吵嘴。

这天晚上，见梅刚在床上躺下，忽然听到什么声音。她把门轻轻打开一些，果然听到那边卧室有吵嘴声。吵嘴声先是轻着，断断续续的听不清楚。后来，夏冰的

声音提了起来。夏冰说："何廷业，你别不知好歹！你的心脏还经不起折腾！"何廷业的声音也跟着提起来："我的心脏没事，只是你比以前更冷了。"何廷业声音一高，夏冰声音更高了："是呀是呀，我冷了你还热闹着。你热闹了一辈子闹出点儿什么！光有算式没有答案！"

夏冰的话刹住何廷业的话。空气中一阵沉寂，再也找不到声音了。见梅掩上门，钻回被子里。她想着他们的话，有些不明白，又有些明白。明白的时候，竟觉得自己身上也燥热起来。她心里慌慌的，不禁使劲抱紧自己的身子。

次日是周末，一家人待在家里。见梅揣摩着他们吵嘴后会怎么样，也看不出什么。他们俩只是不愿意说话的样子，偶尔搭一句话，也是淡淡的。于是空气也变得很淡，一样的屋子，像是比平时大了许多。吃中饭时，何廷业又喝了些酒，脸上浮起颜色，夏冰也不劝阻。午饭后，夏冰说还要去学校上补习课，背起黑包出了门。

何廷业红着脸在客厅里踱来踱去，然后踱进了卧室。每天午后何廷业都要小睡一会儿，见梅也不在意。可很快见梅隐隐听见什么声音，凑近卧室，竟是一种哼哼声。见梅想何叔出事了，心里一慌，扭开门把奔进去。她看见何廷业又半躺在被子里，闭着眼扭着脸，一只手伸进被子里，奇怪地动着。见梅说："何叔你怎么啦？怎么啦？"何廷业不弹眼也不答话，只是使劲挣着身子，整个人像是硬了，被子里的动作更显猛烈。忽然，被子里的手僵住，硬的身子一下子松掉。何廷业慢慢睁开眼睛，怪怪地看着见梅。见梅说："何叔，你没事吧？你看上去很难受。"何廷业说："不……你不懂，我很快活。"见梅愣了愣，似乎懂了。她脸上腾起一把火，转身跑出房间。

见梅回到小房间。几步之远，她像奔了很长的路，喘着气，胸脯使劲地起伏。她在屋子里转一圈，一头钻进被窝里，让周围黑暗下来。暗色中，她的双手似乎在四处探摸，很快摸到一个词：混蛋。她想何廷业真混蛋真混蛋！他怎么能这样！我明明进去了，他还不停下来！他应该起一个名字叫动物！她又想，不行，我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我不能跟他们住在一起。

她掀开被子，跳起身，开始收拾东西。她往旅行包里一件一件放进衣裳，又放进梳子镜子肥皂，然后又放进一张报纸。这是从废品站里捡出的那张报纸，上面的标题文字跳入她的眼中。见梅的手停住，身子没了力气，慢慢坐在地上。她想我没办法呀，我的父亲在这里呀。然后她鼻子一酸，泪珠一颗一颗跳出来。

一整个下午，见梅待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傍晚时，她走出屋子，见何廷业已站在厨房里忙碌。她默默走过去，把何廷业挤开。何廷业撤出来，站在厨房门口，看着见梅闷头洗菜切菜。过了半晌，何廷业说："见梅，你不高兴了？"见梅不吭声。何廷业说："我不是故意的。"见梅还不吭声。何廷业说："不能都怪我。我在单位大

小是个领导，在家里就不是了。当初夏冰是个中学老师，第一次见我时脸上全是尊敬。现在她还是中学老师，我在她眼里却成了不及格的卷子。想起这些我就要生气，我的心里就会隐隐作痛……”见梅说：“你的心脏疼了？”何廷业嘿嘿一笑说：“见梅，你说话了。”见梅说：“我问你心脏是不是疼了？”何廷业说：“不是心脏疼，是肚子里有气。”

快吃饭时，夏冰回来了。她没看出见梅的不快活，倒记起与何廷业的别扭，就继续两人间的冷淡。饭桌上，空气有些静，也有些硬。三个人都听见了自己的咀嚼声和别人的咀嚼声。后来，夏冰找了一句话说：“见梅，你烧的饭菜比刚来时好多了。”见梅浅浅一笑。夏冰说：“其实你挺聪明的，小小年纪出来做事有些可惜。你应该去读书才对。”见梅说：“我在这儿做一年就回去。”夏冰说：“为什么是一年。”见梅说：“我就是一年。”夏冰点点头说：“做一年赚些学费再去上学，也是个办法。”何廷业搭进话说：“一年以后，我也完全恢复了。公司再不景气，我还是要回去上班。”见梅说：“一年，还早着呢。”

六

见梅把日子一天天地攒着，很快攒到了春天。

见梅对春天的反应是从自己身体开始的。每天早上醒来，她爱在被窝里偷一会儿懒。这时她会打出长长的哈欠，使劲抻直身子，让骨头关节发出拔节似的啪啪声。啪啪声中有隐隐的疼痛，但这疼痛是撑胀中的疼痛，透着一丝丝痛快。她摸摸大腿，手感很好。她想起了“圆润”这个词。她摸摸手臂，摸到了一溜儿弹性，这让她想起“纤细”这个词。然后，她的双手偷偷探向胸部。她摸到了两只小而鼓圆的东西。为了这东西，她想了一个词，不合适，又想一个词，还不合适。但是她知道，自己的脸已慌慌地红了。

这样躺一会儿，见梅命令自己起床。她穿好衣服，拉开窗帘，留意去看窗外的树枝。树枝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抽叶儿，泛着嫩嫩的绿。她推开窗户，一股好闻的气息进来。她迎住了，打出一只脆脆的喷嚏。

对春天有好感的不只是见梅，还有何廷业。他在阳台上转来转去，对着几盆兰花瞧瞧嗅嗅，脑子里生出一个想法。别人遛鸟儿、遛狗儿，他准备遛花儿。每天上午，他让见梅端着一盆兰花，自己也端了一盆，出门下楼梯，穿过院子，走到不远处的宅区休闲角。休闲角有一个亭子，里边常坐着些闲人。他俩把花放在旁边，让阳光暖暖地晒着。然后何廷业坐进亭子，与闲人们聊话儿。闲人们大多上了年纪，话题

有点儿老。何廷业开始有些不屑，后来习惯了，便搭进去聊。见梅不能走，只好坐在一旁听他们说话。有好听的，她认真听着；不好听的，就走神儿想想别的事。有时人少了，何廷业也与见梅聊话儿。他让见梅说说家里的事，见梅不说。他让见梅说说学校里的事，见梅也不说。何廷业说："见梅，你年纪小小的，却像藏着许多事，让人有些奇怪呢。"见梅说："何叔，你不要说我，还是说说花儿吧。你看看这两盆花儿，每片叶儿看上去都有些得意呢。"何廷业说："你这样的年龄，应该也是花儿。"

快中午时，两人端着花往回走。见梅走在前面，两只手轮换托着花盆。因为花盆的重量，她的腰身一会儿扭向左边，一会儿又扭向右边。何廷业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冒出惊讶。他想时间真是神儿，只用半个春天就把一个女孩变水灵了。

一日，见梅端着花盆在前面走，脚一滑，花盆跳出去在地上砸成几片。何廷业走过去，见见梅站在那里，懊丧地看着脚下的东西。何廷业说："见梅，你没事吧？"见梅说："我没事儿，可花儿有事儿。"何廷业说："花儿不怕摔的，你捡起来就是了。"见梅想一想，脱下外衣铺在地上，把花儿和土泥一一捧上去。这时，她的身子因为只罩着衬衫而显出轻软，一柔一柔的。何廷业还注意到，见梅俯身的时候，衬衫领口裂开来，一动，里边闪出一道白，又一动，里边又闪出一道白。

遛花久了，何廷业也想变变花样，譬如上一趟街什么的。所以遇到去医院复查的日子，他就很高兴。以前去医院，都是夏冰陪着去，现在变成例行检查，夏冰就让见梅跟着去。

这一天，又到了去医院的日子，何廷业携着见梅出门。路上，见梅想知道检查些什么东西。何廷业告诉说，无非是观察一下排斥反应、肾功能什么的。到了医院，何廷业让见梅在走廊里坐着，自己进了医疗室。见梅等一会儿，站起身在走廊里踱步。踱到手术室前，她停住了。她想，半年前的手术就是在这儿做的吧。她叹一口气，对自己说，已经半年了呢。

过了一些时间，何廷业出来，脸上挂着微笑。见梅一看，跟着轻松了。她问："怎么样？"何廷业说："没事没事，好着呢。"出了医院大门，何廷业说："好久没逛街了，咱们去走走吧。"就领了见梅往前走。见梅到这个城市那么长时间，还没好好逛过商业街，所以眼睛就不够用。她脑袋转来转去，看见街道两旁有百货商场、礼品店、钟表店、皮鞋店和服装店……

在一家服装店门口，何廷业说："见梅，给你买件衣服吧。"见梅说："我不要。"何廷业说："你的衣服显小了。"见梅上下瞅一眼自己，便有些犹豫。两人进店转一圈，很快看中一套衣裙套装。见梅凑近看清价格，吓了一跳。何廷业说："没事儿，你先

试穿一下。”一个服务员引着见梅走向试衣室。几分钟后，见梅打开门，从试衣室出来。何廷业不说话，眼睛眨了一下，又眨了一下。他看到这套衣裙很服从地贴在见梅身上，使她的胸部好看地挺起，腰部使劲地削进去，双腿则变得轻巧起来。何廷业说：“你转过去。”见梅就转过身。何廷业看到她的屁股在裙布的包围下有力地翘起。他吸一口气，说：“真的不错，买下吧。”见梅在镜子前把自己看一圈，也有些舍不得，就说：“何叔，你先帮我买下，以后在我工资里扣。”何廷业摆摆手，表示没关系，就去付钱。付钱的时候，他想：原来一套衣服能让一个姑娘变成一个女人。

因为新衣服，见梅开心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夏冰回来，见梅又穿上让她看一回。夏冰也说好。何廷业说：“换季了，明天你也上街买一套。”夏冰说：“我不买，我再打扮也变不成一朵花。”又说：“明天是清明节，学生们要去烈士墓，还要去踏青，我得跟着去。”见梅说：“明天是清明节？”夏冰点头说：“清明时节雨纷纷，明天可别下雨。”见梅赶紧去看挂历，果然是。

见梅的高兴潮水似的退去。夜里，她在床上找不着睡意，就弹开眼睛看窗外。窗外有一小块天空，显着暗灰色，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她瞪着眼睛，去年的清明节一点点清晰起来。这样想一会儿，马上把自己弄难过了，赶紧刹住不想。她让自己想些别的。她想，你真没用，你差点忘了明天是清明节。又想，你高兴什么呀，一套衣服就让你丢了你自己。

第二天上午，照例去遛花儿。见梅坐在亭子里，听何廷业与闲人们说话。说到兴趣处，闲人们咕咕咕笑起来，何廷业也跟着咕咕咕笑起来。见梅心想有什么好笑的，你们笑得真难听。中午回家，何廷业似乎情绪不错，情绪不错就要喝一点酒。饭后，何廷业不回卧室，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看着看着他睡着了。他的嘴巴先吐着粗气，很快过渡为忽高忽低的呼噜。

见梅坐到何廷业旁边，直直地盯着他。他肥胖的胸膛伴着呼噜一起一伏。见梅站起身，端来几碟水果和糕点，轻轻放在他前面的茶几上，然后呆着脸想些什么。想一会儿，她身子软了，慢慢跪在地上。她把手按在前面，脑袋向双掌之间俯去。她的耳朵听到了前额在地板上磕出的声音，一响，一响，又一响。尔后她抬起头，眼睛里温温的，已积了泪水。泪水使她的眼前变得晃晃闪闪，她甩甩头，把泪水甩出去，同时双膝不自禁地往前挪几步，到达何廷业的跟前。现在她离他那么近，几乎能听见那胸膛里发出的蹦跳声。这蹦跳声竟是不安的，有召唤的意思。见梅抬起手，轻轻伸出去，贴在那胸腔上。她能清晰感觉到心脏对自己手掌的拍击，一下一下，仿佛喃喃的说话声。她闭上眼睛，想听清楚那声音说些什么。但她听不明白。她只听见自己心里也在说话。她听见自己说：“爸，你不要再生气了。我大老远地跑来，

就是想好好陪陪你。你要我做什么，就说一声。为了你，我干什么都乐意。你一高兴，我也会跟着高兴的。”她又听见自己说：“爸，你知道吗？我心里乱得很。我明明没错，又确实错了。说是错了，又找不到错的地方。好些事我想不明白呢……”

何廷业觉得有些异样，弹开眼睛。他先看到见梅紧闭的双目，又看到她搁在自己身上的手。他愣了半晌，要把眼前的情景想明白。然后，他的心跳快了，同时他的手伸向自己胸膛，盖在见梅的手掌上。接着，他让自己的手与见梅的手摩揉了几下。摩揉使见梅启开眼睛，她梦醒似的瞧着何廷业。何廷业说："见梅。"见梅一时不知讲什么好，一迭声地说对不起。何廷业把另一只手添上，双掌握住见梅的手，说："见梅！"见梅用一下劲，抽不出手，也抬起另一只手，一掌打下去。她的巴掌把何廷业的手打松了。

见梅知道，清明节的事让何廷业猜不透。但她不想解释，因为这种事是不能说清楚的。她把日子弄得跟过去一样，照常跟他出去遛花儿、帮他洗脚洗头。但见梅能看出来，她替他做事的时候，他的眼神里多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游动的、荡悠的，贴不上一个合适的词。见梅不愿意看见这种神情，没事了就躲到自己小房间。可这样的举动显得幼稚和刻意，也不符合她的保姆身份。见梅只好又走出来，与何廷业一起坐在客厅里，或者在他的余光中走来走去，干些家务活儿。

一天下午，见梅洗完被单，也想洗洗身子。她关上卫生间的门，裹好头发，脱了衣服，站到喷头下。热水散开，罩住她的全身。她的手跟着肥皂沫在身上游走，不一会儿，已经洗好。她把开关关小，蓬散的水变成直流，轻轻地砸在身上。她抿嘴一笑，抬抬腿，水流砸在大腿上。她挺挺身子，水流砸在乳房上。她心里跃起些快意，同时想在镜子里看看自己。她离开喷头，凑到镜子前。镜子不大，只能瞧见自己的脸和脖子。见梅踮起脚尖，使劲往里探看。她看见了自己翘翘的乳房、细细的柔腰和颤颤的腹部。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喘息声——那种想稳住却稳不住的喘息声。见梅的快活一下子凝住。她慌乱地穿上衣服，把门的四边看一遍，没有发现缝隙什么的。她想：何廷业，他在听澡呢。

以后，见梅不敢在夏冰不在的时候洗澡，而夏冰当然不会注意家中发生的这点点变化。她仍然早出晚归，晚归后脸上还透着一种轻松。不是摆脱了家务活儿的轻松，而是不用在家里独自面对丈夫的轻松。见梅有时想，如果她对何廷业体贴一些，安抚一些，何廷业就不会乱心了。

但夏冰没有打算改变自己。这天夜里，见梅又听到他们俩的吵嘴声。吵嘴声忽

高忽低，拖得很久。见梅从声音的碎片中捉住了“你的脸皮有几层”“你是块冰”“恶心”“肥蛋”等骂词。接着她听见了物件的碰撞声和地上响起的破裂声。然后，她从门缝中看见对面卧室的门打开，何廷业夹着被子走出来，走向客厅的沙发。见梅想，他们越吵越用劲了。又想，夏冰是老师，骂人的话也别致，不说混蛋说肥蛋。

第二天早晨，夏冰自己把卧室清理好，不说一句话，吃过早点出门去了。何廷业也懒得遛花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见梅走过去把被子叠好，正要抱回卧室，被何廷业止住。见梅说：“何叔，夏姨已经走了，你不要再生气了。”何廷业说：“可是她晚上还要回来。”见梅说：“到了晚上你们的气早消了。”何廷业说：“我这口气可过不去。”见梅说：“何叔，你不能这样。”见梅说：“你费了许多钱动手术，现在你生一口气都是在花钱呢。”见梅说：“你急坏了心脏怎么办？虽说心脏是别人的，可到了你身上你就得好好护着。”

何廷业舒一口气，说：“见梅，你过来。”见梅往前走了两步。何廷业说：“你坐下。”见梅坐下。何廷业说：“见梅，你对我的好夏冰她一辈子也学不会。”见梅低了头不吭声，她从何廷业脸上又看到那种游移的东西。何廷业说：“咱们不谈夏冰了。你替我掏耳朵吧，我耳朵昨晚听多了骂话，痒着呢。”见梅起身去取耳掏，再坐下时，她心里突然有点害怕起来。

何廷业把脑袋搁在见梅腿上，见梅身子一下子绷紧了。她屏住气，把耳掏放进耳洞，又把掏出的脏物抖在旁边。很快，一只耳朵掏净。何廷业掉个头，脸冲向她的腰。见梅迟疑一下，慢慢把耳掏伸向耳洞。这时何廷业浓重的鼻息急促响起。见梅的手忽然有些硬，停在空中，仿佛等着什么。果然，她等到了两只手。这两只手贴向她的腰，猛地箍紧了。见梅吸一口气，扔掉耳掏要站起来。但何廷业阻止了她，他嘴里说着见梅见梅见梅，一只手已滑进她的内衣奔向她的乳房。见梅赶紧挣一下，没挣掉，那只手掏进乳罩握住了她的奶子。见梅尖叫一声，身子弹起来。这一弹把何廷业弹开了。见梅瞪着何廷业，颤着声音说：“你恶心你混蛋你胖蛋！”然后转身跑回小房间，扑在床上，嘴巴使劲咬住枕头。咬一会儿，她嘴巴抖动着松开。她哭了。

正哭着，见梅觉得床边多出一个人。见梅说：“你滚开你滚开！”何廷业不滚开，却用手在见梅背上抚摸。见梅腾地翻过身，扬手扇出一巴掌。这一巴掌没打准，打在何廷业的下巴上。何廷业摸摸下巴，说：“见梅，我帮你脱衣服。”见梅全身一冷，说：“你要干吗？”何廷业不再说话，手上的力气突然大了。他往上一掀，见梅的几件衣裳一齐卷向脑袋。见梅还没明白过来，何廷业又一掀，衣裳滑出脑袋。见梅双手交叉护住身子，眼泪涌了出来。何廷业说：“见梅，我帮你脱裤子。”见梅睁大眼睛说：“何叔，你跟我父亲一般大，你想想我的父亲呀。”何廷业像是没听见，将手伸向见梅的

裤带。见梅的手也飞向裤带。四只手抢来抢去。很快，裤带松开了，裤子一点点向下滑去。见梅撒了手，跳起来要逃离床铺，但她的双脚被裤管缠住了，身子向前栽去，双掌拍向地面，砸出很脆的声响。何廷业一用力，将见梅捞回床铺，并顺势扑了上去。他的身体那么胖，一下子压住见梅。见梅想抬起身子，一时找不到力气，只好让嘴里发出乱七八糟的声音。但她的声音马上被一只手捂住，卡在了嗓子里，同时她的一条腿被另一只手使劲钳住，半举在空中。见梅瞪着眼睛，看见空中的那条腿在挣来扎去，然后猛地僵住。她身子一软，眼睛慢慢合上，脑子也逐渐淡去，变成一片白。但她的耳朵似乎还管用。她听到了混浊的喘息声，还听到了一串怪异的颤语。

第二天上午，见梅没有起床。夏冰以为见梅病了，不说什么，自己把早饭做了。临出门时，她还让何廷业找点药给见梅。何廷业嗯嗯应着，撑住身子不让夏冰看出自己的慌乱。夏冰一走，他紧着步子来到见梅小屋的门前。他捏住门把，却不敢用劲，一边问自己可不可以进去。问了三四遍，他才使力拧开一条门缝。从门缝看进去，只见见梅双臂搂着身子，呆呆地坐在床上。何廷业吃一惊，跳开身回到客厅，乱着脚步踱来踱去。踱了一会儿，脚步引着他又来到小屋门前。门缝里边，见梅仍一动不动地坐着。何廷业吸一口气，推开门进去。见梅身子晃了一下，没有抬头。她的目光硬硬的，固定在跟前的一个地方。何廷业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见到了床上的一摊红。何廷业心里一慌，说："见梅。"见梅不吭声。何廷业想一想，想不出什么话，又说："见梅。"见梅木着脸，固执地盯着前面。何廷业再瞧一眼床单，发现那摊红的形状像一颗心脏。是的，像一颗心脏，只是小了一些。

何廷业愣了半晌，想到自己应该干点什么。他转身去了自己卧室，拿回来一件干净床单，说："见梅，咱们把床单换了。"顿一顿，又说："换过了，你就可以安心休息了。"说着伸手去扶见梅，被见梅一摇肩膀甩开。但她没有再执拗，慢慢挪动身子离了床，只是不动手，站在那儿看着何廷业撤下原来的床单，换上干净床单。

何廷业拿着脏床单走到阳台，扔进洗衣机里。正要合上盖子，他的手怔住了。他想自己从没洗过床单，今天突然反常，只怕会引起夏冰疑心。这种疑心往前走一步，就会变得不可收拾。但不把血迹洗掉，这床单塞到哪儿都不好，甚至扔掉也是不放心的。何廷业捡起床单回到客厅，一时不知道搁在哪里，就抱在胸前踱步。他走过去，又走回来，忽然念头一闪：可以把床单剪掉！这个想法让他舒了一口气。

何廷业在抽屉里找到一把剪刀，比了比，觉得太小，又翻一翻，找到一把大的。这把大的剪刀尖尖的，看上去很锋利，往床单上一试，果然应手。何廷业动着手指，很快让床单一分为二，二分之一又变成四分之一。当挨近那块心脏似的血迹时，他停

住了。他眼睛死死盯着血迹，心里一阵颤动。他突然想，我为什么不把这块东西剪下来。又想，把这一小片布夹在一本书里，谁也不会知道。这样想着，手中的剪刀已围住那块血迹整齐铰下——方形的布片上缀着一颗好看的心脏。

正在这时，背后响起一个声音："把这片布给我。"何廷业吓一跳，扭头一看，见梅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门边，直直地看着自己。何廷业心里一下子虚了，脚步听话地走向见梅，刚把布片递出去，脑子里猛地跳出一个问号：她要这个干什么？这个问号让他醒来，他一伸手又把布片拽回来，嘴里讷讷地说："见梅，这布片不能留着的。"说着转身走回去，拿起剪刀三下两下把布片剪碎，同时也把布片上的心脏剪碎。随后他抓着碎片奔向卫生间，丢进抽水马桶。马桶里的水一边响着，一边打着旋儿把碎片吞下去。这时，他抬头望一眼见梅。见梅仍站在门旁，脸上空空荡荡的，找不到表情。

见梅又在床上躺着。她从上午躺到下午，从下午躺到夜里，从夜里躺到天亮。她整整又躺了一天。

第三天，她起得跟往常一样早，洗漱干净，又去做了早饭。她看上去已经恢复了，只是脸上留着些苍白。夏冰见了她，放下心说："起来了就好。你来这么久，有权利生两天病的。"

见梅也与何廷业说话，但她的言语淡淡的，似乎有些漫不经心，又似乎带点儿挣扎后的安定。她不再跟着何廷业出门遛花什么的。她不去，何廷业也不去了。两个人待在客厅里，一时用不了那么多空闲时间。见梅便回到小房间，懒懒地站在窗口，看天上云朵的游移，看树叶被风吹动的样子。有时下雨了，雨丝飘飘扬扬的很撩人。见梅就取了雨伞下楼，在雨中慢慢走上一会儿。

见梅的状态让何廷业定心。见梅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他的心情有点站不稳的样子，悠悠晃晃的。见梅好了，他也跟着好了。起先他还有些猜不透，觉得见梅过于平静。后来他知道她的平静是经过斗争的，想透了的，有些认命的意思。毕竟是年少女孩，心思再深也是浅的，藏不了太多的烦事儿。明白这一点，何廷业心里不仅轻松了，还蠕动着一种感激，那种对生活的莫名感激。他甚至想，拿下首仗多么重要，别看她现在有些拘谨，用不了几个回合，就能让她彻底归顺了。

一天上午，见梅对何廷业说："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何廷业说："不知道。"见梅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十六岁生日。"何廷业说："你才十六岁？我还以为你十八岁了呢。"见梅说："我有那么老吗？"何廷业说："不是老，是老练。"见梅说："中午我想多烧两个菜。"何廷业说："你烧吧。"见梅说："我还想穿上新衣裳。"何廷业说：

“你穿吧。”

未到中午，见梅已烧好菜，并穿上那套衣裙套装。新衣服让见梅的脸鲜亮起来，她说：“何叔，今天我特别想喝点酒。”何廷业说：“我陪你喝。”见梅高兴了，给两只杯子斟上酒。两人喝了一杯，又喝了一杯。何廷业挺想说点儿什么，却不知说啥好。过一会儿，见梅说：“何叔，你脸红了。”何廷业说：“别说我，你的脸也红了。”见梅笑一下说：“是吗？”就站起来去卫生间照镜子。她走动的时候，裙子里的屁股一翘一翘的，饱满得令人难受。何廷业也站起身，跟着走向卫生间。

现在，两个人同时站在镜子前，先看看镜子里的自己，又看看镜子里的对方，相互都不说话。这时的不说话多么像一种默契，何廷业从背后慢慢贴向见梅，见梅一动不动。何廷业再次看向镜子，镜子里见梅的脸淡淡的，自己的脸则浮起征服的欲念。

何廷业猛地弯下身，拦腰捞起见梅。十六岁的见梅不算重，也不算轻。但眼下何廷业身上长满了力气，他的脚步在自己卧室门口犹豫了一下，冲动地迈向见梅的小房间。

何廷业把见梅身子放在床上，发现自己的呼吸已变得又短又粗。他翻身上马，跨在见梅的上方。这时，他向下瞥见见梅的胸脯猛烈地起伏，脸上透出明显的害怕。何廷业知道必须安慰她，就找一句话说：“别怕，我这人就这点好，不会让人怀孕。”见梅慢慢闭上眼睛。何廷业说：“见梅，我帮你脱衣服。”见梅弹开眼睛说：“不，你先帮自己脱衣服。”何廷业点点头，听话地撩起自己的衣服，他的胖肚立即袒露出来，他的胸膛也袒露出来——他胸膛上有一条长长的刀疤。接着，他的眼睛一片黑暗，他的脑袋被衣服暂时包围了。忽然，他听到见梅怪异地哼一声，同时自己的胸膛一冰，心尖上一阵剧痛。何廷业被这突如其来的剧痛弄糊涂了，心想怎么啦怎么啦，还没想明白，身体已失去力气，沉重地瘫向床铺。他的手在空气里抓几下，碰到了心口戳着的东西。在最后的一刹那，他嘴巴动了动。他想说：“原来你已准备了剪刀。”

七

第二天，见梅出现在家乡县城里。

她走进公安局院子，来到那间熟悉的办公室门口。门开着，里面有一个人，却不是胖子警察刘国梁。一问，那人挥挥手说，刘国梁已搬到隔壁，他现在是中队副了。见梅就走到隔壁，把虚掩的门推开。屋内果然坐着胖子警察刘国梁。

刘国梁见到见梅，差点没把她认出来：“你是见梅吗？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大姑

娘？”见梅说：“我是见梅。”刘国梁说：“让我猜猜你来干什么。我想起来了，你要找你爸的心脏。你找到了吗？”见梅说：“我找到了，是在省城。”刘国梁说：“那个幸运的家伙是什么人？”见梅说：“他是个胖子。”刘国梁呵呵笑了，说：“跟我一样胖吗？眼下怎么到处都是胖子。”见梅说：“他跟你不一样，他是个坏心眼的人。”刘国梁说：“装上新的心脏还坏心眼吗？”见梅点点头说：“是的，所以我杀了他。”刘国梁说：“你说……你杀了他？不会吧，怎么我一点儿也看不出来。”见梅说：“我真的杀了他，我就是来报警的。”刘国梁说：“如果你杀了人，那你不是报警，而是自首。”见梅说：“那我自首来了。”刘国梁说：“见梅，我是警察，你不能跟我乱开玩笑。”见梅说：“我没有开玩笑。我本来不想这样做的，我应该把他送到刑场上毙掉，但那样的话子弹会打在心脏上。这次我爸没做坏事，凭什么要替他挨枪子？”见梅说：“所以我自己用剪刀捅了他。他是个胖子，力气比我大，我怕弄不了他，只好又捅了心脏。”见梅说：“刘警察，你别这样看我，我说的都是真的。”

大 地

一

让玉应了自己的名字，想躲让白天，也想躲让夜晚。

白天在教室里上着课还好些。毕竟是镇中学，又教的初一，在讲台上就省着心神。无非是用中文说些简单的语法，再用英文与学生做些对话练习。可下课回到办公室，让玉就丢了自在。办公室里总不缺少闲聊。闲聊的话题不是男人便是孩子，不是孩子便是衣裳，让玉一句话也懒得搭进去。同事们还乐于制造没头没脑的笑声。笑声一起，让玉身子不动，心里恨不能马上躲出去。

从学校回家，让玉喜欢收着目光走路。她不愿意在街上遇见熟人或半生的熟人，然后做着笑脸递出无趣的招呼。她也不愿意去理睬路旁黏人的目光。镇子里无新事，那些目光闲得慌，巴不得有内容的女人从眼前走过。

到家进了门，让玉没别的事可干，就自己给自己做饭。饭做好，天也黑了。让玉打开灯，坐到饭桌前慢慢吃着。屋子很静，她能听见对面的墙钟嗒嗒走动的声响。墙钟的下边是一张椅子。一些日子前，那椅子吃饭时会坐着一个男人，一个叫家炳的男人。现在那椅子空了，她就一个人吃。她让自己吃得很慢。

吃过饭，剩下的时间还很多。她翻一翻学生的作业本，然后坐下来看电视。电

视上的频道拥拥挤挤，像夜市的街景，一路走过去又走回来，并不觉得有意思。她关掉电视，泡一杯茶放在眼前。杯子里的茶叶倒是静的，有一种淡淡的落寞。她端起杯子，一口一口呷着。

喝完了茶，她站起身去冲澡，做上床前的准备。在浴室里，她会多待些时间。她脱掉衣裳，不马上站到喷头下，而是凑近镜子——镜子里有一张很女人的脸。这张脸下巴微尖，五官恰当，没有失去漂亮，只不过漂亮里渗着一层疲累的苍白。之后呢，她会退后一步，盯住自己的乳房。她的乳房丰挺好看，但只有一只。另一只乳房的位置，是荒凉的平地，上面卧着一条长长的疤迹。她微眯了眼，瞧见自己抬起胳膊，探出手指，轻轻在那条疤迹上游走。

疤迹是一年前获得的。那时之前，她的身子是完整的，她的经历是简单的。

所谓简单，指的是让玉拥着明明白白的年月。她从小在这个叫昆城的镇子里长大，十九岁离家去外地读师范大学，四年后回到镇子当了老师。不同的是，出去时还有些青涩，回来时已饱熟得抢眼了。又因为读的英文，沾了些洋气，在镇子里就显出别样来。昆城是个老镇子，说小不小，说大不大，很容易把街上行走的一张脸看个眼熟。于是让玉走在去学校或回家的路上，就养了一批路旁的目光。那些目光老朋友似的在她身上划来划去，研究着她的凹凸和柔软。这样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天目光们突然发现，眼前走过的这位年轻女教师手上多了一只戒指，而且还戴在无名指上。

让玉的戒指是家炳戴上的。家炳是让玉的小学同学，但因为年头有些远，她记忆里已找不到他的名字和模样。某一天有好事者想弄热闹，开起小学同学会。让玉对这种同学会不感兴趣，犹豫着去了，去了就挺招眼。同学中有几个未婚的，心里都有些晃。不过晃归晃，真转为行动的只有家炳。家炳敢于出手的根据，往虚里说是一见生情，往实里说是他父亲在镇上开着一家不小的公司。财大气足，有公司举托着，他的心里和做派都要往高里走。

以后一段时间里，家炳不停地设各种饭局，招呼同学参加。吃了几回，受邀的同学渐渐少下去，最后只剩了让玉。这样让玉坐在酒店包厢里，就能听到家炳大胆而啰唆的爱意表白。其实按让玉的性情，是不乐意与家炳这种富家子弟扯在一起的。但随着年龄的添加，嫁人的话题缠住了父母也缠住了她。也有热心者给她分发过几个男子，见了面都没啥感觉。慢慢地让玉没有了诗情，也没有了远眺。既然没有了诗情和远眺，便用不着等待什么梦中人了，何况感觉中家炳还算平实，不像个靠不住的人。于是让玉决定把自己嫁了。

一个体面的婚礼之后，小夫妻住进一套挺大的房子。房子虽然大，热闹的只在

卧室。毕竟新着鲜儿，两人得了时间就在床上撒欢儿，相互累着身子。累完了入眠，家炳还做一个缠人的睡姿——胳膊搭在让玉身上，手掌扣住她的乳房。这样的努力没有白费，不久让玉怀孕了。消息一说出，双方父母都来看她，一边说着欢喜的话，一边叮嘱她好好养护肚子。让玉听进去了，买了一本书琢磨胎儿的进展，又买了许多吃物补自己的身子。正幸福着，一天上午让玉在学校上卫生间，脚一滑坐在地上，裤子湿了血。慌慌地去医院一查，胎儿竟保不住了。让玉沮丧透了，伤心了好些天。倒是家炳安慰她，说着什么急嘛，咱们有的是日子。

让玉伤心过了，便不再着急。日子渐渐地平淡起来。时间一久，让玉看出来了，家炳有时挺活络，可真到了正事上，不是个打场面的人。他在父亲公司里挂着副总经理的名字，但只是个虚职，父亲还不敢把重要的事交给他打理。这样他白天在公司闲着心，晚上就喜欢解放自己。他要做的解放，主要是饭局和打麻将。饭局是带着让玉去的，但让玉怕闹，去了几次，身子便懒了，情愿待在家里翻翻闲书或者玩玩电脑。家炳在外头喝过酒，再玩几圈麻将，一般也不拖得太晚。回家要是让玉没睡，就缠住她又解放一回。

这样过了一年多，让玉的肚子再没有动静。一天晚上临睡前，家炳习惯性地将手掌扣在让玉乳房上。过一会儿，家炳似乎有什么发现，说："这是什么呀？肚子搁不了货，乳房倒先添了东西。"让玉听了，抬手摸自己的胸部，摸了两下，真的遇到一只肿块，有鸽子蛋那么大。再用手轻轻一捏，鸽子蛋便调皮似的挪来挪去。让玉说："不痛也不痒，哪儿跑来的东西？"家炳笑嘻嘻地说："不会是张麻将吧？"又说："我再摸摸，看看是张什么牌，没准儿是财神呢。"让玉把他的手打开，说："你还高兴！身上突然多了一样东西，才不是好事呢。"

第二天下课回家，让玉绕道去了镇医院。情况比想象的要坏，医生对着她的乳房研究一会儿，说得做切片。让玉说："切片是什么意思呀？"医生说："就是看看有没有变坏。"让玉有点蒙也有点慌，赶紧打电话给家炳。家炳倒是豪迈，说："小医院切啥片呀，要切也让大医院切去！"

夫妻俩坐一个多小时的汽车去了市医院。市医院的医生比较讲究，先手指触压，再照B超，然后才做切片检查。两天后，当检查报告出来时，让玉和家炳先从医生脸上看到了可怕的宣判。医生的脸难为情似的挪动好几下，然后微笑着说："多么希望只是纤维腺病，可是不是。"医生又说："好在没有转移，来得及做切除手术。"让玉瞪着医生，摇摇头说："我不要切除！"家炳点点头说："不要切除！"让玉说："我吃药也可以，化疗也可以！"家炳又点点头说："吃药化疗都可以！"医生叹口气说："一年前，有个漂亮病人跟你们讲着一模一样的话，我心一软同意了保守治疗。一年

后，就在上周五，她死了。”让玉不再吭声，脸上静着，慢慢渗出一层虚汗。过了半晌，她抖着声音问了一句：“我这……叫什么病？”医生说：“腺癌，非浸润性乳腺癌。”

让玉住进医院，在病房待了两天，被送入手术室。从手术室出来时，她的右胸部绑满了纱布。随后一些天换药，她的胸部打开又绑上，但她不允许家炳站在旁边，也不允许自己低头看一眼。她只是直直地看着医生，而医生的脸上呢，每回都透出满意的神情。医生安慰她说：“手术不错，干净了。”医生又说：“真的挺好，接下来化疗几次就行了。”

一天晚上家炳不在，病房里响着旁人的鼻息声，让玉怎么也睡不着。半夜里她悄悄起床，进了卫生间站到镜子前。她对着镜子沉默一会儿，慢慢解开衣服，又揭开纱布。她往镜子里瞥一眼，赶紧将衣服合上，然后不明白似的傻着。傻了几秒钟，她嗓子一热，一股声音冲了出来。这声音在夜静中显得格外地尖锐，病房里好几只身子腾地坐了起来。

过了半月，让玉出院了。出院不几天，便去学校上课。她向学校请的是小产假，不能拖得太久。同事们见她身子有些弱，都拿出怜惜的话慰问她。她们还感叹现在做女人不容易，要个孩子跟造飞机似的，一不小心就飞不起来。

回到家中，耳朵安静了，心却做不到轻松。她的心虚虚的，又气气的，一时还不知道怎么摆放。这样她对家炳的脸色和态度就格外敏感起来。有时换上一件衣服，她会留意家炳有没有看自己一眼，若不看，那是不是故意地躲闪？若看了，那一眼又是什么含意？吃饭的时候，若家炳不多言语，她也宁愿静着，不肯随便凑些闲话。饭后看电视，不时遇到广告，广告里若出现内衣或隆胸什么的，家炳会摁下遥控器跳过去。这时让玉便不高兴，心想你摁什么摁，这不是提醒我跟漂亮跟隆胸已没有关系了吗？

其实在医院时医生向让玉提示过，现在的技术可以帮助她造一只乳房，即用臀部的肉补到胸部上，外形上还挺像。让玉把医生的话说给家炳，家炳一听就摇了头。他说：“造一只假奶给谁看？给我一个人看的。可我看一只假奶干什么？算了，咱们别自己骗自己了。”让玉本没打算接受这样的“隆胸”，但听家炳这么一说，心里便生了难过。她想我的东西是给你看的，可你连假胸都不忍看，那我这残胸更不会让你看了。

事实上，手术后让玉从没让家炳看过自己的残胸。白天她戴着一只义乳，算是把缺陷挡住。晚上怕家炳睡眠中搂摸胸部，出院的第一天她便把自己的枕头搁到另一头。有一次让玉洗澡忘了浴巾，家炳主动拿进去，但被让玉喝止了，她只允许他

的一只手递进来。家炳知道让玉现在的脆弱，也就不说什么。

但床上有的事是不能拒绝的。家炳好几次发出男人的信号，但让玉身子一蜷，表示自己的疲乏。如此拖了几回，再退缩就不好了。让玉只好把身子打开，允许家炳从旁边爬上来。不过此时她不仅穿着上衣，还用一条备好的浴巾横在胸部。于是一切都跟以前不一样了，没有了闹腾，没有了嘴巴一路的吻印，也没有了两只乳房的上蹿下跳。家炳待在上方，只看见让玉默默躺着，眼睛有时闭上有时弹开。弹开时，那眼睛里没有一点儿光彩。这样做完了，家炳除了气喘吁吁，似乎什么也没得到。家炳有点恼了，说让玉你不能这样。让玉说："我找不到感觉，一点儿也找不到。"家炳说："你别惦记胸部，不惦记就好了。"让玉说："我也不想惦记，可我偏偏是个女人。"家炳说："你刚才的样子他妈哪儿像个女人！"让玉不吭声了。第二天起床，她整理了另一间房子，把自己的枕头抱过去。家炳见了，想找一句骂话没找到，就让自己抓起另一只枕头狠狠扔回床上。

两个人的关系变得有点哑。家炳晚上出去喝酒或打麻将的次数又多起来，而且返家的时间越来越迟。有时让玉觉得冷清，就发短信催家炳早点回来。家炳早点回来了，却见让玉卧在小屋子的床上睡着了，压根儿没有等他的意思。家炳只好站在门边，闷闷地点上一支烟。他想明天就是给十条短信，我也不会傻乎乎地赶回来了。

可是下一天，家炳还是早些回家了，不过他的脚步有些晃，脸上还浮着一层厚厚的酒气。进门见让玉已躺在床上，没有理她，径自去了书房坐到电脑前上网游逛。游逛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走进让玉的房间，伸手要将她推醒。让玉并没睡着，说："干什么呢？"家炳打一个酒嗝，严肃地说："有样东西让你看看。"让玉说："什么东西？"家炳气壮地一摆头，说："跟我来！"让玉只好披衣下床，随家炳来到书房。家炳指着电脑说，你看你看。让玉往屏幕看，上面放着一张图片——图片上有一只好看的乳房，乳房的旁边是一块狰狞的荒地，上头趴着一条蚯蚓似的疤痕。让玉愣了几秒钟，嘴巴动一动，却说不出话。家炳腼腆着脸说："你不让我看，我只好到这里来找了。"让玉说："你，你成心想羞辱我？"家炳一挥手说："没有！刚才喝酒的时候，他们在说肉段子，我脑子里在做算术题，我要算一算自己多少日子没做段子里的事了。"让玉不吱声。家炳又说："虽然没算出来，但我突然想做段子里的事了——我想让自己试试，看过了这样的图片，我到底还……还行不行。"让玉不明白地盯着家炳。家炳慢慢把手伸进裤裆，眼睛闭上，手臂开始一动一动。让玉的鼻子使劲扇了几下，转身摁灭电灯，出门回到自己房间。

过了好大一会儿，家炳走出书房，踱到让玉的床前。他说："我不行！"他又说："他妈的这样我不行哩！"

第二天上午让玉没课，在床上拖了觉。家炳也醒得挺迟。两个人懒懒地起床，坐在饭桌前用早餐。吃着吃着，让玉突然说："家炳，咱们分了吧。"家炳停住筷子，说："昨晚上我喝多了，喝多了才说那些话。"又说："你知道的，每回醉了酒，我那玩意儿就不行了。"让玉说："你记得昨晚上，说明你还是没醉。"家炳眨眨眼说："就这么分了，好像有点说不过去。"让玉说："没啥说不过去的，我不欠你，你也不欠我。"家炳懊丧地说："可我怎么像是做错了什么。"让玉说："咱们谁也没有做错，主要是没意思，特别没意思。"家炳说："等等吧。"让玉说："等什么呢？"家炳想一想，说："我也不知道。"

接下来的一些天，日子仍淡淡地过着。好在家炳在家不多，两人少了照面。可到了周末，待在一起的时间多起来，除了吃饭，两个人就不知道该干点什么。让玉还好，可以拿本闲书靠在床上看。家炳呢，只好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让客厅塞满白雾。有一天不知怎的，他起了一个念头，买回一只飞镖圆盘。他把圆盘挂在墙上，又贴上一张美人头像图，然后站在三米开外，用带尖的飞镖往美人脸上扔。他每扔一次，美人的脸就多一次受伤。这样一天接一天地扔着，美人的脸变得伤痕累累。终于有一天，美人的脸不见了，只剩下密密麻麻的扎孔。家炳把画纸撕下来，揉成一团扔到垃圾桶里，然后走进让玉的房间，说："咱们还是分了吧。"

分开的那天，两个人都算平静。家炳不错，把房子留给了让玉。让玉对家炳提出一个条件，即自己胸部的事别让镇子里的任何人知道。家炳答应了，但他也向让玉提出一个条件，就是看一眼她的残胸。让玉犹豫一下，也答应了。不过当让玉真的撩起衣服时，家炳慌慌止住了她。他说："不看了。"想一想，又说："不看了。"让玉知道，他害怕。

二

让玉一个人后，整个身子都懒下来了。身子一懒，睡眠就越攒越多。她常常在傍晚时冒出睡意，勉强拖一会儿便躺到床上，然后一直睡进深夜，再睡到天亮。若是上午没课，她弹一弹眼睛又合上，不肯催促身子去做起床的动作。她觉得这样挺好，因为日子被自己睡短了。

如此冬眠似的睡了一两个月，好像也没什么缘由，她的睡眠突然拐个弯，弯向了另一个方向。她躺在床上开始睡不着了——先是丢了一小段睡意，然后一小段扩张开来，一点点侵占着夜的地盘。她的睡眠一节一节地缩短，六个小时，五个小时，

最后只剩下三四个小时。三四个小时显然是不够的，让玉只好试着吃安眠药，一晚一片。安眠药帮她好了几天，几天一过，药力不讲理地失效了。

对让玉来说，睡眠的丢失是一件不好对付的事情。夜变长了，长得很没意思。她躺在床上，眼睛一会儿弹开，一会儿闭上。弹开时，卧室里塞满了暗色，暗色中又有一种空空荡荡的感觉。闭上时，脑子里会跳出各种无趣的事。她想想这个，又想想那个，很容易把脑子想累了。

有时实在躺不住了，她就爬起来坐到客厅里。她打开灯，将一张光盘放进播放机，然后关掉灯。黑暗中，一段欧美乡村风格的音乐响起。她曾经喜欢这种风格，但现在似乎没什么感觉了。美国那么远，欧洲也不近，跟她有什么关系。她放音乐，只是为了拿什么声音响着，不让自己静得慌。

如果不想在客厅里待着，她也会到书房的电脑前坐一会儿。电脑里有各种各样的文字和图片，一路看过去，没有一件事让她觉得有趣儿。不过有一次她从某张图片想到了自己。她找出照相机来到卫生间，手一抬剥掉衣服，然后对着镜子拍下了胸部。她把照片挪到电脑里，屏幕上出现了一半漂亮一半丑陋的图案。她框住丑陋，按下删除键，又把漂亮复制一份，搁到空出来的位置。一张虚构的图片形成了，上面的两只乳房丰满匀称，还带点儿回忆的忧伤。她对着图片，坐了很久。

夜晚应付过去之后，白天来了。由于缺少睡眠，白天的让玉拿不住精神，但拿不住也得拿呀。她得去学校，站在教室里给学生说英语单词和时态。她得走在街上接受别人的目光，顺便去菜市场买一些菜蔬。她还得去看一眼父母，让父母知道自己眼下的生活还算正常。

当然，父母怎么盯着她，也不会摸准她的心思。她的胸部手术除了家炳外，只有父母知道。她重新成为单身后，父母对家炳很生气，认为他太不地道，在女儿最虚弱的时候丢下了她。后来让玉告诉父母，分手是自己提出来的。父母便相当地茫然，茫然之后是无奈。无奈了一段时间，又开始张罗女儿的婚事。他们隔些日子便递给让玉一个男人，说这位不错，虽然离了婚，可没有孩子。或者说，这位好着哩，不光身子看上去结实，家底也结实。让玉自然不会接手，说现在我没这个心情。父母说："心情是谈出来的，你们见个面，没准儿心情就好了。"让玉懒懒地说："见什么面呀，我不着急。"

有一天母亲打让玉的电话，说你过来一趟。让玉去了，见屋子里坐着一个清秀的小伙子，年纪似乎比她小好些。母亲说这是同事的孩子，来家里玩的。让玉嗯了两声，心里已猜出几分。第二天母亲果然又打来电话，问对昨天那年轻人的感觉。让玉说：

"他的岁数比我小吧？"母亲说："小有啥关系？要紧的是他的态度。今天他捎来话儿了，答应处处。"让玉说："妈你不懂，这种岁数的人没啥定力，见谁都敢答应处几天，跟玩儿似的。你乐意拿我让别人玩儿？"一句话把母亲顶回去了。

除了父母，这种讨厌的事在学校也有。一个似乎暗恋过她的男教师见有了新的机会，下了课时常跑来办公室闲话。他与别的老师说来说去，眼睛却瞟着让玉。只要让玉搭一句话，他便凑到让玉跟前作讨论状，把满嘴的热气喷到她脸上。

下了学回家，让玉在路上正走着，那个男教师会骑着摩托车追上来，说要捎她一段。让玉摇着头，说不用。男教师说："顺路的。"让玉说："我就想走走路。"男教师只好下车，推着车走，边走边说自己的家庭，说老婆的粗俗。摩托车不是自行车，没走多远，他已推得头上冒汗。路边的人奇怪地看着两人和摩托车。让玉心里便烦。

过几天，学校搞校庆活动。搞完了校长高兴，让大家去吃饭。吃了饭还不够，要去K厅唱歌。让玉坚决不去，但同事们更坚决，硬拽着去了。在包厢里，教师们丢掉平日的正经，又唱又笑又拍掌，把一间屋子弄得全是声音。要是往前挪多少日子，让玉挺能应付这种场合，还能扯开嗓子唱几首英文歌。可现在她只愿意坐在角落里，默默地听各种声音。同事们见出她的不积极，要替她点歌，她摆了手；又让她跳舞，她摇了头。这时那男教师站到她跟前，做了个邀舞动作。让玉又想摇头，已被他一把拽了起来。暗淡的灯光中，让玉瞧见了一张兴奋的脸。让玉把脑袋撇向一边，硬着身子跟着移步。跳了一会儿，她觉出搭在后背的手越搂越紧，越搂越胆大。让玉有点恼，只等着歌曲的结束，还没等到，后背的手突然一用劲，拥实了她。她的胸部贴向对方的胸膛。让玉慌慌地一抬手，照着对方的脸甩出一记巴掌。

男教师松了手，整只身子木在那里。

但事情似乎不是这样的简单。

她知道自己的身体。尽管一次次挡住男人，可她知道，自己的身体是有需要的。

好些次半夜躺在床上，虽然睡不着，脑子却不是清醒的，或者说是恍惚的。恍惚中思想飘到这儿，又飘到那儿，然后禁不住地会遇上男人——有时是一张模糊的脸，有时是一只浪荡的背影，有时甚至是一双行走的雄性皮靴。这时她会茫然片刻，慢慢从心口溢出伤心。当伤心漫过肚子，淌到腹部时，她的身子渐渐乱了。她把手抬起来，悄悄地去捉拿那伤心，但她捉到的不是伤心，而是温暖的腹部。她的手沉默一会儿，忽然也伤心起来，然后一点点向前探去，接受着温暖的包围。她全身热了起来。她身子扭动一下，又扭动一下，轻轻叫了。

叫过之后，身上的热气散去，替上来的是寂寞的冷意。冷意让她沮丧，一种比

平时要大上一倍的沮丧。她受不了这沮丧，伸手摁亮了灯。灯光中她一眼瞥见桌头的安眠药。她把瓶子取过来，往掌心甩一甩，全倒了出来。药丸在手上挤成一堆。她盯着药丸们，眼睛久久不眨。过了半晌，她目光松了，用另一只手捡起一颗，放到了嘴里。

可一颗安眠药治不了沮丧，也引不来睡意。她躺在那儿，感到的是身子的疲软，还有莫名其妙的胀痛。这胀痛有时出现在脑门上，有时出现在别的地方。有一次，当手腕也一跳一跳地作痛时，她起身去厨房间取来了水果刀。她把水果刀架在手腕上，轻轻一按，一股鲜血跑出来，形成一片晃动的红色，再一滴一滴落到地上。她瞧着血滴，有一种飘忽的感觉，这种感觉又带来一种久违的轻松。然后她吸一口气，赶紧找来纱布把手腕绑上。

她用刀子并不是那个意思，或者说，还不到那个意思。

那么她是什么意思呢？她干吗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有时候她使劲想一想，真的弄不懂自己。

弄不懂自己便会有点怕。世界那么大，有个灾有个难的人也很多，可她就是学不了别人。她清醒地瞧着自己一天天坏下去，滑向没有光亮的地方。

有时候她也会想，没准儿是自己身体太闲了，闲了心里便会累。也许该让身体做点什么，譬如跑步，譬如爬山。身体累了，心里就不那么累了。

三

让玉选择了爬山。

昆城原先是个有山有水的镇子。镇子中间穿过一条河，名叫汇水河。汇水河早些年被填了，做成一条街道。街道往南伸过去，碰到了一座山。山的样子不错，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九凰山。

每隔一天，让玉就爬一回九凰山。爬山的好处是可以安静，不用搭理别人。又开了春，石阶两边开始冒出新鲜的绿色，每回让玉沿着石阶走上大半个小时，便能携着一身微汗到达山顶。从山顶看下去，整个镇子全是松松紧紧的房子，没有规则地凑在一起。好在房子间升起许多只风筝，飘飘晃晃的，倒把镇子弄活了。

这天下午，让玉正站在山顶看风筝，天忽然暗了，云团变得有些乱。让玉本来可以抓紧下撤，往山腰的亭子走。可她想瞧瞧乱风中风筝仓皇的样子，就等了一会儿。结果等到的是大粒的雨滴，那种稀疏但一粒粒很有劲的雨滴。让玉自己仓皇了，把背包顶在头上，一时不知该往哪里躲。着急中她瞧见不远处的土坡上停着一辆车，

便紧着脚步跑过去，没来得及多想，拉开车的前门钻进去，一见里面有人，赶紧退出来。但退出来也不对，只好又钻进去。里边的人大概觉得有趣，歪过脑袋呵呵乐了。

这是一个黑白分明的男人，不仅长着一头长发，脸上一大片胡子也没刮净，不过笑的时候，露出一口挺整齐的白牙。男人说："进来就进来嘛，怎么又回到雨里？"让玉不吭声。男人说："方才你站那儿干吗？好像在看什么？"显然这个男人不是刚刚才注意到她的。让玉说："没看什么……看风筝。"男人说："嗬，挺有雅兴的嘛。"又说："你们这儿天气真没谱，这种季节还下这种雨。"让玉侧过脑袋瞥一眼后座，上面搁着些画架画纸什么的——看来这是个跑来画画儿的外地男人。让玉想说怎么没谱了，这季节就不能下雨？但她忍住了，还是不吭声。男人说："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咱们回去吧。"他用了挺熟络的口气，还用了"咱们"，这使让玉有点不舒服。不过回去是对的，总不能老在山上待着吧。

车子沿着背坡的车路往下走。这是条新修的简易土路，车子绕来绕去，还有些颠。让玉这才注意到，自己坐的是一辆越野吉普，车头贴着夸张的图案。大概是瞧出让玉不愿意多说话，男人伸手拧开音乐，一支好像是《回到拉萨》的歌声响了起来。

歌声中车子下了山，穿过一条隧道进入镇子。雨停了，街上行人的手里没了雨伞。让玉说声谢谢，示意停车。男人说："好事做彻底，我送你到家。"让玉说不用不用。男人没理她，捏着方向盘径自往前开。让玉只好指了方向。车子在街上拐几下，驶入一条小巷，在一个小住宅区门口停住。让玉下了车，男人也下了车。让玉警惕起来，赶紧往前走，走了几步，还是忍不住回过身子。她看见他靠着车门点上一支烟，然后朝自己挥一下手，又跳进车里。在那一刻，让玉注意到这个男人穿着一双大头皮靴，而他的背影因为长发的甩动，竟有些浪荡味儿。

车子开走了。让玉进入小区上了楼，站在门口往背包里掏钥匙，手伸进去，碰到了什么东西，拿出来一看，是一只不属于自己的手机。她愣了愣，赶紧进了门奔到窗前。小巷空空荡荡，目光已捉不住那辆车子了。

让玉坐到沙发上，把手机举在眼前。这是一只黑色的诺基亚手机，显示屏上放着一张风景画。让玉不明白这只手机是怎样跑到自己背包里的——也许刚才这手机就躺在座位上，自己走神中把它当做自己的手机收进了包里。如果是这样，自己不仅节外生枝，还揽了一件寻人的活儿。

正无趣着，手里响起了铃声。让玉看一眼来电，是镇上固定电话的号码，她犹豫一下，按下接听键。手机里说："喂，是你吗？"是那个男人的声音。让玉说："是我。"男人说："是你就好，我以为丢在山上了，吓一跳。"让玉说："你车过来，我

到楼下给你。”对方慢下声音说：“我还有点事……要不这样吧，你明天爬山时顺便捎给我，我还在那儿写生。”他点了“明天”，还说了“顺便”，好像断定让玉明天一准儿会上山似的。让玉有点不高兴了，说：“明天我不上山。”对方呵呵一笑，说：“明天不行就后天，反正手机搁你那儿我不着急。”这么一说，让玉便不好讲什么了。放下手机，她回一回神，隐隐觉得手机里的声音有点油，还有点耍花招的意思。她冷笑一声，关掉了手机。

可晚上躺到床上，她还是好奇地打开了那只手机。她先看一眼通讯录，上面列着一长溜男男女女的名字。她又按开收件箱，许多条短信跳了出来。短信里有说画画的，也有说毁田污水垃圾什么的，像是在讨论环保的话题。让玉撇开这些往后翻，想找到有关情感私语的文字，但除了一些男人间的调侃，见不着打情骂俏或出示爱意的言语。不过让玉很快知道了这个画画儿的男人叫唐去。让玉想，唐去，好奇怪的名字，像是一个到处飘着的人。让玉又想，这个唐去敢于把手机留给她，还说不着急，说明不怕她探秘，或许他就是要让她知道自己是没什么隐私的呢。

第二天下午下课后，让玉还是去爬了九凰山。上到山顶，她气还没喘定，一眼瞧见那辆黑色越野吉普车，接着又在车子的不远处瞧见那个叫唐去的男人。现在他戴着一顶长舌帽，站在一个大画架前认真地涂着画笔。

让玉慢慢走过去。走近时，还轻了脚步。那男人觉察了，微微点一下头，不停下动作——他拿的是一支铅笔，往前方看一眼，再在画纸上画来画去。画纸上出现的是一片田地与山丘，山丘缺了一大角，像烂掉一块的苹果。让玉的眼睛离开画纸，顺着他的目光往远处看。在小镇北边的田野平地上，卧着一座小山。小山绿绿的挺可爱，现在却凹进去一块，露出难看的土色。两台挖土机似的东西在那儿移来移去，远远望去，像两只虫子在啃绿色的叶子。

让玉对画纸上的内容没感觉，掏出手机递给男人。男人停笔接过手机，说了声谢谢。又问：“没人打进电话？”让玉说：“我关了机的。”男人点点头，抬直身子说：“你好像对我的画不感兴趣？”让玉沉默一下，说：“我以为你画的是山上的树草或者天上的云。”男人呵呵笑了，说：“天上的云还有风筝，那是你看的，我只往低处看。”让玉不愿多搭话了，转身要走。男人“嗨”了一声叫住她，说：“等你看完了风筝，我能请你吃饭吗？”让玉说：“为什么？”男人说：“吃饭还需要理由吗？”让玉：“需要。”男人想一想说：“就为了你的拾金不昧吧。”让玉摇摇头说：“这算不得理由。”男人用手指挠一下脸，一时找不着应对的话。等想起要说什么，他看见让玉已经走开了。

让玉不想在山上多逗留，沿着石阶慢慢往下走。走着走着，她突然觉得自己有

点可笑。往常她一准儿隔一天爬一回山，今天破了惯例，还仅仅是为了手机，一个陌生男人的手机，这不是可笑是什么！刚这么想着，一阵风掠过她的脸。她撩一下头发，脑子已拐了个弯：既然把手机送了，其实是可以接受那个男人邀吃的，吃一顿饭有什么关系呢！

让玉伴着摇晃的念头下了山。

可下了山不等于结束。走到山脚时，她眼睛一愣，撞上了停在路边的那辆黑色吉普越野车。她吸一口气，慢着手脚往前走。车上的玻璃摇下，那个男人冲她微笑。她没有回应他的微笑，也没有上车，而是一步一步走了过去。她边走边想，一个男人要这种花招，好像有点无耻，至少也有点无赖了。又想，我不会上车，可要是他一直跟着我，我心里就应了他，走到一家餐馆前停下。

如此想着，让玉不回头，脚步却快了。那辆吉普车猜透她似的，随在她的身后慢慢移动，移动中还时不时响一下喇叭，表示自己的存在，还表示自己跟随的决心。让玉心里有点慌又有点乱。她走过一条街，又走过一条街，在一家名叫“多伦咖啡”的西餐馆门口停住。她返过身子，看见那辆车子也缓缓靠到了路边。

让玉跟着男人，男人又跟着服务员走进一间小包厢。

两个人在一张桌子前坐下。男人点了菜，然后掏出手机说：“怎么称呼？我得先把你放进去。”让玉把名字和手机号码说了。男人说：“知道我的名字吗？”让玉说：“知道。”男人笑了说：“你不光拿走我的手机，还拿走了我的名字。”让玉没有笑，说：“你好像从挺远的地方来？”男人说：“不算太远，杭州。”让玉盯他一眼说：“杭州那么美，你还跑到这破小镇画画儿。”男人说：“小镇要是破旧就好了，可惜全是新的，新得没有样子。”又说：“新的镇子周边容易找得着我想要的东西。”让玉说：“什么东西？”男人说：“田野，坏掉的田野。”让玉不吭声了。她想，这是一个不一样的男人。

菜上来了，男人问让玉喝什么酒。让玉说我不喝。男人也不勉强，自己要了啤酒，大口吃喝起来。吃一会儿，他抬起头说：“你好像不爱说话。”让玉说：“我在等你说话。”男人说：“你要我说什么呢？”让玉说：“随便。”男人说：“那我说点儿我自己吧。”他说自己是搞油画的，同时也算一个环保主义者。他说自己跑过许多地方，很难找到一块净土了，除了西藏。西藏是个梦，在梦中能听到天上飘来的声音，所以那儿离天堂很近。他又说自己最近要画一幅有关受伤的环境的画儿，奔的是全国美展，画儿的题目想好了，就叫《大地》。男人说到“大地”这个词时，停住了，眼睛微微眯起。让玉说：“既然叫大地，你去画西藏呀。”男人说：“西藏我得留着，那是个还没受伤的地方。”让玉想起山顶上的画图，说：“那你的大地，就是一小片稻田再加

一个小山包？”男人嘿嘿笑了，说：“我还在找画面的切入点。我到处找，可老找不着。”他的脸腼腆一下，说：“说真的，这不容易，我有点被难住了。”

男人抓起酒杯吞下一大口，然后用手背碰一碰嘴角，说：“我的讲完了，该说说你了。”让玉的脸淡下来，说：“别说我，我没啥可说的。”男人说：“在镇子里，你好像与众不同。”让玉说：“怎么个……不同？”男人说：“镇子新了，你还是旧的。”让玉低了头说：“我不明白。”男人说：“我的旧不是贬义词，我是说你的身上还留着老镇子的味道。”让玉抬起目光搁在男人脸上：“你挺会夸人的。”男人说：“一个女人，独自站在山上看风筝，一看就是好半天，这像是有点小资。”男人又说：“但这又不是小资，你心里有古的东西。”让玉沉默一下，说：“你说是画什么大地，原来瞧的却是女人。”男人咧嘴一笑，说：“一个画家的眼睛要是存不住女人，那还画什么画儿。”让玉不吱声了。男人说：“我给你画张画儿吧，头像素描，很快的。”让玉摇头说：“我不要。”男人说：“你不要我自己收着。”说着真的拿出笔纸，对着让玉刷刷画起来。让玉静坐在那儿，心里渐渐生出些难过。她想：什么老镇子的味道什么古的东西，其实你一点儿都不了解我。她又想：我看风筝，是想让自己也飘上天呢。

不一会儿，头像画好了。男人拿着画纸伸直手臂细看一眼，递给让玉。让玉瞧着画纸上的自己，觉得挺像的。不过像也只是形似，她的内心他画得出来吗？她将画纸递还男人，嘴巴动了动。她想说你就这么到处收集女人呀，可没说出来。男人说：“你好像要说什么？”让玉说：“我想说，我是不是该走了。”男人说：“不着急嘛。”让玉说：“我是该走了！”男人说：“你……等等！”说着低头按几下手机。让玉的手机随之鸣叫一声，打开一看，是一条短信：走之前，能让我抱你一下吗？让玉抬起眼睛，看见对面的男人镇定地瞧着自己。她的脸一红，腾地站起来欲走。

男人紧上一步，双臂往前一探，从背后绕住让玉的腰部。让玉身子硬住，定在那里。过了几秒，她醒悟过来，身子挣扎一下，一只手伸过去抓住一只啤酒瓶，使劲往下一掷。地上蹿起一声爆裂的脆响。

男人松了手臂，盯着让玉的后背。让玉没有回头，加快脚步走出包厢的门。

四

但事情并没有打住。

第二天下午没课，让玉正歪在客厅沙发上打瞌睡，手机的短信叫了。懒懒地按开，又是那个唐去。唐去说：你快看天空。让玉起身来到窗前，抬了脑袋看。天空摆着几朵白云，还有几只风筝，挺寻常。正疑惑着，短信又叫了。短信说：有一只风筝

是你，你飘上天了。让玉愣一下，明白了，唐去把她的头像做到风筝里，飞上高处了。她赶紧再仰头，只见那几只风筝远远地飘着，哪里看得见图画。

让玉正想离开窗口，眼睛往下一瞥，瞧见一辆车子——就是那辆黑色吉普——慢慢驶入巷子，停在小区门口。怪异的是，车子的天窗打开，并拽着什么细东西。再一看，原来是车内伸出一条细绳，长长地升入天空。让玉心里一跳，听见手机又响起。这回不是短信而是唐去的声音。唐去说："你快下来！"唐去又说："咱们放风筝去！"

让玉以为自己会犹豫，但好像没有。她动作很快地换了衣服，出门下楼。下完楼梯，她慢了脚步，吸一口气，缓缓吐出，又吸一口气，缓缓吐出。这样把气调匀了，她走出院子。

大门口的车子已摇下玻璃。让玉未把目光投到车内，而是顺着细绳往天上看。在空中，细绳划出一道很远的弧线，弧线的尽头，一只风筝在兴奋地飘动。让玉收回目光，拉开车门上了车。唐去没扭头看她，但嘴角显着得意似的微笑。

两个人没有说话。唐去将车子开出巷子，然后打开音响。仍然是那首《回到拉萨》，仍然是郑钧的声音

伴着热闹的歌声，车子在街道上慢慢移动。从天窗看出去，天上的那只风筝也在慢慢移动。街道两旁的人开始注意这辆有趣的车子。他们举起脑袋看风筝，之后再用眼光打量放风筝的人。由于看不清楚，有人勇敢地站在路道中央让车子停住，待瞧明白了车内的两个人才满意地走开。有人拿出望远镜往天空看，看一会儿，高兴地叫起来："那上面有女人的脸，那上面有女人的脸。"

让玉坐在那儿，不知道自己该高兴还是不高兴。她不喜欢这种夸张的玩剧，但心里又找不到反感。她不习惯街上看过来的目光，但心里不知怎么没有了惧缩。

这时唐去说话了。唐去说："你闭上眼睛。"让玉不吱声，心里说为什么。唐去说："这样你就看不见路人的目光了。"让玉心里说今天我不怕。唐去说："然后呢，你想象一下自己在天上飘动的感觉。"这么一说，让玉真的闭上了眼睛。过一会儿，唐去说："怎么样，你的感觉？"让玉心里说，我没在想风筝，我在想你呢。唐去说："你为什么老不说话？"让玉弹开眼睛，说："我也想问一个为什么，你为什么老盯着我？"唐去说："我没盯你，我开车盯着前方哩。"让玉说："我是说你为什么老粘着我？"唐去嘿嘿一笑，说："因为你不快活，我想让你快活！"让玉说："我不快活跟你有什么关系！"唐去说："本来是没关系，可咱们认识了，认识了就有关系！"让玉说："这话听上去有点无赖还有点阴谋。"唐去说："那你猜猜，我准备怎么个无赖怎么个阴谋……"

正这么讲着，车外响起好几声喊叫，好像是说“断了断了”。让玉抬头看天窗，拽着的细绳果然已断掉，空中的那只风筝正摇摇摆摆往远处而去。

唐去将车子掉个头，向着风筝的方向开去。让玉靠在窗边，盯着上空的风筝，一边指示着路道。车子穿过喧闹的街道，驶出郊外，在乡间小路上追跑。但那只风筝没掉下来，而是越飘越远，最后变成一个小点，隐在天色中。车子喘一口气，停住了。

车子一停住，两个人安静下来。车厢里只有音乐声。过了片刻，唐去说：“刚才的话没说完——我让你猜，我会怎么个无赖，还有阴谋。”让玉看唐去一眼，心里说我不想猜。唐去说：“我的阴谋很简单，就是不让一个漂亮女人在我身边郁闷着。”让玉心里说，你的阴谋很简单，就是把我的衣服剥掉。唐去说：“至于无赖嘛，我会从这只手开始。”他抬起右手伸过去，搭在让玉的肩膀上。让玉身子一颤。唐去说：“随后这只手也跟着无赖了。”他把左手也探过去，与右手一合拢，箍住了让玉的身子。

让玉稳住身子不动，说：“等一下，你说我是一个漂亮女人？”唐去说：“是。”让玉说：“可我不是！”唐去说：“你想玩谦虚……”让玉说：“我不是！我他妈真的不是！”

进了门，让玉将唐去引到卧室，但她不允许他靠近自己。唐去靠墙站着。

让玉像一个模特儿站在一个画家面前，一边乱着呼吸一边慢慢地脱衣服。她脱掉一件，露出了小背心，再脱掉一件，露出了胸罩。胸罩是粉红色的，紧紧围住她。她将目光撇向旁边，同时双手伸向后背的搭扣。搭扣一脱开，粉红色的包围解放了。解放出来的是一只乳房和一条疤痕。乳房很丰满，疤痕很难看。让玉抬起目光，恨恨似的看向三米之外站着的男人。

这是一个多么不好的时刻。她第一次将残缺的胸部亮给别人的眼睛。

唐去没有大吃一惊，或者说，他老练地掩住了吃惊。他的脸像是茫然着，又像是淡静着。这样过一会儿，唐去身子一动，往前走几步，站到让玉的跟前。他盯着前面的胸部，慢慢提起手，伸了过去。

让玉知道，对面的手要是握住自己挺起的乳房，自己的手会扬起打出一记耳光。

但对面的手探向了残缺的一边。那手指先是停在伤疤上，然后沿着疤迹缓缓地游走，从伤口的这一头到那一头，又从那一头游回来。他的抚摸是轻慰的、小心翼翼的，像是柔摸一幅刚刚打开的收藏画。让玉眼睛一热，已有了泪水。那泪水在眼眶里存着，一晃一晃的。唐去抬起脑袋，瞧见了她的泪花。他凑过脑袋，将嘴巴贴在她的一只眼睛上，一点点吮走泪水。但她的另一只眼睛等不及了，泪水扑出来挂在脸上，同时她的双手往前一拥，抱紧了前面壮实的身体。

唐去弯一下腰捞起让玉的身子，走几步放在床上。

到了床上的让玉让自己闭上眼睛。眼睛一闭上，世界变成了暗色。暗色中她剩下的衣物被迅速剥离，然后一张携着胡子的嘴巴回来了，印在她的额头上。当然，这一印是暂时的，额头只是出发的地方。很快那嘴巴一路而下，经过她的脸部、脖子、隆起的那只乳房、肚脐，最后抵达了终点。她的身子被那嘴巴，也被那胡子弄难受了，开始了潮湿的扭动。扭动中她不敢睁开眼睛，只是等待，不安地等待。

她等到了。一种压迫覆盖下来。她觉得自己的身子猛地一硬，马上软了，软成了一只风筝。她在空气中徐徐上升，镇子在脚下渐渐远了小了。风儿在旁边吹过，她轻盈地飘动起伏。她还看到了上方的白云，那白云让她心动。她伸手去抓，使劲够着、够着。她的辛苦几乎变成了痛苦。就在这时，线绳突然一松，她自由了，扑向了白云。

她听到自己叫了。

让玉静静地躺在那儿。唐去也静静地躺在那儿。

天已淡下来，屋子里装满了暗黑。唐去的脸在暗黑中显得模糊。不过让玉把毯子堆在了自己胸前——当激情过去之后，原先的隐秘意识又回来了。

回来的还有一丝儿伤感。她对他并不了解，他对她知道的也不多。但是现在，她和他躺在了一张床上，挨得这么近。

让玉动一下身子，说咱们聊点儿话吧。唐去说好。让玉说："你……能不能让我知道得多一点？"唐去说："你想知道什么？"让玉说："譬如婚姻。"唐去说："我有过婚姻，后来没了。"让玉说："为啥？"唐去嘿嘿一笑，说："我就爱到处走。用句好听的话，喜欢在大地上游荡。"让玉说："你是画家，总有时间待在家里画画儿的。"唐去说："画画儿我也不爱在家，我喜欢找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待着。"让玉说："我明白了，其实你还是不爱婚姻里的那个人。"唐去说："这么说也对。"

停一会儿，让玉说："你也想问我什么吧？"唐去说："不想问了。"让玉说："为啥？"唐去说："你的过去跟我无关。"他吸一下鼻子说："现在你实实在在地躺在我眼前，我的脑子里和鼻子里全是你的气味儿。其他的东西，重要吗？"让玉说："我给你的……是什么气味儿？"唐去说："准确地说是气息。我鼻子吸入的是一股橙色的气息，进入我脑子的是一种绿色的气息。"让玉忍不住轻声笑了。她想，这是个"好色"男人。她又想，也许该和这个"好色"男人说再见了。

让玉说："待会儿我穿上衣裳，橙色的气味儿没了，绿色的气味儿也没了，事情结束了。"让玉说："我手术后的身体只让一个男人看过，我不想让这个男人在镇子里晃来晃去。"让玉又说："所以你走吧，到远的地方游荡去，别回来。"

唐去说："事情并没有结束。刚才我想过了，还得给你画张画儿。"让玉说："又素描我的脸？"唐去说："不是素描，是油画，正儿八经的油画。也不是你的脸，而是你的身体。"让玉愣一下，搂着毯子坐起来，说："你什么意思？"唐去说："我想让你当一回模特儿，就这么简单。"让玉说："我要是说不呢。"唐去笑一下说："你不会说不的。"

让玉沉默几秒钟，说："啥事都有个说法。这件事不能太轻易了，你得给个理由。"唐去说："就算是我给你再画一只风筝吧。"让玉说："这理由不扎实。"唐去说："就算是我走累了，找个不一样的地方歇几天。"让玉说："这理由也不扎实。"唐去也坐起来，把脸摆到让玉的脸前，说："实话告诉你吧，我知道你最惧的是自己这只身体，我必须给画出来。画了出来，你就不惧了！"

让玉在暗黑中瞪着唐去，像是要从他眼睛里找出点什么。过了半晌，她松了脸说："这理由还不扎实，可我一时找不着反驳的话了。"

五

唐去留了下来。

留下来的唐去马上让日子变得不日常了。他先把客厅里的茶几挪走，摆上画架和画板，然后在对面沙发上铺一块绛红绒布，让让玉斜躺在上面。

对让玉来说，这是一次陌生而心慌的体验。尽管眼前是一个领略过自己身子的男人，但开始脱衣时，她的手还是茫然地在衣摆上动来动去，像是等着什么命令。唐去没有理她，点上一支烟在客厅的另一头慢慢踱步，一边勾着脑袋思想着什么。他艺术的样子使让玉稍稍心安。她丢了犹豫，让衣物一件跟着一件离开身子，然后把自己搁在沙发上。不过躺下时，她的一只手挡在胸前，另一只手则摆在了腹部。

唐去来到画板前一见让玉的模样，咧嘴笑了。让玉等到了命令。唐去说："把胸前的手拿开！"让玉把手拿开了。唐去说："把另一只手拿开！"让玉把腹部的手也拿开了。唐去又说："把身段和心情都弄柔软了！柔软了才能上活儿！"让玉轻轻吐口气，松了身子。

唐去喜欢管画画儿的事叫上活儿。按着商定，两人晚饭后开始上活儿，时间两小时，中间休息一刻钟。为了避免枯燥，屋子里放着音乐。

音乐声中唐去拿起画笔，开始在画布上起形构图。按预想的布局，他准备把让玉的身体摆放在画布的下方，并让她脑袋使力地后仰，以突出残损的胸部。在这个问题上，两个人有过不同的意见。唐去的想法自然是要让玉全身出镜，让玉的想法

则是不能露出自己的脸面。她说反正是画给自己看的，让身子亮亮相就行了，犯不着把身子是谁的也给画出来。她又说，要是真当做风筝飞上了天，也不能让上帝知道这只少缺的身子属于我的呀。面对让玉的反对，唐去后撤了一步，当然只是一小步。他决定把让玉的脸先画出来，然后用树的枝叶挡住她的部分鼻眼，产生半遮脸的效果。

让玉同意了唐去的构思。现在，她按唐去的要求静静地躺在那儿。她的耳中，是轻缓流淌的音乐。她的眼中则有一只画架，画架的后面是一个长头发、脸腮上布着胡子的男人。让玉有些恍惚，恍惚中似乎又有些心伤。几天前，她还封守着自己的身子，并且心里老摇晃着，觉得周围都是可疑的。可此时，她不仅把身体交了出来，还把难看的乳房长时间亮给别人的眼睛，一个认识才几日的男人的眼睛。

让玉还感到了累，至少比上课累。上课的身子是活动的，眼下的身子是固板的；上课要做的是领着学生阅读，眼下却要接受另一个人的阅读。虽然中间可以歇息，喝口水伸个腰，但沙发上的两小时，显然比课堂上的两小时要长得多。

不过让玉并不觉得无趣。她毕竟做着一件新鲜的事情，这件事情又沾着艺术的名义。更重要的是，她的静卧其实也是一种等候——画画儿的收工，便是另一个活儿的开始。

另一个活儿是做爱。

两小时一用完，唐去把画板收起，同时也把严肃的样子收起。活络又回到他的身上。他先允许让玉一件一件穿上衣服，然后把她拦腰捞起，从客厅挪到卧室，再一件一件剥去她的衣服。经过一穿一剥，让玉的身子不再是美术的描物，而是一只带点儿伤感的白净躯体。这只白净躯体到了床上，就像是一条鱼回到水中，甩一甩尾巴，一下子鲜活了。唐去要做的事情，就是一次次奋力扑住这条鱼儿。

接下来的几天，两个人的身体时不时地团在一起。在床上待没意思了，便移到桌子或椅子上。桌子和椅子又太呆板，就把身子搬到客厅的地板上。地板比较开阔，适合两只身子的翻挪。翻挪中还可以利用灯光的变化，摁开紫灯，对方的身子似乎沾上了葡萄酒的味道；摁开红灯，房子便成了血色的阵地。

在这样的氛围中，让玉还学会了调皮。有一次她灵机一动，拿起画笔在唐去的胸膛上画了一只戴帽子的小丑，虽然不像，却挺滑稽。接着唐去的胸膛竖在了她的上方，一起一落之间，她看见那只滑稽的小丑也在一蹦一跳。

随后一天，他们又把调皮发展到了阳台上。阳台上有轻的风，还可以看月亮，只是有些风险。但唐去不怕风险，让玉也跟着不怕了。两个人裸着身子靠在栏杆上望天空的半只月亮。望了一会儿，唐去不安定了。他先从后面把脸贴在让玉的脖子上，然后让胡子往下行走，刷过她的后背，刷过她的臀部。让玉身上痒痒的，酥酥的，

却不敢叫唤。她只能憋着身子扭来扭去，同时呢，瞧着空中的半只月亮晃来晃去。

起形构图只是画画儿的第一步。唐去说，油画是件精细活儿，上完形后，得铺色，塑造，罩染，再塑造，再罩染。按此程序，上活儿就不是几天而至少是几十天了。

让玉有时想，这真是一个任性的男人，撇开正经画儿不画，却拿出一大把日子来描她的身子。这种游戏若是几天还行，时间花多了不仅奢侈还有些离谱。所以她宁愿这么解释唐去的行为：他不是为了找一个地方歇歇脚，也不是为了修复她受伤的心理，而是借此跟一个女人多待些日子，他画画儿的过程，也是完成一段艳遇的过程。

找到这样的说法，让玉把心放实了些。他不怕花时间，她还怕什么呢？只是日子一长，不能老把家屋当宾馆，总得匀出些心思应付生活细碎，譬如吃饭。

开始几天，两人喜欢打电话叫餐，既省心又省时。吃了几顿，吃出一股垃圾味儿。让玉便每天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回家洗洗烧烧。自做的饭菜不仅香，还容易安慰人，尤其对一个行走者。唐去吃了，很称赞。看着唐去坐在饭桌前积极往嘴里填东西的样子，让玉也挺开心。她甚至觉得，因为这饭菜，唐去会把这幅画一直画下去。

当然，可口的饭菜得有酒伴着。唐去不乐意在晚餐饮酒，怕乱了画画儿。等下了活儿，他才嘿嘿一笑，说现在肚子来灵感了，又说嘴巴已淡出只鸟来。让玉便把菜肉热一热，再取出一瓶葡萄酒和两只酒杯放在桌上，然后两个人坐到酒杯前。

让玉坐着只是作陪，或者说只是看唐去喝酒的样子。唐去酒量不差，但爱上脸儿。他往嘴里倒一口酒，喜欢含一会儿，尔后喉结猛地一动，嘴巴空了，对着空气哈出一口气。如此一口口地喝着，他的脸也一点点地红起来。

有时让玉也陪着喝一点儿，一杯或者再加半杯。唐去若再劝，让玉便不从了，说明天还上课呢。唐去说："我不明白，喝酒和上课有啥关系？怕忘了单词？"让玉说："忘了单词倒不怕，我是怕自己忘了起床。"唐去说："让你忘了起床的不会是酒，而是此刻你对面喝酒的人。"让玉乐一下脸，说你讲这话也不脸红。唐去摸摸脸说，我的脸正红着呢。

有一天夜饮，让玉不知怎的起了兴致，竟经不住唐去的逗引，多喝了两杯。完了不觉得有事，镇定地找到枕头躺下。不想这一觉睡得扎实，比平时拖出去许久。醒来时让玉一看时间，惊叫一声，打滚儿起来潦草地洗漱一遍，让唐去开车送学校。上了车想起没用早餐，又到路旁匆匆买了包子，一边咬着一边催唐去开快点儿。到了学校门口，上课铃声刚好响起。让玉跳下车往里奔，走了几步，被唐去叫住。让玉踅回来，说怎么啦？唐去指指她的裤子。让玉这才发现自己穿的是碎花睡裤。她的脸腾地红了。唐去笑着说："现在我才明白喝酒和上课的关系。"让玉气急得说不

出话。唐去见她这样，又笑一下说："其实没什么，你爱穿啥衣服就是啥衣服，别人管不着。"让玉一时无计，只好去了。

进了教室，让玉打开课本先说单词。说过几个，她试探性地下了教台，在学生中间走过去又走回来。学生们安静听着，脸上没什么怪异的神情。让玉把心松了。

过一会儿，当说到 no problem（没问题）时，让玉停住，脑子溜了一下小差。她想是呀，多喝点酒有什么关系！拖个懒觉有什么关系！上课穿碎花裤子又有什么关系！自己觉得没问题就 no problem。

与唐去一起待着，让玉还喜欢上了跟他聊话。聊话没啥准头儿，飘忽忽的到哪儿算哪儿。有一回让玉没头没脑地问唐去，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唐去说不知道。让玉说："我在闪回跟你第一次见面的情况。"唐去说："你不会说手机进背包的事吧？"让玉说："那种小圈套不说也罢。"唐去说："那你说说大情况。"让玉说："告诉你吧，认识你之前，你在我梦里出现过呢。"唐去说："这可不能，你又不是先知。"让玉说："那天一照面，你的背影你的皮靴还有你的浪荡样子我都觉得眼熟。"唐去说："那我赶明儿也做一个章子怡宋祖英的梦，然后在后天遇上她们。"让玉说："我说的是真的。"唐去说："问题是遇到她们，我该说点什么好呢。"让玉气急地说："我说的是真的！"唐去就笑了，说："让玉，你现在的样子像个孩子。"

有时让玉上活儿困了，会在沙发上睡着。睡着的时候真的像个孩子。唐去便放下画笔，在沙发旁边坐着，静静地看她的脸她的身子还有她的手。他在她的手腕上看到了一条浅的疤痕。

下一次聊话时，唐去提起手腕上的疤痕。他说："你有一条，我也有一条。"他亮出手腕，上面果然也有一横痕迹。让玉说："一条疤迹一准儿藏着一个故事。"唐去说："你的故事先讲。"让玉说："我的故事没意思，不想讲，我要听你的。"唐去便掏出一支烟点上，在嘴边造出一圈烟雾，然后说："五年前我也吸，不过吸的不是香烟而是 K 粉。"让玉吃一惊，使劲盯着唐去。唐去说："那时我听信了这么一种说法，人的内心有许多个房间，平常人只能打开两三间或三四间，K 粉虽然不好，但能帮助你打开更多的房间。"唐去停一停说："我是搞艺术的，我需要比别人多打开几个房间。"

房间的理论让唐去吸上了 K 粉，可 K 粉并没给唐去带来创作的好处。唐去说，房间是打开了，但里边是空的，我的心也跟着空了。唐去说，那会儿太郁闷了，吸粉刹也刹不住，画画儿和婚姻两头都一团糟。终于有一天，唐去在画室里往手腕割了一刀，鲜血淌到画纸上，形成一团鲜花般的颜色。看着这团颜色，唐去似乎醒了——他想起了春色，又想起了野外。他戒掉 K 粉，开始外出游走。但游走的日子同样让

他失望。唐去说，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白色的垃圾、黑色的河流和一座座被挖掉绿色的山头，那些他妈的都是入不了画的。唐去说，当时我就觉得，原来整个世界都吸了毒。

后来唐去去了西藏。西藏的天很蓝，地很大，但他的心情没跟上去，还灰淡得不行。他在拉萨一个叫娘热乡的地方租了间屋子。那屋子有点像碉堡。白天，他在碉堡里睡觉，偶尔也出去逛逛，晚上则在雕堡里胡乱画些画儿。一天夜里，他遇到了一件事。唐去说到这儿，脸上出现了一种暖色，安静的暖色。他说："那会儿已是夜里两三点钟，我下了活儿还不想睡，就出门走一走。外边有月光，但还是暗黑，我沿着空无一人的街道往拉萨河走。走了一会儿，我先听到拉萨河的淌水声，接着听到一阵脆脆的嬉笑声。我慢慢走过去，看见三个年轻女子挺随便地站在一块空地上。她们没穿衣服，赤裸着身子。我吃了一惊，不敢靠上去招呼，就在旁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我点上一支烟，静静地看着她们。后来她们中的一个过来了，跟我要一支烟。我说你们干吗呀。她说她们是一个公司的职员，来拉萨玩儿。她又说在拉萨这个地方，特别想自由一下身子。说着她走了回去。三只漂亮的身影就这么自在地待在那儿，有的抱着胳膊抽烟儿，有的打开手臂活动着身子，河里的风吹过来，飘起她们的头发。"唐去说："那天的月光不大，刚好把她们的身子显得很干净。说起来我见过的裸体模特儿不少，但那天夜里真的不一样。"唐去顿一顿，吁一口气说："一个最暗黑的时间，我却看到了最美丽的东西。"

让玉的身子已搁在画布上。

她躺于画面的下部，身体轻度扭转，脑袋后仰，头发流出了画外。从眼感上说，光线从左侧打进，斜射在躯体高高低低的部位上，形成了色层。最醒目的自然是胸部，下方是扎眼的疤痕，上方是一只突出的乳房。那乳房画得可爱，丰满而轻盈，仿佛快被一阵风吹颤了似的。又因为这乳房的好，比出了疤迹的荒芜，让人心里晃晃的，有点痛又有点惜。

不过画儿仅是初始阶段，身体部分需要罩染和再塑造，画布的上半部还淡着颜色，这样看上去画面的空间很浅，缺少纵深和开阔。唐去说："早着呢，我还得将一大把时间扔在这儿。"他指了指画布的上方。至于画什么内容，唐去没说，让玉也没问。她关心的是"一大把时间"为多少，因为这时间应该也是他在这儿继续逗留的时间。

天气慢慢变热，下雨的日子多了起来。

要是下了雨，又赶上让玉去学校，唐去就得一个人在家待着。让玉怕他憋闷，会问他这一天怎么过。唐去不在乎的样子，说我喜欢听雨。让玉说，雨听够了呢？

唐去说，听音乐。让玉说，音乐听够了呢？唐去说，看闲书。让玉说，书看够了呢？唐去说，就睡觉，我睡着了，你总没法往下问了吧。让玉就笑。

有时让玉下课回到家，真的见唐去躺在地板上睡着了，手旁还搁着一本书。让玉不叫醒他，而是安静地坐在他旁边，拿起那本书翻看。那是本艺术类的书，让玉看不太懂。看不太懂有啥关系呢。坐在一个入睡的男人旁边，静静地翻一本书，窗外又飘着雨丝，这种感觉不坏。

这样过去一些时间，唐去弹开眼睛醒来。醒来的唐去也静静地看让玉，看她阅书的样子。过了半晌，他才动一动身子，阴谋地说："我醒来了，你可以把上午出门时的提问接上。"让玉便小心着问："那你睡够了呢？"唐去说："做爱，跟看书的女人做爱。"让玉又笑了。

让玉的感觉其实没错。一个男人老在屋子里待着，会感到憋闷的。白天睡足了觉，晚上更容易抖擞。

这天晚上下了活儿，用过夜餐，唐去还想找点儿事做，就提议出去兜兜风。让玉看一眼窗外，雨早停了，空气挺凉爽，天上还有一只月牙儿和几颗星星。她答应了。

两个人下楼上了吉普车。唐去扭开音响，将车子驶出院子。街上人已不多，淡黄的路灯寂寞地亮着。不多一会儿，车子绕着镇子跑了一圈，然后不知道往哪儿开了。让玉说，镇子里没意思，咱们往外走点儿。唐去让车子快起来，把路灯丢到身后。再驶一会儿，已到了野外。唐去将车子刹住。从车灯里可以看到，前边是一条河。

两个人下车来到河边。河面上很静，静得像一面镜子。镜子里撒着几颗星星，还有一只月牙儿。唐去说："我想下水游一会儿，你呢？"让玉说："我不会游泳。"又蹲下身子试了试水温，说："还是有点凉。"唐去说："我就想凉一凉身子呢。"说着脱了衣服走入水中，身子一扑，游了出去。

让玉坐在那儿，看着唐去在河面上浮动。由于他的投入，平静的水面被搅醒了，哗哗的声音在暗黑中响起。能感觉得出来，唐去有一种释放似的快活。让玉突然也很想干点儿什么。她想一想，去摸唐去的衣服，掏出一支烟点上，吸一口，喷出几声咳嗽，再吸一口，竟顺了。这是她第一次吸烟呢。

一阵风从很远的地方吹来，滑过水面，来到让玉的脸上。她仰一下头，看到了空中的月牙儿和星星。那月牙儿和星星显得很干净。不知怎的，让玉心里生出一种冲动，冲动又让她生出一个念头。她丢掉烟头，开始脱衣服。

唐去浮在水中，看见让玉在做解衣的动作。他想她不是不会游泳吗，也敢把自己扔进水里？还没想好，已见她剥净衣服，全裸了身子。但她没有下水，而是站在那儿，

双臂交叉放在胸前。过了片刻，她打开手臂，做出一副泡在风中的舒服样子。暗黑中，她胸部的残缺不见了，只显出一只光滑好看的身段。唐去眨一眨眼，觉得她的身子要迎风飘起，跟一只风筝似的。

六

唐去走了。

他的走有些突然，正如他的来。

头一天晚上，唐去才告诉让玉，到自己该离开的时候了。让玉挺纳闷，该离开是什么意思嘛，你的画还空着一半，还没拿时间扔进去呢。但让玉不问，也不说挽留的话。毕竟画画儿是一个借口，画完不画完有啥关系。他要走，自有他的道理。也许是觉得日子已经不短，歇够了，得往别处漂了。也许是觉得她心情渐渐好起来，自己已没必要待下去了。

这个晚上，两个人没有上活儿。仿佛是为了不碰上对方的眼睛，他们关掉灯，在暗黑中听音乐。听着听着，他们开始做爱。做了很长时间，歇了，静静地躺着，不说话。沉默中唐去点着一支烟，递给让玉。让玉吸一口，又还给唐去。她说："你走了，我不会再学抽烟了。"想一想，又说："刚才，你挺有力气的。"

第二天一早，唐去起床走了。他不要让玉送，甚至不要她站在门口说再见什么的。让玉便躺在床上，半睡似的闭着眼，尔后听到门砰的一声关上。他的脚步连同他的气息，没有了。

这一天是周末，不用去学校。让玉就不愿意起床。她安静地躺着，也不让脑子去想什么。这么空了许久，心里还是有水一样的东西淌出来，那是伤感。伤感累人，她慢慢又睡着了。这一睡睡了很久，醒来时差不多是中午了。

让玉起床，拉开窗帘，光亮一下子满进来，晃了她的眼睛。

让玉觉得，先前的一串日子其实是一个梦。这个梦现在结束了。

让玉回到一个人的生活。去学校上课，爬山，给自己做饭，看电视看书，日子似乎跟以前没啥不一样。

但让玉又知道还是不一样了。她的心安稳了许多，不觉得家里虚空而且没有温度了。她可以坐在电视机前，跟着电视剧的起伏一集集看下去，还挺负责地替剧中的人物伤心或者快活。她也可以拿一本小说什么的深入地看进去，而不是心不在焉地闲翻。到了晚上，她不再担心进不了睡眠了。睡觉时间多点儿少点儿有什么要紧呢。

事实上，她的睡眠在前些日子已不知不觉好了许多。

白天去学校，她也松了心。办公室里听同事们扯事儿，觉得有趣了，也笑，也搭进去说几句。在教室里，不仅说洋文，还拿些课外的趣事插进去讲，听得学生们挺开心。偶尔她也把课堂挪到学校后面的山坡上，让学生们围坐在一起，跟她学唱英文歌儿。学生们学得很认真。

父母仍然惦记她的婚事，同事们也参与进来。他们过些日子就拿出一个人物，说不错的可以一试的。让玉虽然烦，口气却不再死守着。听着真有点意思的，也去见一面，无非是讲些话用掉一点时间。只不过她心里明白，在这镇子里，真正可说上话的人能有几个?！

这天下课刚回到办公室，一个同事堵住她，说你晚上有空吗？让玉说有啊。同事说，那你能不能去见一个人？让玉说，谁呀？同事说，我老公。让玉说，见你老公干吗？同事打一下自己的嘴巴说，不是去见他，是去见他举荐的一个人。让玉就笑了，说又不是选调干部，还举荐呢。同事说，你的事比选调干部还麻烦。又说，我老公很少做这种事儿，你可不能杀了他的面子。说着塞给让玉一张条子，上边写着会面的茶室及包厢号。

人家都已经用了这份心，让玉就不能不去了。

吃过晚饭，稍稍收拾一下，让玉去了约定的见面地方。这是家新开张的茶室，一群灯笼高挂着。上了二楼，找着包厢进去，里边没有人，桌子上却搁着几只果碟。正纳闷着，瞥见洗手间的门紧闭，里头似有动静。让玉就走到桌子前坐下，一边等着一边捡一颗瓜子放在嘴里。不多时，洗手间的门打开，出来一个男人。让玉将脑袋抬起，眼睛一下子大了。原来是家炳。

家炳脸上也摆着奇怪，说："怎么是你？"让玉说："这话该是我先问的。"家炳说："瞎撮合，要错也不能这么错的。"让玉说："别赖人家，是镇子太小了。"家炳细看她一眼，说："一年不见，气色不错哩。"让玉说："还行吧。"家炳说："一起坐着吃点瓜子，还是马上散了？"让玉笑一下，说："散了吧。"这么说过，让玉站起身出了包厢。走到楼下，她点了点，与家炳分开已十三个月。十三个月不算长，却觉得很久了似的。

第二天中午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让玉的手机"嘟"了一声。掏出来看，是家炳发来的短信：晚上请同学吃饭，你也来吧。让玉恍惚一下，脑子飘出去又飘回来。她想，忘了还是同学呢。又想，玩的又是这套伎俩。她把手机放回包里，继续往前走。路过菜市场，买了两样东西拎在手里。到家开门的时候，才发现两样东西不仅买错了还买少了，她想买猪肉子梅鱼，手里拿的却是鱼丸豆腐干，而这两样菜只够吃一餐的。

晚上，让玉去了家炳的饭局。饭局上有几个小学同学，见她来也不奇怪。他们喝了许多啤酒，说了许多虚头八脑的话，然后一个一个走掉，剩下让玉家炳。家炳也喝了不少酒，脑袋一晃一晃的，还大声喘气。但他努力撑住自己，说出一串串的话。他说："你他妈知道吗？这一年挺没劲儿，女人见了一个又一个，不是长不顺眼，就是说话一股子馊味儿，她们排成一队加起来，还不如你一个人好！"他说："你他妈知道吗？这一年里我干得最多的是什么事吗？睡觉，还有喝酒。我一天睡十个小时，也可以睡二十个小时，可就是睡不走身上的累！我晚上喝酒，白天也喝酒，可就是喝不出高兴来！"他又说："你他妈知道吗？我其实就是想找个人做伴儿过平常日子，过以前的那种平常日子。我想过来想过去，终于想明白了，我要找的那个人还得是你！让玉，咱们……柳暗花明又一村吧！"家炳说完"柳暗花明又一村"，把脑袋放在桌子上，嗓子里挤出呜呜的声音。他哭了。

让玉坐在那儿，心里没有乱掉。她静静听家炳的哭，听了许久。然后她站起身走到对面，把手指插进家炳的头发。家炳哭声止了。让玉又走回来坐下，默默盯着家炳伏着的脑袋。过了半晌，她丢了一口气：他想过平常日子，有什么错呢？又想：亏他那会儿把房子留给我，不然我不知道住哪儿呢。光这一点，他就不比镇子里别的男人差。

让玉家炳又走到了一起。

合伙前，让玉携家炳去看望父母。父母见了家炳，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脸上的皱纹挪来挪去。好半天，他们才稳住神儿，把让玉拽到里屋，说："你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我们搞不懂哩。"让玉说："我也不懂，不懂就学。"父母使劲地眨眼，眨了好几下，才说："学吧，好好学。"

因为在暑假，两人去了一趟张家界，作为复婚的自贺。在旅游地的宾馆里，两个人躺到一张床上。这次让玉没有忸怩，将胸部亮给了家炳。家炳也没有太在意，把注意点用在了其他部位上。毕竟是温故知新，两只身体都比较热情。又怕造出噪音飘到门外，还把电视声开得很大。

辛苦毕，两个人躺在那儿，家炳这才细看让玉的残胸。看过了，似乎不好评说，就把话题挪了方向。他说："这一年里，你有啥值得说的？"让玉说："先别问我，你呢？"家炳想一想说："算了，都不说了吧。"让玉说："对的，都不说了。"

游玩归来，家炳住回原来的家。日子仿佛锯断一截儿，又接上了。让玉仍然上课、做饭、看闲书。家炳仍然白天去公司，晚上时常外出凑饭局或者麻将。去吃饭时，他会叫上让玉。让玉若有兴致，便跟着去。若不想去，就在家待着。晚上觉着不早了，

摁一条短信出去，家炳也会赶紧回来。

天气渐渐凉了，凉了一段时间，变成了冷。这天晚上，让玉觉得胃里不舒服，看不好书，就给家炳摁了短信。不一会儿家炳回来，问怎么啦？让玉还没答话先奔进卫生间，冲洗脸盆打出一串声音。家炳跟进去拍让玉的后背，一边从镜子里瞧让玉的脸。让玉的脸上竟沾着一些笑意。

下一天去医院一查，真是怀孕了。医生说，像你这样的情况，受孕的概率很低——看来你体内经过了大的调理。医生又说，咱镇子里又多了一位小居民，好！

此后日子里，让玉的生活起了变化。她买了结实的平跟鞋穿上，决不允许自己再有什么闪失。她备着许多好吃和不太好吃的食物，让自己的胃里装满营养。她还每天轻轻按摩胸前的那只乳房，培养其良好的工作状态。

家炳也跟着有了忙碌。他减少晚上外出的次数，陪让玉散步、购物、看《孕妇须知》。对着《孕妇须知》，他会撩开让玉的外衣，观察今天的肚子比昨天有没有进步。当然，他还得哄让玉时时高兴。让玉一不高兴，等于他的儿子或者女儿在里边遇到了不好的天气。

但不高兴并不是老能避开的。一天下午，让玉想起要买什么东西，独自出门上街。还没走到商店，她急了，找着路旁的公用电话打给家炳。家炳匆忙赶来，远远看见让玉站在寒风的街上，脖子怕冷似的缩着。家炳跑过去，问怎么啦？让玉说："你知道的，我从不记电话号码的。"家炳说："到底怎么回事呀？"让玉说："手机丢了，我的手机丢了。"家炳松一口气，问怎么丢的？让玉说："走到这儿，一摸衣兜已没了，八成是小偷拿走了。"家炳就拨打丢失的手机，得到的是关机的提示。让玉说："要不你发短信给那人，说手机送你，卡请送回。"家炳依言发了短信。让玉又说："要不打 110 报个警？"家炳说："报警太夸张了，咱们回去等消息吧，兴许人家一高兴真把卡寄回来呢。"

让玉在家等了一天，没收到小偷方面的消息，倒等来家炳新买的手机。家炳说："这款手机刚闪亮登场，广告语牛得像一句醉话——把世界装在兜里！"

让玉不吭声，心里想：广告牛有啥用，再牛也牛不回手机号码。她又想：我把手机号码丢了，差不多就是把他丢了。把他丢了，那一段相遇就真的成了一场回忆。

七

肚子里装着孩子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心里紧慌着，因为知道有许多辛苦在前面

等着，自己在长征的路上。心里又从容着，因为自己做啥事都有了根据，肚子内的小东西无处不在。她现在听音乐，自然是陪着小东西一起听的。她看书不再用眼睛，而是让嘴巴轻声朗读。她在教室里上课，知道跟前多了一个新学生，所以讲解语法和单词时就格外耐心。

但小东西还是太小，躲猫猫似的藏着身形，把日子弄得挺慢。等到天气渐渐变暖了，把胖厚的衣裳去掉，腹部显出微凸的一块。这时候才觉得时间还是快的。

暖和的天气多么重要，让玉不用老待在屋子里了。她可以在有阳光的街道上走走，也可以漫步到郊外，看看新鲜的青草和停在青草上的蜻蜓什么的。有一天，让玉还发现空中有了风筝。

风筝最容易召唤，有一只就会有第二只。不几天，天上飘满了形形色色的风筝。有时让玉走在街上，忍不住会刹步站住，举头对着上方的天空。天空里的风筝有点远又有点小，但活泼地游动着，很好看。看累了，她收了目光，然后猛一回头，看街上有没有突然驶来一辆黑色的吉普车。

让玉还买来一架望远镜，得了空儿就站在阳台上看。望远镜在空中移来移去，捕捉着兴高采烈的风筝们。有一回她眼睛一花，以为逮住了一幅女人裸体画儿。再一细瞧，那风筝上画的是一只蜈蚣。放下望远镜，她抿着嘴笑了。

短信的出现有点突然。

那天让玉下了课回到办公室，刚打开手机就听到短信的鸣叫，手指一摁，跳出两个字：嘿嘿。这一声笑从远的地方传来，显得多么意外，但她又似乎等了很久了。她静了几秒钟，然后吸一口气，摁出一行字：刚才上课，没及时听到你的笑声。对方很快回复：很多天了，你过得好吗？让玉打出最想说的一句话：我又结婚了，肚子里有小东西了。

对方：高兴！我和我的孩子一起祝贺你！

让玉：哇，你也有孩子啦？

对方：哈，做出来了，他的名字叫《大地》。

让玉：原来是这样，一定是幅好画儿。

对方：很震撼的一幅画，画面上卧着你的身体，后面是山川大地。你的身体与土地纠结在一起。

让玉：怎么放上我的身体？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是画的环保题材吗？

对方：女人也是大地。受伤的女人很像受伤的大地。我们的大地不是每天被切割吗？

让玉：太突然了，我心慌。我应该高兴吗？我应该难过吗？

对方：嘿嘿，你帮着我生了一个艺术孩子，你应该高兴。你画里的身体看上去挺美，因为美又让人痛。

让玉：我还是慌。我曾暗誓不许自己的身体让任何一个男人看见，现在却展现给了整个世界。我的脸挡了吗？

对方：我让青草挡了你的半张脸。原来的构思是树叶现在用了青草。

让玉：现在我知道，一开始你就在构思我。

对方：构思你的同时也想为你治伤，不过后来我发现为你治伤的不是我，而是生命本身。每个生命都有一种自我解放或者说自我挣脱的冲动。发现这一点很重要。

让玉：太玄，不明白。

对方：我是说，这幅画表达的已经不仅是环保，更是灵魂的挣脱。大地也有灵魂。

让玉：呵，说得这么大呀。不想讨论了，我该去吃饭了。

对方：去吃吧。今天我是想告诉你，这幅画马上去参加全国美展了。

让玉：把我的身体带到那儿去，真紧张！不过还好，我要忙别的要紧事。

对方：什么事？

让玉：肚子里的孩子。

让玉的心松了。这些日子，她心里总不安定，隐隐觉得唐去的声音会从远处传来。现在没听见唐去的声音，但瞧见了他的文字。这些文字让她的心多跳了几下，然后踏实了。她把这些文字删去，故事就 over 了。经历了一场，让事情远去，这样最好。

今儿起，所有别的心思都得为肚子里的小东西让路了。

一日，让玉由家炳陪着去医院，做例行的 B 超检查。到 B 超室，让玉一个人进去。医生让她躺到床台上，拿扫描仪在她肚子上刷来刷去。这时手机“嘟”了一声。让玉以为家炳在门口有啥事，摁开一看，竟是唐去的短信：我在北京中国美术馆。痛快消息，《大地》能拿奖。让玉想一下，回了一个字：好。唐去又写来一行字：这幅画网上有，你可找来看。让玉答：好。唐去回复：你好像没有特别高兴。让玉答：我高兴，但我在做 B 超呢。

这时医生对着电脑屏幕细瞧片刻，说：“胎位正常，发育不错，这胎儿好着呢。”让玉禁不住探头去看。她发现屏幕上的胎儿图案挺漂亮挺梦幻，像一幅奇妙的先锋油画。